本顏改

行花●著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一章 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
- 第二章 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 第三章 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
- 第四章 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 第五章 眼色暗相钩，秋波横欲流
- 第六章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
- 第七章 凤箫吹断水云闲，重按霓裳歌遍彻
- 第八章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
- 第九章 烛残漏断频倚枕，起坐不能平
- 第十章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
- 第十一章 亭前春逐红英尽，舞态徘徊
- 第十二章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
- 第十三章 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 第十四章 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
- 第十五章 笙歌未散尊前在，池面冰初解
- 第十六章 红烛背，绣帏垂，梦长君不知
- 第十七章 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 第十八章 春光镇在人空老，新愁往恨何穷
- 第十九章 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 第二十章 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澹月云来去
- 第二十一章 月寒秋竹冷，风切夜窗声
- 二十二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
- 第二十三章 潜来珠锁动，惊觉银屏梦
- 第二十四章 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
- 第二十五章 辘轳金井梧桐晚，几树惊秋
- 第二十六章 佩声悄，晚妆残，凭谁整翠鬟？
- 第二十七章 樱花落尽阶前月，象床愁倚薰笼
- 第二十八章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 第二十九章 绿窗冷静芳音断，香印成灰
- 第三十章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 第三十一章 知我意，感君怜，此情须问天
- 第三十二章 晓月坠，宿云微，无语枕边倚
- 第三十三章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
- 第三十四章 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
- 第三十五章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
- 第三十六章 一旦归为臣虏，沉腰潘鬓消磨
- 第三十七章 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 第三十八章 欲寻陈迹怅人非，天教心愿与身违
- 第三十九章 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
- 第四十章 一声羌笛，惊起醉怡容
- 第四十一章 雨云深绣户，来便谐衷素
- 第四十二章 欲寄鳞游，九曲寒波不溯流
- 第四十三章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
- 第四十四章 宴罢又成空，魂迷春梦中
- 第四十五章 片红休扫尽从伊，留待舞人归
- 第四十六章 暂时相见，如梦懒思量
- 第四十七章 紫鞠气，飘庭户，晚烟笼细雨
- 第四十八章 落花狼籍酒阑珊，笙歌醉梦间
- 第四十九章 琼窗春断双蛾皱，回首边头
- 第五十章 细雨霏微，不放双眉时暂开
- 第五十一章 可奈情怀，欲睡朦胧入梦来
- 第五十二章 风回小院庭芜绿，柳眼春相续
- 第五十四章 东风恼我，才发一襟香
- 第五十五章 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

第一章 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

柳暗花明春事深，小阑红芍药，已抽簪.雨馀风软碎鸣禽，迟迟日，犹带一分阴.往事莫沉吟，身闲时序好，且登临.旧游无处不堪寻，无寻处，惟有少年心.

－－->

深夜里，只余冷冷清清一盏孤灯，再不复白天里的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昏暗的油灯映出一抹纤细的身影.风儿拂过，小小的火苗不禁颤动，连带着那影儿也显得瑟缩起来.

“无寻处，惟有少年心……”，“少年心！”何谓少年心？旧游皆可重新寻回，只是当年那颗目空一切的好胜之心却是再也找不回了。光景一过，物是人非，说的真好。这样的夜晚，这样的诗句，不由得让她的心儿微微悸动。是啊！“往事莫沉吟”，更别提她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回味的往事了。她所经历过的短暂人生乏善可陈，从无任何的惊涛骇浪，一切都是命定的。怕是只有戏文里，才会有那些精彩刺激的故事。如果硬要说会有什么波澜会发生在她身上的话，那或许三个月后会有点小小的曲折吧。可那又能算什么呢！这座“暗香楼”里的每一个人不都是这么经历的么？又何必在心中挣扎呢?

合上手中的诗集，苍白的玉手在灯光下几乎变的透明，隐隐的现出几缕淡青色的脉络。虽说身份低微，却有佣仆伺候，才会成就这对只会拨弄琴弦的手。想起楼里那几个专伺洗衣的老妈子的手，粗硬如树皮，手背上更是盘根错结，就觉的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人生么，有一失，则必有一得，安心度日便好。想到这里，嘴角浮出一丝淡然的浅笑，笑自己十八岁的妙龄，却已经有了一颗八十岁般苍老的心。

“吱呀”，房门被推开了，“颜儿，还不睡吗？都这么晚了。”

“这就睡了，兰姨。”来看她的是暗香楼的当家人兰姨，她缓缓起身让座，“兰姨也没有睡着吗？”

“恩，可能是上了年纪，起夜的次数越发多了起来。你看看你，怎么脸色越发的不好了。”

“没事的……”她下意识的抚了一下脸庞，好像是瘦了些……

“我看你的精神不太好，要不明天杜大人的宴会，我想办法让云裳替你去……”

“不用的，兰姨。”轻摇臻首，道：“我已经推掉过一次了，若是再不去就不太好了。”

“你……，唉！”兰姨欲言又止，“那你快些休息吧。”

将兰姨送至门外目送她离去，朱颜没有进屋，只在廊下的石凳上坐了下来。长夜如水般静静的流淌，不知从几时起，她似乎爱上了黑夜，每晚都要在这儿一个人待上一两个时辰，放任自己的思绪，直到那浩渺夜空的尽头。

她是这南洋城里鼎鼎大名的“诗妓”，每天都有无数的达官显贵捧着各色珍宝以求博佳人一笑。锦衣玉石，风光无限。可是这又如何，在她看来，这名号中的“诗”字没的被那个“妓”字 玷污了。她一向想的明白，诗词作的再好，也不过是个供人玩乐的妓女罢了。她也从未觉得自己不幸，正是因为自己不是寻常良家女子，她才获得了读书认字的机会，从小在这暗香楼里接受琴棋书画的严格训练。只是，懂得的越多，越觉得人生荒谬而又无趣。所有的男人都争着讨她欢心，心中却想必是轻贱她的；暗香楼的人都尊她一声“小姐”，那是因为她的绝色和才华能为楼里带来财富；兰姨或者是对她有着一两分的真实感情的，毕竟是从小带大的。但她也经常看到兰姨命人毒打楼里不听话的姑娘时的凶狠模样。人啊，都是如此！所幸她明白的早，从她六岁时被卖到暗香楼的第一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她顺从听话，宠辱不惊。因而得到了兰姨最好的栽培，更少受了无数的皮肉之苦。即便是得知三个月后，她将被高价卖出所有权，她也没有任何或悲或喜的表现。正如兰姨所说，以她的容貌人才，一定有人愿意将她纳入私房

的，这难道不是一个妓女最好的归宿么？总好过“洞房夜夜换新郎”吧？

在青楼女子中，她应该算是走运的了！朱颜自嘲的想。

暗香楼是南阳城里首屈一指的青楼，也是整个南方最有名的销金窟，等闲之人根本连门儿也摸不着。即使是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想要得见暗香楼的四朵名花也是要提前预约排队的，更不用说三年前在赛诗会上一举成名的“诗妓”朱颜了！既是才女，又是花魁。自从在那场赛诗会上以一篇汉赋体的文章艺惊全城之后，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了。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并不是她的文采，也不是她的容貌，而是从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清冷的味道，足以让人为之颠倒。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她总是淡漠处之，冷静自若而永远的与人保持距离。正式这种奇特，渐渐的竟为她赢得莫名的尊敬，让人不愿去贸然侵犯她的尊严。南阳城的男人都知道，若在“诗妓”朱颜面前大流哈喇子表现的像个急色鬼的话，那绝对是有失身份大跌面子的，只会让朋友同僚们看不起。

朱颜一身素衣白裙，乘?马车前往南阳督政杜长青的大宅。她并不是刻意要营造出自己的清冷气息，一开始也只是觉得和别人热络不起来，后来发现能拥有这样超然的地位反而为她减少了许多可能有的麻烦。兰姨也是由于深谙男人们“越是得不到的就越是好的”的奇特心理，所以也就任朱颜由着性子来了。名妓嘛，当然是要经常端端架子的。

朱颜玉容沉静，心绪却随着马车的前进而略有起伏。想到前些日子听到别人对她的评价：“完全没有风尘味，不像青楼女子”，真真是好笑之极！这些男人们人人都是三妻四妾的，却放着家里那一票真正的良家妇女不理睬，争先恐后的来讨好她这个出身下贱的青楼女子，只为她“完全不像青楼女子”！这不是太荒谬了么？即使是今天设宴请她的杜长青，身为受一方尊敬的南阳城父母官，竟也会不惜砸下重金延请名妓到府上赴宴，并以得到朱颜的应允为荣而大肆宣扬，真让人

怀疑他那一肚子的圣贤书都读到了什么地方去。这些钱若是用在赈济灾民上，怕不是能救回多少人的性命。虽说如今是太平盛世，可那自上而下崇尚淫词艳曲的糜烂风气，真是叫人无奈了。

轻轻的甩了甩头，告诉自己这些不是一个她这样身份的人应该考虑的。别人说的也是没错，她还真的“不像青楼女子”呢！

此时的杜府已是热闹无比，人声鼎沸了。杜长青身处人群，正一脸春风的招呼着往来宾客。先前他花了五千两雪花银也没见着朱颜一面，后经人指点，寻得一副前朝的书法大轴亲自捧到暗香楼，方得佳人点头应允赴约，自然是喜翻了心，因而邀请了整个南阳城几乎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前来作陪。而受邀的嘉宾听说会有“诗妓”朱颜到场，皆一口答应并都早早的到达杜府，恭候朱颜芳驾之余更大赞杜长青有面子。须知朱颜姑娘从艺三年来外出表演一共也不超过五回。杜长青亦是觉得面上极有光彩，与人寒暄招呼起来连嗓门也不经意间提高了那么几分。

正与几位同僚聊的高兴，有佣人匆匆来报，说是来了两位并没有下过帖子的陌生客人，又说是相貌不俗，气派很大的样子。杜长青皱了皱眉，只得向众人告了罪，随佣人来到府外，就见门口的石狮子旁站着两名男子，一见之下倒让杜长青吓了一跳：这两人一位身材颀长，气宇不凡，却是瞧着眼生；另一位长的威风凛凛的男子则决不陌生，他就是当朝的骁骑大将军殷佑然！殷佑然刚刚年过二十就已经立下了赫赫战功，不但肃清了曾困扰了大陈几代帝王的边寇，更是将帝国的版图扩张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他的辅佐下，同样年青的隆运皇帝把大陈治理的四海升平，海晏河清。周边小国更是年年来贡，岁岁来朝。这样的大人物，是杜长青这种级别的文官踮着脚也高攀不上的，之所以能认出他来，也是因为去年在向尚书大人述职的时候见过一次。

杜长青满脑子疑问却也来不及细想，连忙躬身行礼道：“属下见过殷大人，殷大人吉祥！是什么风……”话没说完就已被殷佑然以手势制

止，只听他压低了嗓门道：“杜大人不必客气，在下也是皇命在身，陪这位龙爷来你府上凑个热闹，不想宣扬。”殷佑然说完向左侧横跨一步，露出他身后那名气度雍容的男子。杜长青不明所以，却也赶紧的向他行礼，这龙姓男子也就点了点头，并不言语。杜长青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得求救般的看向殷佑然，殷佑然竟也不作解释，只道：“你领路，我们进去吧。”杜长青一头雾水也不敢多问，只好领着二人进府。他原本是个聪明人，边走边想，能让殷佑然作陪的，普天之下没有几个人，一定是皇亲国戚那个级别的，瞧他岁数比殷佑然有大不了几岁，该不会是……该不会是当今的隆运皇帝吧?

杜长青想到这里，已是冷汗涔涔，越想越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之大——谁都知道殷佑然和当今皇帝既是君臣，又是表亲，更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杜长青只觉得腿肚子发软，暗想如果真是圣上驾临，见到自己公然召妓，还大摆宴席，那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多半是保不住了。然而皇上既是微服，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相认的，此时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他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只见大厅在望，遂拼命的稳住心神，一边引路，一边吩咐佣仆立刻去主席腾出两个位子，又一叠声的安排人把最好的茶奉上来。

说话间三人已来到大厅内。殷佑然声名显赫，众人经杜长青介绍都纷纷过来见礼。另一名男子只说自己名叫龙四便没了下文。在场来宾都是在场面上打滚的人，但见杜长青神态恭敬，殷佑然并不解释且面色自然，就知道此人来头不小，也都不敢多问，只口称四爷，又请两人坐到上席。其余人因有两位要转到别的桌去，便又你推我让的折腾了一番方才落座。这边又有侍女送上了新沏的香茗，且又纷纷赞叹杜长青出手不凡，舍得拿出这私房好茶。正乱着呢，就听门房奏报：

“朱姑娘到……”

第二章 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杜长青又是一惊，顾不上擦汗忙走到大厅入口等候，在座的宾客除了殷佑然和龙四，都纷纷站起身来，急切的盯着大门。

只见一名身着白衣的妙龄女子娉娉婷婷的走了进来，她有着一对非常奇特的眸子，眼瞳非常大，却总是让人觉得迷迷蒙蒙的，仔细一看又好像一汪深潭般不可捉摸。除此之外，她的五官无一不像是在展现造物者的才能：婉约纤长的黛眉，秀美挺直的瑶鼻，还有一张粉红娇嫩的朱唇，配合着那双幽深凄迷的眉目，真叫是我见犹怜。而她那单薄的削肩似乎能激起所有男人的豪气，只想将她搂入怀中百般怜爱，不能叫她受了半点苦去。她的肤色带有一种不健康的苍白，加上一袭白裙使得她整个人透出一股清冷之气。所有的气质糅合起来让她显得既惹人爱怜又仿佛随时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一时间所有人都看呆了眼，原本喧哗无比的大厅竟突然安静了下来。

朱颜早已见惯这样的场面，见杜长青极有风度的为她拉开椅子，便欣然道谢入座。在场的男士这才回过神来，也随即坐下。

美人妙目流转，微微欠身道："朱颜见过杜大人，见过各位大人。"

杜长青闻言忙道："朱小姐芳驾光临，令在下篷壁生辉。"他见朱颜看向坐在她身边的殷佑然和龙四，又忙介绍道，"这位是咱们大陈最英勇无敌的殷佑然殷大将军，这位龙公子，乃是殷将军的好友。"

朱颜颔首向二人致意只见这两人一个英挺威武，额头宽广，一望便是重信守诺的忠勇之辈；而那龙四虽说是贵气逼人，然而一双鹰眼中似有风云际会，让人琢磨不透。此刻他那双厉眼竟也是目不转睛的盯着朱颜，眼神凌轹的让她颇不舒服。遂别转头去淡淡的道，"二位公子声名显赫，小女子仰慕已久了。"

话是赞扬没错，可任谁都能听出朱颜声音中的敷衍，更何况在场无人认识那龙四，她又怎知他是"声名显赫"？杜长青早就听闻朱颜一

向作风如此，然而此刻却让他大感尴尬，一时语塞，却听耳边龙四道：“朱小姐风姿奇特，果然与众不同。”朱颜心中玩味“与众不同”四字，不由看了他一眼，并不言语。

这时有人起身打圆场，“来来来各位，杜大人今天有着天大的面子，能请动朱小姐大驾，又有殷将军龙公子这样的人物在座，我等庸人是大大的沾光，让我们敬杜大人一杯！”这人说话面面俱到又恰到好处，众人闻言无不叫好，轰然对饮。

此时宴已正式开席，侍女们流水般端上各色精心准备的菜肴，诸人皆推杯换盏的热闹起来。在场的宾客无不是南阳城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却都对朱颜这个席上唯一的女子百般迁就讨好。惟独大将军殷佑然和那龙四占着离美女最近的位子却只是埋头吃菜，半句话也不多说，让人好生奇怪，却又忌惮殷佑然，也不敢贸贸然上前胡乱敬酒。杜长青一直在心中琢磨殷佑然此来的动机和那龙四的真实身份，颇有点心神不定，然而又顾着要尽地主之宜招呼客人用酒用菜，一心二用之下竟有几次连酒令也说错。好在其他人都是一颗心吊在朱颜身上，也就任他糊弄过去了。

酒过三巡，有人起立向朱颜举杯道：“久闻朱小姐琴棋书画无所不精，鄙人不才，想请教朱小姐一个问题，还请朱小姐赏脸为在下解疑作答。”

众人定睛一看，原来是这南阳城有名的才子柳俊儒，写的一手好文章，加上家境殷实，文采风流，在南阳的上层社会中颇受欢迎。谁都知道他对朱颜是志在必得——城中有钱的男人都不年轻了，年轻的男人却都很穷，像他这样又有才又多金的年轻公子绝对是稀罕的。而在这段时间里柳俊儒更是下足了功夫要卖弄学问，以求一举夺得佳人芳心。

朱颜略一点头，道：“不敢当，还请柳公子赐教。”

柳俊儒先是一躬到底，道：“须知任何人写诗作文，在一定的时期里，即使是在不同心境下所作的不同作品，总是跳不出一个调子，都

会有些蛛丝马迹让人一眼看出是谁谁谁的风格来。而前段时间在下拜读朱小姐的新作《离别赋》，只觉得凄凉缠绵，让人几欲落泪；后来又见到朱小姐在七天后为‘汇通钱庄’开业所提的《汇通集训》，竟是无比的亮丽堂皇。两种情绪游走间，居然没有一丝牵连拖沓，叫在下好生佩服。想请教朱小姐如何能在两种情绪间游刃有余的？”

他这个问题提的十分巧妙，既显示了自己在诗文学问上功底深厚，又暗示大家他对朱颜所有的文章诗作都悉心留意，因而才能就这两篇文章中情绪的分别提出问题。在座诸人大都是附庸风雅之辈，不便在朱颜面前争风吃醋，然而心中无不在暗骂诸如“这小子好生狡猾”，“又让他出了风头”之类。

朱颜明眸流转间，对各人心思已是了然于胸，道：“朱颜先谢过柳公子，不过是两篇戏作，竟得柳公子这般垂青，倒是叫小女子汗颜无地了。”

柳俊儒面上得意之色一掠而过，道：“小姐的文?，在座的人人清楚，还望小姐不要太过自谦了。”

朱颜顿了一顿，又道：“其实不管是《离别赋》还是《汇通集训》，无非都是应景之作罢了，女儿家的欢喜悲愁始终只是闺阁里的玩笑，见不得人的，怎比的上柳公子的大才。更何况诗词歌赋，大都是伤春悲秋，‘为赋新词强说愁’，在座的各位无不是国家的栋梁，朝堂的肱股，胸怀天下社稷百姓，又岂是奴家一介青楼女子的狭碍胸襟所能相提并论的。”

她说话声音婉转动听，让人陶醉其中，可惜这一番话并没有回答柳俊儒的问题，不过总算表示她已领了柳俊儒的情，又顺带吹捧了在座所有的宾客，使得人人面露喜色，谈笑畅饮。

朱颜抿嘴一笑，道：“讨论诗词歌赋太多也难免无趣的紧，朱颜有个主意，不知各位大人公子可有兴趣？”

众人惟恐讨好她犹不及，纷纷表态道：“小姐的主意定是好的，”“还请小姐快快说来，莫要钓在下的胃口哩！”

朱颜妙目流转，道："就由小女子出题，各位大人轮流作答，说的好，朱颜敬他一杯，若说的不好，就罚酒一杯。"

这个奖惩措施实在是不痛不痒，但是众人都拊掌叫好。席间又有人言道："这个主意新鲜有趣，不过还请小姐略加些彩头，好让我等更用心作答哩。"所有人皆点头称是，又都期待的看向朱颜，就连一直闷不作声的殷佑然和龙四也不禁朝她看来，朱颜还未来的及作答，席上已有人抢先道："让老夫来猜猜看。"众人看去，原来说话的是南阳最大的酒楼"升平楼"的楼主伍君获。伍君获倚老卖老"嘿嘿"笑道："三个月之后便是朱小姐的大喜，朱小姐莫不是想先考考大家用作参考呢？"此言一出举座哗然，谁都知道暗香楼已召告天下，三个月后的八月十六，要为"诗妓"朱颜公开择婿，南阳城中有财或有才的男人们无不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其中亦包括在场的许多男士，若能将这绝代佳人收作私房，那可真是艳福无边了。

有人忍不住打趣道："伍楼主家中早已娇妻美妾样样齐全，难道还是不服老要跟我们晚辈争上一争么？"

伍君获两眼盯着朱颜笑道："这还要看朱小姐的意思哩。"众人不由都大笑起哄。

朱颜听了这充满调戏成分的轻薄话儿，不置可否，面无表情的坐着低头不语。这时杜长青出面打圆场道："各位稍安勿躁，还是请小姐先出题吧。"

场上顿时安静下来。朱颜微一点头道："敢问各位大人，人生的遗憾是什么？"

众人闻言都一呆，没曾想她会出这样大的一个题目，都知道要想在这题目上说出新意来方能打动佳人，倒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杜长青之流的官员心中更是打鼓，须知要在同僚面前说出心事可是绝对有风险的事情，但是想胡诌那就更不容易了。

柳俊儒素来以捷才闻名，长身而起道："依在下看来，人生短暂，需要努力耕耘，取得成就，方不负我等到这人世走上一遭。不管是仕

途经济，还是诗歌文学，总要有一样是能有所专长，立足世间的。否则便是浪费人生，天大的遗憾了！”

朱颜听罢道：“柳公子奋发有为，小女子好生敬仰，公子请坐。”众人见她并没有表态是应该敬酒还是罚酒，一时心下忐忑，可又不知评判的标准在哪，如何回答才能正中佳人芳心，都不由为难起来。

这时伍君获粗声粗气道：“老夫一贯是个粗人，只觉得人生在世，要有足够的银子，有漂亮的娘子——最好不止一个，还要有孝顺的儿子，那人生就没有遗憾了。”

众人哄堂大笑。只听在末座相陪的一名通判打趣道：“那伍楼主的人生估计是没有什么遗憾了，怕是早已尽得人生真谛！”

伍君获面皮一老，笑道：“只还差朱小姐这么一点哩。”在场的男人们无不大笑，又觉得他说话唐突，却不知朱颜如何评价。就见朱颜不动声色道：“伍楼主原是真情真性的人，朱颜明白您的意思了，伍楼主也请坐。”

杜长青此时也起身向所有人拱了拱手道：“长青忝为一城之父母官，无一日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惟恐辜负皇恩。在下的遗憾，即是这世间仍有不平之事、贫苦之人，若能尽长青之绵力，能为百姓多做一点，人生也许能少点遗憾。”

他这番话说的冠冕堂皇，却让人觉得过于严肃无趣了。也只有殷佑然和龙四心中雪亮。朱颜侧首想了一想道：“杜大人一向爱民如子，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今日之言更是发人深省，若天下官员都能像杜大人一样，那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呢！杜大人您请座。”

接下来又有两人作答，一是说人生的遗憾是双亲早逝，来不及侍奉；一是说幼年时曾错失一位良师，因而抱憾至今。无论何种答案，朱颜总是肯定其合理之处，却也不提是好是坏。一圈下来，只余殷佑然和龙四没有作答了。

殷佑然起身向朱颜抱拳道：“对于在下而言，人生的遗憾就是我大陈国北面被铁鹰人占去的银月湖方圆八百里土地，不过在下发誓，有生之年定要将这遗憾补足。”

朱颜欣然道：“殷将军忠勇无敌，国家有您这样的将军，才得我们住在这里风花雪月哩！”诸人无不点头称是。朱颜又转头看向一直沉默不语的龙四，道：“轮到龙公子了，不知公子又能有什么绝妙的答案呢？”

龙四长身而起，应道：“这人世间，有着各种各样的遗憾，不管是金钱美女，还是前途家庭，无?是‘名利’二字。所以在我看来，人生最大的遗憾，是‘自由’！人人渴望自由，却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

朱颜闻言一惊，不由深深的看向那龙四：只见他轮廓无比分明，如刀削斧凿般英挺不凡，眉宇间自有一股摄人心魄的气度。虽说衣着朴素，言谈举止间总有种令人既敬又怕的感觉。朱颜亦站起身道：“龙公子的回答真是与众不同，更令朱颜茅塞顿开。须知这世间不论是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都有那跳不开的规矩约束着。真想知道那真正的自由是怎样的呢！小女子敬龙公子一杯。”两人同时举杯又都一饮而尽。其余众人也被龙四的话引起许多感触，此时见朱颜向他敬酒，便知道那龙四的答案是真正入了美女的法眼了，纷纷以又羡又妒的目光投向龙四，一方面也感叹龙四的回答别出心裁，又不禁猜度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这时伍君获又笑道：“今趟除了龙公子，我等都落了第了！却不知朱小姐的答案是什么，又有什么人生的遗憾呢？”

朱颜淡淡的道：“小女子的愚见原是不值一提。人生的遗憾，就是不管是谁的人生，总是会有多多少少的遗憾的。”

她这话说的如绕口令般奥妙，整个桌上都静了下来，人人都若有所思的想着朱颜的答案。那龙四更是一反常态的盯着朱颜平静而绝美的玉容，仿佛要将这身份低微，却又绝不寻常的女子看透一般。

终于又有杜长青出来打破沉闷，号召诸人饮酒吃菜，一时间又恢复到早先花团锦簇，一室皆春的情形。

第三章 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

酒宴散去已是月挂中天。朱颜斜倚在马车里的软垫上闭目养神，身旁的贴身小婢琥珀又给她在腰后加了一个垫子，见她主子脸颊潮红不胜酒力的模样忍不住开口埋怨道："这些老爷们真讨厌，拼命的给您灌酒，您也是的，明明知道自己的胃不好，还一杯接一杯的喝！"

朱颜没有睁眼，只是轻启朱唇道："你别忘了咱们的身份啊，身为青楼女子，陪酒也是本分之一。"

"可是小姐您不一样！"琥珀不依的撅起了嘴。

"有什么不一样！你还看不透吗，琥珀？"

琥珀闻言默然，过了一会儿又忍不住说道："对了，小姐，今天您好象心情不错呢？说了很多话！"

朱颜不置可否，没有回答亦没有睁眼，就听着琥珀自顾自的絮叨："不过小姐您是该为自己打算一下了，这些人个个对您有意思，您想挑哪个呢？那个龙公子长的好俊，不过有点怪怪的。还有那个大将军，小姐，若您能当将军夫人也很威风呢！就算不能当正房，也比给那老色鬼伍君获当第七房小妾强多了。还有那柳公子也不错，他那么喜欢您，大家都能看出来……"

"琥珀你今年几岁了？"

"呃？"喋喋不休突然被打断，琥珀愣愣的回答，"十六呀。"

"我还以为你六十了呢！"朱颜揶揄道。

"哎呀，小姐您笑话琥珀像个罗嗦的老太婆！"小俏婢扭着身子撒娇。

"你再说下去就真的要变成老太婆了呢！"

……

马车里响起两个妙龄女孩动人的笑声。只有和这贴心的小丫鬟相处时，才能享受一些真正的欢乐吧。

龙四，不，龙承霄——大陈皇朝的第六代皇帝，也是开国以来最年青有为的皇帝，与大将军殷佑然拒绝了杜长青的盛情挽留，回到了下榻的客栈。

龙承霄九岁登基至今已在位十一年，从最初的被朝中所有的王公贵戚怀疑担心到如今实权在握，并且被整个国家的人寄予厚望。陈朝建立一百五十余年以来，一直与北方的铁鹰国摩擦不断，由于前任老皇帝懦弱无能，接二连三的失去了好几个重要的城池，老皇帝也因为无比的愧疚和自责而在四十岁的盛年即抛下妻儿撒手离去，累的龙承霄幼年登基，就要同时

面对内忧外患。好在他的生母——睿智的殷太后帮助处理朝政，在他登基的头几年采取坚守不出的对敌政策，休养生息，才渐渐的度过了最初的危机。四年前又得表弟殷佑然在军中脱颖而出，这几年南征北战，已夺回了大片土地，大大的灭了铁鹰人的嚣张气焰，这才稍得些许喘息的机会。一个年青皇帝，一个少年将军，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纪，更加的惺惺相惜，君臣和谐之外，既是亲戚也是最好的朋友。今日两人在宴席上的作答，也尽是他们的肺腑之言了。

“这个朱颜很是不一般呢！皇上。”殷佑然开口道。

“是啊，没想到咱们这趟微服出游，竟然还能遇上如此的妙人儿！”龙承霄年纪虽轻，然而根据皇家主张早生贵子，多多开枝散叶的传统，已经拥有一妃四嫔了，膝下更有一子两女。他虽不是那种沉迷女色的无道昏君，却也是见识过无数美女的，只是这朱颜与他那后宫的三千粉黛非常的不同罢了。

“不仅姿容绝美，还满腹经纶，最难得是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可惜流落风尘，真是可惜了！”殷佑然也已经娶妻生子，只是官宦人家的婚姻向来都是父母安排的，那些官家小姐或是娇纵跋扈的让人不敢领教，或是沉默呆板到没有一丝情趣，哪里见过像朱颜这样灵动可人的女子。

“人生的遗憾就是不管怎样的人生都会有遗憾。”龙承霄低声吟道：“真是有意思，佑然，明天你替我找一些她的作品来看看，杜长青不是说她号称‘诗妓’么？”

“是，皇上！”殷佑然大声应诺，他对朱颜的作品也是一样的好奇。

“颜儿，杜大人家的酒宴如何？”暗香楼的老板娘兰姨一直在等着朱颜回来

“没什么，不过是寻常的宴请罢了。”朱颜淡淡的回答。

“噢，”兰姨顿了顿，“我听说去了很多有头有脸的老爷们呢！”

“恩，”朱颜略带诧异的瞧了兰姨一眼，她出席的宴会哪次不是高朋满座的？还有不请自到的呢！

兰姨稍显不自在的扭了一下保养得宜的修长粉颈，“可有看中的呢？”

她见朱颜不作声，又继续道：“颜儿，再过三个月你就要嫁出去了，虽然咱们是风尘女子，可那也是一样的嫁人。何况你始终是不同饿，你也是清清白白的嫁出去的。兰姨从没想过要把你一辈子绑在这暗香楼里。你和别的姑娘不一样，你要知道，兰姨这一生能培养出你这样的好女儿，真是死也瞑目了……咳、咳……”

“颜儿明白的，兰姨对颜儿一直很好。”朱颜走到兰姨背后轻轻的帮她拍着后背。

“我是想告诉你，你若是有心喜欢的人，就干脆的告诉兰姨。三个月后的赏月会上，不会再以谁出?价来决定你的归属，只?价钱合理，你可以自己选择。”

朱颜面色不改，只是仍旧轻声道：“多谢兰姨了。”

兰姨有些无奈的看着朱颜那永远古井无波的玉容，这孩子从小就柔顺听话，对着客人也自有一套把人哄的服服帖帖的本领。但是她始终给人一种很飘渺的疏离感，仿佛她永远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谁也走不进去的样子。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不要亏待了自己。”兰姨临走时忍不住又叮咛了一句。

送走兰姨，朱颜回到长廊，在石凳上坐下。其实她的心中并非是没有起伏的，只是她总能清醒的看到事情的本质，就不会再有什么大悲大喜了。她完全了解兰姨的好意，也清楚兰姨给她的待遇已经是破格的了。暗香楼在每年中秋后的一天都会举行赏月会。不仅有许多歌舞表演，其重中之重便是会当场决定一名艺妓的归属。在暗香楼，兰姨总是会一批批的培养新人，资质好的被训练成艺妓，卖艺不卖身；资质平庸的就对不起了，只好立码沦落风尘。其实不管是卖艺还是卖身，都是为了迎合不同人的口味而制定出来的规矩，楼里所有的姑娘都是赚钱的工具罢了。兰姨也不见得对朱颜有多么特别的好，只是朱颜“诗妓”的身份令她地位超然，虽说历年来能出现在赏月会上的艺妓都是大受追捧的，但是从来也没有能像朱颜那么红的。她甚至不用给人笑脸，就有成千上万的男人排着队等她垂青了。既然如此就不妨做的更漂亮一点，让她自己选择要嫁的对象，反正这三年来，朱颜给她赚的钱足够媲美摇钱树了。兰姨一向拥有过人的生意头脑，她深知人们的心理，若让“诗妓”朱颜嫁给一个脑肥肠满的啊胖子做妾，那才叫糟糕呢！还会带累暗香楼的面子。美丽的故事一定要有个美丽的结局才对啊！对于兰姨的手腕和心思，朱颜一向是非常清楚并且由衷钦佩的。

只是……只是……，只是兰姨既让她自己做决定，她倒有点小小的迷惘了。之前在她十八年的生命里从未有过让她真正自己拿主意的时候。她自认研究的最通透的一门学问就是那“认命”二字。在她的眼里，那些追求者的本质都是一样的，现在让她自己来挑倒是为难了。她甚至曾考虑过继续留在暗香楼的，只是按照暗香楼的规矩，过了十八岁的姑娘哪怕再红，也要放下身段去接客了。想想“一双玉臂千人枕”的日子，好象还是蛮难接受的。

她在心中轻轻的叹息，眼前突然那掠过宴会上见到的龙四和殷佑然的影子，却又为自己的不切实际而好笑。那两个人，一看就知道绝非是池中之物，尤其是那个龙四，那双眼睛似乎深不可测，有时更会射出凌厉的光芒让人不敢正视。这样的人，怎么会来出钱竞拍一个妓女呢？即使是那对她赞赏无比的杜长青，身为一城之主，怎也不好意思来参加青楼的竞拍活动吧！她几乎敢肯定到时来参加赏月会的定是以那些俗不可耐的商人为主的。

朱颜轻轻摇头，想赶去脑中无数的杂念，忍不住嘲笑自己，原以为自己够清醒了，却仍是要想来想去。还是走到哪儿算哪儿最是轻松。

第四章 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殷佑然走进龙承霄的屋子，后者正坐在书桌前饶有兴致的翻看着几张文稿，见殷佑然进来，便顺手免了他的大礼。

“佑然，你来看这几句，”龙承霄修长有力的手指划出几行示意殷佑然。

素色的簪玉签上满是飘逸灵动的小楷：

“玉液浓斟，琼浆满溢；巧笑回眸，落叶翩跹；出没花间，宜嗔宜喜；徘徊阁上，若飞 若扬；琴瑟和合，乐动三圣；龙游曲沼，月射寒江；神仙空妒，暗自神伤；试问天下乐几至此？唯吾窃香！”

殷佑然看罢笑道：“这是那朱姑娘的戏作《窃香阁赋》，微臣跟杜长青说想看看朱颜的文章，他就搜罗了许多，最后还献宝似的拿出了这几张东西，说是他千辛万苦才搞到的珍藏。微臣看他是忍痛割爱的。”

“原来如此，”龙承霄点头道：“这么说这是那女子的手稿了，没想到她的书法也如此老练，飘逸洒脱，字如其人。难得的是没有一丝闺阁之气，确是下过功夫的。”

殷佑然笑道：“微臣听杜长青说朱颜的书法、绘画、乐舞和最有名的诗文并称‘四绝’，因此每年的琅琊诗会上，她是唯一受邀的女子。”

龙承霄又仔仔细细的看了遍这《窃香阁赋》道：“这篇赋作的花团锦簇，又隐有戏谑之意，的确是有意思。只是这个‘窃香阁’被她描绘的好似天上有，地下无的，却不知是个什么去处？”

“微臣也问过杜长青，”殷佑然道，“他却也不知道。只因是花了五百两银子从暗香楼的老鸨那买来的，所以视若珍宝，但也不知出处。”

“什么时候若能再会会她就好了，”龙承霄眯起眼睛，仿佛是伺机而动恶猎手。

两人说笑了一阵，龙承霄道：“不提这些风花雪月的了，佑然，黑风岭那边可有什么消息？“

殷佑然闻言立刻面容一整，摊开一卷卷军事地图，君臣二人就此演练起来。

这一日阳光和煦，秋风送爽。朱颜突觉来了兴致，便让琥珀去秉了兰姨，说是想出去走走。对朱颜，兰姨向来是纵容多过管教的，只叮嘱了几声就让她们去了。

“小姐，这里可真舒服。”琥珀背靠着一块大石头坐在清澈见底的小溪旁。她还不敢向朱颜那样放肆的将鞋袜脱去，将一对玉足浸到水中拍打嬉戏。虽说她们不算什么良家妇人，可在外面露出双足也够出格的了。不过朱颜一向随性，琥珀也就懒得去说她了。

朱颜一只手撑起身体，懒洋洋的斜倚在草地上，星眸半闭半张，慵懒的好像一只没睡醒的猫，任由一双玉雕也似的莲足时而轻踢水面，时而忽的浸到水里，吓跑一群前来亲吻玉足的小鱼儿。

“小姐，你莫怪琥珀啰嗦，你心中到底是怎么想的？”

朱颜仍旧半眯着眼，许久没有回答，似乎是在思考琥珀的问题，却又好像什么也没听清，只是尽情享受轻柔的阳光。

“小姐，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也就一个月不到了，你……”

“琥珀，”朱颜忽地开口，“等我走后，你可有什么打算？”

琥珀闻言愣住了，“打算？”

“你若愿意，我便跟兰姨要了你，我这几年存下的钱足够替你赎身了。你可以选择跟我走，也可以自己寻个好人家嫁了。当然，你若是想留在暗香楼，我也不劝你，只是这青楼生涯，总是艰难的紧……”

“小姐！”琥珀打断了朱颜的话，已是红了眼眶。正要开口说话，却见顺着溪流从上游方向走过来一人，定睛一看，竟是在杜长青的酒宴上见过的龙四。琥珀忙叫朱颜：“小姐，有人来了，快坐起来。”

朱颜却仿佛没听见，连眼睛都没睁开一下。琥珀已经站了起来，一边看着那风神俊朗的龙四离她们越来越近，一边着急她的小姐还是不管不顾的在地上躺着，这样子让男人看见可怎么得了！

龙承霄也是件天气很好，便独自到郊外走走，见那小溪活泼清澈，两岸绿柳成荫，遂顺着溪流一路行来，老远就见到有人躺在草地上，未曾想竟是朱颜。这女子果然生性不羁，一时玩性大起，见琥珀张嘴欲喊，忙示意她不要作声。他坐到朱颜旁边，道："不许睁眼，你可能猜出我是谁？"

朱颜撇了撇嘴道："不用睁眼，也知道是那扰人清梦的登徒浪子呢！"

"哈哈，好伶俐的口齿啊！"龙承霄开怀笑道："难怪圣人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今日深觉此言不虚！"

"自古男人若被女子比了下去，便要千方百计的出言诋毁。我看那圣人必是吃过什么女子的亏了！"

"就好像我才第一回合就吃了你的亏！"龙承霄心情舒畅。转头看向对岸，天色已经开始暗下来，几只水鸟正飞来飞去的忙着捕食。"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总是会被各种烦恼困住，却还不如那些鸟儿们，只需来往捕鱼，填饱肚子就行。"龙承霄想到朱颜曾向所有人提出有关"人生遗憾"的问题，心中略有触动。

朱颜忽的睁开眼睛，一双明眸看向身旁的龙承霄，她的?发有几根已经散在了他的腿上，虽然暧昧可她却不在乎，声音婉转如丝竹："鸟儿终究也是会有烦恼的，等寒冬来临、溪水冰冻时，就很难找到东西吃了。所以说，只要是活着的，无论是人是兽，总是会有各种烦恼和痛苦。"

龙承霄低头注视着身边的玉人儿，她雪白的肌肤由于阳光照射的缘故泛起几抹粉色，更添娇艳。"姑娘既能看透，不知可有解忧良方？"

"人生短暂，一切皆是命定。其实不管是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在这世上都不过是区区几十载的光阴，终究要化作这天地间的尘埃，又何必太过执着。"

龙承霄闻言笑道：“是啊，不过都说是人生如戏，但即使是演戏，也应尽心尽力，才不枉来人世一遭啊。”他见朱颜要坐起来，便伸手相扶，朱颜也不拒绝，两人并排而坐，就见天际晚霞绚烂无匹，美的让人几乎不敢去看。

朱颜轻叹道：“倘若人死后，能够化作这天边的云霞，每天静观沧桑变化，那该多好！”

龙承霄道：“你可知在北方的草原上有一个传说，最凶猛的狼族因为杀生无数，所以死后会化作漫山遍野的牧草，世世代代供牛羊食用。天道循环，往来无休。”

“你说的真好。”朱颜低低的叹息。

忽见天边的白云都变成像火一样红，又仿似镶上了一道金边，映的那两岸的杨柳也像挂满了金色的丝带，美景如斯，两人半响没有言语，竟是痴了。

就这么愣愣的坐了好一会儿，朱颜突然转头向一直默不作声的琥珀道：“你先回去，替我向兰姨请个假，”又对龙承霄嫣然一笑，“若要解忧，唯有杜康。我们喝酒去！”

第五章 眼色暗相钩，秋波横欲流

龙承霄直到酒过三巡，还弄不清楚自己为何如此好命，能和大名鼎鼎的“诗妓”单独对饮！虽说他们是坐在雅间的，但光看端茶送菜的跑堂那一脸惊讶和羡慕就知道这等待遇是极不寻常的。连这“云来酒楼”的老板都闻讯特地找了借口来雅间向朱颜和他这个幸运儿打招呼。若是坐在一楼大堂，怕不是要引起围观了吧。

不过今天的朱颜似乎真的是心情特别的好，和那天在杜长青府上所见到的端庄灵秀完全不同。几杯酒下肚后，她的俏脸变得红扑扑的，举手投足间充盈着说不尽的风情，让龙承霄看的几乎要发起呆来。

“好久没有这么尽兴了！”朱颜将玉背轻轻往后舒展了以下，又皱起了秀丽的小鼻子，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无意间的小动作就足以让人神魂颠倒。

“龙公子，你怎么不喝酒呀！”

龙承霄被她那嗔怪的表情弄得怔了一怔，才道：“朱小姐今天很高兴啊，不知是不是有喜事呢？”

朱颜斜了他一眼道：“一定要有喜事才能喝酒吗？”

龙承霄道：“只是觉得小姐今日与上次在下看到的十分不同。尤其令在下好奇的，是你我其实并不熟悉，小姐居然会邀在下共饮，在下受宠若惊之余也想问个答案。”

“呵呵，”朱颜带着些许酒意笑道：“我原就是青楼女子，对于客人本就没有什么熟悉不熟悉的。不过你不用担心，今天我请你！”

她这话说的完全让龙承霄无言以对，又听她继续道：“不过真的是有喜事呢！你知不知道，我很快就要出嫁了。”她不等龙承霄回答又自顾自的满上一杯，一口而尽，“八月十六的赏月会上，我就要嫁人。价高者得！兰姨说我也可以自己选……你怎么不喝酒啊？”

龙承霄只得抿了一口酒。虽然朱颜是轻笑着说出这些话的，但听在他耳里竟有些酸楚，却也纳闷自己的情绪来的莫名其妙。倘若真如朱颜所说，她可以自己选择的话，那对于青楼女子来讲已无疑是最好的归宿了，但是为什么自己的心中，竟会对她产生一丝怜惜，明明一向是对男女之情不甚在意的，却有着想把那瘦弱的娇躯搂入怀中细细宽慰的冲动。

朱颜不停的给自己斟酒，倒满、仰头、饮尽、再倒满……龙承霄见她已经喝空了三瓶上好的“玉堂春”，忍不住按住她又要倒酒的手，劝道：“朱小姐，时候不早了，不如让在下送小姐回暗香楼可好？”

事此时朱颜似乎已有些神志不清，“你说什么，暗香楼？……不不不，我们继续、一醉方休……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唤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

龙承霄无奈的摇摇头，今天也就是他，不会趁人之危 。倘若换了任何一个别的男人，或许直接就会带她回府去“成亲”了吧，也省得要在什么赏月会上搞什么竞价了。他想不通朱颜是哪里来的笃定 ，就这么肆无忌惮的在他面前醉成一滩泥！她难道不知道自己醉酒的样子是多么的引人犯罪吗?

“好吧！”龙承霄苦笑了下，知道自己是定会做那个正人君子的。这辈子第一次亲自送女人回家！可叹他那三宫六院的娇贵娘娘们从来也没有享受过此等待遇。

他直觉不应该让朱颜醉酒的事情传出去。于是将店老板叫进来，赏了他一锭金子，叫他雇了马车等在酒楼后门，又拿了一条被子裹起已然不会动弹的朱颜，在店老板的指引下从隔壁雅间的一条直通后门的楼梯上了马车，才向暗香楼驶去。

龙承霄看着蜷缩在自己怀中兀自熟睡的佳人，暗叹自己的定力已经好到可以媲美柳下惠了。这磨人的小妖精居然还时不时动两下，像是要寻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也不管那抱她的人其实忍的多么辛苦。她最后将臻首直接搁到他的肩上，龙承霄只要微微侧过头去便能一亲

芳泽，这可真是……害人不浅！难不成她私底下都是这样勾引别人的吗？想到那个赏月会，真不知哪个男人能得享如此艳福。一时间竟觉得那赏月会十分的轻率可恶，不由得抱紧了睡梦中的朱颜。

马车很快就到了暗香楼。兰姨居然守在了大门口，而她身旁的琥珀也是一脸快要急哭的表情，见到龙承霄将朱颜送回，这才舒了一口气。

龙承霄将朱颜从马车上抱下。见她醉得仿佛全身上下没有骨头似的，站也站不住，旁边暗香楼的男仆已经伸过手来准备将她抱进去。龙承霄犹豫了一下，直觉自己不太情愿将她交到别的男人手里。于是不顾旁人惊诧，径自将她从大门口一路抱回了她的卧房，将她轻轻放在了绣榻上。这才转身面对兰姨和琥珀感激中又带着几分惊疑不定的的目光。

兰姨前面见识龙承霄将朱颜送回来的，就除了行李也没说什么话。这会子见朱颜头发散乱，全身还散发着一股子酒气，这才吩咐犹在发呆的琥珀，“去打盆水来给小姐洗脸。”转身又向龙承霄福了一福道：“多谢公子送小女回来，这个女儿一直被我骄纵惯了，让公子受累了。”

龙承霄摆了摆?道：“没事，应该的。天色已晚，在下告辞了。”他下意识的又回头想看看朱颜，却见那榻上的美女不知什么时候已然睁开了双眼，轻轻的问道：

“八月十六，你来吗？”

问完后也不等他回答，又阖上了眼睛，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一般，竟又似沉睡过去。

龙承霄一时间竟有些做梦的感觉，只觉得适才直视朱颜的时候自己的心脏似乎漏跳了一拍。半响才转身向门外走去，又见那立在一旁的兰姨始终眼帘低垂，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看到。

回到客栈，龙承霄忽觉心中烦燥莫名，便叫来殷佑然一起下棋。然而这平日里让他沉迷不已的黑白子，今日却无法引起兴趣半分。

“佑然，你可知暗香楼要在八月十六举行赏月会？”龙承霄终于忍不住。

嘴角浮现一抹了然的微笑，殷佑然放下手中的棋子，“微臣也听说过此事。暗香楼每年都会举办赏月会，只因中秋之夜是举家团圆的日子，才选了八月十六，暗合‘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的意思在里头。”

殷佑然这几日已在杜长青那里搜罗到无数小道消息，说到这里更是面带微笑，“就因为每一年的赏月会上都会嫁一名当红的艺伎，所以人们都戏言整个南阳城的男人在八月十五那天都已经坐卧不安，身子虽然还是在陪伴妻儿老小，心思却早已飞到了暗香楼的佳人身上去了。”

龙承霄沉吟了半响，才开口道：“这个暗香楼倒是很懂得做生意。”

“是啊，”殷佑然点头道：“这城中大大小小的青楼楚馆有几十家，却始终是以暗香楼为首，一举一动皆夺人耳目。”

龙承霄眼看着棋盘上自己是大势已去，干脆起身走到书桌旁，拿起了那篇《窃香阁赋》，笑了一笑又放下，伸手取过案头另一卷卷宗，正色道：“听说那铁鹰国的三皇子会在近日潜入我国，此事你可有眉目？”

“据安排在铁鹰国的细作回报，他现在已经动身，以甘州守军统领皇甫嵩的才干，他这路上不会太顺利。但这三皇子耶律瑾也不是一般人，臣估计他两个月内必能到达京城。”

“嗯，”龙承霄点了点头，“时间要控制好，给他增加点小麻烦。两个月的时间听上去太模糊，要确保他不会提前进京，最好能把他拖到十月后，这样我们就只需守株待兔……”

“臣会立即通知皇甫嵩，在甘州、金台、黄州一路皆增加防卫。”

龙承霄轻点自己的额头，道：“拟旨：统计各州县的人员流动，将每家每户的人丁数目、户籍、祖籍、职业、一一登记造册，由各省巡抚亲自督办，限半月之内交上书房御览。”

话音刚落，殷佑然已然写完，吹了吹还很湿的墨迹，笑道：“皇上英明，这可真是个好主意！”

“耶律德努那几个儿子不是废物就是疯子，偏生让他生出了个耶律瑾！倒也让他那江山还能多坐几年。”龙承霄眼里射出凌厉的光芒。

“皇上好像很欣赏耶律瑾！”

龙承霄轻笑道：“难得有个好对手！否则多没意思。”

殷佑然道：“对了，皇上，今天京城来报，说是秀女大选已经准备完毕，就等皇上回京亲自主持定夺了。”

“哈哈！”龙承霄大笑出声：“想必那端亲王一定费了不少心思。我们在南阳呆的也够久的了，是得回去会会他了，否则怎么对得起他一片苦心呢！”

殷佑然眼里闪过一丝促狭，“听说端王爷的外甥女号称京城第一美女，皇上艳福无边。”

“你倒来取笑朕？”龙承霄阴险的笑道：“不如等朕选完了秀女，顺便也挑几个好的赏给你如何？”

“多谢皇上厚爱，”殷佑然装模作样的一躬到底，“只是臣家里那糟糠之妻十分悍妒，臣一向惧内，想多活两年，好为国效力。还请吾皇高抬贵手！”

两人一起大笑起来，相处多年，更曾共同经历生死，龙承霄和殷佑然已是肝胆相照的朋友加兄弟。

“小莲真是好福气，有你这么一心一意对她。”龙承霄也不禁有些羡慕，殷佑然和他的妻子白小莲情趣相投，伉俪情深，是皇族里少见的恩爱夫妻。想想自己虽说后宫佳丽无数，竟谈不上丝毫情爱。

想起娇妻，殷佑然也忍不住微笑道：“好久没有听到那河东狮吼，还真有些想念。”

“少在朕面前露出这种德性，没得叫朕恶心。”

第六章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

一向乖巧听话的朱颜居然会单独和男子出去喝酒，而且还会喝到酩酊大醉！这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虽说暗香楼的姑娘们是经常陪客外出赴宴的，但朱颜一直是例外，她所参加的宴席，都是非常正式的酒宴。她也不是作为陪酒女子出现，而往往是以主客的身份参加。更何况她从来也没有和哪个男子单独外出饮酒过，更不用说还是醉醺醺的让人抬回来的！

龙承霄送朱颜回来的时候正是暗香楼经营的黄金时间，好些姑娘都看见朱颜被一个男人抱进了屋，后来又见琥珀在那儿一叠声的叫人预备洗澡水，忍不住议论纷纷。

兰姨送走了龙承霄后，屏退了左右下人，端了把椅子坐到朱颜的床头。

“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兰姨似乎忘记了朱颜应该是醉得不省人事的。

朱颜睁开黑白分明的大眼，看起来是清醒的不能再清醒，她微微一笑道：“心情不错，他也挺有意思的。”

是的，她压根儿就没有醉，天下所有的青楼女子都有着千杯不倒的基本功。她从小接受各种技能才艺上的训练，在酒量上也是不遑多让。适才借着酒劲跟龙承霄说话，倒觉得心里难得的畅快起来。

兰姨仿佛是有些了解的点头道：“龙公子的确实一表人才，不过你你不应该在赏月会之前和他私下会晤。”

“不过是偶然遇到罢了，兰姨您不必多虑，”朱颜回想着那男子，一举一动皆是俊逸不凡，笑道：“他绝不是一般人家的子弟，又怎会领一个妓女进门？”

“唉！这就是我们这些女人的可悲之处了！”兰姨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感触的叹道，“你是个难得的聪明人，也不用兰姨来劝慰你。咱们的姑娘们，人人都是有才有貌，性子也都温柔懂事。可惜没有托生

在那好人家里，最好的归宿也不过是‘老大家做商人妇’罢了！不过我瞧那龙公子也是个细心的人，你也不讨厌他。若是有意思，你不妨也努力一把，即使是当个外室，总比跟着那些老头子强。”

朱颜轻握住兰姨的手，她始终是感念兰姨对她的抚育教养之恩的。虽说她也不过是被兰姨买来的赚钱工具，但是如果没有暗香楼，她也许早已饿死街头了。

“您别想太多了，各人有各人的活法。那些良家女子，整日在家独守空房，或者要与几房姬妾抢相公，那日子也不过是表面风光。您看那些达官贵人们日日泡在咱们暗香楼里，他们的夫人们可都是名门闺秀呢，可想起来真是说不尽的辛酸。只为了那些虚名，连相公的影儿也见不着，倒不如咱们这里，银货两讫，干干净净的没有牵挂。”

“你倒是想的开！”兰姨忍不住的要笑起来。

是啊，她这个乖女儿从小就和别的女孩不一样。别的女孩刚来的时候，要么是从哭喊着反抗到被逼无奈的顺从，除了多吃了无数皮肉之苦外什么也没有改变；要么就是表面驯服，背后拼了命的攒钱要为自己赎身。即使是像朱颜一样卖艺不卖身的艺伎，也都是处心积虑的攀附权贵，想早日摆脱青楼这个地方。

而朱颜从来也没有显得因为自己身为妓女就自轻自贱；也从未刻意的去结交客人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总是一副安于现状的样子。

“你今儿的心情果然是好，连话都比平时多！看来你对这个龙公子还是有意思的，既然你也请了他来赏月会，兰姨明日就派人下帖子去。”

“兰姨，”朱颜突然一笑，道：“您不用下帖子了，我已经有些后悔了。”

“为什么？”

“总之您不要去下帖子了，”朱颜疲惫的闭上了眼睛，“兰姨，我有些累了。”

她今天真的是疯了！离赏月会的日子越近，她就越觉得自己无法做到和过去一样的冷静。可笑她自以为看透，竟还是忍不住要浮躁起来。居然做出请男人饮酒的事情来！

不过这个龙四倒是的确与众不同，他不像别的男人那样垂涎她的容貌——朱颜当然看出他对自己容貌的欣赏，但他就是能那么大大方方的不让人觉得猥琐。

其实她并不稀罕那些诗词歌赋的所谓文采，更对金钱权势没有丝毫兴趣，她所要的，只是一个能够陪她安安静静的坐在河边看晚霞的男人。回想到今天黄昏时，那龙公子像一个朋友一样陪她聊天，让人丝毫感觉不到他的企图心。记得她当时放浪形骸，竟会躺在龙四的腿边，可当她向后仰视他的时候，却发现他正静静地看着对岸，夕阳照到他脸上的那一瞬间，朱颜竟有一阵没来由的恍惚。

身为名妓，朱颜非常清楚有多少男人想把自己纳入私房。也是出于这个好奇心，她才会任意放纵自己的好奇心邀他去喝酒还装醉，最后还是忍不住的去邀请他来参加赏月会！真的是疯了！！

朱颜摇头笑自己沉不住气，原来自己仍旧是在为归宿担心呢。却不知道他会不会出现在十六那晚，随便从哪个角度看它也比那些达官贵人顺眼的多吧。兰姨让她选自己喜欢的，可是从小在青楼这样的环境长大，早就明白不能相信任何男人的道理。

自己喜欢龙公子么？

他好像有些神秘兮兮的，朱颜想起杜长青压根儿没有介绍龙四的身份来历。然而能和大将军殷佑然并肩而坐的，又怎么会是普通人？

每年的八月十六，在南阳城诸位有身份地位的老爷的心中，是很重要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南阳最高档的青楼暗香楼会举行一年一度的赏月盛会。之所以选在八月十六，有两个意思：一是不想妨碍各位老爷在中秋之夜合家团圆，别让夫人们大过节的打上门来；二是暗取“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之意——家花总是不及野花香的！

赏月会这天晚上，不仅有的是琼浆玉液、美味珍馐，更重要的是会有一位大美人儿登场择婿，暗香楼的姑娘是永远不会让人失望的，更何况今年轮到的是久负盛名的“诗妓”朱颜！听说还有京城的大商贾特意派人到场竞价呢！南阳的诸位老爷早就在私底下暗暗较劲了，争取到时能够一拔头筹，抱得美人归，好让全天下的男人都嫉妒的发狂！

朱颜端坐镜前，任由两名姐妹替她悉心装扮，兰姨更是亲自上场督阵。再有一个时辰赏月会就要开始了，她的房间里居然贴了烫金的大红喜字，还燃了一对儿臂粗的大红蜡烛。朱颜在镜子里静静的看着那烛泪滴滴落下——真是颇具讽刺意味。

“颜儿，你真的好美！”说话的是云裳姐姐。

朱颜笑了笑，她一向知道自己美，不过今天被这么一打扮，倒让她自己也看得久久回不过神来，倒是好笑了。

整个暗香楼的人都忙的脚不沾地。前楼席开十桌，宾客皆是持帖而来。那些突发奇想要来暗香楼逛逛的，对不起，您改天再来！

二十个俏丽婢女如穿花蝴蝶般在桌间穿行，不仅提供上好的茶水点心，更有勾人的回眸一笑大方奉送。今年暗香楼请来了京城名厨掌勺，更邀请了来自西域的乐班为朱颜伴奏。所有的宾客都提早约一刻钟进场。

兰姨已是恨不得能化身千万，使尽了浑身解数与来宾们谈笑招呼。今晚的竞争一定会非常激烈。除却本城的豪绅富贾，更有几位京城来客，听说来头都不小，早早的就从暗香楼索要了请帖。客人中好些都是朋友或者同僚，都几个几个的站在一起寒暄，所有的人都显得轻松写意，今晚的暗香楼，是男人的天堂。

大家正准备入席，忽听人报大将军殷佑然来了，所有人都吃了一惊，须知殷佑然若有心相争，必是大家的劲敌，谁不知殷佑然年轻有为，不但是将军，更是皇亲。若他是认真的，那别人不管是明争还是暗抢，都是没戏！然而他身为将军，公然来竞拍一名妓女的所有权，

传出去好像也是丢脸的事情。就好象那些京城来客，其实都是买主派来的代表，真正身份显贵的人哪里好意思亲自到场！不过无论各人心里是怎么想的，能和当朝大将军争夺女人，想想也觉得热血沸腾了。兰姨见殷佑然来了，连忙请他坐到最当中的主桌上，心中却隐隐有些失望——她托杜长青转交了两张帖子的，显见得龙四并没有来！不过若是颜儿能跟了殷佑然，那也是一桩大大的美事了！

第七章 凤箫吹断水云闲，重按霓裳歌遍彻

耳边突然传来一阵笛声，众人知道今晚的赏月会就要开始了，都摒神静气，把目光投向中央的舞台。大厅里的灯光变得有些幽暗，让人慢慢的静下心来。

那笛声并不是像寻常的芦笛那样清越嘹亮，而是悠远中带着一分苍凉，似乎一下把人的心拉到了很遥远的地方。席中有识之士才道这应该是有名的羌笛了。只听这笛声时而低沉，时而高亢，让人的思绪飞到那无尽的戈壁、辽阔的草原，就如同一羽苍鹰在蓝天上翱翔；又慢慢的呜咽起来，百转千回，像是饱经风霜的旅人在倾诉着满腔的悲伤与思念；跟着又拔了个尖儿，那鹰一飞冲天，越攀越高，到最高处时几不可闻；再渐渐的由弱变强，盘旋着、盘旋着，忽的就见一轮红日升起，刹那间月破天开，整个世界顿时光彩照人。

在场的宾客无不停的如痴如醉，只见那舞台当中缓缓升起一朵巨大的玉色莲花，花瓣层层叠叠，当中的几片却是紧紧裹着，含苞待放，让人心急着想看到那当中究竟藏着什么。笛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大厅里静的没有一丝声音。眼尖的人发现那紧裹着的花瓣似乎颤动了一下，接着又颤动了一下，慢慢的，仿佛欲语还羞一般，轻轻的打开。那花蕊上坐着一位仙子，安祥的闭着双眼，手结莲花印。让人觉得世间传说的莲花仙子，莫非就是她吧。

仙子慢慢的睁开星眸，如梦初醒般，缓缓移动着视线，那温柔的眼波漾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她看起来是那么的柔弱而婉约，远的是眉、清的是眼、润的是唇；以莲为灵、以水为身、以月为魂。这仙子正是今夜的主角朱颜，那模样好生熟悉，却又感觉完全不同。

朱颜不知从哪里取出一柄绿玉琵琶，纤纤十指飞快的掠过琴弦，如珍珠四溅，又如玉磬声声，众人如梦初醒，只见她轻盈的站起身来，仿佛鲜花绽放旋转飞舞，那琵琶也是由慢至快，她从每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弹琵琶，乐声激昂中又充满了异域风情，舞姿翩跹如飞天一

般，时而倒悬杨柳，时而反弹琵琶，只在那莲座的方寸之地，却又好像是存在于天地之间。忽的琴声戛然而止，她又回复到最初的坐姿，直到那莲花重新阖上，灯光也转明了许久，方听见有人一声叹息，这才悠悠醒转过来。

“好！”整个大厅爆出震天价响的喝彩声，杜长青带头起身赞道：“曲好舞好人更好！今日我等大饱眼福，唯有感念朱小姐和暗香楼的盛情款待了，我们一起敬朱小姐一杯。”众人轰然响应，纷纷饮尽了杯中佳酿。杜长青身为朝廷官员，原本也不敢公然来参加这赏月会，不想那殷佑然竟欣然接了帖子表示会来赴宴，既然大将军能来，他当然也能来！大喜过望之余，也知道自己是沾了殷佑然的光，又走到殷佑然面前向他敬酒。兰姨也笑容满面的起身向众人万福致谢，又跟着回敬了一杯。一时间暗香楼里亮如白昼，热闹非凡。

兰姨千娇百媚的走到大厅中央，笑道：“暗香楼能有今天，全赖各位老爷赏脸。奴家和所有的姐妹们偶感激不尽。今儿不仅是赏月的好日子，更是暗香楼大喜的日子……”说到这儿她顿了一顿，看到所有人都期待万分的盯着她，这才满意的说道：“暗香楼的老规矩大家都知道。废话也不用多说，今儿是我们暗香楼的宝贝朱颜朱姑娘的大喜之日！”

“好！”众人齐齐鼓噪起来，都知道今晚真正的重头戏要开场了，个个都是兴奋莫名。又听兰姨说道：“颜儿是暗香楼的掌上明珠，想必大家也都了解颜儿的容貌和才情无不是上上之选……”

“兰姨！您就快报出底价吧！”底下有人等不及的嚷嚷，却不料因为自己的猴急，被周围其他的客人狠狠的瞪了回去。

兰姨点头笑道：“各位别急，颜儿一向是和别的姑娘不同，这一点各位都清楚。奴家一向把颜儿视作亲生女儿，绝不想为了那点儿身价银子而委屈了她。因而今晚的竞价，价钱只是用来参考，而颜儿则另有考题给各位。”

众人闻言都觉得有些吃惊，一时间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只觉得紧张而又有趣。那几个如伍君获般的富商原本想凭着财大气粗一举夺魁，这会儿却又暗暗发起愁来，想那“诗妓”朱颜的名头又岂是白叫的，万一她出个题让大家写篇文章作首诗那岂不麻烦了？早知道如此那说什么也要带个把枪手进来！而那几个南阳城中的才子们听到朱颜要亲自出题，无不信心大增，摩拳擦掌，暗想自己除了钱少一点，无论长相还是文采都比那些脑肥肠满的老头子不知要强上多少倍！按照朱颜平日的为人，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青年才俊而去屈就那些糟老头子的。

正各怀心思的时候，换好衣服的朱颜在一名青衣美婢的陪伴下又回到了厅里。只见她一袭鹅黄色的衣裙，纤纤楚腰上系着一条镶嵌了无数明珠的腰带，更加显得不赢一握。秀发高高的盘在脑后，除了一支白玉簪外，再没有多余的装饰。目如秋水，脸似明月，高贵大方。眼波流转出，已?颠倒众生。

朱颜来到台上，环顾大厅四周，见殷佑然正欣赏的看着她，于是向他微笑示意。她早就听说龙四没有来赴宴，原是意料之中的，倒也不觉得有什么失望，而殷佑然的出现倒叫她微微吃惊了。

此时整个大厅灯火通明，二十四盏巨大的八角宫灯让她将一切宾客陈设尽收眼底。见在场众人都眼巴巴的瞧着自己，不由嫣然笑道：“多谢各位今日来为颜儿捧场，只因素日大伙儿都惯着颜儿，今晚颜儿也想小小的卖弄一下，不知各位可愿赏脸呢？”

在场的男人个个是朱颜的拥趸，平日里见惯了她客气而又疏远的样子，此番却又见着她俏皮娇媚的小女儿姿态，早已色授予魂，哪里有不同意之理，都纷纷大声应诺。

朱颜笑道：“今晚是赏月的日子，并不是三年一开的科举。这暗香楼也是风花雪月的场所，并不是皇上的金銮殿。因此颜儿也不想出那些舞诗弄文的考题。这也是为了公平起见，只因人有专才，有人精通文墨，有人专攻乐舞，所以颜儿只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女儿家常会问

的问题，请各位作答。”她说到这里，已经有侍女将纸笔送到在座诸人的手中。朱颜接着说道：“至于颜儿的身价银子，到时候由兰姨决定，并不会为难各位，不知大家可有异议？”

众人你眼望我眼，想不出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也有人曾参加过杜长青的酒宴，知她爱出一些模棱两可的古怪问题，全看答案是否对她脾胃了。那些不善作文的人却是大为高兴，皆跃跃欲试的请佳人出题。

朱颜轻拭了一下脸侧垂落的发丝，道：“颜儿知道，各位一向都对颜儿厚爱有加，只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倘若颜儿进了任何一位的家门，各位第一样要送给颜儿的，会是什么？”

她声音如黄莺出谷般动听，然而全场却是鸦雀无声。这的确是个女儿家爱问的问题！在场的不是家中已有三妻四妾的成熟男人，就是经常流连于花丛中见惯风流阵仗的英俊少年，对付女人的这类问题无不是驾轻就熟。只是朱颜以这个问题的答案作为她选择的依据，那就非得慎重对待不可了！何况那些花言巧语骗骗寻常女子也就罢了，想当众胡诌，指挥让人觉得唐突佳人，平白的惹人笑话！

这时有侍女捧来了香炉，燃起了一支细细的线香。众人心下明白需在一炷香的时间里完成解答，遂纷纷取过纸笔，绞尽脑汁的写了起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香已燃尽，侍女们走下场收回答卷交到朱颜手里。朱颜并不急着翻看，抿嘴笑道：“请各位继续饮酒作乐，暗香楼此次特地请来了北方的杂耍团为大家表演助兴。颜儿需得暂时告退，”她扬起手中的那叠涓纸，“稍后即会回来宣布答案。”便飘然离场。

暗香楼为了这次的赏月会果然是下足了血本。那北方来的杂耍团技艺非凡，动作惊险又刺激，众人看的血脉贲张，叫好连连。只是心中仍还惦记着朱颜的选择结果，思想始终也不能完全集中。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就见朱颜带着侍女又袅袅婷婷的回到厅里。她先给众人深施了一礼，道：“颜儿首先要感谢大家对颜儿的关爱，看

了这些答案，颜儿真的是非常感动。在揭晓谜底钱，需得先解释一番。提出这个问题，原本就是出于女儿家的私心，因此最后选择了谁也不代表他要给颜儿的就是最好的，别人的礼物就是不好的，那也未免太轻贱了别人的心意了。因此颜儿只会说出那人的名字，但并不会当众念出他的答案来，还请各位谅解。”

其实在场宾客虽都有将朱颜收入私房的愿望，但毕竟也就是当作一般的纳妾而已，所有那些掏心掏肺的私房话终究也只能是在私下里说说博美人一笑，倘若朱颜当真在大庭广众下念将出来，那让这些老爷们的脸往哪儿搁啊！因而对于朱颜的决定都没有异议，反而觉得她做事细心周到，纷纷笑逐颜开。

只见朱颜将那摞答案放入火盆焚烧一空，才又面对大家，忽的又脸红起来，笑道：“兰姨，还是由您来宣布吧。”

兰姨笑吟吟的来到台上，向第一桌的方向福了一福道：“奴家这里要恭喜殷将军了。”话音未落，已是全场哗然，人人都面露惊讶！谁都知道殷佑然与当今皇上既是好友，更是亲戚。殷佑然与他那出身将门的夫人也是伉俪情深，以他的身份地位，怎么可能公然的带个青楼女子进家门！

原本以为他来赴宴不过是凑热闹，不会真的去争什么独占花魁，没想到他还当真也写了答案交上去，这事儿明天一准传到京城，那乐子可就大发了！

当然这些闲言碎语也只能在众人的心里流淌，表面上对这个结果那是一声也不敢吭。开玩笑！人家堂堂大将军，要了个把女人还轮的上他们说话么？

只见殷佑然站起身来向兰姨回礼，还稳稳当当的从兰姨手中接过了象征夺魁的大红绣球，又向着朱颜行了一礼，朱颜忙又弯腰回礼，你来我往的竟像是做戏一般。又听殷佑然先行告辞，说是明日便回携朱颜返京，需回去立即打点准备云云。在场的宾客忙着起身恭贺，又是送行，大厅里乱作一团。

第八章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

驶往京城的豪华马车上，静静的坐着一名姿容绝美、神情恬淡的年青女子。从南阳到京城这一路上大约要十天左右，除了打尖住宿，她几乎没有下过车，成日只是捧着本书。殷佑然也是爱书之人，即使是在马车上也存了好些，其中甚至还有朱颜从未读过的古本。看来若要真的和此人在一起，那日子也是容易打发的。

朱颜长了这么大，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南阳，想到可以去京城亲眼目睹帝都的威严，一向沉静的心竟也生出几缕小女儿家的雀跃。不过这长途奔波真的是辛苦，尽管殷佑然为了照顾她已经放慢了行程；尽管这马车上已经铺了厚厚的垫子，她还是觉得腰酸背痛！如果琥珀在身边的话还能帮她揉一揉，可惜殷佑然不愿意带上琥珀，而琥珀自己也对要远离故土而忐忑不已。她从来不会去勉强别人，一个人独自上路，倒也无牵无挂。

她没想到殷佑然除了骑马打仗外，倒也是个极有情趣的人，除了爱书，也爱钻研棋谱，时常照着古谱摆出一桌残局苦思冥想，朱颜总是坐在一边静静地看，直到有一天心血来潮，帮着殷佑然走了一步，没想到那原本无望的局面竟然就起死回生了！殷佑然吃惊之余，从此便拿朱颜当成了陪练，他为人豁达开朗，若说官场是一潭混水，殷佑然就是那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了！从他身上朱颜倒也学了不少东西，殷佑然酷爱兵法，一本《春秋》更是翻的稀烂。朱颜闲来翻看这些男人爱看的书，倒也觉得极有意思。想想自己原先伤春悲秋的舞文弄墨，反倒落了下乘。

听侍候她起居的老嬷嬷说，殷将军和他的妻子感情极好，是京城出了名的恩爱夫妻。他的妻子姓白，是武威将军的女儿，没有嫁人前也上过战场杀过敌，端的是将门虎女！朱颜不笨，明白老嬷嬷为什么要告诉她这些，想必那位夫人平日里待下人是很好的，所以大家都想维护她吧。只是他们不明白，她从无争胜之心，用不着旁人明示暗示

她与大夫人在家世才干上的云泥之别，她只求能得到一个安宁之所就再无所求。所以不管老嬷嬷说的再口沫横飞，她也只是微笑的点头，甚至还会附和几声。并不是虚伪，想那美丽女子，鲜衣怒马，驰骋疆场，朱颜心中也是无限神往。常在诗中读到古战场的硝烟弥漫，金戈铁马——那样广阔的天地，只怕她穷尽一生也是摸不到分毫的吧！

“小姐生的真美，”替她梳头的老嬷嬷忍不住赞叹，“难怪将军会突然破例，坚持要将您带回京城。”殷佑然并未正式将她纳妾，所以下人们始终以“小姐”相称。

朱颜笑了笑，这个老嬷嬷终究是个心善之人，即使心里为了大夫人鸣不平，却也会忍不住称赞她的容颜。不过要说殷佑然是低挡不了她的美貌，就未免太可笑了。这些日子里，即使是在棋局的厮杀中，殷佑然仍旧是对她彬彬有礼，用辞遣句都极为谨慎。除了早晚问安，偶有闲聊外，连半句带有感情色彩的话都未曾说过。所谓客气便是最好的疏远，殷佑然既有心要与她保持距离，她也乐得配合。

老嬷嬷最擅长的事并不是梳出各种美观大方的发髻，她自顾自絮絮叨叨的本事足以让所有的人望其项背。难得朱颜从来都能面带微笑的当最佳听众，换了别人早就受不了了。

“小姐进了府可要好好学学府里的规矩。磕头敬茶是必不可少的，大夫人虽说不讲究这些，可她终究是正房，又是一品诰命夫人！礼不可废，二夫人若要日子过得安稳，断不可惹是生非……”老嬷嬷见朱颜和颜悦色，越发说的眉飞色舞起来。

“进府？”朱颜从未想过殷佑然还会让她进府！她倒是很情愿能在府外随便找个宅子住的。官宦人家是非多，她对这些又一向看的极淡，还真不想搅和到这些事情里，微微蹙眉道：“将军不会让我进府的吧？”

“怎么不会！”老嬷嬷挑高了眉毛，“咱们离开南阳的第一天，将军就已经派人快马回京，吩咐府里收拾屋子等您住呢！”她的声音里透出一丝不忿，“也不知将军怎么就转了性儿！男人啊……”

她兀自唠叨，朱颜却已经陷入了思考。殷佑然是个极细心的人，她还记得赏月会那晚殷佑然写给她的答案：

“我会尽力给你你想要的生活！”

正是这句话深深的打动了她，想必殷佑然是有些懂她的吧！“想要的生活”，这比所有的黄金珠宝都珍贵的多，可惜这世界上又有几人是在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呢？只怕是连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吧。

在暗香楼这么多年，形形色色的人见的多了，然而像殷佑然这样年轻却不浮躁、气盛但不凌人的男人却是从未见过。还有他那个朋友龙四，比殷佑然更多了几分狂傲和不羁，却总能让人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真是奇怪的人……

“朱小姐，在下有些话想跟你说。”殷佑然的声音在门外想起。他与朱颜的关系早已明确，然而他对朱颜的称呼却比下人还要疏远。

老嬷嬷忙过来开门。殷佑?刚进来便示意她离开，虽说并不情愿，却仍旧掩上门退了下去。

朱颜淡笑着行礼，“将军有话请说。”每天这样端着架子对话，虽说也觉得别扭，然而却也省心。

“后天就能到京城了。”殷佑然的神情有些严肃。

“嗯。”朱颜低垂着眼帘，坐到了他的下手。

“这个……这个……”殷佑然眉头紧皱，竟像是难以启齿的模样。

“将军有话不妨直说。”朱颜有些好奇，他一向是自信沉稳的，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表情。

殷佑然深吸了一口气，仿佛是下了极大的决心，“拙荆……是个性子很急的人。”他的脸有些红，却仍继续道：“到了府里，或许会有些许难堪，你不要太在意……小怜，其实是很善良的一个人。”

朱颜看着殷佑然略带尴尬的神情，嘴角往上弯起好看的弧度，说道：“将军不用担心，夫人金枝玉叶，颜儿自当仔细侍奉。”他想必是很爱他夫人的吧，那又为什么要收下她呢？虽然她其实很感激能够跟着殷佑然离开，却也不愿意看到自己去破坏别人的幸福。在青楼的时

候，那些男人不过是逢场作戏，他们的夫人们也不会因为她而产生危机；可若要当真跟了某一人，那就势必会害了另一个女子……

殷佑然和他夫人间的真情，让她觉得很安心。

“那……好吧，你早些休息！”殷佑然隐约觉得有些狼狈。这个朱颜，似乎无论什么样的人和事，都不能让她的心情产生任何波澜。他虽是一个南征北战惯了的大将军，她那安静的笑靥却时常让他觉得自己反倒像个乳臭未干的小子！

她的诗词、她的歌舞、她的待人接物，全都无可挑剔，却都好像是排练好了演戏给人看，谁又知道她心里真正在想些什么？即使是那张清丽绝俗的俏脸，也因为一双迷迷蒙蒙的眼睛而让人觉得恍惚起来。

这样的女人，若是认真起来，娇蛮火爆的小怜又怎会是她的对手！

京城地处北方，有着燕赵之地的浑然大气，更有天子脚下的桀骜不凡。不管是高大的酒楼还是普通的民居，都门庭宽广、极尽张扬，与南阳的钟灵毓秀、雅致低调截然不同。朱颜饶有兴趣的看着路上的行人——连走路的时候下巴也是高高的抬起的，彰显着身为帝都居民那与生俱来的骄傲。

朱颜浅浅的笑，新环境的所有不同让她竟产生了些许愉悦之情，倒也真是怪异。她的确是有了些变化，记得以前自己几乎是不笑的，却因为冷漠而越发受到追捧。然而她很清楚京城不是南阳，将军府也不是暗花楼，北方男儿自然也不会像南方男人那样体贴迁就，所以她稍稍修正了一下自己的风格——云淡风清的微笑应该是会对她向往的平静生活有帮助的吧。只是，笑的久了，她自己也弄不清，她是真的高兴，还是仍旧在假装。记得那位龙公子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即使是演戏，也应尽心尽力，才不枉来人世一遭！”同样的观点，他却能用积极的态度去解释，反观自己，是不是太悲观了呢?

轻笑着摇了摇头，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总会莫名其妙的想到那龙四说过的话。也怪她自己不好，那日与他共坐河边，真有些交浅言深了。

殷佑然的府邸光大门口就有八个开面那么宽，朱红色的大门上满是暗黄色的铜钉。朱颜抬头看着“敕造骁骑将军府”的巨大牌匾，七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在蓝天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就连门口的那对石狮子都是贵气非凡。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迈进这样的人家，真有些做梦的感觉了。

大门在殷佑然一行人都快走上台阶了，才缓缓的打开。朱颜不再东张西望，恭顺的走在后面。

有一群人迎了上来，朱颜听到好些“将军回来了”，“一路辛苦”的嘘寒问暖，禁不住好奇，便略微抬眼望去：有很多人站在门口，可是竟都像是下人的模样，并没有看见殷佑然的妻子白小怜。想必她一定是因为自己的介入而愤恨不已吧！朱颜有些无奈，让那曾经叱诧疆场的女子生这闺阁之气，绝非她所愿啊。

殷佑然对着那一大群下人，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略点了点头，便径自走进府里。朱颜稍微犹豫了一会儿，决定还是跟着殷佑然走比较妥当。

将军府大的惊人，绕过照壁，便踏上一条极为宽阔青石板路，远远的可以看见正厅，高大巍峨。朱颜小心的沿着路边走，她一早就已想明白，从此她的生活虽不用像在暗香楼那样对男人虚与委蛇，却也永远失去了过去的自在随意。

忽然从路边的大树后闪过一个小小的身影，朝着朱颜直扑过来，朱颜吓得定住了脚步，那殷佑然竟像背后生了眼睛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她的身边。

一阵眩晕，朱颜终于看清楚站在她面前的一大一小：殷佑然背对着她，手里正死死的拿住了一只玉白娇嫩的小手，那只手里赫然握了一把闪着蓝光的匕首！

朱颜竭力稳住心神，跟着便看到了一张俊美的让人屏息的小脸——竟是个才四、五岁的小男孩！白瓷一样的肌肤上点缀着两丸黑水银般的眸子，是那种不分男女的中性的美！只是他那双漂亮的眼睛里，却是带着一股与他年龄绝不相符的狠绝杀意！

这个小男孩，竟然要杀她！

第九章 烛残漏断频倚枕，起坐不能平

朱颜看不见殷佑然的脸，却能分明感受到他喷薄而出的怒气。

殷佑然冷声道：“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

那天使一样美丽眼瞳却射出魔鬼般的愤恨与层层凝固着的倔强，小男孩没有挣扎，却也是一言不发，任由自己的胳膊被殷佑然紧紧的攥在手里。

两个人僵持了许久，朱颜这才发现身边的下人们已经全都跪倒在地，她犹豫了一下，也慢慢的匍匐下去，软语劝道：“请将军饶了他吧，妾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她没有抬头，却能感觉到两道凌厉的目光直射到她的背脊——小小年纪，竟有着这样惊人的气势，这个将军府，果然是藏龙卧虎之地。

“下不为例！”殷佑然放开了小男孩，她听出他语气中竟有一丝无奈！无奈?

“等等！”殷佑然又重新叫住正欲离开小男孩，却没有说话，只是转身扶起了朱颜。她这才看到那个男孩已经身在十丈开外，正慢慢的朝这里走回来。

“匕首拿来！”殷佑然向他伸出手去，语气是不可动摇的坚决。

又是一阵怒意袭来！朱颜无奈的低头，这个小男孩毫不掩饰对她的仇恨，老天，她初踏贵地，竟就有了这样的仇家在等着她！

“你居然还偷了孔雀胆！”殷佑然的愤怒似乎能将大树连根拔起，周围的下人全都一动也不敢动，朱颜变成了除他二人之外唯一站立着的人，这让她颇觉不自在。

“面壁十日！今天不许吃饭！”殷佑然冷冷的宣判。回到将军府里的他，与在南阳的时候竟有着很大的不同，“记住，她不是你可以动的了的人！”

朱颜芳心微颤，忍不住抬头去看。

小男孩还是默然，他见殷佑然不再有动作，便飞一样的离开。朱颜有些震惊的看着他快如闪电的身影，这就是轻功么？真的是好厉害！

朱颜坐在莲池边的湘妃榻上，她很想静静的看书，可惜却实在是没有办法集中思想。

殷佑然待她很好——甚至有些好的过头了！她刚到这个属于她的院落时，几乎被这里的清雅和舒适吓了一跳。这座莲苑坐落在将军府的最深处，三分之二的面积被种满白莲的池塘覆盖，十余间房屋错落有致的建在池畔，正房与下人房之间由小桥相连。她的房间被布置的精致淡雅：案上供着的玉竹画屏、墙上悬着的墨荷挂轴、墙角青瓷花瓶里插着的紫背竹芋，全都深得她的欢心；甚至连屋子里飘散的淡淡香气都是她惯用的白檀！这样的安排可不是仅仅是细心就能够做到的！

已是深秋，莲池里只剩下几丛枯荷，略显得有些空荡。“留得残荷听雨声”，这会子要是能下些雨就更好了。可惜这里是北方，到了秋天便雨迹罕至。那些深褐色的巨大叶片已经往当中卷了起来，看起来很是惨淡。应该再种一些鸢尾的——虽说花期在殿春初夏，但是叶子却是四季常绿。

轻轻摇了摇头，好笑自己在这种时候还能有闲情雅致考虑这些花花草草！刚才她随着殷佑然去了府里的正厅，原以为是要按照规矩给大夫人叩头奉茶的，却没想到厅里只有几个正在打扫的下人，根本不见大夫人的踪迹。殷佑然当时也只是紧抿着双唇，一言不发。她却暗暗的松了一口气。

想必她的进府已经惹恼了那位出身将门的夫人，她心里是有些抱歉的，却也无可奈何！就连大夫人这样高贵的身份都只能用避而不见来捍卫尊严，她一个小小的青楼女子又如何能够左右自己的命运呢？只是，殷佑然待她这样好，却也可能为她招来不少麻烦呢！她虽然生性恬淡，但终究是出身风月之地，勾心斗角之事见惯不怪。可那时她

是万千宠爱集于一身，别人也只好拿她无可奈何；现在到了这豪门深院，她只是个卑微的妾室，即使安分守己，恐怕也很难独善其身。

“小姐，要不要用晚膳？”说话的女孩一身爽利的杏黄衣衫，浓眉大眼，说话的声音也是字字清脆。

朱颜向那女孩看去——她叫锦心。殷佑然弄了一堆丫鬟让她挑，她只要了锦心和碧环。选择锦心是喜欢她干干脆脆的言语行事，而碧环的眉眼间倒与琥珀有五分相似，性格也是娇憨可爱。她一向精通观人之术，那些个生的过于千灵百巧的，眼睛里神色不正的，要到身边只会惹祸！所以尽管殷佑然要她至少挑四个丫鬟，她还是坚持只选了两人。

日日跟在身边的人，还是宁缺勿滥的好。

她对着锦心微微一笑，“好。”遂起身向里屋走去。

锦心被她的笑靥晃的一愣，这才赶紧的跟了上去。她刚看到这位新来的小姐时，就觉得她美的有些不像人。并不单单是那绝美的容貌，而是她周身的气质，清淡到几乎飘渺的地步，即使她同样身为女子，却也禁不住想将她那纤瘦的身子牢牢的抓住，总觉得她就像一抹影子，风吹吹就不见了。而她那对眼睛更是生的迷迷蒙蒙的，却好像有一股魔力，让人总想盯着看，恨不得一头扎进那幽黑的眸子里。

朱颜看着这满满当当一大桌菜肴，顿时万般无奈。

“锦心，我一向吃的不多，能不能告诉厨房，以后每顿两三个菜就足够了？”她其实是有些挑嘴的，因为兰姨的宠爱，暗香楼的大厨总会按照她的口味给她单独开小灶，为她煮些精致清淡的菜肴。到了将军府自然容不得她放肆妄为，既然不会有什么可心的饭菜，那也就不要太浪费了。

“小姐，您应该多吃一点！”站在餐桌旁的碧环看着那一桌美味却已是垂涎欲滴，这么好吃的东西她不喜欢？何况她那么瘦！“小姐，那个贵妃鸭很好吃的！”

朱颜有些好笑的看了碧环一眼，“碧环喜欢吗？那一块儿坐下吃吧。”她又看向锦心，“锦心，你也坐下，以后我们都一块儿吃饭。”在暗香楼时，琥珀总是陪她同桌用膳的。

“这个……不太合适吧。”嘴上是这样说，眼睛里还是流露出期待。

“坐吧。”朱颜虽然轻言细语，但她说话中总有着让人无法抗拒的力量。见这两个小丫鬟乖乖坐下，从一开始的局促到后面大口大口的吃菜，真的还是小孩子呢。她总是这样，看的时候比吃的时候多，看到别人吃饭吃得很香的样子，她也会觉得心里充满着暖暖的喜悦。

“小姐，您吃的太少了！”锦心着急的指着朱颜面前空空的碗碟。

“我已经吃了一些了，不饿。”突然想起一件事来，朱颜问道：“锦心，今儿我进府的时候，你可在旁边？”

“在！当时后园的下人们全都跑到外面来看热闹了。”

“那……那个小男孩是谁？”她隐隐约约能猜到他的身份，但还是想确认一下。

锦心的脸色有些尴尬，想必也是想到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那是表少爷。是大夫人的侄子。”

“小姐，表少爷脾气一向很怪！”碧环的脸上也添了一丝担忧，却仍想安慰朱颜，“但他毕竟是小孩子，您不要跟他计较。”

朱颜点点头，那孩子的身份倒是有些出乎她的意料，难道他是在为姑母抱不平？“将军是不是还有一个小公子？”

“是的，小姐，小少爷人很好的，您不用担心。”

这两个丫鬟都把她当成了懦弱无依之人，说话间露出的神情竟像是要竭力保护她的样子！虽然有点好笑，却也让她很感动。

一顿饭吃下来，锦心和碧环与她也熟络起来。这也是她努力的结果，她一向不擅与人亲近，琥珀因为跟着她足有五年，才会情同姐妹。如今身份环境都不同，再去搭着那冷冷淡淡的架子就毫无道理了。她虽然清高，但她更识时务。

那一心要杀她的小男孩叫白锋寒，听锦心说他的父亲——也就是大夫人白小怜的兄长白宏伟——乃是当今的兵部尚书。然而白锋寒的母亲去世的早，白宏伟也娶了继室，白小怜怕孩子受罪，就干脆把他接到身边抚养。听说这孩子性格冷僻，也不喜欢说话，却是个练武奇才，殷佑然特地为他延请了武林奇人端木彦传授他武艺。

年幼失怙的孩子，难免性情偏激。只是他小小年纪武艺便如此高强，当时若不是殷佑然在场，她大概已经一命呜呼了吧。孔雀胆——她当然知道什么是孔雀胆，与鹤顶红并驾齐驱的致命剧毒，只需划破皮肤一点点便无药可救。那孩子看来是恨她入骨了！不知道她在这个美仑美奂的将军府里还有几天好活！

殷佑然的独子殷震霆在下人的口中倒是好评如潮，虽说与白锋寒一样的年纪，性子却是截然相反。据说他不但是生的粉妆玉琢，人也是可爱随和、怜贫惜苦的。只要有他在白锋寒的身边，下人们基本不用担心会不小心惹翻了那位白小爷——在偌大的将军府里，白锋寒只买殷震霆一人的帐。

看来殷小少爷也不会是什么简单的人物啊！朱颜想起白锋寒那双倔强的好比万年冰山的眼睛，能让这样骄傲的孩子由衷的跟随，又怎么可能单单是性子随和就能做到的?

她过了十八年的平淡生活，终于要开始刺激起来了。

第十章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

从接到殷佑然信的那天开始，白小怜整个人就沉浸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愤怒和焦躁之中。她不敢相信曾经海誓山盟过的丈夫居然从南阳带回来一个妓女！还是他通过竞拍得来的！！尽管殷佑然的信写得含糊其辞——并且保证等到他回来一定给她一个解释，她还是在看完信后砸光了她能见到的所有的瓷器！

所有的下人都为她鸣不平。

“将军怎么能随随便便就领个妓女回来，这不是存心羞辱夫人么！”她的贴身丫鬟茜雪气得脸涨得通红。

“居然还点名要将莲苑清理出来给那个女人住，她也配住莲苑！！”另一个丫鬟秋玲死死揪住了送信人的衣领，那人吓得上牙直打下牙，从来也没有见过脾气这么凶悍的女人！

跟着她的几个丫头都陪她上过战场，性子一个比一个烈，为了她们的小姐，杀人放火也不在话下。其实不止是她的贴身婢女，就连一贯老成持重的管家殷祥也是直摇头，一个劲儿的嘟哝着“将军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而她的侄子白锋寒从听到消息开始就冻着一张小脸，两眼直往外冒杀气。

唯一不拿这当回事的大概就只有她那白眼狼儿子殷震霆了。

“娘！这是龙泉窑的上好青瓷，世上一共也不过只有两个了，还是您的陪嫁……”殷震霆想制住他那已陷入半疯狂的娘亲，可惜他武功虽高，娘的功夫也实在不赖，“啪”的一声，瓷片四溅，一件价值连城的古董又报废了。

没有办法，他只好不孝了！殷震霆趁白小怜又在四处寻找目标的时候偷袭成功，点中了她的穴道。“娘，对不起！”他可怜兮兮的皱着一张漂亮精致的小脸。

“你肯定不是我亲生的！”白小怜怒吼，这儿子一定是生的时候搞错了，怎么尽扯她后腿。

“娘，您冷静一下！”殷震霆无奈的道，为什么这些大人不把事情搞清楚了再发脾气！“您想一想，爹平时是不是这样的人？我是说，爹是不是一个好色的人？”让他一个小孩子来分析这些，他真是不容易。

“你什么意思？”白小怜翻了翻眼睛，“就算他平时不是，但现在他又要给你领一个妈进来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次爹不是跟皇上表叔一起去南阳的么？”小脑袋开始认真分析。

“是啊！当着皇上的面还敢逛青楼，更是罪该万死！！”白小怜气得想杀人。

“按理来说皇上表叔不会任由爹干出这样的事情啊……”有一些想不通！

“殷、震、霆！”白小怜恶狠狠的看向儿子，“你再不把老娘放开，你今天就死定了！”她现在火往上涌，就算是她亲生儿子也一样砍了。

没有办法，毕竟是自己的亲娘！殷震霆撅着嘴：“您答应震霆不会再乱丢东西。震霆才会替您解穴。”

“有种你一辈子别解试试看！”白小怜也是久经沙场的人物，还能怕了你这个黄口小儿！

这样啊！英俊的有些邪气的小脸又垮了下来，不太敢把娘亲放开，可是一直不放开好像也不对，有什么办法能让娘亲冷静一些？

有了！灵机一动，殷震霆眉开眼笑的说道：“娘，您明天不妨进宫，皇上表叔不是回来了么？您去问问他不就行了！”

这句话果然说到某人心坎里了。白小怜撇了撇嘴道：“哼，龙承霄那小子要是敢帮着他编瞎话，老娘一把火烧了他的太极殿！”

呵呵……只能干笑。娘亲就爱说大话，也就是爹爹让着她，当真看到皇上表叔还不是一样瘪茄子。乖巧的走上前，“娘，震霆给您解穴哦！”

第二天一大早白小怜就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冲进了皇宫，不到两个时辰就回了将军府，却见一屋子下人都眼巴巴的等着她带点可靠的

消息回来，可惜白小怜什么也说不出，只能挥挥手吩咐：“将军怎么说就怎么做吧。拨几个人过去把莲苑收拾出来。”然后不顾所有人困惑的表情就把他们统统的赶了出去。

她也很郁闷啊！龙承霄好像早就知道她会进宫来找他算账，居然在御花园里摆了一桌好吃好喝的专程等她，还请了一个戏班子在一旁敲锣打鼓的，气得她发昏！就在她怒气冲冲的陈述殷佑然的罪状时，龙承霄却是翘个二郎腿，边听边嗑瓜子，时不时还端起茶碗抿上一口——他以为是在听大鼓书呢！最后，大概龙承霄看出白小怜已经是在爆发的边缘了，这才慢悠悠的道：“这个事儿朕知道，”他用眼神制止了白小怜插嘴，“其实不能怪佑然。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等佑然回来了自会告诉你。你明白了？”

明白？她什么也不明白！心里好生委屈：

“皇上，佑然他说都不说一声就要领个妓女进府……”白小怜猛地住了嘴，因为她看到皇帝的脸色在突然之间阴沉了下来。到底是帝王啊！她看了心里还是挺怕的。

龙承霄的神色渐渐的缓和，这才说道：“之所以会这么做总是有道理的。小怜你现在身为将军夫人、当家主母，一举一动都要成为府里其他人的表率。像你这样一丁点禮事就毛毛糙糙的，不是叫人家看笑话么？”

呃！又开始说教了，可这没有一句说到点子上的啊！

“佑然和你多年的夫妻了，你还不了解他的为人么？回去吧，按照佑然说的做。他没几天就到京了，到时候你自己当面问他不是更好。”

皇帝下逐客令了，白小怜彻底无语。

好吧，我就按照你的吩咐给那女人收拾园子，我也可以不摔东西不发脾气，但是你若要求我到门口迎接那个女人那可是万万不可能了！就在殷佑然领着朱颜进府的时候，白小怜却是呆在自己房里生闷气。

不多一会儿，就见殷佑然脸色铁青的进来了。白小怜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干了这样的坏事居然还敢摆脸色！今天他不说个清楚老娘跟你没完！

“小怜。”声音很生硬嘛，白小怜继续拿背对着他。

“唉！”殷佑然无奈的坐到了白小怜身边，扳过她的身子，“我知道你生气，但你总要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啊！”

屋子里的几个丫头见状都纷纷脚底抹油躲了出去，还悄悄带上了房门。

白小怜猛地转过身来，“好，你说，说不清楚我就带着震霆锋寒回娘家去！”

“这事儿我只告诉你一个人，绝对不能说出去，明白吗？”

殷佑然一脸严肃，看的白小怜眉头大皱，就算领了个女人进门也不用搞的好像国家大事一样吧。“我会保密，看你说的有没有道理！”

“朱颜……就是那个姑娘……只是借住在府里的。”殷佑然努力的措辞。

不明白！白小怜瞪大了眼睛，“不是你娶回来的小老婆么？”

“唉！”殷佑然今天已经不知道叹了几次气了，谁叫他交友不慎呢！“其实……她是皇上的人……”

“啊！”白小怜惊得跳起来，却被殷佑然眼明手快捂住了她的嘴，“轻一点，这事儿不能传出去。”

“你是说，那个姑娘其实是皇上相中的？”白小怜瞪大了眼睛，“皇上不好带她进宫，就干脆安置在咱们府里？”

殷佑然除了点头只有苦笑。

虽然警报解除了但是白小怜还是很生气，“他龙承霄找女人干嘛要你背黑锅！”

“小怜，其实皇上也很为难。”殷佑然无奈的摇头，他这次也被龙承霄的决定搞得很被动。原本他以为就算龙承霄看中了朱颜也不过就是一夜恩情，却没想到龙承霄居然要自己代他出面把朱颜赎出来，还

让他将朱颜安排到将军府里。虽说他百般为难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何况只是要他帮这个小忙?

“那，皇上以后就会假装来府里，其实是去看朱姑娘？”白小怜张口结舌。

“应该是吧。”他跟皇上一向是好哥儿们，皇上本来就喜欢往他将军府里跑，朱颜安顿在他府里自然是最合适的。

“那以后我们怎么称呼朱姑娘？”叫她小姐，还是娘娘?

“就叫她朱小姐好了。”殷佑然眼前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倩影，“她其实也蒙在鼓里呢！”

白小怜对天翻个白眼，这都是什么事儿啊！“我知道了，我会让下人好生待她。”

“对了！”殷佑然容色一整，“刚才锋寒拿了匕首要杀朱小姐，匕首上还涂了孔雀胆！”想到刚才那一幕，殷佑然仍是心有余悸。

“什么！”白小怜又要尖叫，那可是皇上看中的人，要是刚进门就被个小孩子杀死了，那她殷家白家满门可真的要完蛋了。“那个臭小子，我饶不了他！”这死孩子就是杀心太重，虽说是为了她这个姑妈抱不平，但也不能动不动就杀人啊！

“我已经罚他了，这会儿应该在房里禁足。你和震霆去看看吧，我估计他还转不过弯来。”

“哦！”白小怜有些发愁，这还真不好解释，又不能告诉他真相！不过心里还是对那个朱颜涌起了许多好奇，那个龙承霄可是后宫佳丽无数的，为人又精明冷静的吓人，那朱颜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能让他这样不管不顾想尽办法的带到京城来！

第十一章 亭前春逐红英尽，舞态徘徊

第十一章 亭前春逐红英尽，舞态徘徊

一转眼朱颜在将军府已经住了快一个月了，像这样如潺潺溪水般平静的生活，是朱颜长这么大从未经历过的。每天不用早起洒扫应对，不用勉强自己去应酬完全陌生的人，不用硬着头皮去写自己根本不喜欢的诗文，甚至不用认真的梳妆打扮!殷佑然给她安排的吃穿用度一应都是最好的，两个丫鬟也是聪明伶俐，她真的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只是有些许寂寞——她还好，一向是喜欢清静的人，不过锦心和碧环可就有些吃不消了。起初几天她们还以为殷佑然会到莲苑来的，总是兴兴头头的要帮朱颜打扮，还将被褥帐子用香料薰了又薰，后来发现殷佑然一共才来过两趟，每趟来也不过就是和朱颜下盘棋，略坐一坐就走了。这可就有些想不通了。锦心是个沉稳人，碧环却是忍不住要替朱颜抱不平儿了："小姐这样天仙一般的人物，将军居然就把咱们干晾在这里，算怎么回事儿呢！"

朱颜听了也不过就是一笑，虽然她也觉得有些蹊跷，但心里隐隐约约有点眉目，却是不敢认真去想的。好在她在男女之事上一向无所谓，在青楼待过的人，哪里会把那些死去活来的男欢女爱当真呢？殷佑然是真心也好，假意也罢，在她眼里也就是比寻常男人略强一些，她在莲苑好吃好喝的，殷佑然来与不来她也不会放在心上。

想到进府的第二天，她早早的就起了床，就见到将军府的大夫人领着两个丫鬟到莲苑来看她。当时她还是有些紧张的，毕竟应该由她去正房请安，哪有夫人来看她的道理，她甚至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不管那大夫人对她如何恶语相向她也绝对不会反抗的。没有想到这位白姓夫人竟是一个十分爽朗的女人，非但没有难为她，还拉着她的手猛瞧，嘴里还念念叨叨的说什么"难怪、难怪"的。

朱颜想到这里嘴角扬起一朵笑涡，这个大夫人心直口快，那爽利干脆的性子非常让人愿意亲近她，特别是她总能给人一股生气勃勃的

感觉，竟让朱颜发自内心的羡慕——大夫人整个人，就像一轮太阳一样明亮耀眼，仿佛别的女子站在她的身边，都会变成暗淡无光的小星星。如果有一天，她也可以像大夫人一样戎马倥偬，任意驰骋，那该有多好！想到这里不禁摇头，好笑自己竟然会去期望这些不可能的事情，人真的是会得陇望蜀，自己已经拥有舒适的生活，却还是会向往那万里沙场——像她这样没用的人，到了战场恐怕只会给别人添麻烦吧！

“你坐在这风口里不冷么？”一个脆生生的童声传来。

朱颜一怔，目光立刻被眼前这个俊俏无比的男孩吸引了。他与第一天所见到的男孩差不多年纪，也是一样的好相貌，气质却是截然不同。那天的男孩虽然生的好，但是那双眼睛冷漠的吓人！而眼前的这个小男孩却有一双温暖的眼睛，未语先笑，眼神灵动无比，更夹杂着一抹狡黠和些许小小的算计——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

联想起下人们对殷家小少爷的描述，朱颜浅浅一笑，从凉榻上走下来，朝小男孩福了一福，道：“朱颜见过小少爷。”

这小男孩便是殷佑然的独子殷震霆，今日闲来无事，就跑到莲苑想看看下人们口口相传的仙女一样的朱颜。隔老远就看见一个大美女坐在莲池中央的湖心亭里，长发如瀑布般泄在椅背上，一身淡青色的衣裙，让人觉得那几乎就像是一抹淡的看不见的颜色，风吹吹就不见了，心里突然有些担忧，考虑了一会儿觉得还是有义务提醒这个美女。

殷震霆见朱颜并不拿他当小孩子，还朝他认真的施礼，小小的心儿乐开了花：“你知道我是谁！看来我真的很有名哦！”他一屁股坐到朱颜身边的椅子上，嗯，这个美女身上的味道很好闻，清清淡淡的很舒服。“吹风是很舒服，但是吹病了就不好了。你的下人呢？叫他们给你取斗篷来！”

朱颜哑然失笑，这孩子虽然小，言谈之间却已有了当家人的威风。

“我不冷，”她轻摇臻首，“丫鬟们都在忙呢！”这几日她见那荷叶的残像一日糟过一日，便托了锦心到集市上去买些鸢尾来，碧环见有机会上街，也忍不住想跟着去，朱颜一向对下宽松，自然也就放她一起去了。本来园子里还有几个老嬷嬷的，但朱颜素来懒散，也从不指使他们干什么活，到了这下午时分，估计都到角落里躲懒儿去了。只剩下朱颜一个人在这里清静自在。

“那你这些日子都窝在这里，不闷吗？”殷震霆四处打量，莲苑风景是不错，可惜没了莲花的池塘也不过就是一潭死水，在这里待一个月？他一定会发疯！可眼前这位名义上是他二娘的大美人居然还是一脸享受的样子，要是换了他的娘，早就受不了了。

朱颜笑道，“说不寂寞是骗人的，但是我以前也没有什么朋友，习惯了就好，”她也有些想不通，自己居然会跟这么一个小孩子聊天！不过这个小孩有点不同，鬼精鬼灵的还喜欢装老成，真是有意思。

殷震霆歪着头看朱颜的?容，她的笑很轻，却像一朵花突然掉到心里似的，让人疑不开眼睛。“我叫殷震霆，你知道的哦？”满意的看到朱颜点头，续道：“那天我表哥——他叫白锋寒，他比较……比较冲动……”小心翼翼的再看一眼美女，还好，她还是笑的很好看，一点也没有生气，“我已经骂他了！爹爹也罚过他了以后他不会来找你麻烦！”

这孩子一副豪气干云的样子，朱颜点点头道：“那多谢你了。”

真是奇怪的女人啊！殷震霆皱着眉头，爹爹几乎不来看她她也没有不高兴，差点被锋寒那个二愣子一刀杀了她也好像无所谓的样子，世界上会有什么事情能让她改改表情呢?

“少爷！少爷！”园子外面有人探头探脑的。

殷震霆跳下椅子，“我有事情要先走了。”

朱颜还是浅笑着点头：“小少爷走好。”

殷震霆往外跑了几步，忍不住回头，却看见朱颜还是笑的很恍惚，脸上仿佛笼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或许她自己都不觉得吧?不由停

下脚步转过身，大声发出邀约：“明天我带你到街上去玩吧！”

这个小男孩要带她逛街呢！朱颜怔了一怔，又露出千年不变的笑容：

“好的！”

殷震霆刚走不一会儿，就听到园外有人说说笑笑的走过来。是碧环的声音，她一向大大咧咧的，朱颜也从不管她，说话越发大声了。不过还好园子里有这两个年青女孩儿，否则真的是要变得死气沉沉了。

碧环和锦心每个人都提了一个大竹篓，里面装的是满满的鸢尾花苗。碧环一头的汗，大声道：“小姐，这花好难找，奴婢跟锦心姐姐跑了好些地方才找到的。”

锦心说道：“叶子倒是绿的好看，可惜没有花。”

朱颜笑道：“花要到明年春天才会开呢。”

“小姐，这鸢尾花会是什么颜色啊？”锦心从未见过鸢尾花。

“蓝色、紫色、也会有白色，”朱颜的思绪飘回南阳城里的那条小溪，每年四五月份，溪边就会开出一大片一大片的紫色鸢尾花，美不胜收，“以深紫色的最为美丽！”朱颜脸上泛起一层淡淡的光晕。

“要是马上就到春天就好了！”碧环满是小女儿娇态，“真想看看这花到底有多好看！”

朱颜捞起一把花苗，“我们就把花种在池边吧。”

“哟，小姐，我们来种就好，您别碰，脏的很！”锦心连忙要拦住她。

朱颜玩心大起：“没有关系，我也是好久没有活动过了，种花弄草也不算逾矩。”她骨子里根本不是什么千金小姐，在南阳时也会做出脱了鞋袜浸到溪里的举动。随便找了根丝带将长发扎在脑后，她嫌裙摆太长，干脆撩起一头打了个结。

锦心和碧环也都是小孩儿心性，见朱颜如此果断，也都抬了花苗走到池边。原先躲起来的几个老嬷嬷见这里热闹，跑过来一看之后也

觉得有趣，都嘻嘻哈哈的加入到种花的行列。

龙承霄和殷佑然走进莲苑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迎接他们的会是这样一个热闹非凡的场景！一大群人都赤着脚，挽着裤腿在池塘边的泥地上忙活着，时不时的有人吆喝两嗓子，更有一个还在唱小曲儿！最后两个人的视线都被人群当中那抹淡青色的影子给吸引住了。

殷佑然眼睛瞪得大大的："那是朱小姐么？不会吧！"在他印象里朱颜总是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怎么也无法与眼前这个正弯着腰往土里栽花的女子联系起来。

龙承霄倒是没有殷佑然那么吃惊，他早已见识过朱颜不拘礼教的那一面了。还记得当时晚霞璀璨，映衬着一双白玉也似的小巧天足，美的让人心颤。

朱颜正要伸手去竹篓里再拿一棵花苗，忽觉有人正盯着她看——出身青楼，对别人的眼光她向来很敏感。一抬头，就见到两个男人站在不远处看着她，一个满脸惊讶，一个却是笑意盈盈。是啊！自己现在这个邋遢样子，真的是够出格的了。她抬手指了指身后的凉亭，示意他们先坐。可那两个人好像没有领会他的意思。朱颜皱了皱眉，算了，脏就脏吧，她小心翼翼的将脚放进鞋里。

看着朱颜踢踢踏踏的走过来，一只手还高高的提着裙摆，好些发丝已经从丝带中滑了出来，被风吹得四处飘散。龙承霄突然觉得有一丝春天的感觉，心里竟是没来由的一暖，见她就这么俏生生的站在眼前，忍不住伸手为她摘去黏在青丝上的一叶杂草。

朱颜微微垂下眼帘，任由龙承霄替她将几缕发丝拂到耳后，心中已是一片了然。

第十二章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

龙承霄惬意的坐在西窗下，呷一口朱颜为他沏的云雾贡茶，只觉得神清气爽。这些日子他一直忙着对付铁鹰国和端亲王，后宫里秀女大选也即将结束，一大堆的事情让他分身乏术，虽说知道殷佑然早已将朱颜带回京城，却也始终没有时间来看她。

朱颜终于换好了衣服出来，对着龙承霄赧颜一笑："对不起，让龙公子久等了。"她原本不想洗头的，可是没曾想头发上尽也沾了好些泥，真是玩的太疯了。

龙承霄欣赏的看着眼前不施粉黛的朱颜，长发湿漉漉的披在身后，秀美绝伦的脸颊上还挂着一颗晶莹的水珠，如出水芙蓉般清新动人。想到昨夜在他怀中辗转承欢的丽妃——虽然是如牡丹一般娇艳，跟朱颜一比竟也是落了下乘。眼前的佳人，似乎有千百种不同的面貌：清雅的、冷漠的、活泼的、瑰丽的……，虽然与她也不过只见过寥寥数面，但是每次都仿佛是全新的感觉，真是不枉她的好名字。

"你很喜欢花？"龙承霄问道。

"也不是特别喜欢，"朱颜朝窗外的鸢尾花看去，那里正是一片深秋里难得一见的翠绿，"只是那荷叶枯了，看起来有些凄凉。不如添上这些鸢尾，虽然没有花，但至少是新鲜的颜色，"

龙承霄也顺着她的视线望去，点头道："我还记得在那条小溪旁，也有一大丛这样的碧草。原来是叫鸢尾。"

"你还记得？"朱颜轻轻的笑。

"当然，"龙承霄的眼神变得深邃，"不仅有那些鸢尾，还有晚霞，落日，和未着鞋袜的佳人。"

朱颜的脸上顿时升起两朵红云，她像是局促不安的低下头去，半天才哼出一句："公子想要下棋，还是听琴？"

"呵呵呵……"龙承霄大笑起来，"随你吧。"

朱颜斜睨了他一眼，忽的就像一阵清风似的刮进里屋，不一会儿又抱着一柄桐木筝来，搁在东墙下的琴案上，素手轻拨，一串明冽的音符如明珠坠落玉盘般洒满整个房间。龙承霄自诩也是精通音律的人，却从未听过这音调简单，却又飞扬跳脱的曲子。见她抚琴手势多用挑、捻、弹、掐，左手用的甚少，竟和多数人的姿态不同。而这首曲子更是不像那些听惯了的或迅疾激昂，或古朴空灵，而是清澈明媚仿佛有了生命般的轻快。如春日采桑，又好似荷叶田田。

一直以来都浸淫在宫廷与朝政中的龙承霄几曾听过这样富有生命力的乐曲，直到朱颜最后微微一抹，他还停了半刻才醒悟过来，不由长身而起，走到朱颜身边，她那纤纤十指搁在深色的琴上越发显得如初剥青葱般动人。

“十指尖如笋，腕似白莲藕”，一双修长大手轻合其上，却不料发现了这筝的奇异之处，“为何只有十二弦？”须知一般的筝皆有二十一弦，有些琴技超凡的琴师会用十三弦，却从未见过这十二弦筝！

“琴弦多则曲调丰富、变化多端，但往往失去其原本古朴、单纯的意境，”朱颜笑着解释，又依次挑起其中五根琴弦，“其实最早的时候筝又被称为五弦琴，只有宫、商、角、徵、羽五阶而已，”她脸颊微红，“颜儿只能弹十二弦、若当真只有五弦可就不能了。”

龙承霄眼中满是惊叹：“你弹的这首曲子我也从未听过，可有名字。”

“嗯，但是名字起的不算好，”朱颜扬起头来，一双迷雾般的眸子望定了玉立身旁的龙承霄：“《画水莲华》，你觉得呢？”

龙承霄心头一荡，讶道：“这曲子竟是你自己作的！”

朱颜凝脂一般的玉容上泛起淡淡的光彩：“十二筝可用的曲子不多，只好自己琢磨着。当日池中有睡莲绽放，不禁心动，”她纤手一指窗外，“等来年这一池白莲都开放了，想必更是美不胜收。”

“知道你会喜欢！”龙承霄满意的点头，“幸好将你带到了京城来，否则怎会有此耳福！等那莲花开了，定要你在那池边再奏一曲，如此

曲、景合一，颜儿便是那画中之人！”

朱颜刚要说话，门口却闪过一人，年纪不大，面白如玉。只听他轻声道：“公子，家里有些事情……老太太请您回去。”

龙承霄俊脸上闪过一丝不耐，冷声道：“知道了，你且退下。”他低下头，轻抚朱颜幼滑的脸颊，歉声道：“今日不巧，改日再来听琴。”

朱颜嫣然一笑，道：“若要来，先让人知会一声，今日颜儿那狼狈模样实在是见不得人。”

龙承霄朗声大笑：“随随便便就好，”他语带戏谑，“你喝醉酒那轻狂样儿我也见过，还是我把你抱回去的呢！”

朱颜突然瞪他一眼，倏的起身，飘然闪进内室。

“颜儿生气了？”龙承霄双手背在身后，笑意吟吟。

“快回去吧，家里人等急了！”那声音娇柔婉约，语气宜嗔宜喜，只听的龙承霄心神荡漾。

从离开莲苑直到将军府门口上马，龙承霄脸上始终带着一抹微笑，就连一直服侍他的小太监玉喜也忍不住偷偷的瞧他，几时见皇上这般高兴过?

朱颜静静的坐在卧房里的绣榻上，脸上却不复刚才的笑颜。心里有些微微的凉——几时她也要这般造作的去讨好男人了！龙承霄不是寻常人，抛开他的身份地位不谈，也是一个难得的昂扬男子，只是，心里始终不太舒服。虽然她早已懂得眼下的境遇已是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得的了，即使是官家千金也未必能主宰自己命运，何况她一介青楼女子！然而难免会想，那真正的自由会是怎样的。

想来若是兰姨知道了她这种想法，定要责怪她不知好歹了。朱颜轻叹，龙承霄对她的情意她怎会看不出来，可那多半也是对她才情容貌的欣赏罢了。如若他的身份真是如她猜想的那般，那将来的日子恐怕还会大有起伏，眼下这悠闲的生活，也只能是过得一日算一日了！突然想起书中描写的青楼女子的最佳归宿——老大嫁做商人妇！也许

自己的境遇还算是不错的，不管那龙四究竟是何身份，他若不肯明言，她也乐得轻松自在。

位于皇城西侧的慈宁宫里，三位各具风姿，同时也是大陈朝最为尊贵的女人正亲亲热热的坐在一处喝茶聊天。正当中的中年贵妇便是当今皇帝的生母殷太后，虽然年过四旬却保养的极好，看起来也就三十岁上下的年纪，一双凤目却似乎能看透人心，通身的高贵气质浑然天成。

坐在她下首的年轻女子不超过双十年华，梳飞云高髻，满头珠翠却丝毫不见俗气。脸似满月，眸若晨星，一身淡粉色的衣裙越发衬得她娇艳无匹，只是眉宇间隐现一股骄横之气，不过这也不能怨她，因为她就是眼下后宫里除了太后外地位最高的女人——丽妃！不仅是陪伴皇帝时间最长的嫔妃，更为皇帝育下皇长子，自进宫起便受宠至今。

丽妃对面的女子则年岁更幼，然而她的风采竟比丽妃更胜一筹：一张芙蓉粉面净白剔透，明艳妖娆的大眼顾盼生辉，合体修身的浅绿宫装将她本就纤侬合度的美好身材修饰的更加窈窕。她便是新进秀女之一，也是端亲王的外甥女、有“京城第一美女”之称的简若惜。她未经初选就已经获封正二品“昭仪”，一下超过了原有的四嫔，仅在丽妃之下，在新入宫的秀女中一时风头无两。简若惜出身高贵，眼下坐在太后丽妃跟前也未见一丝局促，倒是丽妃几丝瞟向她的眼光里却隐含嫉恨。

三个女人虽说各怀心思，但殷太后和善幽默，丽妃口齿伶俐，简昭仪年轻娇憨，坐在一起倒也是其乐融融。而随着小太监一声唱喏：“皇上驾到！”，三双美目竟同时射出欢喜的光芒，丽妃和简若惜更是立刻就站到了宫门边迎候。

龙承霄风度翩翩的走入殿中，不怒自威的帝王霸气只看得他两名嫔妃面生红霞，又喜又悲：喜得是自己何其幸哉，竟能侍奉这样年轻有为的一国之君；悲的是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同样出色的女人要同自己

争抢这个男人！唯独殷太后的心中满是骄傲，能培养出这样优秀的儿子，是她一辈子最大的成就！

向太后行礼后，龙承霄又免了两名嫔妃的跪礼，坐到了殷太后的身边，笑道："母后，急着唤儿臣入宫，有什么要紧事？"

殷太后拉住儿子的手，道："并不是什么要紧事，只是你的千秋快到了，礼部也上了折子请旨如何操办。今年是你二十整寿，不可马虎，丽妃有心，提议要亲自为你摆宴贺寿，"她又轻轻的看向简若惜，"简昭仪也说想负责这次千秋晚宴，倒是不谋而合。"

殷太后语气轻飘，却也让龙承霄看清了这一室春风下隐藏着的汹涌波涛。其实他一贯不去理会这后宫之事的，向来都交由太后处理，不过他的后宫原本并不庞大，统共也就一妃四嫔，丽妃一人独大，倒也省事！可眼下简若惜进宫，这形势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简若惜挟端亲王之威而来，自己也是久享盛誉的美人，即使丽妃地位牢固却也不由心生忌惮。

龙承霄锐目一扫，就见丽妃正眼含期待的看着他，而那简若惜也是脉脉含情。不由大笑起来，"不过是过个生日，竟劳两位爱妃如此费神，朕心不安啊！不过你二人就好比那春花秋月，各有所长，不如就一起主持今年的千秋宴吧，也显得朕的后宫和睦。母后您看呢？"

殷太后低头一笑，她这个精明无比的儿子啊，总喜欢坐山观虎斗！当即配合的点头称赞道："这个主意甚好。丽妃，昭仪，哀家相信由你二人合作，今年的千秋节一定能过得精彩纷呈，别具一格。"

丽妃和简若惜俱是一呆，脸上虽说阴晴不定，却也只好强作欢喜，并排跪倒谢恩，却都错过了坐上那对母子的相视一笑。

第十三章 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朱颜有些讶异的看着眼前两个玉人儿一般的男孩：一个剑眉星目，挺鼻薄唇，虽是年纪小小却已经生就一双厉眼，那眼中好似有一座万年冰山，随便看一眼就能让人打个寒战；而另一个恰恰相反，同样的英俊灵秀，但嘴角却总是微微上翘的带着一抹人畜无害的笑容，眉眼间一副懒洋洋的万事无所谓的样子，让人一看就心生喜欢。这两个男孩并肩站立时那形于外的对比就更加明显了，很难想象这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怎么会天天呆在一起，但有意思的是他俩看起来却很和谐默契。

不过还是有些相似之处的——都是超乎年龄的成熟，无论是冷漠还是热情，其背后皆隐藏了非同一般的聪慧。看出了这一点，朱颜抿嘴一笑："两位小少爷怎么有空来莲苑？碧环，给少爷泡茶。"

碧环原本光顾着看这两个钟灵毓秀的男孩，被朱颜一叫这才回过神来，却多嘴的说道："咱们这还有刚做的牛乳蜂蜜糖糕，两位小少爷也吃点儿吧。"她话音刚落，就见白锋寒的眉头轻轻的皱了一下，殷震霆倒是笑嘻嘻的面不改色道："有劳姐姐了。"他果然是童叟无欺的万人迷，一声"姐姐"就已让碧环笑弯了眼。

"朱颜，我们不是说好了今天去逛街的吗？"殷震霆大声的说道，可惜他的称呼有些惹恼了正在整理书架的锦心，"小少爷，您可不能直呼小姐的名字！"锦心双眉微挑，却能让人感觉出她汹涌澎湃的怒气——自从龙承霄来过后，锦心已经生气到现在了！

这也难怪锦心生气，园子里的老嬷嬷们哪个不是私底下大皱眉头——殷将军领了个好有威严的男人来见小姐，然后不但自己避开，还命令所有的下人回避！这都叫什么事儿啊!谁都能看出这是在给那男人制造机会呢，可是这样一来又将小姐的名节置于何地？难不成将军根本不打算纳了小姐！仅仅是一夜之间就已经有了好些让锦心气得眼冒

金星的流言蜚语了，无非是将军把朱颜带回来就是用来送人的，甚至是招待客人的，她不是名妓出身么？

锦心听到了这些话后恨的咬碎一口银牙——她虽然没有和朱颜相处几天，但是已经将朱颜认作自己唯一的主子了，不管小姐出身如何，她不管是容貌还是性情那都是独一无二的！主子的脸面就是自己的脸面，怎容得别人随意诋毁！现在倒好，连小孩子都对小姐直呼其名了，小少爷叫碧环“姐姐”，却直接唤了小姐的闺名，这不是存心侮辱是什么？

“锦心！没关系的，”朱颜笑着摇头，这丫头倒是忠心耿耿，竟要为她打抱不平，“少爷是打算来交朋友的，叫名字又有什么打紧。”

殷震霆一听这话就立即笑逐颜开，倒是白锋寒却忍不住瞄了朱颜一眼，这个女人果然胆子很大啊，自己第一天就要杀她，她现在倒还能安安稳稳的坐在软椅上说什么他们是来交朋友的！

“那你准备好了吗？”殷震霆两只精灵一般的大眼在朱颜身上上三路下三路的看了个遍，见朱颜坦然自若，不由像个大人似的叹了一声，“漂亮是漂亮，逛街可就要惹麻烦了！”他又看了白锋寒一眼，道：“看来我们今天很可能要动武啊，啧啧！”

“为什么要动武？”碧环不解的问道，表少爷可千万别再拿把匕首出来了！

殷震霆摇头晃脑的道：“你家小姐这样好看，等下看她的人就会把平安大街给塞的水泄不通，若不动武怎么能走得出去啊！”

他人小鬼大，这话惹得连朱颜也忍俊不禁，倒是白锋寒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少爷说的有理，”朱颜从善如流，“请稍等。”遂走到里间，将长发绑成男人式样的发髻，用银冠扣住，再换上了一身宝蓝色长袍和一双白底皂靴——她以前在南阳时就经常会扮成书生抛头露面，如今到了京城，这些行头也都统统随身带过来了。她其实是很欣赏男装的，简单清爽又利索。世上的女人都被那些飘带长裙给活活困住了。

临出门前朱颜又看了一眼桌上的那碟牛乳蜂蜜糖糕。果然不出她所料，那两个小孩连碰都没有碰过。这两个孩子人小鬼大，碧环拿他们当小孩子看，哄他们吃糖糕，这自然就犯了两位少爷的禁忌。

心里一笑，忍不住拈起一块糖糕送到嘴边，有意无意的说道："这糖糕奶香扑鼻，甜而不腻，味道是真的不错！

换来四道有些晦涩的目光。

————————————————————————————分界线————————————————————————————

很快在京城熙熙攘攘的平安大街上就出现了一大两小的三人组合，却是无比的惹人注目！那个书生看起来清俊儒雅，举手投足间如行云流水般优雅美丽，更带有一丝淡淡的阴柔之气，那种介乎男女之间的感觉让所有见到他的人都移不开眼睛；而跟在这书生旁边的连个小男孩也都是俊美无比，白玉似的小脸让人恨不得上去拧一把，那个一直笑眯眯的男孩倒还罢了，一接触到另外一个小男孩寒气逼人的表情就让人无限遗憾——这是哪家的孩子，怎么这么小就一脸苦大仇深的模样?

倒底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地。平安大街上的过往行人无不气派十足，不像在南阳，虽然许多人都家境殷实，却都一个个装的小心谨慎，说话行事皆不爽利至极。

"我们去哪里？"朱颜问道，她已将决定权完全交给了两个小孩，弄得殷震霆无比的兴奋起来。

"秋月阁！"殷震霆回答的意气风发，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大人肯与他们在一起，这么好的机会，当然不能浪费，定要去那向往很久的地方看看了！

秋月阁？朱颜暗暗思忖，这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地方，怎么刚刚有她腰那么高的男孩就想逛青楼了么？可见这男人的劣根性是与生俱来啊。

“你们确定要去那个秋月阁？”朱颜实在是意外，想证明自己是大人好像也不用采取这种方法吧，而那个白锋寒居然也不阻止，难道这冰山一般的小人儿也对青楼有兴趣？

“要去，要去，”殷震霆使劲点头，家里的长工张顺每月领了工钱就要去秋月阁，可见是个极有意思的地方了，“听说是个很好的地方。”

“怎么个好法？”朱颜问道。

“有酒有肉，还有漂亮姑娘啊！”殷震霆大言不惭，倒是听的朱颜眼皮一跳，是啊，有酒有肉有美人，真是一点也没有说错。

“好吧，那就去吧！”朱颜一展长袍，自己虽说在青楼待了十八年，却还从未在这种情况下进过青楼，既然已经女扮男装，不如就陪他们去玩上这一趟。

秋月阁是京城有名的烟花之地，楼里有好几位当红阿姑，规模大，消费也高。不过现在是下午时分，离晚上的热闹还有好些时间，不仅那阁里安安静静的，连门口站岗的龟奴都靠在墙上打瞌睡。

殷震霆一马当先，大步流星的就往秋月阁的大门里闯，那龟奴突然一个激灵醒了过来，见是两个小毛孩子，立刻耷拉下脸来，“哪里来的小孩，这可不是你们能来的地方，快回家找你爹妈去！”

“为什么不能进！”殷震霆挑高眉毛，“你们这里有这样的规矩么？本小爷今天说什么也要进去看看！”

龟奴脸一沉，若不是看在这小孩穿戴不俗的份儿上，早就一把揪住扔出去了，“这里是大老爷儿们寻乐子的地方，小少爷您过两年再来吧！”

殷震霆冷冷一哼，说时迟那时快，龟奴只觉得眼前一花，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就已经横在了脖颈之上——白锋寒一向喜欢用行动发言，倒把那龟奴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没有办法，本来站的有些距离的朱颜也有些看不下去了，取出一锭银子塞进那正不知所措的龟奴手里，谦和的道：“我家少爷不过是想

来见见世面，你有银子赚，何乐而不为呢？”她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白锋寒，“少爷，他不过是个跑腿恶人，您何必跟他计较？”

那龟奴如闻纶音，忙小心翼翼的点头道：“当然当然，小人有眼无珠，三位少爷只管往里请……”

白锋寒见目的达到，又“嗖”的一声收回了匕首。那龟奴如逢大赦，忙打醒十二分的精神将这三人迎进楼内，心里还在埋怨自己愚蠢。到这秋月阁来玩只要有钱就行了，管他大人还是小孩，哪怕是女的，喜欢玩点假凤虚凰的，只要肯付钱，统统都是贵客！

朱颜细细的打量这秋月阁的规模，发现跟暗香楼虽然是差不多大，但是在布置和家具的选择上明显是俗气了许多。她从小没有父母，暗香楼好比是她的娘家，一想起来，心中还是会荡漾出一股暖意。

殷震霆和白锋寒一进到楼内便大剌剌的往当中的太师椅上一坐，殷震霆跟着就拍桌子，嘴里嚷嚷着：“把这里最漂亮的姑娘统统叫出来伺候小爷！”他气派虽大，却实在只是个五岁左右的小娃娃，身量短小，坐在那宽大无比的黄花梨木椅子上连腿都垂不下来，却是张牙舞爪的一副不学好的纨绔子弟模样，倒是叫人忍俊不禁。好些刚刚起床的姑娘婆子往来经过时都忍不住停下来看热闹，有几个还笑弯了腰，被白锋寒冷眸一扫后顿时又乖乖住了嘴。而好些人却是直愣愣的看着那个比女人还美的书生唏嘘不已。

“为什么没有人来招待小爷！”殷震霆属于典型的人来疯，见看的人多了越发兴奋起来，把那张上好的八仙桌拍的震山价响。跟着便是一阵哄笑，然后那哄笑再突然停滞……

朱颜好笑的摇头，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到了京城所逛的第一个地方居然是青楼。她从袖中又拿出两个银锭轻轻搁到桌子上，朱唇微启道：“这个秋月楼不懂规矩的么？”

话音未落，就觉得一股香风携着雷霆万钧之势直撞了过来，殷震霆突然跳下椅子将朱颜拨到了一边，朱颜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才见原

来是个花枝招展的老鸨，估计她也是在楼上看了许久，见他们拿出银子了这才冲了出来。这老鸨容貌倒也罢了，可实在是太胖，刚才若是真的撞上朱颜的话她非得骨折不可。

老鸨双眼笑成一条线，一把抓起那锭元宝塞进袖子，“这位公子带两位小爷来见世面，奴家肯定会让最好的女儿来招待的。”她眼珠乱转，显然是在盘算着怎么恶狠狠的宰眼前三个冤大头。这个书生真是美，若是女儿身的话那美貌足足能将京城第一名妓飘云给比下去。

“公子啊，您这点钱可不够，是第一次来青楼吧？”老鸨一身肥肉笑的乱抖，“要见咱们最好的姑娘至少也要再加五十两银子呢！”

朱颜轻笑，心里虽然明白却不说话，只转头看向殷震霆，就见这小子胸脯一拍，一抬手又扔出两个银锭，“一定要是最好看的，不然小爷把你这秋月楼给拆了！”

“好好好！”老鸨眉开眼笑，嚷道：“金玲、银铃！快些下来见客了！”

两个笑的满头珠翠乱晃的妓女一扭一扭的走了过来，却是只盯着朱颜猛瞧，若能陪这样的俊少年，不收钱也愿意啊！

“哼，你敢耍小爷！”殷震霆拿了一个茶碗就往地上砸，一声脆响把所有人都惊住了，感情他们不是来找乐子的而是来找茬的？“谁不知道这里的头牌是海棠姑娘，你把这两个庸脂俗粉弄来糊弄小爷么？”他又掏出一个金锭往桌上一拍。

老鸨没想到这小孩倒还知道些行情，看到金锭已是眼前一亮，可是却仍旧面露难色，支支吾吾道：“海棠女儿三天前就被人包下了，一个月之内不见外客。”

白锋寒从头到尾没有说过话，却也往桌上搁了一样东西，竟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

老鸨脸色一黑，也有些想发作。

“这会儿那位包了海棠姑娘的老爷应该不在楼里吧？”朱颜说道，“我家少爷也就是想听海棠姑娘唱个曲儿坐坐就走的，不用多大功

夫。”她深知青楼里的那些套路，就算姑娘被包下来了，在主人不在的时候也是会出来弹弹琴，唱唱曲的。

果然，那老鸨眉毛一挑，道：“要见海棠，还需再加些银两。”

殷震霆见她松口了不由大乐，又从荷包里摸了张银票出来。只看得旁观的人一阵议论，都想着不知哪个倒霉的人家竟生出这样一个败家子儿！

老鸨拿过银票，估计那上面的数目足够让她心花怒放了，娇声道：“海棠女儿在楼上，三位公子请随奴家来。”

看来这海棠果然是秋月阁的头牌，居然一人占了二楼的整个西厢。三人跟着老鸨在一扇精致无比的红漆雕花门前站定，老鸨扬声道：“海棠，快开开门，有客人来了。”

门后没有人搭腔，那老鸨刚要推门，就听到里面“喀喇”一声闷响。朱颜还未反应过来，就听殷震霆道：“不好，追！”只见两道小小的人影快似闪电，竟从那西墙上的窗户直接蹿了出去。将老鸨和朱颜留在原地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这是……”老鸨有些结巴，显是被这突发情况吓住了。

朱颜心里苦笑，想必这两个孩子不是单纯的要来见世面了，刚想出言告辞，却听房间内有人道：“公子既然来了，何不进来坐坐？”那声音娇媚中略带沙哑，听上去竟是说不出的荡人心魄。朱颜刚要婉言谢绝，房门忽然被打开，一只手臂伸了出来竟一把抓住朱颜，将她直直的拉了进去，跟着又重重的关上了门。

那老鸨虽也诧异，却也自言自语道，“这样俊俏的公子，也难管海棠这傲气的小蹄子也会忍不住呢！”她一边摇头一边离开，想想今天的进项，心里已是喜不自禁。

第十四章 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

朱颜被一股大力扯进房中，惊魂未定，就见到一明艳不可方物的女子正睁大了眼睛打量着自己，而她那双眼睛居然闪着深紫色的光芒，妖异中更带着一丝玩味。一头瀑布般的浓密黑发自脸际披泻而下，越发衬的她下颌尖尖，肤白胜雪。那种美貌，倒像是精灵花妖，竟不似凡人！

世间竟有紫色的眼眸！朱颜想起曾读过《列国志》，说是海西有国，人多金发碧眼。却从未听说过会有紫色，美则美矣，却让人心悸。

这就是秋月阁的头牌海棠么？可秋月阁不过是一普通的烟花之地，怎么可能会有这等人物！随便从哪个角度看，这姑娘也不像妓女，那微微上抬的下巴，高高扬起的秀眉和那通身慑人的气势，说她是个异国公主也不为国，甚至公主也多唯唯诺诺，她那居高临下的眼神气派，倒像是个女王！

“你不害怕？”漂亮的紫眸里，有惊艳，有赞赏，最后全都变成了惊奇。

“你不是海棠！”虽说已是到这一点让她有些紧张，但还是指出事实，这个精灵般美艳的女子非常神秘，她照理来说是应该害怕的，但她却感觉不出恶意。

“何以见得？”紫眸里的兴趣越发的浓厚。她轻拂长发，随意的将一条修长美腿搁到旁边的圆凳上——这举动虽不雅，但在她做来竟是说不出的和谐，举手投足间如行云流水般自然。只是即便朱颜同为女子，她也不该当面做出这不合礼教的举动吧。看来也是个和自己一样任性妄为的女子！朱颜抿嘴一笑，“感觉！你应该不是中原人吧？”青楼女子她见的太多，自己已是异数，但和眼前这位紫眸的女子相比，她还是正常太多的！

好敏锐的女子！紫眸中掠过一丝激赏：寻常女子见了她，神色中以嫉妒或者羡慕居多，而男人眼中却都是充满惊艳和占有，只有她，不但镇定自若，还毫无保留的显露出对她容貌的欣赏——仅仅是单纯的欣赏。

“既知我不是这里的人，难道你也不害怕？”除了一开始被他强拉进来的时候略有慌乱，却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镇静，居然还够胆盯着他的眼睛看，不像别的人，一看到那双紫眸就忍不住大叫“妖怪”！

“既来之，则安之！”朱颜浅笑，却仍舍不得将眼睛从那两泓紫色的深潭上移开。她一向珍惜美好的人和事，美好的女子和天边的晚霞一样值得人去好好欣赏。即使人人都赞她美，却也不妨碍她对任何美丽事物的向往之情。

“不怕我对你不利？”她越是平静，就越是激发起他的兴趣！

“你会么？真要那样我也没有办法！”这女子既有法子将那两个精明无比的小孩引开，自己又如何对付的了她！现在想来殷震霆和白锋寒并不是单纯的来逛青楼见世面了，竟是冲着这个紫眸女子而来！可他俩不过是五岁的小娃娃，又怎么会跟着明显来自异乡的神秘女子扯上关系？

“若我要杀了你呢？”深紫色的湖水突然结成冰晶，往外涌出阵阵寒意。

怎么一到京城就尽遇上这些喜欢喊打喊杀的人！朱颜有些无奈，“我说了，你要真的想杀我，我也没有办法，”她皱起双眉，“不过，能不能跟我说个理由？”

她当然还没有勇敢到不怕死的地步，只是这女子若当真要杀她，又何必多此一举的跟她废话半天！她应该会功夫的吧，就从刚才将她轻轻松松就拽进屋子的手段来看，她若要动手根本是能够悄无声息的进行的。朱颜这辈子离死亡最近的时候有两次，一次是刚被人贩子抓到手，第二次便是刚进府的那一天，当时白锋寒是真的想要她的命呢！

紫眸半眯，看着眼前作着男人打扮却时显女儿娇态的朱颜，那看似弱不禁风的单薄身体却能够冷静自若的安然端坐，还能够在他的逼视之下魂游天外！朱颜明显的心不在焉，让紫眸的主人不禁有些好笑，这女子果然不简单——当然是女子，她那平坦柔润的脖颈早已道出了她的身份。

“你叫什么名字？”

“朱颜！”她不是什么知名人物，告诉他也无妨。

“一个姑娘家为什么来逛青楼？”看的出她根本不会武功，眉宇间也丝毫没有江湖气，应该不是跟那两个小鬼一起来找麻烦的，如若她只是故意装出这幅坦然的模样，那只能说这叫朱颜的女子太过深不可测了。

被人家看出来了呢！朱颜心里好笑，她也知道自己根本扮不像难燃，何况这青楼里，人人都生就一双火眼金睛，她亦不指望能完全掩人耳目，只是想能少些麻烦，不过她的问题实在是不好回答啊！

“我家少爷想来秋月阁看看，我也只好陪了来！”

哦？！哪里会有好人家的女儿逛青楼还能说得这么轻描淡写的？促狭的神情一晃而过，而她立即看到朱颜的眼中多了一抹防备。果然是聪明色女孩，竟能捕捉到这一刹那的变化。

“青楼里只会有一种女人，而对待青楼中的女人通常也只有一种方法！”话音未落，长手一捞竟已将朱颜抱到了自己的膝上。

这是什么情况？被一个女人抱着好像感觉很奇怪啊，可是那紧搂在她腰侧的双臂却是极其有力的，等等……“你是男人！”

“显而易见！”她粉唇微张的惊讶模样看起来实在是诱人犯罪，于是重重的将自己的唇印上她的，随着她的一声惊呼，更是毫不犹豫的长驱直入，攻城略地……唔，她很甜美，还很清新，身上更有一股淡淡的香气，不是寻常女人用的兰麝，是那种能让人静心的味道！真是个矛盾的女人——明明那样娇美的让人欲罢不能，偏偏还散发着这种

叫人安定的香气。而从她生涩的反应来看，这应该是她的初吻！紫眸里刹那间浮现出一片喜色。

感觉真的是不错，原本只是打算浅尝辄止吓吓她的，却没想到自己竟然那么容易就被撩拨起情绪，看来是清心寡欲太久了……好像有什么不对……是哪里出问题了——是了，这怀中的人儿自被他吻住后便没有丝毫挣扎，竟是出人意料的顺从！难道她一直都是这样来者不拒的，只是装出一副未经人事的样子？心里倏然闪过一丝怒气，抬起头来狠狠的瞪向怀中犹自娇喘不息的人儿。

朱颜被他吻的两腮酡红，星眸半闭半睁，嘴唇更是微微肿起，鲜艳无比。这人好激烈，总算是停止了，她几乎不能呼吸！

睁开眼睛，却明显的感受到那双紫眸的主人正在生气。为什么要生气？她一怔，转而便到了原因，他应该是因为自己没有拒绝或挣扎而发怒的吧？在青楼里虽没有亲身体验，看的却多，女人反抗了男人会不高兴，若是顺从了他又当你是荡妇!其实在她被拉到紫眸的膝上时，就预见了会这样。实际上她早就对这一天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先前在暗香楼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在何方，后来以为自己是必然要交给那龙四的。她并不是很在意这具身躯的归属，只是没有想到初吻会被一个男扮女装的陌生人拿去，倒也是好笑了！

她早就想好且抱定了“不反抗，不主动”的原则，不反抗是因为反抗了结果会更糟，不主动则是还想给自己留一些尊严。看来是她的这个原则触怒了他。

“你住在哪里？”诧异于自己情绪的外露，忙收敛心神，眼神也恢复了清明。

这可不能说！朱颜皱眉，眼下亲密的姿势更是让她觉得不适，“能不能先把我放开？”

“不能！”很果断的拒绝了她。

唉！朱颜心里叹气，她是万万没想到这紫眸美女会是男儿身，而自己这个穷酸书生却也是个冒牌货，这都是什么事啊！若有人在此时

推门而入，看到的是一个大男人被一名绝色女子紧紧的抱在怀里，一定会被吓坏。不知道那龙公子发现自己被别人拔了头筹又会作如是想……

“你在想些什么？”，耳边是冷冷的声音，更夹杂着几分懊恼。这女人居然就能这样在他的怀里不断的走神，真是让人挫败。

“哦，对不起，”朱颜顺嘴答道，自己经常会神游太虚，没想到眼下身处险境居然还是会一再走神。

她一声“对不起”彻底把紫眸给搞懵了！这女人的脑子是怎么长得啊，被人这样抱着侵犯非但没生气，还能干脆就舒舒服服的躺着胡思乱想，最后还能好似非常客气有礼貌的说抱歉，真是败坏情绪啊！

“朱颜，朱颜！”清脆的童声在外面响起，“天不早了，该回去了！”跟着便是一阵坏笑。

看来是那两个小娃娃回来找她了，刚想挣扎着下地，却已被轻轻放开，然而又被一只修长的手指挑起下巴，一双紫眸似乎要看到她的心里，“我会来找你的！”

最好不要！朱颜心道，总觉得自己被一个女人调戏了，怪恶心的。

“朱颜……你再不出来我让锋寒砸门咯！”

这小鬼，终究不敢冲进妓女的房间，脑子里却指不定在想些什么坏念头。朱颜微微一笑，开门而出。却没有留意到门后那双深紫色的眼瞳里刹那间流光溢彩。

第十五章 笙歌未散尊前在，池面冰初解

自从白小怜在给将军府里所有的人下了一道命令后，朱颜在殷家的地位就更加微妙了。锦心和碧环也是百般的不解，更不用提其他的丫鬟老婆子在背后的嘀嘀咕咕了。好几次碧环都忍不住和人争执起来，然后气鼓鼓的跑回来。

“大夫人这算是什么意思嘛，什么叫只能尊称小姐为小姐，难道将军不是要将小姐收房，以后应该改称二夫人的吗？”碧环的俏脸涨得通红，却看到朱颜竟“噗哧”一下笑出声来，不依的嚷道，“小姐，你还有心思笑！”

“什么叫‘尊称小姐为小姐’？”朱颜纤指轻点碧环的额头，“你是在绕口令吗？”

“哎呀！”碧环撅起嘴，“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

这下连一向沉稳的锦心也掌不住笑了起来，朱颜更是觉得好笑，看来她真的没有挑错人，这个碧环和她的琥珀一样，都是心思单纯的开心果。

“碧环，我有些冷，你去帮我把那件银狐皮的袍子拿来好吗？”朱颜促狭的戏谑道，“你不会因为我成不了二夫人就不向着我了吧？”

“小姐！”碧环气狠狠的跺脚，一扭头便跑了出去。

朱颜这才转向锦心，侧首想了想，才说道：“锦心，其实我只是将军名义上的侍妾，你明白吗？”

锦心愣了一下，迟疑道：“难道……难道是那天来的那位公子……”

“嗯，”朱颜点点头，“你是个懂事的，碧环呢，心思比较单纯，所以我告诉你。但是这事儿，不能说，你心里明白就好。也稍微帮我看着点碧环。”

锦心呆了一呆，忽然跪倒在地，“小姐不把锦心当外人，锦心自然一辈子为小姐尽心尽力！”她显是感动异常，嘴唇嗫嚅着，好像要说什

么。

“你先起来！”朱颜拉起锦心，“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小姐您别生气！锦心只是觉得，若是这样的话，小姐的名节怎么办？那小姐不是太委屈了吗？”那位公子虽说仪表堂堂，足够配的起小姐，但是倘若要一直偷偷摸摸的来往，那小姐算怎么回事儿啊？

朱颜闻言轻笑，名节？这府中人人都知道她出身青楼，还妄谈什么名节！

“难为你跟碧环一心为我着想了。”说不感动是骗人的，朱颜轻轻拉起锦心的手，“其实这样也不坏啊，你看，殷将军和大夫人对我那么好，我住在这里也很自由，更不用看别人脸色，反倒落个轻松自在。你说呢？”

显然锦心并不能完全接受这套说辞，但她是天生一味忠心之人，既然主子都这么说了，她这个做下人的还能有什么意见？“小姐，反正不管怎样，锦心总跟着您。”

朱颜伸手拂向锦心的额头，那里始终还是纠结出些许纹路的，“锦心，我一定不会薄待你的。”

其实，她嘴上说的轻松，心里难免还是有些怀疑，自己当真就能这么洒脱，跟那个龙公子这么不明不白的过日子么？

————————————————————————分界线————————————————————————

不过事情还是有些出人意料的，朱颜原以为龙四很快会再来将军府，却没想到过了好些天也没见他来。倒是殷震霆经常来看她，旁边还总跟着那沉了一张脸的白锋寒。

“朱颜，那个花魁海棠是不是很美啊？”殷震霆促狭的笑道，还不时朝白锋寒挤挤眼睛，白锋寒却是看都不看他一眼，只顾坐在窗下擦拭着那把匕首。

朱颜眼前倏然闪过那双深邃神秘的紫色眼眸，抬头道：“既然是花魁，自然是美的。”

“难怪你在里面待了那么久！”殷震霆兴奋的鼓起掌来，却突然停住，“不对不对啊，你是女的，她难道没发现么？”

“我们只是坐着聊了会天而已，你们就回来了。”她当然被发现是女的了，而更要命的是那人却是个男的。

“只是这样啊！”殷震霆失望的摇头，“我还以为那海棠动了龙阳之兴呢!锋寒你说是吧？”

白锋寒重重的咳了一声，又恶狠狠的瞪向了殷震霆。

朱颜也是哑然失笑，龙阳之兴？那好像说的是两个男人吧？这小孩一天到晚胡说八道，真是让人难以相信他会和白锋寒这个小冰人成为好友。

“你们两个好闷哦！”殷震霆眼珠滴溜溜转，又道，“过些天就是我的生日了，你送什么礼物给我？”

朱颜挑高了眉毛，“你想要什么呢？”她虽小有积蓄，可是这将军府里什么没有？她恐怕也拿不出什么好礼物吧。

“你自己想啊，没有意思的礼物我可不要。”不知道为什么，殷震霆总喜欢引着朱颜说话，这个大美女老是一副云淡风清的样子，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她动容的，却总是能让人对她产生好奇之心。

朱颜想了想，说道：“我给你绣个荷包好不好，虽然我不太会做针线，但总算是要费一番力气的。”

“好啊，好啊！”他早就看腻了那些古玩珍宝，美女绣的荷包当然更有意义！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色！”殷震霆毫不犹豫的回答，却让朱颜忍不住又想起秋月阁里的情形，紫色，果然是很美丽的颜色！

朱颜微笑着看向白锋寒，“锋寒，你呢？”这几日白锋寒虽说常和殷震霆到莲苑做客，却从未跟朱颜说过话，这下被突然问道，倒也是吃了一惊，口气生涩的道：“我不要！”

这孩子，真是别扭！朱颜无奈的摇头，“我知道你喜欢黑白纯色，可那颜色太素净了。宝蓝色好不好？”

“不要！”白锋寒固执的把头扭到一侧，什么宝蓝色，难看死了！

“……再给你绣上个花样，我要好好想一想，什么图案比较适合你。”朱颜根本不去看他的表情，自顾自的说道。

“你怎么不问我那天我和锋寒去追什么人了？”真是忍不住了，本来以为她一定会追问原因的，没想到她这么沉的住气。搞得殷震霆自己坚持不下去了，反倒主动来巴着她问，真是让人气结。

因为她知道他们去追什么人了啊！朱颜挑起一弯秀眉，“震霆想告诉我的话，自然就会告诉我咯。”

“算了算了！”殷震霆真想仰天长啸，他从小没什么玩伴，白锋寒是个可以一个月都不用说话的怪人，本想着这个朱颜又美又有意思，没想到她比白锋寒更怪，白锋寒最多是不理他，而朱颜总爱说些似有似无的话，听了反而让人心里憋的慌。

“东大街上新开了家馆子，我们一起去吃吧？”殷震霆期待的看着朱颜，他垂涎哪家店很久了，可是他跟白锋寒两个小孩实在不适合自己进去，有朱颜这个“大人”跟着，那就能放心大胆的吃了！何况朱颜也需要多走动走动。

“不会又要去追什么人吧？”朱颜知道殷震霆鬼精鬼灵的就会拿她做幌子。

“保证不会了！”殷震霆信誓旦旦。

————————————————————————分割线

“祥开泰”的涮羊肉果然是名不虚传，在东大街上刚开出的新店，不过短短三日，就已经是宾客盈门，到了晚间用膳的时辰，门口更是会排起长龙。

殷震霆原本是迈着八爷步大摇大摆的走进“祥开泰”的，手里拿着一锭元宝抛上抛下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的样子，嘴里还叫嚣着“给小

爷来个最好的雅间”，谁知他一番做作被店小二三下两下就给全盘化解了。

“这位小爷，楼上的五间雅间分别被端亲王爷、兵部侍郎张大人、大理寺卿萧大人、左都御史李大人和禁卫军统领宋将军给包下了，眼下大堂里也就剩了一张桌子还没定掉，您看您意下如何啊？”

殷震霆狠狠的吞了一口口水，这些个人他是一个也惹不起啊！只好蔫蔫的说道，“就那张桌子吧。”

“好咧，三位请入座！”小二训练有素的唱着喏，眼睛却不由自主的飘向女扮男装的朱颜，心想着这是哪家的公子，竟生的这般俊俏，若不是生意太忙，真的还想多看他一眼！

朱颜侧首看着从大门口不断涌入的食客，尽管现在是中午时分，还是有许多达官显贵到“祥开泰”来吃饭，只因这家店离皇城不过是抬腿就到的距离，那些官员们下了朝都喜欢约在这里用膳聚会。有这些头面人物捧场，也难怪连一个小二都能将腰板挺的那么直。

热气腾腾的火锅被端了上来，殷震霆顿时两眼放光，忙不迭的往开水里下羊肉片，嘴里还念叨着“浸一浸、抖三抖，一口羊肉一口酒”，听的朱颜直笑。她一贯不爱吃膻味重的牛羊肉，只是浅尝一口便放下了筷子。倒是白锋寒，虽说一直冷着脸，却也不停的吃着，男孩子嘛，总是爱吃肉的，何况还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她一向爱看别人吃饭，见这两个孩子吃得欢快，自己也觉得心情好。

“给，”朱颜将丝帕递给白锋寒，“脸上有芝麻酱呢！”

白锋寒的小脸“腾”的红了，有些扭捏的将朱颜的手推开，“不要！”

可是朱颜的丝帕已经直接伸到了他的脸上，轻轻的拭去那滴酱汁，“不要这么倔！”朱颜淡淡的道。然后收回了手，笑吟吟的看着白锋寒。

白锋寒已是僵坐在那里，殷震霆却是一边埋头苦吃一边还大叫着：“朱颜你偏心，我脸上也有好多芝麻酱，你看你看……”他将一张

漂亮的小脸从碗里直接伸到朱颜面前，那上面果然全是酱汁。

朱颜摇头轻笑，只好也给他擦，刚要说几句嘲讽话儿调侃他几句，突然觉得脸上一热，感觉有人正在盯着她看，她从小接受训练，对别人的目光尤其敏感。

目光来自二楼，那里应该都是贵宾包下的雅间，难道会有认识的人？朱颜抬头向上望去，不由倏的一怔，那正眼含深意望着她的人，竟会是好久没见到的龙四！他此刻正站在雅间外的走廊上向下俯视，见朱颜发现了他的凝望，不由也微微一笑，示意般的举了举手中的酒杯，一只手却还比划了一个“不”的姿势。

朱颜忍不住也笑了出来，这个龙四，还惦记着她喝醉酒的那件事呢，可惜他不知道她那天根本就是装的！一时玩心大起，端起面前的酒杯倒满，又一饮而尽，再好似示威般的向他看去，就见他慢慢的摇头，满脸皆是无奈的笑意，还夹杂着一丝丝宠溺。

脸颊掠过一抹胭脂色，朱颜低下头，却发现殷震霆和白锋寒都已经停下了筷子，殷震霆更是一脸狐疑的看着她，神情严肃的一点也不符合他的年龄。

“怎么了？”她虽然心中有一丝明了，却还是忍不住问道。

“你跟这个人很熟？”殷震霆小心翼翼的问道。

“也不算很熟吧，”朱颜字斟句酌的道，“你应该认识他啊，他跟将军是朋友，还来过莲苑的。”

他当然认识他了！殷震霆两道浓眉纠结在一起，皇上表叔什么时候去过莲苑？他怎么不知道！一定是在那几日他和白锋寒忙着调查秋月阁的时候来的！

搞了半天朱颜竟是皇上表叔的人啊！难怪这几日娘的性情彻底的转了个弯，还一直忙着叫人往莲苑里送东西，感情这其中还有这些玄虚。

殷震霆挑眉看了一眼坐在他对面的白锋寒。

白锋寒与他最是默契，当然看懂了他眼神里蕴含的意思——“你根本杀错了人！”他从鼻子往外冷哼一声，转头便躲开了殷震霆的眼光。

第十六章 红烛背，绣帏垂，梦长君不知

闲来嬉笑满庭芳，
醉倚墙头，
不识君愁处；
斜风渺渺温一室，
纤雪点点暖轻裘。
小忆旧年此时间，
春色融融，
卿等还记否？
玲珑细雨犹在耳，
一缕红绡上腮头。

“果然是好词，”龙承霄斜睨一眼正在研墨的朱颜，“却不知是谁这么好福气，能为颜儿的香腮抹上那缕红绡呢？”

“不过是当日姐妹们在一起玩闹时候的戏作罢了！”朱颜浅笑，她为人一向爱静，但是和楼里其他的姑娘都能相处和睦。好些人根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写这首词的时候，正是冬天，南阳难得下雪，所有的人都兴奋的不行，都聚在一起吟诗、抚琴、行酒令……想着想着，突然也有些感慨那样单纯快乐的日子总也留不住……

“哎呀！”朱颜轻呼出声，那龙四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她的身边，还拔去了她头上的白玉簪，一头原本松松绾起的长发顿时如泼墨山水般倾泻而下，她不想让头发沾到墨汁，只得微微仰头轻甩长发，表情微嗔，竟让龙承霄看的呆了。

“还是头发放下来最好看，说不尽的风情，”龙承霄嘴角弯出一抹俊朗无比的笑容，“我没想到你会扮作男儿装，以后断不能打扮成那样出门了。”修长的手指慢慢的拂过柔软细腻的脸颊，那里正慢慢的漾起一朵微红。

“为什么？”朱颜有些不解。

“那样英俊的少年，不知道有多少人家要抢着招你做女婿呢！”龙承霄把玩着她颈间散落的发丝，指甲有意无意的划过发间柔白的肌肤，龙承霄满意的看到那里顿时泛起了一粒粒的小疙瘩，她的身体和她的性格一样，可爱又敏感。

朱颜觉得嗓子有些发干，一时间竟也说不出话来，只觉得两颊烫的好像着了火，身子也僵住了，只听得那龙四在她耳边柔声细语，“颜儿写的一手好词，不知可听过这样一句？”

淡淡的男人气息拂过她的耳畔，朱颜只觉得活了这么大竟从未这么紧张过，“哪一句？”声音轻的连她自己也几乎听不清。

“花明月黯笼轻雾，今霄好向郎边去！”他的声音也越来越轻，到最后竟将她那颗小巧精致的耳珠含在了口里。

朱颜浑身一震，垂着手僵在那里，心却越跳越快，只觉得像有一列蚂蚁正沿着她颈间的曲线往下爬，竟是动也不敢动。

可是……可是他怎么一直往下移？

“龙……公子……”她的身体微微发抖，竟已语不成句。

“嘘！”滚烫的唇已然覆盖上了她的，轻柔的辗转着，时不时还浅浅的咬一下，朱颜忍不住低低的呻吟，那声音荡人心魄，惹得龙承霄一改之前的轻啄细咬，硬生生的挑开贝齿便直接攻城拔寨了，他一手揽住朱颜的纤纤楚腰，另一只手却霸道的扶在她的脑后，将她的娇躯牢牢的固定在自己的身前。朱颜只觉得耳边一阵轰鸣，竟是什么也忘记了。

仿佛过了很久，朱颜才悠悠醒转过来，星眸微睁，却见龙承霄正眼带醉意的看着自己，声音低沉像是会催眠般，“是不是很喜欢？嗯？”

朱颜又羞又怒的瞪了他一眼，“你这人，我那时还当你是正经人呢！”

她难得大发娇嗔，那甜美的吴侬软语到了龙承霄的耳朵里乃是说不出的受用，忍不住一把将这软玉温香抱了满怀，“我难道不正经

么？”

“哎呀！”朱颜只得将臻首深深的埋在龙承霄的胸膛里，不想让自己的张皇被他看见。她虽从小就被训练如何取悦男人，类似的场面也见过无数，刚才却仍旧是失控了。在秋月阁里那紫眸也吻过她，当时她只觉得突如其来而且莫名所以，完全没有现在的感觉——就像是腾云驾雾一般，晕乎乎的浑身发软，只能依附在他胸前勉强站立。

龙承霄的笑声在她的头顶上方低低的响起，她分明能感觉到他胸腔里有力的共鸣，身子一轻，已被他的双臂抱离了地面。

“哎呀！”她羞窘的闭上了眼睛。

“别‘哎呀’了！”龙承霄将她小心翼翼的放在绣榻上，宠溺的亲吻着她的眉、她的眼、她的唇。罗衫轻解，她洁白无瑕的身子和害羞生涩的神态让龙承霄表现的竟像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皮后生，热血沸腾的心里还带着一份从未有过的虔诚，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动作，生怕会弄疼这娇嫩的人儿，她难道是妖精托生的么？竟将纯净与妖冶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让龙承霄欲罢不能，直到完全迷失自己。

————————————————————————分界线

————————————————————————

天色刚刚泛白，玉喜的声音已在门外响起，提醒着他还要回宫更衣上早朝。

龙承霄头一次觉得自己竟有些羡慕那些前朝的昏君了，这样的温柔乡，让人如何舍得离去？他爱怜的拂去遮住朱颜额头的碎发，她睡的很沉，定是累坏了。想起昨夜这一贯清雅绝俗的女子如夏荷初绽般辗转承欢，展现出了她所有的娇美与风情，龙承霄只觉得心里被?的满满的。

终于理解了那些散尽千金只为佳人一笑的行为了，他此刻也恨不得能将所有的珍宝搜笼来，堆放到她的床前，只等她醒来时能灿然展颜。

“公子……时辰不早了。”玉喜的声音像催命一样的传进来。

“知道了！”龙承霄不满的低声应道，这奴才，忠心倒是忠心，可惜没什么眼色！

悄无声息的离去，只怕吵醒了她，却不料那双迷雾般的眸子在门被关上的一刹那已然微微睁开。

是的，她一向浅眠，即使昨夜一共也没睡几个时辰，却在枕边人离去的一刻醒转了过来。一夜的缠绵缱绻让她想起来仍旧是面红耳赤，而宠爱她的人那呼之欲出的身份却是让她暗自心惊。

能够在将军府肆无忌惮的自由进出甚至留宿，能够让殷佑然夫妇帮忙支开所有的下人，能够有模样清秀嗓音尖细的小厮在门外守候一夜，世上还会有几个人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屋子里渐渐明亮了起来。要在这样早的时辰离去，她怎会还猜不出他的身份?

可是，她开始胆怯了！

如果这只不过是他图个新鲜，数夜恩情那倒也罢了，倘若日子久了，总会传到那些不该知道这事的人的耳中。想起自己曾经读过的史书，禁不住裹紧了身上的丝被。这事儿如果当真传了出去，等待她的恐怕是死无葬身之地吧?

他们之间的距离，就像飞鸟与鱼一样，永远也不会有结果。

真的有些后悔当初刻意的引起他的注意了。

朱颜不由苦笑，神智已是前所未有的清明，能够怎么办?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未来可能受到的伤害尽量降到最低吧。

全身像散了架一样酸软无力，朱颜试着坐起身来，却感觉到脚边有异物，定睛一看，却发现自己的左脚踝上不知什么时候被拴上了一条细细的金链，这链子做工十分精巧，而链上的九枚龙形坠子更加证明了她的猜想。轻叹一口气，便想将那链子解开，却发现这链子的机关奇特无比，竟是找不到头尾，紧紧的裹在她纤细白嫩的足踝上，与肌肤之间只有一丝的距离，既服帖又不让她觉得难受，看来将这金链从脚上褪下是不可能了。

他不会是想就这么锁住她吧?

朱颜无奈的皱起眉头，好在足踝是私密的地方，穿上鞋袜别人也不会看见。

她侧首想了一想，便拾起床尾的衣物穿戴整齐，这才开门轻声唤道："锦心，你在吗？"

"小姐！"锦心的身影迅速从隔壁的厢房闪了出来，她见朱颜微微一怔，也低头赧颜笑道："昨晚龙公子来的时候，夫人将我跟碧环叫到正房说话了，吩咐我们……"她也有些不好意思，到后面已是支支吾吾说不清了。

朱颜脸上一烫，低声道："我想沐浴，你帮我准备一下吧。"

"热水早就备下了！"锦心顺口接道，却因为看到朱颜脸上的红晕赶紧捂住了嘴，闷笑着跑开了。

在热水里足足泡了一个时辰，朱颜终于恢复了平日里的神清气爽。只是身子仍旧十分的不适，只得懒懒的半躺在软椅上。

"小姐的头发真好。"锦心用一块干爽的棉布仔仔细细的为她将长发拭干，这长度及腰的浓密青丝没有一根是干枯分叉的，握在手里像丝缎一样舒服。

"嗯"，朱颜抬眼看向正升着袅袅青烟的翡翠三足香炉，"碧环，再多加些白檀，味道太淡了。"

"咦，小姐平时不都喜欢淡淡的香味么？"碧环一边往炉里添香一边不解的问道。

朱颜只是不语，她能怎么说？一向自我惯了的人，也习惯了自己身上包括房间里的味道，而现在却多了一股更为强烈而陌生的龙涎香夹杂在里面，她只好也加重自己酷爱的白檀，可是，气味或许能掩盖，人却已经回不去了。

碧环是个憨厚的性子，见朱颜不回答，她自己也很快忘了。不一会又向被人踩了尾巴似的跳起来，"夫人让我去厨房端汤的！"话音未落，人已经蹿出去了。

朱颜笑看着碧环欢快的身影消失在转角，转头说道：“锦心，在梳妆台上的红漆盒里有一张药方，你去拿了来。”

“药方？小姐病了么？”锦心快步取来那张方子，递给朱颜，眼里全是担心。

朱颜静静的看着这方子上的一味味药，红花、益母草、枸骨叶、鹿衔草……，心中微微一叹，没有想到即使离开了暗香楼，却也有要用到这张方子的一天。

“锦心识字么？”她抬眼含笑的看着一脸焦急的丫鬟。

“不识字……”锦心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她打小就被卖到大户人家当侍女，哪里有机会读书识字。碧环和她都很佩服小姐，小姐随手写的字，连殷将军都啧啧称赞；小姐顺口说一句话，那龙公子就会两眼放光。小姐的年龄与她们也差不多，怎么会懂得这么多东西！

“没关系！”朱颜轻轻拉住锦心的手，“以后我慢慢教你和碧环，好么？”

将药方放进锦心的手里，“这是个家传的药方子，你去集市上替我抓上十剂，带个包袱皮去，悄悄的别让任何人看见。”

“是，小姐！”锦心见她说的镇重，自己也严肃起来。

“这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么？”朱颜想了想，又道：“不管那药铺的伙计问什么，说什么，你就只说是你家主子要的，一定要买回来。”

她这话说的越发蹊跷，锦心一肚子的疑惑，但她向来是主子怎么吩咐奴婢就怎么做的忠直之人，想着小姐这么说总是有她的道理的，当下?不多问，取了银子和包袱便匆匆去了。

“小姐，夫人说这汤里有党参、当归、还有许多好东西，您快趁热喝。”

朱颜看着碧环小心无比的将乘出来的补汤端到她身边的小几上，眉头大皱，这好像……也太讽刺了吧?

第十七章 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在皇上身边一向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的玉喜公公终于犯愁了。这事情究竟该怎么处理？是按照规矩办，还是假装不当回事，顺其自然？可是自己身为后宫首领太监，皇上的日常起居都是自己一手负责的，真要是不闻不问，回头出了乱子倒霉的不还是他？然而……他小心翼翼瞥了一眼身边的暖轿，虽然看不见皇上的脸，但他完全能够感受到皇上那春风得意的心情。那位住在将军府的姑娘，当真是极有魅力的了！

揣摩圣意果然是件难度太高的事儿，何况他伺候的这位主子还一向是天威难测的？

“玉喜！”一贯沉稳的声音今日听来竟也有些轻扬的意味。

“……，奴才在！”玉喜愣了一愣，才应道，却已是慢了一拍。

“有什么话就说吧！”这个奴才，一向聒噪的很，怎么突然变成了锯了嘴的葫芦！

果然是什么事都瞒不了主子的耳目！玉喜把心一横，压低了嗓子用自己最慢的语速回道：“启禀皇上，按照后宫的规矩，妃一级以下的宫人侍寝后，若无特别吩咐，由御药房赐净身汤……”他的心“咚”的一跳，因为分明感觉到了那轿中人突然凝聚起的怒气，连忙话锋斗转，“但是那位朱小姐也不能算是正式宫人，是否不用请净身汤了？”

好险啊好险，幸好自己早已将这回话的技巧练的圆熟无比。当年师傅就教过他，对于拿不准儿的话，要慢慢的说，语气要单调，同时要注意主子情绪的变化，一看有什么不对立刻掉头……

然而轿中之人却是半天没出声，看来皇上也在为这事儿犯难呢！

“玉喜，下朝后请殷夫人到宫里来一趟！”

“奴才遵旨！”玉喜吁了一口气，大冷天的额头上却已是出了一层细汗。

龙承霄冷冷的看着大殿里争的面红耳赤的两伙人，这些平日里衣冠楚楚的王公贵族，为了那点利益就变得连市井小民也不如。不过他并不介意这些，反倒乐见臣子之间的矛盾存在，只要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下，他乐得假装视而不见的。

“启禀皇上，纵观历史，每朝每代都因为皇家立肆之事，闹得天怒人怨，皇族血脉也会因此而自相残杀，致使国家元气大伤。”右相严律慷慨陈词，一番话说的口沫横飞。

“哦！”龙承霄不动声色的问道，“那右相有什么高见呢？”

“微臣总结历代教训，认为这一切祸端，皆是由于立肆太晚引起的！”严律说到此处，特意顿了一顿，扫视了一下群臣，才又续道：“倘若早早定下皇肆，那后宫群臣乃至天下百姓心里也都有了方向，别人心中也就断了念想，从此上下一心，同舟共济，何愁我泱泱大陈不兴旺发达，开创前所未有的寰宇盛世！”

“皇上！”群臣中一声高呼，又出列一人，当殿跪倒，“右相之言，微臣万万不敢苟同！”

龙承霄嘴角浮现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状似亲切的道，“端亲王请起身说话。”

“谢皇上！”端亲王高傲的站起身来，他是皇帝的亲叔父，这满朝文武谁能比他地位更高，而就是这个右相严律，老喜欢跟他唱对台戏，也不过就是我龙家的一个奴才罢了，轻蔑的扫了那严律一眼，整整朝服下摆这才说道，“早早立肆，看起来好像是避免了皇族内斗，可是谁能保证这皇肆的资质就一定是好的？要是别的皇子更为优秀呢？要是这皇肆当中出了什么岔子呢？”

“倘若早立皇肆，就可以从小给予皇肆应有的教育，又怎愁皇肆日后不成材！”严律被端亲王毫不留情的一顿反驳弄得灰头土脸，只得拼命反击。

“右相此言差矣！其他的姑且不论，吾皇原是先皇第三位皇子，”端亲王朝龙承霄重重的抱拳，“若依照右相的谬论，哪里还有我

大陈如今的蓬勃气象！”

他这话一说，群臣勃然变色，严律也刹时间面色铁青，角落里更是传来一阵急促的咳嗽声，十分的引人注目。

龙承霄好笑的向那咳嗽的恰到好处的人望去，温和的说道：“大哥身体不适，要不要先行回府休息？”

那咳嗽之人正是龙承霄的长兄、当年的大皇子龙承御。十三年前，龙承霄不过才七岁，而龙承御已是年方十五的冠玉少年，为人也是聪颖和善，可他却一再表示无意太子之位，还与殷太后一起大力保举了龙承霄直到他顺利登基。别人都道是龙承御为人谦恭，甘于让贤，只有龙承霄与殷太后知道，他这个大哥，天纵英才，其志根本不在这小小朝堂之上！若不是龙承霄要挟他必须辅佐朝政，他估计连京城也不会待了。即使是如此，他上朝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多谢皇上！”龙承御又是一阵猛咳，扶了个小太监就慢慢的离开了太极殿。

装的可真像啊！龙承霄忍住笑意，重新看向那杵在大殿当中仍旧虎视眈眈的两人，这事儿被龙承御的咳嗽一搅和，刚才剑拔弩张的气氛已经变得略显滑稽了。

“朕还年轻，如今也只有一位皇子，立肆之事为时尚早。”他见严律一张老脸阵青阵红，又转头向端亲王道：“只是皇叔今日之言亦有失妥当啊！”

端亲王忙跪下叩头道，“微臣出言不慎，将谨记皇上教诲。”

“嗯！”龙承霄满意的点点头，“还有别的事吗？”

当朝左相温宏明上前出列道：“启奏皇上，月前全国人丁统计已然完成。只是在甘州、黄州以及银月湖边界一代，有许多铁鹰族人，长期与我大陈国民混居。很多人家已经在我朝境内居住了几十年，该如何处理这些异族居民，还请皇上示下。”

这温宏明是朝中难得的中立派，不管右相和端亲王怎么吵，他总是不声不响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也深得龙承霄器重。

“告诉皇甫嵩，将异族居民另设一册详细登记后全部迁入附近城镇，限甘州、金台、黄州三地，并给予田地。再从内陆迁五千军户以充实三地人口。”

“微臣遵旨！”

“还有事吗？”龙承霄环顾朝堂，见无人上前，便朝一边侍立的玉喜看了一眼。

“退朝！”

————————————————————————分界线————————————————————————

朱颜望着桌上热气腾腾的补汤，心里不免觉得好笑，看这汤浓稠的样子，喝下去怕是鼻血也要流出来了吧。殷将军和夫人想必也很头痛，自己好端端的府邸却莫名其妙的变成了别人藏娇的金屋，是应该不闻不问还是应该小心伺候，实在是让人为难了。

“小姐，您快喝吧，都热了三回了！”碧环懊恼的抱怨着。她一大早就巴巴的端了这金贵的补汤来，没想到她的小姐却一滴也不想碰。这都拖到下午了，夫人关照了说还有补品要在晚饭前用的，可这早上的一顿还没完呢！

“碧环，你替我把这汤给喝了吧！”她一向口味清淡，实在是喝不了这个补汤。

“小姐，这是夫人特意给您炖的，我怎么可以喝！”碧环大叫。

朱颜刚想说话，就见帘子一掀，竟是白小怜亲自来了，后面还跟着她的丫鬟茜雪。

白小怜一眼就看见那碗完全没有动过的补汤，先是一愣，继而又笑道，“朱小姐是不是喝不惯那个。其实那个不喝也没有关系，我特地找了支上好的雪莲，亲自看着火给你熬的，来，快趁热喝了吧。”

茜雪见白小怜示意，便将手里提着的食盒打开，里面赫然又是一小碗颜色暗沉的药汤！

朱颜静静的注视着从上好的白瓷莲花碗里袅袅升起的热气，那是一股她打小就熟悉的气味，没想到现在就这么摆在了她的面前。

“夫人抬爱了。”双手端过碗，没有犹豫，微微仰头便一饮而尽。丝绢拭去嘴角的残留，朱颜仿佛有些意犹未尽的朝白小怜笑道，“果然是好药。”

白小怜仍旧是稳稳的坐着，只是眼里却晃动着一丝不忍和慌张。

她终究是个直爽的女子，不惯作假的。

“你好生歇着吧！”白小怜被朱颜那双飘散着雾气的双眸看的竟手足无措起来，“有什么需要只管打发人来说一声。”

“多谢夫人，”朱颜站起身来向白小怜施礼，“碧环替我送送夫人吧。”

“不用不用！”白小怜竟像是一刻也呆不住的样子，急匆匆的就要离开，“碧环好生照顾你家小姐！”话音刚落，人就已经出了房门。

“夫人这是怎么了？”碧环傻乎乎的张大了嘴，“不是说让晚饭前再去厨房端的么？怎么她这会儿就送过来了？”她愣愣的看着桌上的空碗，“那等下我还要不要再去厨房呢？”

“应该是不用了，碧环。”朱颜低低的垂下眼帘，“你把那碗没喝的汤端出去吧，随便你怎么处理，我有些累了，想静躺一会儿。”

“噢，是的小姐！”碧环也不是完全不看眼色的人，见朱颜当真是一脸倦色，立刻快手快脚的把东西收拾了，带上门离开。

朱颜默默的坐在床沿，努力的想理清自己的思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觉得心中抑郁难当。看来是有人与她想到一处了啊，可她为什么会有些难过呢?

“小姐，小姐，你醒着么？”

是锦心的声音，“锦心进来吧。”

锦心将一个大大的包袱搁在桌上，却是一脸的困惑不解，“小姐，您要的药我抓来了，要给您熬上么？”

朱颜嘴角露出一抹淡笑，“现在不用了，你把药收好，莫让别人搜着。”

锦心的两根细眉已经完全纠结在了一处，却仍是按照朱颜的吩咐拿钥匙开了最高处的箱笼，将包袱放进去又锁好。

她见朱颜始终一副魂游天外的样子，忍不住说道，“小姐，您是不是都料准了的？”

锦心今天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抓到了这十剂药，药铺的伙计接过那张方子便神色一变，立刻请了掌柜的来，而那掌柜也是一脸狐疑，还问她是不是哪家青楼里的丫鬟！气得她当场就骂起来。然而药铺掌柜见她矢口否认自己是青楼之人后，更是满脸严肃，开始追问她为何要抓这个药，还说了一大堆什么“伤天害理，有违天和”的听不懂的话。最后见锦心真的要发怒了，才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给她抓药。将药包递给锦心的时候，还忍不住的说“想想清楚，要想想清楚啊……”这到底是什么跟什么！

“难为你了，锦心！”朱颜静静的听锦心讲述完她今天的遭遇，给她一个宽慰的神情道，“这方子原是家里的秘方，那掌柜的不懂，才会一直问你的。”她何尝不知那药铺中人一眼就能看出□方子的用处，所以才会细细的嘱咐了锦心无论如何也要将药抓回来。

没想到，现在竟用不着了！

第十八章 春光镇在人空老，新愁往恨何穷

“寻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

信手涂鸦，写完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竟选了这句词，有些好笑起来。那是在她十五岁及笈礼上，兰姨对她说的话。妓女的及笈礼，原本就是一个玩笑，当时说的话也从未放在心上，没有想到自己原来是一直记着的。

也许我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淡然。朱颜看着自己狂放有力的草书——她只有在独处习字时才会写草书，因为字如其人，她的草书乍一看潇洒不羁，可是仔细看去的话，可以发现那凡是“捺”的一笔，总是会有些干涩拖沓，始终放不开。之前所有的圆通自如最后还是功亏一篑，所以在人前，她只会用写的老练无比的钟王小楷来掩饰。

一连三天，那个人都没有来将军府，倒是殷夫人和碧环锦心几个人仿佛如临大敌，天天吩咐了厨房值班等候，就怕他万一兴致上来又大驾光临。殷夫人甚至还给府里的下人们做起了规矩，搞得将军府里上上下下都硬抻着个身板儿走路，怎么看怎么别扭。就连朱颜也被告知近期不要外出，如果龙四来到莲苑却没有看见朱颜，那她白小怜就没法儿交待了！

唉，没想到千挑万选，自己还是选错了人！

当初只想着不愿跟着一个脑肥肠满的庸俗商贾去过那三妻四妾争风吃醋的日子，但也没有想过要跟皇帝啊！

龙四就是当今的皇帝龙承霄，三天前那碗气味浓郁的药汤完全肯定了她的猜想，而这个事实直到今日她似乎也没有彻底消化。

他气宇轩昂，他品位高雅，他博学多才，他幽默风趣，他潇洒多金……，他的身上似乎汇聚了所有优秀男人的品质，可以轻易迷倒任何世间女子。

可惜他是皇帝！

深深的吸气，告诉自己只要他不主动表明身份，自己就一直装傻下去！休息了这几日，身上的酸痛也大半好了，终于开始觉得闷，那两个有趣的小孩也没有来过莲苑，估计也是受了夫人的警告吧。

虽说是冬日，但那浅色的阳光倒也让人觉得心中熨帖，他今天应该不会来吧？不是说有后宫有三千佳丽么？他应该会很忙吧？想到这里，脸上也有些发烫，心里啐自己好不知羞。但无论如何，她都是想出去走走的了。

怎么离开？

她决定还是大大方方的走出去！不出她所料，整个将军府没有一个人敢拦她，只是呆呆的看着仙姿玉容的她迈着极快的碎步离开了大宅。

一出门口她就使劲的跑了起来，因为刚才她用余光扫到几个下人匆匆的往正房去了，要是等他们请了夫人来估计就走不掉了。

跑过了几条街，心里估计着一时半会儿将军府的人是找不到她的了，朱颜停下脚步，手扶着身侧矮墙，猛烈的喘气。自己一向是四体不勤，再跑下去怕是要断气了！想想自己孩子气的举动，忍不住嘴角绽开一朵笑容，抬头却看见好几个路人正呆呆傻傻的张着嘴看着自己，忙捋了一下有些散开的鬓发，快步的走开。心情却是越发的好起来。

在南阳虽然住了十八年，她却几乎没有好好逛过街，实在是因为名气太响，一到街市上就得忍受所有人的品头论足，所以也只能到郊外的小河边看看风景。不过眼下是在京城，应该是没有人认识她的。上次的所谓“逛街”却是去了秋月阁，发生了许多出乎意料的事情，今天她可要好好的按照寻常女孩的习惯走走看看了。

想到秋月阁，脑海里又出现了那双紫色的眼睛，连忙甩甩头，朝前方那条热闹的大街走去。

京城的风貌与南阳大不相同，但繁华程度却是不相上下的。朱颜饶有兴味的站在人群里，一位卖糖画的老伯正在全神贯注的创作着，

那粘稠无比的糖稀在他迅捷无比的手法下很快就变成了一只展翅飞翔的苍鹰，好些小孩围着他眼巴巴的瞧着，小嘴半张着仿佛口水也要流下来。老伯一气呵成，小心的捻起竹棍儿将那凤凰高高举起，周围顿时一片喝彩。

苍鹰很快就被人买去，一个孩子大声嚷嚷着“老虎，老虎！”不多一会一只栩栩如生的老虎就被那孩子爱惜的举在了手里，他呆呆的看着，竟是舍不得吃。

这怕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画儿了吧？朱颜心里也略有所动，忍不住上前说道，“老伯，我也要一个。”

可能是很少有大人也买这糖画吧，许多人都朝她看来，然后一个个都露出了她熟悉无比的惊艳神情。倒是这老伯一门心思在画上，竟是头也不抬，只问了句，“你要画什么？”

朱颜怔了一怔，她倒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老伯，可以画莲花吗？”她有些忸怩，因为别人都是画动物的。

“莲花？这倒没有画过！”老伯抬起头来向朱颜看去，登时就呆住了，见朱颜神色微显不耐，这才摇头道，“没画过，画不出！”

“那，那您随便画个什么吧。”朱颜感觉到身边的人都不再看那画摊而改了看她，心里也有些着急起来。

“呵呵，姑娘的要求倒是奇特！”那老伯低头微微思忖，很快笔走龙蛇的作起画来。随着图案的渐渐显露，好些人都议论起来，“这是什么？是龙吗？”“有点像鹿啊！”

“姑娘拿好。”老伯将完成的动物递到朱颜的手里。

“这是……”朱颜有些迟疑，“是麒麟？”

“哈哈，还是姑娘好眼光！”见还是有人识货，老伯高兴的捻着胡子微笑。

“多谢您。”朱颜取出银袋，却发现里面居然没有碎银子，只有一张面额巨大的银票！这才想起前日将散碎的银两都交给锦心去抓药了。

“老夫小本生意，这可找不开啊！”老伯见朱颜握着一张一百两的银票，眉头大皱，原本以他的脾气是要骂人家拿他寻开心了，可是眼前的女子美的不带一丝烟火气，眼睛里也全是尴尬，竟让他不忍责怪。

朱颜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心里也着急起来，自己一手举了个糖画，一首捏了张银票，样子也着实奇怪。可……一百两的数额真的是太大，“老伯，我可不可以把糖画先放在您这里，我到钱庄去兑了银子再来取行吗？”

见老伯同意，朱颜忙打听了去钱庄的路匆匆赶去，边走边好笑自己难得任性一次也会闹出点小麻烦。

正想着，却听到身后有人叫她，“姑娘，请留步。”

朱颜只得停下，刚回头，便对上了一双温润如朝阳的美丽眼睛，竟是一名俊逸非凡的年青男子，浑身散发着难以言喻的清雅之气，手里却握着一只绣着睡莲的钱袋。

“这是姑娘的钱袋吧？”那男子显然也为朱颜的绝世姿容而有些失神，但他很快恢复过来，将那钱袋递到朱颜面前。

“怎么会在你这里？”朱颜有些吃惊，这钱袋不是系在她的腰间的么？

“呵呵，”年轻男子的微笑，竟让朱颜有看见莲花绽放的感觉，“适才姑娘步履匆忙，让几个不轨之徒得了手……”他侧脸转向街角，朱颜顺着他的眼神望去，果然见到几个獐头鼠目的人正抖抖索索的蹲在墙角，望向那男子的眼神竟有无比的惧意。

是了，一定是刚才自己买糖画的时候露了财。朱颜赧颜一笑，“多谢公子出手相助。”

那男子欣然点头道：“应该的，姑娘出门要小心。”

朱颜轻施一礼，转身离去。而就在她身后的另外一边，有两个相貌平平的男人伸出头来，低低的交谈道，“她就是殿下要找的女人么？”

“应该是的，和画上一模一样。”

他们对视一眼，也很快消失在了转角处。只余下那替朱颜夺回钱袋的男子仍旧站在原处，眼神却是若有所思。

兑换了银子，取回了糖画，朱颜已是娇喘吁吁，完全没有了逛街的兴致。见天色已晚，便干脆打道回府。

谁料她刚走到将军府门口，就见碧环站在石狮子旁边东张西望，她见到朱颜，立刻一个箭步冲了过来，竟是一脸焦急的好像要哭出来的样子，“小姐，您总算回来了，龙公子来了。”她不由分说就拽着朱颜往府里跑。

朱颜心里也不由一急，虽说已经没有什么力气，却也任由碧环将她拉着跌跌撞撞的往莲苑跑。没想到他今天还真就来了，天子发威是多么可怕的事情，难怪碧环小脸吓的发白了。

到了卧房门口，碧环大叫起来，“小姐回来了！”便笨手笨脚的把朱颜往房里一推，她的脚已经有些发软，竟是一个趔趄，眼看就要直直的摔倒地上，下一秒却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一个温暖有力的怀抱里。

龙承霄的眼里满溢着怒气，那凌厉无比的帝王之气就连他怀里的朱颜也不禁瑟缩了下，“哪里来的毛毛躁躁的丫头！”

碧环也为自己的冒失吓坏了，被龙承霄一吼，顿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颤抖如筛糠，“公子……公子饶命。”

眼见龙承霄就要发落碧环，朱颜忙在他耳边软语道，“碧环不是故意的，她还小，颜儿难得有个喜欢的丫头……”

龙承霄被朱颜的闻言软语弄得火气顿消，冷声道，“这次若不是你家小姐，定不饶你！”

朱颜忙道，“碧环，我有些饿了，你去给我弄些吃的来，”她眼角这才瞥到屋里另一角还跪着一个锦心，想必龙承霄等的不耐也拿她出气了吧，“锦心，你去给碧环搭把手。”她这边说完，又立刻看向龙承霄，用最娇弱的姿态央道，“可不可以？”

“都下去吧！”龙承霄有些无奈。这个朱颜，总是精明算计，考虑周全，既想保住自己的丫鬟，也不愿拂了他的威严，完全懂得怎么掌握别人的心思，真不知她这小小年纪从哪里学来的这些东西，她这样的女子，就算是进了宫，应该也是能游刃有余的吧。

不顾怀里人儿轻轻的挣扎，龙承霄将她抱着坐到窗边的软椅上，柔声道，“你跑到哪里去了，害我等那么久！”

朱颜抬头，看到龙承霄眼中的宠溺，嘴角扯出一抹微笑，“公子没有生气？”心里却有一只盛了汤药的白瓷莲花碗一闪而过。

她怎么了？龙承霄觉得那柔柔的笑容有些假，难道是错觉？可他明明看见了她眼底那一层淡淡的疏离。

“去哪儿了？”龙承霄直视朱颜的眼睛，却不料她竟刻意的避开，“只是在街上随便走了走。”语气中是明显的敷衍。

“哼！”龙承霄心中愠怒，腾出一只手来扳起朱颜的下颌，带着一丝惩罚的、重重的印上了她娇美的唇瓣，不再是温柔的，而是毫不犹豫的侵占和掠夺。

感觉到了龙承霄的怒意，下颌也被他捏的好痛。朱颜心头一恼，就想推开他，却不料龙承霄突然抬起头来，“你身上都是些什么？”

朱颜瞪大了眼睛，却看见龙承霄的下巴和胸前的衣襟上都沾了好些暗黄色、半透明的东西。为了确认，她小心翼翼的将舌尖凑过去舔了一下，嗯，很甜！脸上却因为觉得滑稽而又绽开了一朵笑容。

下巴被朱颜突然的舔了一下，那从未见过的媚态竟让龙承霄整个人都呆住了，半天回过神才发现这女人兀自笑的开怀，看的出现在是真的高兴。

“那是什么？”

朱颜轻轻的横了他一眼，“你把我的麒麟弄坏了！”

第十九章 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龙承霄造访将军府的次数渐渐规律起来，基本上是每隔三、四天来一次，只是他每次来都不事先打招呼，朱颜不是宫里的女子，会日日坐在房中等他，所以有时还是会让龙承霄扑了个空，但是他也不恼，有时便和殷佑然说说话，甚至也就在她屋里看书等她，横竖朱颜在吃晚饭前是一定会回府的，她那样灵性的女子，怎能当真用金屋藏娇的法子拘住她?

朱颜端起白小怜亲自端来的净身汤，含笑一饮而尽，她俩也算是心照不宣了，白小怜也再无第一次送汤来的尴尬。想想每次龙承霄来，都是说不尽的浓情蜜意，只是第二天醒来时却永远见不着他的人影，而跟着就会再来上一碗这劳什子的净身汤！真是讽刺到家了。实在是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女人哭着喊着要得到皇帝的宠爱，那样险恶的地方，有什么值得向往的?

年关将至，宫里的庆典活动一定很多，就连殷佑然也三天两头的被召到太后宫里。殷震霆和白锋寒的师父带着他俩到什么山里练功去了，说是会在过年前赶回来。白小怜也开始大肆采购过年的一应物品，下人们忙着打扫庭院，修葺破旧。整个将军府上下估计也只有朱颜这一个大闲人了！

既然昨晚龙承霄已经来过，说明这几天她就可以逍遥自在了，朱颜侧着头想，“锦心，这京城可还有什么好玩的去处？”城中主要的街市早已被她逛遍，在南阳时，她好歹还是要见客的，也能消磨时光，而这莲苑中的生活，平静到连她这样心性淡泊之人也快要闷坏了。

“西山上的腊梅应该都开了吧，小姐要不要去看看？”一两个月的相处，锦心也渐渐摸清了朱颜的喜好，知她不但爱花而且懂花，西山的腊梅也是京城胜景，小姐一定会喜欢的。

果然，朱颜眼中露出向往，“那还等什么？”

西山 玉骨峰

江北不如南地暖， 江南好断北人肠。 胭脂桃颊梨花粉， 共作寒梅一面妆。

“这里真美！”朱颜整个人都沉浸在这满山清冷却馥郁的香气中，“以前我只知道梅花孤单、凄清，却没想到也会有这开遍山野的壮丽。”以前在南阳时，她的房里也常常供有梅花，连暗香楼的名字也是暗合梅花之意，但也不过是廊下后院种的几株老梅，并没见过这漫山遍野尽是梅花的奇景。

“小姐，您注意脚下！”终究是山路，锦心有些不放心。

“没事，我扶着小姐呢！”碧环也是一脸兴奋的东张西望。

京城中多风雅之士，朱颜主仆并不是唯一的赏梅人，窄窄的石板路上不时有人经过，皆身着颜色鲜艳的厚实冬衣，映着那浅黄色的梅花和片片残雪，分外好看。

“小姐，您比那梅花还好看呢！”碧环盯着朱颜的脸，突然就冒出一句。

“这件大红的鹤羽氅衬得您皮肤更白了，竟像是那画儿上的人!”锦心也跟着附和，“平日小姐的衣裳都太素了些，倒是应该多穿些红色。”

朱颜淡笑，“人怎么可能比这梅花更美，人始终是要装扮，怎及梅花之美，浑然天成。”

“小姐，小姐！”碧环又找到新鲜事情，“前面好多人哦，我们去看看！”

朱颜素来喜静，但却不忍拂了碧环的兴致，当下点头，“好，那就过去吧。”

山腰上有一座重檐八角凉亭，每个角上各悬铜钟一枚，亭上题有“疏影“二字，朱颜想起了暗香楼，倒与这疏影亭成了一对，不禁莞尔，忽然觉得一座青楼竟以梅花自比，真要气杀这花中癯仙了。

只见这疏影亭里有一男子身着天青色长袍坐在亭中的石凳上，背对了朱颜这一面的人群，虽看不清脸面，可单看那背影也让人不禁要

赞叹一声“英姿秀挺。”他的四周围了几个年轻男子，皆身着锦裘，一望便知是京中的富家子弟。可惜这些样貌不俗的男子却都表情奇特，或是双眉紧锁，或是呆呆发怔。

碧环灵活，三两下就打听出了情况，原来这疏影亭是玉骨峰上观梅最佳之处，可这几个富家公子却强行占了亭子，在里面猜起谜语来，也不让别人进亭。他们都是有权有势的，旁人也都敢怒不敢言。后来那穿天青色长袍的公子来了，便说要跟他们比试，若是他赢了，就得让出疏影亭。那几个人一向是傲气十足的，当下应允，却不料这人三两下就猜出了他们所有的谜语，现在轮到他给谜面，倒把那些公子哥儿给难住了。

“各位兄台，已经快要一炷香的功夫了，还没有想出来么？”这男子声音温和清雅，听在朱颜耳中却仿佛似曾相识。众人听了一阵哄笑，显是都指望这公子获胜，好杀杀那几个人的威风。

站着的一名身着蓝色锦袍外罩紫貂皮大氅的男子突然跺了跺脚，走到台阶上向外扬声道：“各位，你们中谁要是能替我等猜出这个谜语，本公子赏银十两！”

此言一出，顿时有人跃跃欲试，嚷道，“再将那谜面说一遍！”

锦心低声鄙夷道，“怎么有这种人，为了点银子，脸都不要了！那公子?是为了大家才去斗谜的！”

那出题的男子倒是不以为忤，徐徐立起走到亭前，只见他形容优雅，一双星目看向别人的时候，让人感觉宛若春风拂面，有好似流水潺潺，竟是上次在街市上为朱颜追回钱袋之人。他显然是一眼看到了朱颜，朝她微一颔首，即抱拳向众人道，“在下与这几位公子约定，谜面中需有梅花的‘梅’字，在下刚才出的题目是：梅花无言自凋零，打一字。”

“小姐，这位公子您认识吗？”锦心低低的问。

“不认识。”朱颜一笑。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也不管是否要相助那几个人，却也都冥思苦想起来，碧环瞧的有趣，又见朱颜神态怡然，不由笑道，“小姐，您一定能猜出来的对不对。”

她声音清脆，又不加掩饰，一言既出，旁人的眼光纷纷朝她看来，却又立即被朱颜的惊世之容震惊，人群中响起高高低低的抽气声。碧环一见自己又惹了祸，脖子一缩，再不敢动了。

那悬赏的男子看到朱颜亦是目射奇光，忙道，“小姐若能替李某作答，李某定有重谢。”

朱颜无奈，摇头道，“小女子文理不通，怎敢班门弄斧。”

谁知那出题的男子却道，“小姐品貌不俗，为何不试试呢？”

朱颜闻之哑然，连锦心也吃惊道，“这公子莫不是有病吧，怎么巴不得人家猜出他的谜语？”

却见这人如同冬日暖阳般的双眼中竟是兴味十足的样子，想必也是对朱颜有着极大的兴趣，倒像把这胜负放在脑后了。

朱颜见这人行事奇特，本不愿理会，谁料那悬赏的男子居然又道，“在下知小姐顾虑，若小姐能解此谜，我等立刻将亭让出便是！”

他这话一说，围观的人也开始鼓噪起来。

朱颜冷然一笑，心道这人倒是精明无比，横竖他们猜不出这谜语了，也要让出疏影亭，现在却由她来作答，然后他们以让亭作谢，倒是不输面子！

她好胜之心也被激起，当下走到亭前，“让不让亭与我无干，我只管破谜！”

她妙目直视青衣男子，道，“梅花无言自凋零，可是那麝香的‘麝’字？”

青衣男子拊掌笑道，“正是！”

悬赏的男子正开口要问，却听朱颜笑道，“小女子也有谜语，烦请各位作答。”她美目流转，嫣然道，“既是谜面中需含‘梅’字，那么……‘梅花千里’，打一四字成语！”

青衣男子眼前一亮，道，“可是‘指鹿为马’？”

他见朱颜笑着点头，又续道，“在下还有一谜：‘悔意须终休半废，讹言莫挂且宽心’。”

朱颜笑道：“村头之约心无悔，人别七载终念回。”

“哈哈哈！”青衣男子朗声大笑，“小姐果然大才，此去半里处事在下的一所私宅，想请小姐喝杯清茶，不知小姐可否赏脸。”

朱颜对这青衣男子也心生敬佩之意，欣然道，“恭敬不如从命。”

两人分开人群，旁若无人般并肩离去，碧环与锦心连忙跟上，碧环忍不住回头看那疏影亭，就见亭前众人皆目瞪口呆的望着他们，不由“咯咯”一路娇笑。

行了约摸半里路，果然有一小院，黑瓦白墙，木门竹篱，小小院落里一树绿萼开的正好，树下石桌石凳，古朴有趣。

朱颜抿嘴笑道，“还要先谢过公子当日为小女子讨回银两的义举。”

青衣男子闻言应道，“小姐太客气了，在下姓萧，名见离，敢问小姐芳名？”

锦心正准备去拉朱颜的衣角，不料朱颜已然答道，“小女子名叫朱颜。”

“你我既已相识，可否不要这么客气下去？”萧见离目光如暖风和煦，“就叫我见离，可好？”

朱颜想了想，点头道，“那你就叫我的名字吧。”

萧见离眼光一闪，了然道，“朱颜，石凳上冷，但品茶需借这梅花香，你等我一等。”

只见他从屋内走出来时，一手持一乌黑茶罐，一手夹着四只羊皮软垫。

萧见离走到树下，将四只软垫端端正正的铺到石凳上，“请坐，”又朝锦心碧环轻鞠一躬道，“两位姐姐也请坐。”

锦心碧环吓了一跳，忙要拒绝，却见朱颜笑道，“你们两个快坐下吧，难得你们有口福，这茶，估计不一般呢。”

“哈哈，颜儿果然见识过人！”萧见离笑道，“颜儿莫恼，只是这连名带姓一起叫实在别扭，还不如叫你小姐来的舒服呢！”

朱颜一笑，“名字无非是用来叫的，你就叫‘颜儿’也无妨。”

“小姐，你怎么知道这茶不一般？”碧环坐下后，忍不住开口问道。

“我看这个茶叶罐子可不寻常，”朱颜看向萧见离，“这可是岐山黑金制成的？”

“正是！”萧见离眼中全是激赏，“想不到颜儿连岐山黑金也知道！”

“岐山黑金，非金非石，研磨成兵器，则削铁如泥；若制成容器，则密不透风，最是适宜储放茶叶，三年五载亦品质如新，可惜据说黑金开采极难，世所罕见，”她抬眼向萧见离看去，“其实我也没见过，只是猜的。”

“黑金？”碧环听朱颜这么一说，忍不住伸手去摸那罐子，“这难道不是铁片么？”忽地好像想起什么来，忙小心翼翼的将罐子放好，“小姐说的这么贵重，我毛手毛脚，别弄坏了，卖了碧环也赔不起！”

她语态娇憨，其余三人无不开怀大笑，梅树下一时其乐融融。

第二十章 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澹月云来去

“小姐，那个萧公子好像什么都懂哦！”碧环自从西山回来后，就对萧见离的博学和优雅念念不忘。

“碧环，这事儿你最好莫在府里提起，明白么？”朱颜神情凝重，她的确是有些任性的与萧见离交了朋友，但她深深懂得男人的独占欲，何况还是帝皇?

“哦，碧环知错了！”碧环虽单纯，但却不笨，顿时明白了朱颜的意思。

朱颜抬眼看向窗外，倒是一个难得的晴天！树木光秃秃的，让视线可以去的更远，心情没来由的大好，“锦心，碧环，我来教你们识字吧！”

“这么好的天气，待在屋子里识字岂不可惜了？”门帘一挑，一个高贵俊逸，通身皆是气派的男子已大步走进朱颜的香闺。

“四爷！”屋里三名女子同时躬身施礼。来人正是当今天子龙承霄，他嫌“公子”这个称呼太过疏远，就让众人叫他“四爷”。

龙承霄伸手扶起朱颜，将佳人轻揽入怀，眼里尽是宠溺，却在看到朱颜低垂下去的眼帘后由明转暗。这些日子的相处，两人已然十分熟捻，更有一份难得的默契。朱颜还是那么灵动慧黠，她就像是会读人心，一言一笑让人时时感觉心中熨帖，可龙承霄总是觉得她好像少了些什么。自从来了京城，她已不像在南阳初见时那么清冷淡漠，可那股子疏离的劲儿却好像更加无处不在了。

“四爷今天来的早！”朱颜有些纳闷，这还没到午膳呢，他怎么就来了，这么早就散朝了?

“你说呢？”挑起她的下颌，锁住她迷蒙的双眼，如同爱惜珍贵的瓷器般吻上朱颜娇美的唇瓣。她永远是这么安逸的恬美，即使已经吻过她无数次，却依旧让他沉迷。这个女子，从来都是一副处变不惊的

面孔，唯有在两人亲热时才会稍有意乱情迷，而将她逗弄到失控，是龙承霄最喜欢做的事情。

“房中有人呢，大白天的！”朱颜娇嗔的轻推那将她牢牢困住的宽阔胸膛，这人，今天好奇怪啊！

“早走了！”碧环和锦心是何等伶俐的丫鬟，见他两人情浓，早就悄无声息的溜走了。龙承霄轻轻的抚摸着朱颜脸颊上淡淡的红晕，是了，她的眼里有娇羞，有喜悦，可这娇羞、喜悦，却根本没有传到她的眼底。那里，还是一片清明，更隐藏了一丝淡淡的防备。

她在防备些什么？或者，她其实根本不爱他？那么又何必费尽了心思跟了他？心里没来由的掠过一丝恼怒，她为什么一定要那么特别？

“怎么了？”见他忽然沉默不语，朱颜心中疑惑，不由低声问道。

“没什么！”龙承霄将怀里的娇躯搂的更紧，唇线上弯出好看的弧度，“想不想去骑马？”反正她已是他的人了，他有的是时间来征服她的心！

“骑马？”朱颜吃惊的低呼出声，“去哪里骑？”他疯了吗？竟然不怕将她公开！

“就说你想不想吧！”龙承霄眉头一皱，她果然不是像别的女人那样惊喜交加，反倒是吃惊而又充满疑问的。

他生气了！朱颜敏锐的发现了他眼里的怒意，忙点头道，“想的，就是没有骑过！”马这样气宇轩昂的生灵，她一向是充满敬意的，更曾向往过自己也能骑马驰骋疆场，他愿意带她骑马，她当然愿意之极。

直到身处马背之上，朱颜仍旧有些困惑。他，越来越不刻意掩饰自己的身份了！就像眼前这个围场吧，这样大的规模，这么多训练有素的守卫，还有永远跟在他身边面白无须的玉喜……，为什么？他要打破原先心照不宣的局面吗？眼前又浮现出临出门前殷佑然与白小怜那绝不赞成的表情，他到底在想什么？

“坐稳了！”龙承霄回手一鞭，两人一骑顿时如箭般射出。朱颜一声低呼，忙牢牢抓住缰绳，眼睛却瞪大了，生怕错过眼前飞速掠过的风景。

果然是个胆大的女子！龙承霄心生赞叹，若换了他宫里的那几个美人，怕是早已害怕的要昏倒了吧，哪里还敢左看右看。

一路行到山脚下，龙承霄放慢速度，低声问佳人，“喜欢吗？”

“嗯，喜欢！”虽然胸口略有不适，但她已然爱上了这风驰电掣般的速度。抬眼望四周，却见山崖之上梅花盛开，竟是有些眼熟，“这是……西山吗？”

“正是西山，你来过？”龙承霄点头道，“此时西山梅花正艳，的确值得一看！”他抬头朝山崖上看去，就见一株寒梅斜插在岩壁之上，那根茎仿佛无处立足，却依旧挺拔秀挺，嫩黄色的小花看满枝头，竟是出奇的卓尔不群。

龙承霄看了半响，忽道：“你那莲苑只得夏景，其余三季着实单调，我看这梅花着实配的起你，赶明儿也种上些，不论腊梅、粉萼、绿萼都是好的。”

朱颜心中微动，心想这人倒也真算是对她上心了，轻轻摇头道，“梅花傲雪欺霜，我不过寻常闺阁女子，怎敢与梅花相比！”

龙承霄见她嘴上这么说，眼里却露出向往之意，当下笑道，“种树一时半会儿的也来不及了，不如摘下几支回去给你插瓶！”

“那也不用……”朱颜见那山崖高约十余丈，极其陡峭，倒是成了这围场的天然屏障，可以看到山上的梅花和隐隐绰绰的游人，却不虞担心山上之人往下看，“这样高的山崖，又有谁能跃上？”

龙承霄刚想说话，却不料身后突然有人插嘴道，“我这里正好有新摘的绿萼，不如借花献佛，送给四哥讨好佳人吧！”

朱颜好奇的回头望去，却见有人捧了一大瓶绿萼梅，竟斜踏着山壁翩然而来，这陡壁几乎是直上直下刀削般险峻，而他却好像是擦着那岩壁从半空中行来，仔细看去，却见他每次落脚皆精准无比的踏在

那微微凸起之处，竟如行云流水般，一眨眼的功夫已跃到二人马前。朱颜几时见过这样绝顶的轻功，又见此人年龄尚小，最多不过是二八年华，却生的粉面朱唇，一双明媚大眼里满是机灵促狭，况且他在龙承霄面前也是不卑不亢，更像是在刻意卖弄，嘴角两个浅浅的梨涡，看得朱颜不由好感大生。

这少年称呼龙承霄为四哥，想是他的兄弟了！朱颜略有些担心的朝龙承霄看去，果然见他面色阴沉，倒与那少年一脸若无其事的表情形成鲜明对比。

“子炎怎么会在这里？”龙承霄察觉到朱颜有下马的意图，收紧了揽在细腰上的铁臂，冷淡的问道。

那少年仿佛饶有兴趣的挑眉道，“今日心情不错，便想去大哥那里讨杯茶喝，不料大哥不在，茶没喝上，只好以梅花补足。”

朱颜见这瓶梅花着实不少，那瓷瓶怕是有二尺来高，大碗一般粗细的瓶口竟被梅花插的满满当当，想必分量极重。这少年居然能捧了这么大的物件踏壁斜行，心中暗暗称奇。

龙承霄不慌不忙，眯起眼睛仔细打量那瓶梅花，竟像是对它极有兴趣的样子，突然笑道，“你偷偷折了他的梅花，他定不饶你。”

“呵呵，所以子炎想将梅花送给四哥身边的这位仙女，”他大眼咕噜噜的在朱颜身上来回打转，“那就没人知道了！”

他这后半句话说的仿佛意有所指，朱颜略觉不安，又听龙承霄从容应道，“这梅花果然不错，子炎待会将它交给玉喜便可。”

这叫子炎的少年长鞠一躬道，“四哥放心，子炎告退！”他又饱含深意的朝朱颜看了一眼，竟又以惊人的速度自来路退去，转眼已经消失在二人的视线中。

龙承霄与朱颜两人第一次外出就被熟人发现，多少有些扫兴。龙承霄很快就让殷府的马车将朱颜连人带花送了回去，自己却神情凝重的在围场门口就与朱颜道了别。

朱颜让锦心将这一大瓶绿萼梅放到东厢房的日照充足的地方。其实她对这插瓶之花并无好感，只觉得这好端端的花枝叫人生生折成了死物。只是这瓶花是因龙承霄得来，倒也不可怠慢了去。

“小姐，这个是叫绿萼吧？”碧环显然很喜欢这花，“上回在萧公子家的院子里见着了满满的一树，漂亮的不得了！”

朱颜不由又朝花瓶看去，缓缓点头道，“难怪有些眼熟了！”

————————————————————分割线

“你是说皇上这段日子时常在将军府上过夜？”简若惜一身华丽宫装，面前却站着一个身着黑色夜行衣靠的男子，画面看起来神秘异常。

“是的，”黑衣男子态度恭谨，“皇上大约每隔三、四天都会到骁骑将军府，然后在翌日上朝前离开。”

“查出来是为何事么？”皇上近来出宫频繁，原以为是这宫外有什么狐媚子缠上了皇上，却不料是与殷佑然在一起。皇上与殷佑然情同兄弟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但似乎也没有要好到需要在将军府上过夜的地步！

“这……”黑衣男子面露难色，“将军府戒备森严，四周有无数暗卫，属下无法靠近！”殷佑然是何等样人，不仅军权在握，更有一支人见人怕的暗卫军。不管他们怎么盯梢，到了将军府周围就只能自动放弃。

“必须要查清楚原因！”简若惜俏脸含煞，如果不是为了女人，那龙承霄想必是在与殷佑然密谋些什么了，舅父处心积虑将她送到龙承霄身边，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掌握宫中的信息。只可恨这龙承霄与他那母后殷太后一样狡猾，竟从来也不曾从他嘴里掏出半句有用的话来。她一心想凭着自己超凡的容貌与才华宠断后宫，却不料龙承霄以她尚无所出为理由，只封她到昭仪就停下了，害她硬生生的低了丽妃那贱人一头。

简若惜咬碎一口银牙，那丽妃也不过倚仗着自己生了个儿子，总爱掇弄了那小孩子念诗作赋的成日价显摆，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皇长子的生母似的。哼，若是惹急了她简若惜，除去他那傻儿子就跟碾死只臭虫差不多！

“若惜姊姊在生气么？”人影轻闪，一名身着白色锦袍的玉质少年已然站在了屋内，双眸如星子般忽明忽暗，叫人看不清他到底在想什么。

黑衣男子愣了一下，显然是对这少年的轻身功夫震惊不已，见简若惜示意，忙轻施一礼，越窗而去。

“承烈来了！”简若惜面色恢复如常，微笑着看向这神出鬼没的少年。舅父一心巴望着将这小鬼送上王位，这小鬼高深莫测的也的确像是可造之才。可是，当真将他捧上去了，她简若惜届时又算是什么东西？先帝遗妃么？

“若惜姊姊，四哥最近好像不太光顾这凝华宫啊！想必你定是寂寞了！”龙承烈不改促狭本性，笑嘻嘻的说话，却是字字刺心。

贱女人生的?种，果然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简若惜心中闪过一丝愠怒，表面却不露声色，“你何必操心我与你四哥的事情，管好你自己吧，整天就知道走马斗狗的！”

“哈哈，”龙承烈笑的轻佻，“王叔不是说一切有他么？何况还有若惜姊姊帮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简若惜眼里飘过一丝轻蔑，嘴里却说道：“话是如此，你终究还是要检点一些。”

“不要说我了，”龙承烈的声音宛若儿童般清脆单纯，“你可知许充容怀孕了么？”

“你说什么！”简若惜倏的站起身来，“怎么可能！”那许充容姿色平平，一向不怎么得宠，虽说是个充容，但也不过是因为她父亲乃是当年的抚远将军，龙承霄要靠他打仗而已。如今许老将军早已病逝，军中皆由年青将军主事，许充容也变得默默无闻。

“若惜姊姊居然不知道么？这下急了吧！”龙承烈两眼弯弯，倒像是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简若惜被他一激，反倒冷静下来，“怀孕就怀孕，我急什么，该着急的大有人在呢！”她眼前晃过丽妃明艳的俏脸，嘴角渐露狰狞。

“不急就好！”龙承烈仿佛极为佩服的点头，“要着急的还在后头呢！承烈告辞！”话音刚落，人已到了房间外面了。

简若惜眉毛一抖，那小鬼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二十一章 月寒秋竹冷，风切夜窗声

正月十六，是殷佑然的生辰，他地位尊贵，又是皇帝的好友，皇太后素喜热闹，刚过完年，仍是意犹未尽，借着外甥生日，亲自下旨，在将军府里为他操办寿宴。包括龙承御在内的几位王爷和朝廷里有头有脸的官员全都出席了，前院里灯火通明，人头济济，贺喜之声不绝于耳。

这样的场面，朱颜自然是不能见光的。一大早就让锦心送了副精心绘制的《麻姑献寿图》到正房，白小怜感动之余，嘱咐下人将所有的菜肴每样都用小碟单独盛出一份，在莲苑单摆了一桌。朱颜倒也罢了，两个小丫鬟却是激动的不得了。

“锦心，替我把琴搬到廊下石桌上。”难得天清月明，倒有些动心。平日里抚琴是为了龙承霄费尽心思，今日却是要为自己了。

虽是隆冬，不该在室外抚琴的。但锦心素知朱颜性情，是绝不听劝的，是以只取了一件厚厚的貂裘给朱颜披上，又将脚炉的火拨旺了搁在那石桌之下。

纤指轻拨，琴声如水银泻地，飘荡在茫茫天地间。

夜半何人初见月？明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明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明月待何人，但见流水伴潮声。

原是心境平和的，却不料这琴声里竟慢慢的带上了些怅然之意。想着自己也是伴着这样的一轮圆月，选择了今生的归属，上了进京的马车。虽不以为就此安定，却也不曾料到心中的彷徨会是有增无减。

头顶上的那轮明月，照的出凡间俗世，却始终不置一词。你看尽了人事变迁，沧海桑田，想必已是无动于衷；却可笑我等俗人，明知最终还是尘归尘、土归土，却仍旧汲汲营营、忙忙碌碌，莫怪圣人说过，看破了的还真不如看不破！

颓然罢手，这样的心情，勉力弹奏下去只会污了琴音。

“为什么不弹了？即使心境不对却并无大碍啊！”月下不知何时竟多了一人，长身玉立，宝蓝色的锦袍更衬的他俊美无匹。只是心思被人窥探，不免有些狼狈，朱颜正欲斥责，却与来人同时惊呼出声：

“是你！”

萧见离在前院应酬的心中生厌，便一个人走到后庭，却听见莲苑传来琴音动人，心里猜想着这月夜抚琴之人必定不俗，便想来看看究竟是怎样的人，也与自己一样不耐喧闹，公然奏出这一曲清冷。远远的瞧见那抚琴的女子白衣胜雪，虽看不清面貌但那份气韵已是难以形容。不敢打扰，就只站在门口静静的倾听，渐渐发现她琴声由开阔清平转变成无奈凄然，直到戛然而止，终于忍不住走上前，却没料到竟会是前日梅下共饮的朱颜。

想起厢房里曾经供着的那瓶绿萼，朱颜眼帘低垂，“见离……”竟不知说什么好，见他面色诧异，想必也是在为自己的身份而惊疑不定吧。

“没想到你抚的一手好琴，颜儿果然非是一般女子，”萧见离已然恢复镇定，双目温润如常，“有一个人，想介绍给颜儿认识。”想到那个清冷如霜之人，嘴角忍不住露出一丝笑意，我若给你带去这样的妙人儿，你一定会高兴起来吧。

“哦？”朱颜微微吃惊，却也有些感激，他并不追问自己身份，看来也是一个善解人意之人。

“颜儿的琴配上子墨的箫，我真的很期待呢！”萧见离的脸上全是向往。

“那……改日一定要去拜会。”朱颜有些莫名其妙，只得淡淡的客套。

“为何要改日，不如就在今晚，”萧见离声音如珠玉般清晰，“踏月寻人，岂不妙哉？”

朱颜终于扬起秀眉，他是在开玩笑吗？为什么自己居然还有些心动？

“颜儿？”萧见离试探的再次询问。

“好！”朱颜看到锦心张大的嘴，心中竟有几分快意。这丫头果然是沉得住气的，从萧见离出现到现在都未出声，直到听见朱颜答允了要随萧见离出去，才变得慌乱起来。

“小姐，这……”怨不得锦心慌张，小姐的身份微妙，怎能半夜里跟着一个陌生男人出府！

“没事，你与碧环先睡，关好院门。反正今晚不会有人来的。”任性总是会让人快活起来，转向萧见离，才发现自己不能够跟他就这么大鸣大放的离开殷府，“我们怎么走？”

萧见离一笑如旭日东升，“我自有办法带你出去。”

“不能太久，我需及时回府。”虽然任性放肆，但也要有分寸。

“那是自然。”萧见离赞赏的看向朱颜，果然是奇女子啊！

锦心已被这突发情况完全惊呆，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男子一手揽住小姐纤腰，轻轻一跃就已过了山墙，这才慢慢回过神来。

朱颜斜坐马上，长发早已被风吹乱，身后是温暖的男子气息。他与龙承霄完全不一样呢，龙承霄让她觉得难以捉摸，而这萧见离却能让她觉得无比安心。心中满是好奇，萧见离到底要带她去见什么人呢？

月夜奔马，感觉奇妙无比，朱颜想着萧见离带着她施展轻功，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将军府。眼前又浮现出一名少年手持梅花踏壁斜行的画面，那样的功夫，对她来说，则是代表了一种渴望而不可及的生活。

还是玉骨峰上的古朴小院，还是一树傲然绽放的寒梅，萧见离扶着朱颜飘然下马，执了她的手向屋里走去。

木门被“吱呀”一声推开，满地月光，朱颜一阵恍惚，竟以为自己见到了谪仙。

窗下那名男子，长发披散，尽似能无风自动。他的皮肤苍白到几乎没有血色，一双黑眸深不见底，竟像是万年的冰潭，往外散发着阵

阵冰冷刺骨的寒气。他是俊美的，拥有挺鼻薄唇如神祇般硬朗的轮廓，却因为通身的寒意使他整个人与那冷月融为一体，让人不觉忽略了他的容貌。白锋寒也是冷漠的，冰冷而肃杀。但却不像眼前的男子，只是单纯的冷，感觉不到杀意，甚至感觉不出他一丝情绪，竟像是他生来便是如此。

朱颜终于开始觉得诡异，站在她身后的萧见离，即使是在这一室冰寒中，依旧浅笑吟吟，温暖如常。他与这冰雪之神般的男子是朋友？一个宛如夏花璀璨，一个好比冬月傲雪，这样反差巨大的两个人，会是朋友？

“子墨，不要吓着人家，”萧见离往前跨上一步，为朱颜抵挡了些许寒气，“快拿出你的玉箫铁琴，我终于找到配弹你那铁琴的人了！”

那叫子墨的男子双眉一动，“配不配，不是你说了算的。”

朱颜心中恼怒，这男子，竟是这般毫无缘由的无礼。她刚想转身离开，却被萧见离抓住了右手，“颜儿，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他最喜欢装出这幅样子吓唬别人，其实他弱的很，根本就是纸老虎。”还挤眉弄眼的朝朱颜扮了个鬼脸。

这个萧见离，真是懂得破坏气氛，朱颜忍不住笑起来，一眼看到那叫子墨的男子也无奈的扯动了下嘴角，像是拿萧见离完全没有办法。

子墨……子墨……，朱颜忽觉抓住了些什么，子墨……子炎……玉骨峰上的小院，难道，是她猜错了？禁不住抬眼去看萧见离，就见他已然自说自话的取出了一架通体全黑的琴来，兀自左顾右盼，又冲朱颜一笑道，“不如到院里，但是怕你冷！”

朱颜轻轻摇头，忍不住去看那面无表情的子墨，只见他面青唇白，倒像是有病的样子，身上也只披了一袭单薄长袍，没准会觉得寒冷的是他。

萧见离果然是生就了一颗七巧玲珑心，咧嘴笑道，“你不用担心，他绝不会被冻着，只怕是他冻着了别人！”

山上的确是更冷，朱颜在琴凳上坐下，只觉寒气逼人，伸手习惯性的去抚面前的黑筝，却没想到这筝竟不是用桐木制的，而是黑铁铸成，月光下，根根琴弦泛着寒光，触手之处只觉冰凉刺骨。

精通音律之人自然也对各种乐器钟爱无比，见到这前所未有的铁筝，朱颜也不由动心，纤指划过琴身，竟是跃跃欲试，便抬头去看那子墨，却见他手执一管玉箫，长发如水，更衬的他冰颜绝美。翩翩然立于月下，居然也同时朝朱颜看来，眼神竟是带了些温柔之意。

朱颜只觉心倏的一跳，忙低下头去，就听萧见离朗声大笑，“别眉来眼去的了，快快奏乐！”只见他给自己搬了把软椅，又在膝盖上搭了块毯子，舒舒服服的坐着，一副善于享乐的公子哥儿模样。

不管这萧见离是什么身份，他倒真是个绝妙的人儿！朱颜抿嘴一笑，低声道，“请子墨公子起调。”

一阵山风拂过，箫声呜咽而起，朱颜微愣，竟是一首她从未听过的曲子。手摁在弦上，却有些不知所措。

然而子墨望也不望她一眼，只是径自吹奏，乐声跌宕起伏，却是一路单音，清高孤冷，尖锐晦涩，直听得人心里凄惶。

朱颜见他对自己不管不顾，好胜之心顿起，双手同时跃起，十指迅捷轮弹，琴声铮铮，一股杀伐之气顿时弥漫，竟似要一心盖过了那缕箫音。

然而箫音虽势弱，却如那大海上的一叶扁舟，不管怎样的惊涛骇浪，始终跃然水面；又仿佛是那山中老猿，在崇山峻岭中攀岩而上，山峰大气磅礴，却总也掩盖不了老猿那抹淡淡的身影。你追我赶几番纠缠之后，琴声箫音同时归于平静，海上明月，山顶日出，琴声一扫之前的吞噬之意，变得浑然安宁；箫音也不再执着于孤傲，只如蜻蜓点水般悠然跳跃。两股气韵终于归到一处，再也不是泾渭分明。

朱颜吁了一口气，又向子墨看去，他眼中清冷依旧，却隐含赞许，朱颜傲然一笑，心中有些自得，转念一想，又为自己的孩童般的好胜心而感到好笑。

“这是什么曲子？”应该是他自己作的吧，否则她怎会从未听过？

“曲名《乱红》。”他的声音冷清孤高，一如其人。

朱颜走到他面前，臻首轻扬，直视他冰冷的双眸，却见他因为自己的靠近而往后退了一步。

心里竟没来由的闪过一丝快意。这样的人，倘若身份当真如她所想般的显赫，又怎能在那肮脏污秽的朝堂上生存？因为不知如何应对，才用冰寒掩盖吧？

刚欲转身，却不料娇躯已然落进那昂藏男儿的胸膛，只是绝没有半分暖意，只看到他眼中的凌厉，“和上了我的曲子，自然是我的人！”这个倔强的小女子，不但不畏惧他的冷漠，看向他的眼神里居然还有一丝怜悯！怜悯！几时有人敢以这种情绪对他！！

朱颜悚然一惊，心里暗暗埋怨自己忘记了身份，眼前这男子岂是她能惹得的！脸色一白，着急的用手抵住他的胸膛，“时辰不早了……我……我该回去了。”往身侧看去，那该死的萧见离竟已不知去向！

“急什么？”大手一探，朱颜头上常戴的那支白玉簪已经到了他的手中。不等她惊呼出声，一头乌发颓然坠下，美目焦惶，竟看的子墨愣了神，直到怀中佳人双眼盈然欲滴，才知将她放开。

朱颜一个趔趄，已被身后不知何时出现的萧见离稳稳扶住，她愤然道，“簪子还我！”

“到了我的手里，自然是我的！”子墨双足一顿，人已如长风般消失在夜空。

萧见离不停的摇头，“没想到这家伙也会唐突佳人！”他朝朱颜一笑，露出好看的牙齿，“别跟他计较了，天已快亮，我送你回去。”

朱颜已然呆住，只得由着萧见离将她带回马上，朝城中急驰而去。

那人，要她的簪子做什么？

二十二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

林花著雨燕支湿，水荇牵风翠带长。

春日里的莲苑终于有了些绿意，从南边特地移来的杨柳已然披上新绿，随风飘动的枝条宛如少女的柔荑，轻轻抚弄着枝桠间跳跃的小鸟儿。池边的鸢尾也已经长到快半人高，听朱颜说到了四、五月间就会开花，碧环从未见过鸢尾花，因而充满期待，日日严加看护，若不是朱颜拦着告诉她鸢尾并不是那特别精细的花，需有野趣才更美，碧环想必是要拿出伺候兰花的劲儿来对它了。

“小姐，是不是困了？要不就睡一会儿？”锦心体贴的拿出薄毯盖到朱颜膝上，“这春日里是容易犯困的，反正今儿四爷应该也不会来。”

朱颜微微的闭上眼睛，这暖融融、湿嗒嗒的天气，一点儿也不像北方，倒是让她惦记起南阳来，每年这个时节，暗香楼里的姑娘们都会裁剪新衣，大家在布庄里嘻嘻哈哈笑作一团，那时自己只觉得有些乏味，现在回想起来倒觉得兴趣盎然。

龙承霄已经有半个月没有来了，她倒也无所谓，碧环和锦心倒是有些纳闷，还时常探问两句，可惜她与那两个丫鬟一样并不了解龙承霄的行踪，只能报之一笑。倒是白小怜觉得应该给她个说法，跑到莲苑来，支支吾吾了半天，只说是他家里出了些事，便再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他那么大的家，哪天不出些事儿呢？朱颜只是款款道谢，心里却想着，能让他这样一个厉害的人打破了寻常的生活规律，自然是出了些大事情了。

“朱颜！你是醒着还是睡着了呀？”清越的童音突然响起，却惹来锦心一叠声的埋怨，“小少爷，像您这么大嗓门，睡着了也要被您吵醒了！”

“不碍的，本来就没睡。”朱颜含笑看向一身汗津津的殷震霆，还有永远和他焦不离孟的白锋寒，“哪里弄得一身汗？锦心，把屋子里的枇杷拿出来，”她转头向白锋寒笑道，“我知道你不爱吃水果，但是这枇杷上市的日子实在是短，今年不吃，可要等明年了。”

白锋寒这孩子，小小年纪总爱阴沉着一张脸，真是可惜了他的好相貌。不过他也算是给朱颜面子的，还肯在她身边的软椅坐下。

殷震霆嫌剥皮麻烦，把整个的枇杷丢进嘴里，过会儿再吐出皮与核来，那一嘴鼓鼓囊囊的样子看的直让人发噱，他还忙着说话，“我和锋寒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你还记得那秋月阁的花魁么？”

朱颜纤手正握着一粒浅黄色的枇杷，仔仔细细的剥皮，听殷震霆这么一说，才慢慢的向他瞧去，“可是叫海棠的？”眼前不由得又闪过那对幽暗深邃的紫眸。

“对啊，对啊！终于被我们抓到了！”殷震霆得意的朝白锋寒看了一眼，又怪笑道，“她可是对你有情哦！”

朱颜只觉一颗心“咚”的一跳，“这话又是从何说起？”

“哈哈，你不是在她屋子里呆了一个多时辰吗？她定是看上你了。”殷震霆边笑边挤眉弄眼的，倒是白锋寒看了实在受不了，狠狠的白了他一眼！

锦心在一边听了有些不乐意了，嗔道：“小少爷可别把那什么花魁跟我们小姐扯在一起，说出去名声不好听！”

她护主心切，倒让朱颜有些啼笑皆非，锦心总是忘了她的小姐也曾经是个花魁啊！嘴里不好说什么，只是轻轻拍了拍锦心的手背，将剥好的枇杷送到白锋寒嘴边，“给你弄好了，快些吃吧，不吃就没有了！”一筐枇杷果，不到半盏茶的功夫，已经被殷震霆消灭大半了。

白锋寒神态忸怩，刚想伸手推开，却见朱颜似笑非笑的一双明眸望定了他，小脸一红，只得张嘴吃了。就听到殷震霆在一旁啧啧有声，“你小子好福气啊，总是板个死鱼脸，没想到是为了哄美人儿喂你吃枇杷，”他捏着嗓子挤出些哭腔，“朱颜，我也要！”

“好，你也有！”朱颜又取了一粒枇杷，用小指上的长指甲从根茎处挑开了慢慢的剥，心里却忍不住去想那秋月阁的花魁。那曾经轻薄于她的紫眸根本是个男人，却作了女子的装扮，想必是在冒充海棠。那当时从窗户中跃出去的人又是谁？难道是真的海棠？殷震霆与白锋寒为何要去抓一名妓女？他们抓到的，究竟又是哪个海棠？

想着想着就觉得这事儿蹊跷复杂，忍不住问道，“你们抓到那海棠，又怎么样呢？”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殷震霆眼巴巴的瞅着朱颜手里的枇杷果，“我们只管抓人，后面的事情，自有我爹料理！”提到这桩得意事儿，殷震霆眉飞色舞，“你知道么，那么多的暗卫全都无功而返，还是我们俩双剑合璧，手到擒来！”

朱颜刚想再问，却见碧环从园门处一溜烟的跑进来，“小姐，四爷来了！”

殷震霆与白锋寒立刻像被针蜇了一样跳将起来，“朱颜，改日再来找你玩儿！”竟飞似的一眨眼工夫就没影儿了。

锦心掩嘴笑道：“这两位小爷，从来只有吓跑别人，倒是独独怕了四爷！”

朱颜一笑，心道这两个小鬼着实精乖，察言观色，审时度势的本事比那些大人们都强呢！就见龙承霄一身象牙白色云锦长袍，外罩靛蓝金滚边马甲，说不出的高大俊朗，气宇轩昂，正大步流星的沿游廊走来。

“数日不见，颜儿容色越发娇艳了！”龙承霄显然心情大好，走到朱颜身边也不管有丫鬟在场，便出言戏谑。锦心和碧环互看一眼，碧环抿嘴直笑道，“小姐，我们去厨房看看，有事儿您叫一声！”说着两人拉拉扯扯便跑了。

朱颜轻轻瞪了他一眼，“四爷若再迟来些，颜儿可不就更美了么？”

“呵呵！”龙承霄低笑出声，“颜儿可是想我了？我闻到好浓的一股子酸味儿！”

“哪有！”朱颜娇嗔道：“这会子离晚膳还早，我想静静的练会儿字，四爷不妨看会儿书，我前日在坊间刚买的《格物致知》，真的是好书！”

龙承霄笑着摇头，“有颜儿在身边，哪里还有心思看书。既然颜儿要练字，不如我来给你研墨，也算是西窗佳话！”

说罢他真的就径自走进书房，将宣纸铺好，压上镇纸，搁上湖笔，才又取过那墨，细细的加了些水便磨了起来。

朱颜立在桌旁，已是微微的发怔，半刻才轻笑道：“那可要请四爷恕了颜儿僭越之罪了！龙承霄手上一滞，才又继续研磨，一边笑道：“古有红袖添香之说，如今我为颜儿须眉弄墨，也算是应了古趣！”他又提起手中那墨在鼻下闻了一闻，皱眉道：“这漆烟石墨易干涩，回头叫玉喜给你送一盒正玄松烟玉墨来，写出的字过了十年都是宛若初写，香味犹存。”

“多谢四爷。”朱颜轻蘸墨汁，略一沉吟，信笔写下：“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她有心隐藏，只按照缜密婉约的笔法写了这十个字，静静的等墨迹半干，才抬头对龙承霄道：“颜儿将这两句诗送给四爷，四爷可别见笑。”

龙承霄早已站在朱颜身边多时，见她这么说，又朝那两句诗看去，停了半刻才意味深长道：“颜儿果然是玲珑剔透，深知我心啊！”他指指纸上的空白处，“为何不用印呢？”

朱颜轻笑问道：“使得？”

“使得！”

龙承霄看着朱颜从桌上漆盒中取出一枚小小的印章，纤手微微用力，“窃香主人”四个红色篆体小字跃然纸面。龙承霄为之讶然：“你……就是那窃香阁的主人？”

朱颜调皮一笑：“四爷也读过颜儿的那篇《窃香阁赋》？”

龙承霄点头道：“正是，当日就问了佑然，这‘窃香阁’究竟是什么去处，居然被你写的这么好！‘出没花间，宜嗔宜喜；徘徊阁上，若飞若扬’，直叫人心向往之！”

朱颜不由娇笑出声：“那窃香阁啊，真的是天上有、地下无的好地方呢！”

“是么？在哪里？”龙承霄大感兴趣，忍不住追问。

“颜儿不是说了么？那是‘天上有，地下无’的好地方啊！”朱颜满眼戏谑，捂着嘴竟是苦忍着笑。

龙承霄愣了愣，才大笑道：“难不成竟是你这坏丫头杜撰出来的？”

朱颜点头笑道：“正是，我这窃香楼啊，当真是吸引了无数人呢！改日我要是得了闲，定要建上这么一座楼来。”

“窃香阁……”龙承霄眼角闪过一丝坏笑，“可见你小小年纪却是个不正经的，”他一手揽过朱颜柳腰，埋首于那幽香阵阵的秀发间，“我不用窃香，已是温香软玉抱满怀了！”

朱颜正要嘲笑他，却又听龙承霄说道：“我还是喜欢你戴那支白玉簪，简简单单，更凸显你的冰肌玉骨。”他一伸手，已将朱颜头上的翡翠金钗取了下来。

长发披散，朱颜有一霎那的失神，眼前却浮现出在玉骨峰上的小院里，那冰冷入骨的男子也是这么搂着她，也是这么突然的拔去她头上的白玉簪，害她披着一头乱发逃回殷府。

“在想什么呢？”龙承霄的鼻息拂过朱颜的耳畔，哝哝低语间竟似有无限浓情蜜意。

然而朱颜却是心中一凛，忙道：“只是想起了那根白玉簪，不小心摔碎了，有些可惜。”

“那有何妨，明日给你送些白玉簪子来，各种样式都有，你留下慢慢戴。”他搂着朱颜朝卧室走去，边走边不忘偷香，“不知这窃香盗玉，会不会别有一番滋味！”

“四爷不妨去试试！”朱颜调笑道，这才发现两人的行路方向，忙叫道：“这还没用晚膳呢，四爷……”

门外突然有人同时低唤，“四爷！”

龙承霄脚步一滞，眉头大皱：“什么事？”

玉喜恭恭敬敬的道：“殷将军有要事相商，请四爷到院。”

“这又是怎么了？不是都商议定了么？”龙承霄心头略有恼怒，这种情形，换了谁也该不高兴了。

玉喜额头冒汗，略带迟疑的道：“殷将军说，情况有变……那个姑娘……”

“多嘴！”龙承霄毫不犹豫的打断他的话，“我马上过去。”低头抱歉的道：“佑然有些急事，我先过去。你别闷着自己，嗯？”

朱颜浅浅一笑，从他怀里挣脱出来，“快去吧，我自会打发时间。”

龙承霄走到朱颜身侧，在她唇上轻轻一吻，看到她脸上红晕陡升，这才满意的向外走去，走到门口，却又想起些什么，回头笑道：“过几日就是春祭，京城里会有杂耍班子来，你要是嫌园子里闷，就出去走走。”

“知道啦！”朱颜拖长了尾音，娇笑道：“多谢你。”

龙承霄刚掀开帘子，忽的又回头，“别忘了让佑然派几个人跟着。”

?朱颜实在忍不住要笑，只拿帕子捂着嘴，挥手示意他快走。

龙承霄也忍不住好笑摇头，只觉宫里这么多妃嫔，却未有与朱颜在一起时，才会觉得轻松自在。嘴角禁不住漾出一丝笑容，却低头瞥见玉喜正偷眼瞧他，忙瞪他一眼，“到底又发生什么事了，这么急？”

“回皇上，殷将军给那姑娘用了大刑，可她还是什么都不说……”

“快去看看！”

第二十三章 潜来珠锁动，惊觉银屏梦

一年一度的春祭在京城尤其被人们重视，上至天子群臣，下到黎民百姓，都会趁此机会祭祀祖先，同时祈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城里的每一条街道上都会被撒上清水，新发的柳枝上也被缠上了艳丽的红丝带。京城最大的道观迎仙观门口更是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争先恐后的到观内叩头祈福，更献上随身带来的祭品。

朱颜好奇的看着那堆满了祭品的供桌，红米团、枣糕、五谷、食蔬、三珍、三牲、海味等等，应有尽有。而几个站在一边的道士更是将那些祭品包成一份一份的，细心的用牛皮纸扎好。

“锦心，这是做什么？”南阳的春祭并没有这么隆重，每年都是稀里糊涂过了。

“小姐，等下庙会散了，会有许多穷人家到这里来领祭品，所以要先分好。”锦心解释道，“这是春祭的传统，把福泽分给每个人。”

朱颜点头道，“真是好主意，可惜我们没有带祭品。”

碧环想了想，说道，“小姐，我们可以捐些银子啊！”

“也好，”朱颜对锦心道，“你去那边，捐些银两吧，”她瞅见银箱边的功德簿，又嘱咐道：“不要留名字了。”

锦心领命而去，碧环陪着朱颜在原地等她。碧环喜欢热闹，左看又看，突然大叫道：“小姐，那不是萧公子么？不知他旁边的那位公子是谁，真的是好俊！”

朱颜闻言看去，眼神乍一接触，顿时觉得心脏似乎漏跳了一拍，那走在萧见离身边的，正是在玉骨峰上同她琴箫合奏的子墨，银冠白袍，比之那日少了一份猖狂不羁，却更显得挺拔秀逸。

如同旧友重逢般的露出一抹淡笑，子墨向朱颜微微颔首，“朱小姐好！”身边的萧见离却是绝不拿自己当外人，欢笑着抚掌道：“今晨卜卦，说是宜访客会友，所以不顾子墨反对，硬是拉了他来，可不是就见着颜儿了！”

朱颜也微福施礼，“过去从不知道春祭竟是这般有趣的，今日特地来瞧热闹。”不由自主的将目光移向子墨，却见他眼神温和清澈，竟与那日山上所见判若两人，唯独那深黑的瞳仁后隐有厉芒闪过。

子墨嘴角划出精致的弧线，“所谓春祭，上供皇天后土，下祈万物生灵，我等自当略尽绵薄之力。”说罢也缓步走向那银箱，与正转身回来的锦心正好撞见，就见锦心一脸惊艳，竟是停住脚步，呆呆的回头朝他看去。

一张不知面额的银票，被一双莹白修长的手仔细的展开，再放进银箱里，只看见那道士露出一脸惊讶，又忙不迭的递上功德簿，却被他摇头拒绝。经过分发祭品的供桌时，他又停下来，问了正在忙于包裹祭品的道士几个问题，露出满意的笑。这才轻拂身上沾上的香灰，朝兀自站立的几人款款行来。

这样的人，若不曾见过他弄萧时的冷漠、取簪时的狂放，谁都会把他当成有着一颗悲天悯人之心的翩翩浊世佳公子吧。他为何刻意隐藏自己的性情，戴着完全不同的面具，还有着那样隐秘高贵的身份？

“颜儿，在想什么呢？”萧见离仿佛完全没看见朱颜紧盯着子墨而若有所思的表情，在子墨走到众人身边前一刻打断了她的思绪。

“子墨公子，功德无量啊……”随口敷衍，懊恼自己竟被一丝没来由的烦闷乱了心神。

“这位女施主，既到本观，何不求上一签？”一位银发白髯的老道手持签筒，正笑吟吟的站在了众人面前。

朱颜眉头微蹙，她一向不愿相信这些的，刚要出言谢绝，却又见那老道向她施礼道：“女施主仪表不俗，更有向善之心，适才见到女施主命人慷慨布施，心中感激，本道无以为谢，却自幼习得卜卦易理之术，请女施主万勿推辞。”

“这……”朱颜不由看向锦心，这丫头吐了吐舌，在她耳边悄声道，“没带碎银子，我就给了张一百两的银票。”

只见那老道又向子墨行礼，“也请公子一同问签。”

谁知子墨朝萧见离看去，嘴角含笑，彬彬有礼的道：“在下的朋友今晨刚为在下卜过一卦，再行问签，反而不妙，请道长见谅。”

那老道被子墨拒绝，面色尴尬，只得又眼巴巴的瞧向朱颜。朱颜心中不忍，便点头道，“我去求签便是。”

萧见离眉毛一挑，“那我和子墨在这里等你。”

老道大喜过望，忙引着朱颜和她两个丫鬟绕到殿后的神像前，那里已经排了几个人，正在求签，等了不一会儿，轮到朱颜，她便按照那老道的指示，在神像前徐徐跪下，双手捧住签筒轻摇。别人摇签时嘴里都念念有词，偏生她心无所求，只一心想快快将那签摇了出来。不消片刻，一根细细的竹签就自己从签筒中跳跃而出。老道拾起竹签，嘴角含笑道，“是支上上签呢，女施主请跟贫道来，且看如何解签。”

朱颜无奈，只得跟了他走到解签台前。她抽到的是第七十七签，老道在一墙的签诗中轻轻巧巧的撕下一张，略看一眼，竟是面色惊奇。

碧环和锦心一直跟在身后，瞧着有趣，此刻见那道士色变，都不由叫起来，“这签上究竟怎么说啊！”

老道面露难色，将手中诗撂递给朱颜，口中喃喃自语，“怎么会是这样，竟是如此奇怪……”

朱颜心生疑惑，朝那诗撂上看去，只见诗云：

开天辟地作良缘，吉日良时万物全；若得此签非小可，人行忠正帝王宣。

老道解释道：“这签若是应在男子身上，定是非同小可之人，可偏生是女施主抽到此签，贫道竟不知如何作解……”

碧环嗔道：“你这竹签绝不可能只有我家小姐一人抽到，也不可能从来只有男子抽到，怎么就解释不了了？”

朱颜摇头笑道：“难以作解也无妨，道长，既然签也求了，小女子先走一步了。”

转身欲走，却被那老道急急喊住，“女施主，贫道无才，解不了这签，不知女施主可愿多耽搁一会儿，让贫道的师父给您看看？”

“你的师父？”碧环忍不住叫出声来，这老道须发皆白，至少也有七十岁的模样，他的师父该有多老？

朱颜见他言辞恳切，也不忍拒绝，当下点头道：“碧环，你去告诉萧公子不用等我。”于是带着锦心随那老道走向大殿旁边的厢房。

只见这老道恭恭敬敬的在门外轻道：“师父，弟子可否进来？”

门内传来“嗯”的一声，声音颇为苍老。老道推开门，便侧身请朱颜主仆先进，自己随后却立刻关上了房门。

朱颜甫一进房，双眼立刻对上一双慑人心魄的紫眸，情知不妙，却听锦心闷哼一声，竟已昏倒在地。心神巨震，声音颤抖着问那斜卧于软榻之上的妖媚男子，“你处心积虑引我至此，究竟是何用意？”

一声灿然轻笑，他的容颜仿佛罂粟盛开般，娇艳而鬼魅，身形快捷无匹，微微一晃，一只修罗玉手便已卡住朱颜的下颌，令她完全无法动弹。

朱颜眼中慌乱，就见那紫眸迫得她张开檀口，将一颗暗黑色的药丸投了进去，她张嘴欲呼，然而这药丸入口即溶，不一会儿已全到了她的腹中。

这药丸估计不会是什么大补之物吧，朱颜强忍心中惊惧，调整心神，这才又问道：“你要我做什么事？”

“果然聪明！”手指轻轻拂过朱颜苍白的嘴唇，“又是这样的楚楚动人，刚才差点让我下不去手呢！”紫眸笑得让人心颤，“你跟着那龙承霄，整日窝在那四方天里，不是太过委屈了么？倘若这次得了手，不如就跟着我吧！”

居然是因为龙承霄！朱颜心中一凛，强笑道：“你们男人间的打打杀杀，我一个弱女子又能左右的了什么？”想到龙承霄千方百计的隐了自己身份来与她相处，终究还是让人知道，心里担忧丛生，“你若以为他看重我而不惜以我为质，那你可就错了！”她这话说的倒是真诚，她

不过是龙承霄身边无数女人中的一个罢了，怎么会因为她的死活而受威胁。

“啧啧，若不是怕你那些朋友着急，我还真想与你多聊一会儿！”紫眸双目一凛，神色肃然，“我并非要用你为质，你可知殷佑然的儿子抓了海棠？”

朱颜想起殷震霆跟她说过的话，心中雪亮，却仍旧怀疑的看着紫眸，她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怎么可能帮他救人？

紫眸轻而易举的就看穿了朱颜的疑惑，笑道：“不用你去救她，而是要你去……杀了她！”素手一翻，一粒橙黄色的药丸赫然其上。

“你……”朱颜惊呼出声，“这……怎么可能，我……”

“这药丸入水即化，你只需下在给海棠的饭食之中便可。”紫眸只顾自顾自的说道，“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里，你若不回到这迎仙观取解药，你自己可就麻烦了……”

想起自己刚刚咽下的黑色药丸，朱颜惨然一笑，刚要摇头拒绝，却又瞥见那昏倒在地的锦心，胸中一滞，“我若拒绝，你是否就要加害锦心？”

紫眸笑的好似花枝乱颤，“我素知你们陈国尊崇儒教，很有些人喜欢以忠烈之士自居，最是崇尚舍己救人!”他仿佛极其无奈的摇头，“没有办法，考虑到这个毛病，我只好多抓些人了！”伸手指了指锦心，“她刚才中了‘千毒修罗掌’，全身经脉已经逆行，三日之后的子时开始发作，皆时浑身疼痛无比，整整三个时辰方能平复。如此反复，需痛足七七四十九天，直至全身溃烂而死。”

朱颜面色苍白如死，只拼命的咬住下唇，竭力不让自己因恐惧而呻吟出声。

“所以……三天内不光你来，还要带了她来。这‘千毒修罗掌’可是我的独门功夫，除我之外，无人可解。”紫眸双眼盯牢了朱颜，目光中竟带了一丝欣赏。

沉默……令人无比压抑的沉默……

终于，傲然的抬头，平摊开玉掌，“拿来吧。”

“好！”紫眸含笑着，将那药丸放入一只小小的锦盒，递到了朱颜的手上。

锦盒入手，竟仿佛有着千钧之力，朱颜支撑不住，向后连跌三步，直到脊背撞上了墙头，方才停下。胸口剧烈的喘息昭示了她的惊恐，却仍旧倔强的不肯露出一丝示弱的眼神。

“你别过来！”紫眸的突然欺近，让她更加慌张无措。

“怕什么，”将那颤抖如风中之烛的娇躯轻搂入怀，带着温热的气息吻住她小巧的耳珠，“你以后会常常面对我，总要习惯才好！”

强稳住心神，朱颜轻声道，“我已经答应你了，你最好马上离开，我可不想等下出去了让人看出端倪。”

“有道理……”忍不?在香唇上轻啄一口，“真是舍不得……但是……”紫眸终于放开了她，带着让人目眩神疑的媚笑，轻巧的移开。

“等等，你叫什么？”朱颜将他叫住。

紫眸里流光溢彩，“告诉你也无妨，记住，我叫耶律瑾。”

她不可以在这间厢房里呆的太久，地上的锦心已经有了动静，看样子就要醒转过来了。朱颜想了想，咬牙扶起锦心，走出厢房，立刻就见到碧环飞快的向她们跑来，“小姐，锦心怎么了？”

“不知道，刚才她突然晕了过去，否则我还会与道长多谈一会儿呢！”朱颜侧首，冷凝的目光射向不知何时又出现在碧环身后的老道。

锦心茫然的睁开眼睛，“小姐……我……怎么了？”

“没事，你只是突然晕倒，回去……要好好休息，知道吗？”原本想说请大夫来给她看看的，却想到紫眸说的锦心静脉逆行之事，只得硬生生改成了让她好生休息。

“那支签到底怎么解呢？”清朗的声音传来，朱颜吃惊的抬头，没想到子墨和萧见离居然还在等她。

旁边的老道笑嘻嘻的插嘴道：“师尊说了，这位小姐生的龙瞳凤颈，贵不可言，贵不可言啊！”

“颜儿，你脸色为何如此难看？”萧见离眉头紧皱，伸手抓住朱颜的胳膊，似要给她把脉。

朱颜大惊，忙将手甩开，喃喃道，“见离……男女有别……”

萧见离眉毛一挑，刚要说话，却被始终冷眼旁观的子墨拿话截住：“见离，锦心姑娘身体不适，朱小姐关心心切，今日不如就到这吧。”声音清清冷冷，让人想起那夜的箫声。

“真是对不起！”朱颜歉意的告别，和碧环扶住锦心，向殿外走去。

“贫道送小姐一程。”那银发冉冉的老道也跟了上去，只余萧见离和子墨犹自站在原地。

半响，萧见离转头看向面色淡然的子墨，“你也看出来了？”

“嗯，那个道士有问题。”

第二十四章 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

朱颜望着手中橙黄色的药丸，嘴角泛起一丝无奈的苦笑。

那个耶律瑾未免也太看得起她了吧，虽说她在殷府地位超然，却始终画地为牢，除了莲苑，她几乎什么地方也没去过。让她把这药丸下到海棠的饭食里，真是笑话，她怎么知道海棠的饭食在哪里？

三天，她只有三天的时间。她不想死，也不想锦心死，所以……只有对不起那个海棠了，虽然彼此根本无怨无仇。

朱颜揉着自己微微发疼的太阳穴，事不宜迟，她不清楚那毒药和毒掌究竟什么时候发作。从迎仙观回来时，她便开始留意整个将军府的构造，殷府实在是太大了，要靠自己寻找那个海棠被关押的地方，根本就不可能，就算找到了，她也进不去！那么只有从源头下手了，她甚至注意到了殷府里的水井，整座府邸里的食水皆来自于那两口水井，不知道这药丸毒性如何，若是下到井里又会发生什么！罢了，若是那么一来，她岂不是要害上数百条性命？这么残酷的事情，她还下不了手。

“小姐，今儿厨房做了芙蓉鸡丝，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碧环捧着托盘进屋，满脸是灿烂的笑容，完全是不知人间愁滋味的模样。

桌上是清清爽爽的四菜一汤，朱颜皱了皱眉，“唉，来了这么长时间，虽说都是些好东西，却始终还是怀念南边儿的口味呢！”

“小姐，你不喜欢？”碧环一张小脸顿时垮了下来。

朱颜厌烦的摇头，“算了，还是我自己去做几道菜吧，真是什么都吃不下。”

“小姐你会做饭？”碧环吃惊的张大嘴，“您怎么不早说，不然一来就可以教会了那些厨子，也就不用受这大半年的罪了！”

朱颜淡笑，她在南阳时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哪里会做什么菜了！“走吧，带我去厨房吧，莫让别人知道。”锦心自从回府就有些昏昏沉沉的，朱颜就让她先歇着了。

“小姐，你要去哪个厨房啊？”碧环掰着手指头，“有两处厨房呢，大的是为府里主子们做饭的，小的是为下人们做饭用的。”

“去那个小厨房吧，大厨房人多眼杂，万一遇到正房里的人，也不好看。”朱颜随手找了个理由，那海棠吃的饭，应该是在小厨房做的吧？

当一身轻纱罗裙的朱颜站在这满是油污的厨房里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出现是多么的突兀与格格不入了。

几个厨娘张大了嘴看着好像完全跑错了地方仙女下凡一般的朱颜，半天才反应过来，忙不迭的要给她倒茶，“哎哟小姐，这么腌臜的地方，怎么是您这样的人来得的！”

朱颜不以为意的轻笑，“不敢打扰你们工作，我只是随便看看，你们只管忙你们的。”回头吩咐碧环道，“你去看看都有些什么材料。”

厨房里的几口大铁锅里都装的满满的肉和菜，膀大腰圆的厨娘需得用大得出奇的锅铲才能将整锅的菜搅动起来，然后再装到一个一个的大铁盘里。

“每顿都要做这么多啊？”朱颜假装吃惊的说，眼睛却不停的在整间厨房里扫视着。

“是啊，等会儿各房的粗使丫头婆子，还有马夫车夫，都会到这里来吃饭！”厨娘挥汗如雨，朝厨房外的几间平房努了努嘴。

“你这是……？”朱颜看着其中一名厨娘拿了几个盘子，从每一口铁锅里舀出些菜来，全都放到了一个三层竹制食盒里，难道……

“哦，正房吩咐了，这几日的菜每顿都要单独盛些出来，也不知道是给谁吃得，反正夫人身边的茜雪姑娘会过来取的。”又取了个瓦罐，盛了些黑乎乎的不知什么汤进去。

厨娘的话让朱颜的心顿时咚咚的跳了起来，假装漫不经心的走到食盒旁边，揭开了盖子，嘴里说着，“倒像看看你们平日里吃些什么。”

“咱们将军府对下人算是不错的！”一名厨娘大声的应答，“顿顿有肉，听说有些刻薄的人家，下人连饭也吃不饱！”

罗袖轻掩，那颗圆滚滚的药丸已经滑落到那盛汤的瓦罐之中，只是一阵白烟，立刻融化在了汤水里。

但愿这汤是送给那海棠的，否则可就要累及无辜了。

碧环蹦蹦跳跳的向朱颜跑来，“小姐，这小厨房没有很多材料，我看了看，只有些猪肉、还有青菜、萝卜和豆腐。”

“这样啊……”朱颜皱起眉头，“原本想炒个罗汉上素的，但是没有木耳和金针菜就不成！”

“那怎么办？要不咱们去大厨房？”

朱颜摇头道，“算了，咱们别去给人家添乱了，还是先回去吧。”既然药下到汤里了，那就不用再多呆下去，迎面撞上茜雪又是麻烦！

回到莲苑，对着一桌早已冷掉的菜肴已是毫无胃口，心里却在想着，就算那海棠死了，自己也不太可能得到她的死讯，倒是另外一个麻烦。

无论如何，她现在就得带着锦心去迎仙观找耶律瑾，不管事情有没有成功，横竖药丸只有一粒，她也算尽力了。若等到有人发觉那汤中下了药，那就什么都晚了。

环顾四周，自己在这座精美的宅院里已经度过了大半年的光阴，感情谈不上，却仍旧还是有些回忆的。池边的鸢尾、案上的瑶琴，还有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都在这里发生。鸢尾已经快要长出花蕾，等到花开的时候，她想必已经不在这里了吧？

————————————————————分割线————————————————————

朱颜站在那依旧美的妖艳的耶律瑾面前，指着一进厢房又被点倒的锦心道，“我已经下药了，但是我不知道那饭菜是否是给海棠吃的。你先救救锦心吧。”

“急什么！”耶律瑾妩媚的一笑，“你做的很好，海棠已经死了。”

朱颜眼皮一跳，“你在将军府安排了人吗？那又何必找我去下药！”

耶律瑾轻柔的摇头，鬓边的发丝也随之飘动，他摊开玉白的手掌，“你看，这只雄蛊已经死了，说明海棠身上的雌蛊已经死了，那么海棠本人，也不可能活着。”

朱颜震惊的盯着那只银绿色的小虫，难道这就是蛊虫？她听说过，这用蛊之术千变万化，却从未见过，没想到这蛊虫竟还能传递生死！

掩去脸上的恐惧，朱颜冷声道，“既然知道海棠死了，那还不赶快给锦心解了你那毒掌！”

“真是性急啊！”耶律瑾慢慢的走到锦心身边，看似随意的在她后背拍下一掌，这才抬眼看着朱颜，“你放心，我这人是很有信誉的。”他又取出一粒莹白色的药丸送到朱颜的唇边，“你的解药。”

朱颜毫不犹豫的将那药丸咽下，就见耶律瑾拍了拍掌，一个黑衣人突然出现在屋子里，耶律瑾指着锦心道：“在她醒之前，把她给送回去。”

那黑衣人一声不吭，抱起了锦心就走出了房门。耶律瑾这才将目光移向朱颜，讶然道：“你果然不一样，居然不问我为何把你留下么？”

“我不回去了，你也应该没有让我回去的打算吧？”朱颜不怒反笑，早就猜到这耶律瑾不会这么轻易的让她离开，她也无所谓，反正，回去也是死路一条。龙承霄与殷佑然那么聪明，怎么会猜不出毒药是谁下的？

“哈哈哈，”耶律瑾仰头大笑，“果然是我耶律瑾看中的女人！”他神情一凛，又道，“你刚才服下的药丸，虽说解了你的毒，却也在你身上下了蛊，从此以后，你再也离不开我。想不想试试呢？”

耶律瑾媚眼如丝，看不出他有什么动作，朱颜只觉得随着他眼神一闪，心里竟是一阵绞痛，顿时站立不住弯下腰来，已是冷汗淋漓。头晕眼花间，发现自己已被耶律瑾抱入怀中，那双暗紫色的妖瞳正贪婪的凝视着自己。

“你……你做什么？”就像一只大手在狠命的揉搓自己的心脏，那种痛，让她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痛不欲生。

“我来为你止痛！”浅粉色的薄唇，带着无边的蛊惑，朝朱颜压来。

这一吻的狂热，让朱颜本能的要将他推开，却没想到随着耶律瑾在她唇上的细细撩拨，心中的痛居然顿时轻了。刚有些分开，那股子绞痛又是翻江倒海般的发作起来。

无奈的叹气，任由自己的一双玉臂缠上耶律瑾的脖颈，身体微仰，将自己的朱唇完全送上，就好象溺水之人抓到了救命稻草般再不放开。

双眼对上那抹充满了得逞笑意的紫眸，朱颜只得阖上眼帘，却任由耶律瑾的舌头在自己的唇间肆虐。为了解决身体上的痛，只好忍下心里的屈辱。反正，她也再不用为谁守贞。

终于不痛了！朱颜大口大口喘着气，全身却已是几乎虚脱。

“好些了么？”耶律瑾柔声问着怀里蜷缩成一团的人儿，那苍白如纸的脸色竟让他的心也隐隐作痛起来。

“嗯！”朱颜目光迷离的看着那近在咫尺的绝美容颜，这个妖一般的男子，既是她的毒药，也是她的解药呢！朱唇微启，声音绵软而无力，“你说的没错，果然离不开你。带着我走吧。”

————————————————————分割线————————————————————

将军府 莲苑

原本精致的卧室此时已是一片狼藉，一应陈设玩意统统被扫到了地上，其间有一盒白玉簪子，已然尽数折断，让人看了只觉触目惊

心。

龙承霄面色铁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海棠在吃了饭后，不到三个时辰就一命呜呼了，检查下来，才发现汤里已被下了毒，而殷佑然的调查就更让人瞠目结舌，整整一天，唯一到访过小厨房的只有朱颜主仆，当他们带着难以置信的心情来到莲苑时，却发现碧环昏迷在地，躺在床上的锦心却是气息全无，而莲苑的主人更是不见踪影。

殷佑然与白小怜面面相觑，他们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到下手之人会是朱颜！无论怎么想，也觉得这实在是没有可能的事。

“这里面会不会另有玄机？”殷佑然小心翼翼的问道，“她不过是去了趟厨房，并不代表就是她下的毒啊。”

“碧环，你主子为什么要去厨房？”龙承霄锐目含煞，盯的刚刚从昏迷中醒来的碧环又是一哆嗦。

“小姐……小姐说饭菜不合胃口，要亲自做几道菜！”碧环抖抖索索的回道。

“哼！撒谎！”龙承霄气得紧紧握住了右手的拳头，朱颜的一双玉手柔软莹润，除了右手指缝有长期握笔留下的薄茧外，一点做过家务的痕迹也无，何况朱颜曾经亲口跟他说过，她是属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女人。想起曾经的戏谑，眼前的事实怎不叫他七窍生烟！

“你把整个过程都说一遍！”白小怜也有些着急，事情倘若是朱颜做的，将军府虽说不用担太多责任，但毕竟朱颜是交给他们的人，皇帝明显又是真的动了肝火……，唉，这整桩事情，怎么就跟朱颜扯上了呢？

碧环几乎要哭出来，强忍着惊恐将今日之事从头到尾的叙述起来。其实她也只知道朱颜打发她去库房领当月的新茶，回来后就不见了她与锦心，自己还在气恼小姐出去玩为什么不带上自己，谁知等了一个时辰，也没见人回来。正在屋子里发呆，突然觉得身子一软，竟

昏了过去，等到她醒来，才看到居然是一屋子的人，小姐不见了，锦心更是死了！

龙承霄听碧环絮絮叨叨半天，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出来，正要发作，却见正在搜查房间的侍卫将一大包东西呈了上来，“主子，这里发现了许多药。”

“你来看看，这是什么药。”龙承霄沉着脸，让救醒碧环的御医过来检查。

御医拆开纸袋，看到里面的药材，脸色陡然一变，又赶忙捻起一些放到鼻子下面闻了一闻，才一“咕咚”的跪了下来。

“说吧，这是什么药，干什么使的？”龙承霄面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是不是毒药？”

御医连忙摇头，“不是毒药，只是……只是……”他又磕了个头，才道：“这药里有红花、益母草，和其它好几味药，是女人用来……用来避孕的！”

“什么？”龙承霄陡然一震，转头看向站在一侧的白小怜，白小怜此刻也是彻底呆了眼，“这……这是怎么回事？”

第二十五章 辘轳金井梧桐晚，几树惊秋

瑾望着美目凄迷的朱颜，发现自己竟然完全看不透这个纤弱娇柔的女子。她既然身为陈国皇帝的禁脔，按照那些所谓的世俗礼教，她即使没有自杀谢罪，那至少也该无比羞愧吧，怎么就能大大方方的反吻上他的唇，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呢?

坐在飞速出城的马车里，两人依旧相偎相依。朱颜身上的蛊毒着实厉害，即使心口不痛了，她也被耗尽了全身的力气，软软的瘫倒在马车里的软垫上，耶律瑾干脆将她搂在怀里，她倒也不拒绝。看起来她还当真是想离开龙承霄啊，这一点也很蹊跷呢，据探子回报，龙承霄对她可是无比宠爱的。

“是不是头晕？”怀中的朱颜苍白了一张俏脸，马车颠簸，她想必是经不起。

油灯的光线隐隐绰绰，朱颜那长的惊人的睫毛在脸上投下了两排浓浓的黑影，她却是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只是轻轻的哼了一声。不是她不想说话，而是真的没有气力，耶律瑾急着要离开京城，命令车夫全速前进，这官道绝不平整，她觉得胃里好生难受。

掌心内力微吐，一股暖流从朱颜背心慢慢的扩展到她全身。“可觉得好些？”耶律瑾柔声问道，只觉得自己这辈子从未如此小心翼翼过。

“嗯，”朱颜睁开眼睛，微微一笑，竟看的耶律瑾呆了一呆，“可不可以再暖些？”会武功真的是好呢。

欣然从命，却为自己被朱颜当成了暖炉而觉得好笑，“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啊？”

“你是我的止痛药啊！”朱颜不以为意的轻笑，“你害得我那么痛，自然是要负责的。”身子觉得舒服了，说话也流畅了些。

“呵呵！”耶律瑾低笑出声，将她抱的更紧，“那是当然！”不见了这么一个可人儿，那大陈的皇帝只怕要气得吐血了吧?

“问你一个问题，”朱颜努力仰起头看着耶律瑾的紫眸，此刻那对暗紫色的深潭已化成温柔无比的秋波，“你的眼睛，怎么那么好看的？”

“呃……生下来就是这样的！”耶律瑾皱了皱眉，在铁鹰国，紫眸被视为每一代帝王的象征，是以他一生下来就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你觉得好看？”从小到大，很少有人敢直视他的紫眸，人人都知道那两抹深紫是至高无上的象征，再高贵的王公大臣一看到他的紫眸都会不由自主的低下头颅，从来没有人这样称赞过他的眼睛呢。

“很漂亮，”朱颜抬起玉臂，似乎想去触摸那两汪美到妖异的眼眸，“好像紫水晶……”纤指拂上他的脸，耶律瑾顺从的垂下眼帘，心中缓缓漾起一阵从未有过的暖意。

“别闭上，闭上就看不见了！”朱颜的手指停在他滑腻的脸庞上，这么美丽的一张脸，连她都几乎要心生羡慕了，“啊……”

马车突然急刹住，朱颜掌不住，若非被耶律瑾紧紧的抱住，只怕早已跌了出去。

“主子，我们被截住了！”车外传来的低沉声音中夹杂着一丝淡淡的惊慌，能让一向冷静要强的影杀感到慌张，看来这截住马车的人不简单呢！

“闭上眼，别看！”耶律瑾在朱颜唇上印下轻轻一吻，将她用毯子盖好，这才慢慢的步下马车。

将马车门帘拉好，耶律瑾这才看向车前方静静站立着的两名男子，一人长发无风自动，一身银白长袍，剑眉入鬓，一双深邃幽黑的眼眸竟似那冻结了万万年的冰山，冷凝而肃杀，手中那管白玉箫上荡漾着一抹细长的血痕，仿佛是有了生命力般的在慢慢的蠕动着；而站在他身边的一位青衣男子，全身的气质却是正好相反，嘴角一抹和煦如清风拂月般的微笑，伴随着他宛若午后阳光般的眼神，看了竟让人不由自主的产生亲近之意，若不是他手中折扇的扇骨闪着冷冷金属的光泽，耶律瑾几乎要为这两名敌人叫起好来。

“主子，我掩护，您先退吧。”影杀用传音入密对耶律瑾说话，他手下死伤无算，今晚才觉遇上了真正的劲敌，他死了没关系，殿下是国家的希望，倘若出了什么事那他魅杀绝对难辞其咎。

耶律瑾用一种难以言喻的优美姿态轻轻的摇头，檀口微启，“来的可是‘旭日’与‘冷殇’？果然是名不虚传！”他微笑着望向两人，紫眸中是说不尽的魅惑与风情。

“你胆子很大啊，居然提前潜入京城，”萧见离白皙的脸颊上仍旧是笑意融融，“把‘璇玑令’和马车里的人留下，或许能饶你不死。”

“见离，你越来越罗嗦了！”子墨冰寒的视线直射向耶律瑾的紫眸，“听说你的‘魇术’已经练到了第九层，快些使出来吧。”说罢便上前一步，顿时天地间风云变色，长发如同被无数真气鼓荡，竟都在脑后高高的飘扬起来，一股阴森刺骨的寒气直直的朝着耶律瑾和影杀逼了过去。

影杀只觉胸中气血翻腾，勉力运气抵挡，却是喉头一甜，知道自己已然受了内伤，眼前两人的武功实在是深不可测，朝耶律瑾看了一眼，大叫道，“主子，快走！”抽出赖以成名的“无影剑”，腾空而起，漆黑?长剑在夜空中挽出点点寒星，如同一击毙命的毒蛇般向面前的子墨刺去。

“你的！”子墨鼻子里发出轻蔑的哼声，身子侧移，竟把身后的萧见离露了个空门让给了影杀。

“每次你都先打，就不能好好说话么？”萧见离无奈的摇头，对伸到鼻尖下面的长剑仿佛熟视无睹，右手食指一拨，影杀那饮过无数鲜血的致命一招居然就刺了个空。

“唉！”耶律瑾幽幽一叹，那声音轻柔无比，就如同长夜里苦等情人的怨妇的呻吟，散到夜空中却是久久不散，而子墨身边的阴寒煞气竟被消了六成。

子墨瞳孔疾张，玉箫上血光大盛，朝耶律瑾胸口檀中穴急刺过去，耶律瑾冷哼一声，锦袍中两根漆黑的丝带猛的飞出迎向玉箫，这

原本应该柔软无力的丝带却好像被赋予了生命一般，就这么硬生生的在空中止住了玉箫的来势，丝带仿佛突然变成固体，与玉箫共同的定格住，整个画面诡异非常。

“轰！”

一声巨响，丝带与玉箫同时分开，耶律瑾紫眸越发暗沉，而子墨那几乎透明的脸上红晕一闪而过，两人内力竟是不分伯仲。

“子墨，看来耶律瑾的‘魇术’已经不止第九层了！”那边厢萧见离已经结束了战斗，只见他双臂环抱胸前，摆出一副看好戏的模样，身旁却是萎靡倒地的影杀。

耶律瑾紫眸中突然魔光大盛，口中发出一阵刺耳至极的尖啸，右掌弯曲，竟是猛的击向自己的胸口，鲜血喷射而出，黑色丝带上立刻被染了片片暗红，霎那间两羽丝带如同被注入了新的力量，仿佛灵蛇出洞般跃跃欲试，一层薄薄的血雾平地而起。

“血杀术！”萧见离神色凝重，“子墨小心。”

子墨不发一言，玉箫倏的收回袖中，双手结成莲花印，十指伸缩，蕴含了成千上万种变化，空气中一朵淡色白莲隐隐呈现，“去！”子墨一声冷喝，白莲向着耶律瑾缓缓飘去，看似飘忽不定，却是带着摧枯拉朽的气势。

黑色毒蛇欢快的扬起头来，毫不犹豫的朝那白莲张口咬去，一声沉重的闷响，两人又都往后退了三步。

耶律瑾直退到马车前，刚要再催动血杀术，却听耳边有人低语，当下神色一凛，反手向马车中抓去，转眼间手中已多了一人，黑色丝带轻巧的缠上了她的脖颈，“你们退后，不然我杀了她！”

“颜儿！”萧见离神情大变，见朱颜如同纸质木偶般无力的垂在耶律瑾身前，双目中泪光盈然，却还在强作坚强，顿时心急如焚，“耶律瑾，你以堂堂皇储之尊，竟去为难一个弱女子，不怕叫天下人耻笑么？”

“哈！”耶律瑾轻笑道，“我不耻笑天下人便罢，哪里轮到别人笑我？”紫眸中妖光一闪，就见朱颜的身子突然就抽搐了起来，仿佛正受着天大的痛楚，几丝无助的呻吟顿时飘到子墨与萧见离的耳中。

“耶律瑾，你对她做了什么？”子墨周身杀气大作，竟也是几乎失去方寸。

“她身上被我下了‘情蛊’！”耶律瑾淡淡的道，“你们若想救她，便让我与影杀安然离去，否则，她必死无疑。”

萧见离震惊的看向子墨，“你看……”

“交出解药，放你二人离去。”子墨从牙缝中挤出这几个字来，却换来萧见离了然一笑。

“果然爽快！”耶律瑾将朱颜放到地上，“我与影杀走后，她身上的蛊自会解除。”

“你要我们怎么相信你？”萧见离眼中暖意早已不复存在。

耶律瑾弯起薄唇，“我耶律瑾别的没有，信誉还是有的；就如同我信任二位，既然说了放我们走，那就肯定不会追来一样。”

子墨脸上杀意一闪而过，“你走吧，别让我下次再看见你！”

黑色丝带再度出手，一眨眼间影杀已被卷到马车上。耶律瑾一语不发飞身上马，马车立时绝尘而去。

“颜儿！”萧见离一个箭步上前，把朱颜抱到怀里，“你怎么样了。”

朱颜白的吓人的小脸微微仰起，看向萧见离满脸的关切，眼前白影忽的一闪，眸子已然对上那双冰寒，只是那万年积雪却也有了融化的迹象。

嘴角勉力漾出笑意，“不疼了，他……应该已替我解蛊了。”

第二十六章 佩声悄，晚妆残，凭谁整翠鬟?

子墨紧皱着双眉，不敢去看萧见离怀中闭目不语的朱颜。从她被救出来后，开口问的第一句话，便是“去哪里？”当她得知他们要将她送回将军府后，便阖上双眼，不置一词，只是那眉间的一缕淡淡的轻愁看的他一贯冷硬的心也开始阵阵的抽痛起来。

她不愿意回将军府么？难道他对她不好么？

萧见离显然也看出了朱颜的不情愿，抬眼望向子墨，却又被他一脸变幻莫测的神情而吓了一跳，双眉微挑，眼里露出征询的神色。

“走吧！”话虽坚决，他却知道，自己与她是一样的不情愿。

朱颜安然无恙的归来，让在莲苑苦苦等候的几个人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白小怜亲自指挥下人在朱颜的卧室点起一支“梦甜香”，所有的人推到房门外，只求她能在沉睡后忘却所受到的惊吓与痛苦。

龙承霄努力隐去眼神中的复杂情绪，嘴角泛起一抹真挚的笑容，“大哥，多谢你又帮了我一次，若不是你和见离，颜儿不可能这样平安无事的回来。”他故意将语气中对朱颜的宠溺珍惜不加掩饰，是的，他是多么敏锐的一个人，即使将朱颜抱在怀中的是萧见离，但他依旧能觉察出朱颜与子墨之间那一丝若有若无的诡异暗潮。

子墨——亦是当年的大皇子、龙承霄的长兄龙承御——沉默了半响，才冷然道：“她受了不少罪，虽然蛊毒已被解开，但仍旧伤了她的元气。”

这话完全不是子墨的风格！龙承霄心里涌起一阵阴郁，大哥是在担心他会迁怒颜儿么？所以想帮颜儿证明她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受到了耶律瑾蛊毒的操纵？大哥的心里，不是从来只牵挂着那个女人的么，甚至能为她放弃唾手可得的皇位……他与颜儿？不会……绝对不会……

“我已命人去熬制补药了。”龙承霄诚恳的看向龙承御，大哥比他年长八岁，一直是他的目标，他眼下坐着的皇位，也是母后当年使了

些不光彩的手段得来的，其实龙承霄自己明白，当初若非大哥故意让出皇位，他一个九岁孩童，任凭母后如何手眼通天，也不可能安然继位，而大哥又因为自己的恳求，答应他留在朝廷助他一臂之力，因而在私下里，他绝不会以“朕”的身份面对大哥。

“嗯，我……先走了！”子墨朝右侧那间灯光幽暗的卧室看了一眼，身形飘动，转眼人已在围墙之外。

“这个人……怎么说走就走！”萧见离原本避在一边，让那兄弟俩谈话，不料没说两句子墨就走了，只得无奈的向龙承霄告辞，“皇上……那，我也走了！”

“见离！”龙承霄看着这身为堂堂安乐侯却只爱闯荡江湖的温雅男子，心中是深深的感激，若不是有如同朝阳般温暖的萧见离一直陪伴大哥，大哥的心，只怕更是封闭了吧？“你既叫大哥子墨，为何还要叫我皇上呢，叫我子瞻吧。”

“好吧，子瞻……”萧见离露出理解的微笑，“好好照顾她。”

望着迅速消失在黑暗中的身影，龙承霄眼中流露出向往，能让安乐侯这样卓越的人悉心相随，大哥……永远是不凡的！

转身走回卧房，床上那纤弱的人儿犹自沉睡，龙承霄不由自主的伸出手，在朱颜柔滑细致的脸上摩挲着，这苍白而绝美的容颜，总是能够轻而易举的牵动每个男人的心。可她自己的心呢？又会在谁的身上？

一想到那十封已经配制好的药，龙承霄就难以克制自己的怒气，据殷佑然的暗卫回报，这些药早在好几个月前就已经由锦心买了来，至于为什么没有用上……可想而知，是朱颜知道了在每次同寝后，必须服用的所谓补药的真正内容。

难怪每次她对自己露出的一颦一笑看起来总是那么迷迷蒙蒙的；难怪她作的诗抚的琴甚至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精心设计安排好的；难怪她面对自己的亲热能够曲意逢迎却从不愿直视他的双眼……难怪啊！

她一直是那么的冰雪聪明，自己不愿以皇帝之尊与她相处，她表面上善解人意的与他心照不宣，却在私底下谨慎的防备，做足了功夫。以至于自己即使不赐她净身汤，她也为自己准备好了药方！这个女人，就在自己对她的眷恋越来越深，感情越来越浓的时候，她的心，却已经渐行渐远了！

能有朱颜这样聪明懂事的出色女子相伴，身为帝王的他，不是应该很高兴的么？可是为什么，却总觉得心中郁结难当？

为了那高高在上的皇位，他是不是错过太多真正的美好了？

倏然立起，仿佛像是突然下定了决心般往外走去，却再一次忽略了身后那双不知何时已经睁开的双眸，那里原本是深邃迷蒙的，此刻却是清澈而明净。

朱颜倚在西窗前，望着池边随风摇曳的深蓝色鸢尾丛怔怔的出神。回到殷府已经快一个月了，每个人都试图装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对待她，龙承霄依旧每隔三、四天就宿在莲苑，与她吟诗、伴她抚琴，白小怜仍旧热情的与她招呼，下人们小心服侍，就连房间里的那炉白檀香，也是如同亘古不变的那样飘散着袅袅青烟。

然而变化始终是掩饰不去的。锦心死了，朱颜不愿去猜测她为什么会死，白小怜调来了自己的丫鬟茜雪来伺候她；碧环脸上的欢笑明显的减少了，她变得小心而谨慎，眉宇间时时带着的一抹惶恐总让朱颜看的心酸。而最大的改变，就是那依照惯例需她服用的净身汤，再也没有出现过！

柜子里原先锁着的药消失不见了，送到莲苑的一应补药、食物都要经过茜雪的手。朱颜心中一片了然，他，可是生气了？所以连净身汤也不再让她喝？双手不由自主的抚向小腹，那里依旧平坦，却成了她心中莫名的牵挂。

再也没有见过子墨与萧见离。忍不住要叹气，子墨、子瞻、子炎……天家的男子，每一个都是英挺不凡的。她这样的女子，怎敢奢

望其中的任何一人？眼前又滑过一对紫色的妖瞳，耶律瑾……他那么聪明，应该猜到自己被她算计了吧？

那晚在马车里，听着外面的打斗，她却丝毫不怕，只是死死抓住了车壁上的凸起，忍住自己掀帘而出的冲动，但还是从后厢挪到了马车前部，一颗心紧紧的揪着，却搞不清楚是为谁。直到耶律瑾踉跄着后退，撞上了马车，她用只有他们两个人听的见得声音飞快的说了四个字，“以我为质！”

果然，耶律瑾只是在一瞬间有了一丝停顿，却仍旧将她抓到车外，挡在了身前，甚至再次催发了她身上的“情蛊”来逼迫子墨与萧见离。

她赌赢了，耶律瑾解开了她的蛊毒，也等于证明了她的清白——她是被蛊毒操纵的，所以她不得不去毒害海棠！所以她不用再害怕回到将军府，她也是受害者！

耶律瑾为了自己的性命和一块似乎至关重要的“璇玑令”，不得不放弃了她；而子墨与萧见离却为了她，甘心放走了原本唾手可得的耶律瑾和那块令牌。

她不过是个无关轻重的女子，竟有人肯这样为她，想想也是不枉此生了！

————————————————————分割线————————————————————

“皇上在将军府里藏了一个女人？！”简若惜柳眉倒竖，对自己听到的消息难以置信，“是什么女人，值得皇上那么小心翼翼的藏着掖着？”

黑衣男子点头道：“应该是，从太医院开出的方子里看，送到将军府上的药材都是雪莲、党参、阿胶等用于女子的补药。属下等在将军府外的几条街道上日日蹲守，终于看清了那女子的面目，还打听到她就是殷将军从南阳带回来的那名青楼女子，叫朱颜！”

简若惜吃惊的睁大了眼睛，表情随着黑衣男子的汇报千变万化，最后忍不住大笑起来，“我说以殷佑然的为人怎么会突然领个烟花女子进门呢！而那个泼妇白小怜居然还能一声不吭的忍下来，原来是在给皇上打掩护呢！”眼皮忽的一跳，简若惜突然想到一个关键之处，追问道，“皇上每次在将军府上留宿，有没有赐那贱人净身汤？”

“查过御药房的记录了，自去年秋天起，每个月都有相关药材送至宫外，不过……”黑衣男子犹豫的看了一眼简若惜的面色，“上个月，将军府没有再派人取药了。”

“什么！”简若惜脸色顿时一白，被自己的想法完全惊住了。龙承霄他想做什么？难道他打算放任那个烟花女子生下皇家子嗣？

黑衣男子恭声道：“王爷请娘娘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处理才好！”他见简若惜只管沉着脸不言语，只得又道：“此刻仍是白天，属下在此不便多待。”

“嗯，你先去吧，我想想。”简若惜回过神来，将这端王府设下的暗探打发走了，却被自己听到的一切弄得有些手足无措起来。

如果龙承霄只是迷恋上个青楼女子，她大可付之一笑，以那女子的出身，根本连进宫的资格都没有，她也懒得去理会。然而现在龙承霄不但经常在宫外留宿，还居然违反祖制不赐那女人净身汤，那说明什么？莫非龙承霄他真的对那叫朱颜的女人动了真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件事她必须要小心的处理了，为了个青楼女子去触犯龙颜，那可真的是得不偿失了！更何况这事还牵扯到殷佑然，殷佑然可是太后的亲侄子！以目前的形势看，她还不敢跟殷太后作对！

“娘娘，”宫女的声音从外面传来，“丽妃娘娘带着大皇子来了。”

丽妃？简若惜眼前一亮，忙打开门走了出去，一路迎到宫门口，朝着那环佩叮当，一路迤逦而来的丽妃母子福了下去，“丽妃姐姐，臣妾正念叨着您呢，您可不就来了！”这个丽妃自己巴巴的送上门来，她当然不会放弃这么一个好棋子了！

自从两人联手对付过那许充容之后，丽妃与她也渐渐的走的近了，即便如此，丽妃也从未见过简若惜这般热情的样子，倒是有些受宠若惊了，忙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扶起简若惜，“妹妹干嘛这么客气啊！”右手忙一扯大皇子，“快些叫人！”

“母妃娘娘！”大皇子继承了他父母的好相貌，小小年纪生的容貌不俗，只是被丽妃逼得狠了，总显得过于怯弱了些。

“哟，大皇子快请起！”简若惜伸手捏了捏大皇子的小脸，抬头笑道，“大皇子生的既聪明又俊秀，姐姐好福气呢！”

丽妃见儿子被人夸奖，立刻笑着应道，“他还小呢，可别总夸他，当不起！”

“大皇子当不起那还有谁当的起！”简若惜一边将丽妃母子往里引，一边语带讥讽的道，“难道还是许充容肚子里的那个当得起么？哼，瞧皇上把她给惯的，都脱了人形儿了！”几人分宾主坐下，简若惜抿了一口刚送上的新茶，愤愤不平的道：“我真的是替姐姐气不过呢，也没想到皇上那般护着她！”

简若惜知道了许充容怀孕的事，当下就命人悄悄透露给了丽妃，丽妃果然心急，当下就跑到了许充容的宫里头，拿着款儿找许充容的茬儿，正准备罚许充容到日头底下跪瓦片呢！不知道谁悄悄禀报了皇上，龙承霄闻讯赶来后，轻描淡写的就把事情给圆了，倒让丽妃讨了个没趣，从此不管是谁，一提到许充容就让她恨得咬牙切齿。

果然，被简若惜这么一说，丽妃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简若惜忙笑道，“瞧我这不会说话的！不过姐姐，如今咱们的对手可是无处不在了呢！”

“这话怎么说？”丽妃皱起两弯娥眉，不解的问道。

“宫里的这个，咱们眼看是没法子动了，这没想到宫外又冒出了一个来！”简若惜装作神秘的样子凑近了丽妃，“姐姐可还记得，去年秋天的时候，殷将军从南阳带了个青楼女子回京城？”

“哦！”丽妃连连点头，“那可是个大新闻！听说那女子是南阳的花魁，还会写诗！”

简若惜哼了一声，冷笑道，“可惜啊，这位花魁并不是殷将军给自己找的，他是在给别人背黑锅呢！”

“什么？”丽妃大吃一惊，“他为谁背黑锅？”

“天底下又有几个人能让殷大将军心甘情愿的为他背黑锅呢！”简若惜不屑的撇嘴。

“你是说……”丽妃倏的看向简若惜，“皇上？”难怪每个月皇上都有几天是在将军府留宿，她还只当是皇上与殷佑然兄弟情深，没想到是将军府里藏着个女人！丽妃努力挤出一丝笑容，佯做大度道：“皇上不过也就是图个一时新鲜罢了，反正她也见不得光，咱们就由着皇上去吧。”

“哈哈，姐姐真是好度量！”简若惜满脸佩服，“人家可不稀罕进宫，人家连孩子都快要有了呢！”

“你说什么！”这下丽妃是真的坐不住了。

第二十七章 樱花落尽阶前月，象床愁倚薰笼

“通知厨房，打今儿个起，莲苑的膳食都由新来的田师傅单独做了，再由茜雪给端进屋，旁的人一概不许插手，哪一项出了差错，那就单问那负责之人的罪！”

“将这屋里有棱有角的家什尽数换了，要是一不小心磕着碰着了那是谁也担当不起的！”

“碧环，你素来毛躁，近来虽说是好了些，但仍要千万当心，你家小姐如今身子贵重，端茶倒水的活儿就让茜雪做吧，你就只管跟你家小姐说说话，给她解解闷，一步也不许离开她！”

……

白小怜双手叉腰，拿足了当家主母的款儿，将一应下人支使得团团转，这边好不容易吩咐完了，那边又冲那仍旧处于震惊状态的太医颔首一笑，“李大人，往后怕是要经常的麻烦你了，你可要多尽尽心，”她说着又仿佛想起什么事，笑容又是一敛，“不过这件事儿还请李大人的口风紧点儿，回头再来时就说是替我把脉就完了！”

李太医虽说还是有些搞不清楚状况，却也看的出事情轻重，当下连连作揖应允，心中却是在犯嘀咕，那天仙也似的女子究竟是何身份，竟能让将军夫人亲自张罗？之前也听说过殷将军将一名南阳名妓纳为私房的传言，可一名侍妾怎会受到如此重视？何况从称呼上来看也分明不像是家里人。这些也都罢了，最惊人的还要数今儿早晨，内宫总管太监玉喜公公一下朝就亲自冲到太医院，什么也没说，只命他带齐了东西直奔将军府。玉喜公公那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连丽妃娘娘见了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他从来看人都是斜着眼睛的，几时见过玉喜公公如此惊慌激动过？

联想起前些日子御药房接到上头的旨意，大肆搜罗了库存里最最上等的党参、阿胶等往将军府送，估计也是给这位美人儿进补用的。莫非……莫非……，天哪！李太医脑海中顿时闪过一个惊人的念头，

伸手一摸才发现自己的额头上竟已是冷汗涔涔——倘若他的猜想是真的，那这事儿可就大了！

朱颜对上茜雪那坚定不移的目光，只得无奈的接过那碗浓稠的直让人望而生畏的补汤，皱着眉头咽了几口，却终究忍不住“哇”的一声全都吐了出来，慌得碧环与茜雪一个捶背一个端水递毛巾，来来回回又是好一番折腾。朱颜气喘吁吁的道：“茜雪，你看，我是真的吃不下去……”光闻那补汤的味儿她那一向虚弱的胃就已经开始翻江倒海了，这几口下肚，怕是连早上喝得半碗清粥也都还了出来。

“可是小姐，您身子弱，现在还有了喜，不补怎么行！”茜雪看着朱颜痛苦的样子，也是心急如焚，夫人说过，孕吐虽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就是再难受也得强咽下去，不吃东西，怎么能有力气生产？茜雪一跺脚，“我去找那新来的田师傅想想办法，这补汤怎么也得做的味道好些才行！”说着便一溜烟的跑了出去。

唉！朱颜心中轻叹，前些日子龙承霄看她吃什么都不香甜，就干脆让玉喜找了个南方来的厨师专门按照她的口味做给她吃。这样格外的恩宠，她却不觉得高兴，反而令她越发心事重重。

“小姐，恭喜您！”碧环带了丝敬畏看向朱颜的小腹，从清早上起到现在，莲苑里人进人出的热闹非凡，她在一旁伺候着，心里也是无比的惊讶，却始终捞不到机会跟她的小姐说上一句话。

朱颜有些好笑，脸上微微一热，瞪了碧环一眼道：“好不容易她走开了，你倒又来聒噪！”

碧环抿嘴乐道：“小姐别不好意思，这可是喜事。只是碧环实在想象不出小姐做母亲的样子！”

朱颜闻言一怔，是啊，莫说碧环了，连她自己也觉得难以想象自己大腹便便的模样！

“小姐，我知道您爱静，”碧环见朱颜不说话，只当她是倦了，“您躺着休息一会儿，碧环先出去了，有事就叫一声啊！”说罢便替朱颜放下半扇罗帐，悄无声息的退了出去。

喜事么？面对突然安静下来的房间，只觉得千头万绪一下子全都涌上心头。她为什么就无法感受到一丝喜悦呢？若不是今天用早膳时，被那盘葱饼的气味引得突然干呕起来，而又由茜雪禀告了白小怜，她还想再隐瞒一阵她怀孕的事儿呢！

小腹处依旧看不出任何变化，但那里却已经有了一个神奇的小生命在萌芽，在生长。李太医说孩子已经两个多月了——与她自己估计得差不多。出身青楼，别的事情若有不懂，这方面的事儿却是一点儿也没少听说，之前的种种迹象都表明了她的身体已发生了变化，这几个月来，龙承霄时常留宿莲苑，又在不许她喝那净身汤，为了这事，她已经暗暗担心了很久，那种微妙的心情，连朱颜自己都觉得无法形容。

听说龙承霄膝下子嗣并不多，想必是他不愿意让有些嫔妃生下他的孩子吧，仔细想想便觉得无比可悲——宠幸了女人，却不允许那女人为他诞育子嗣，而这些女子还必须日日奴颜卑膝，巴望着他的临幸，甚至还会为了那些许恩情而自相残杀！日日活在这样的折磨中，又有何生趣可言？这样看来倒更觉奇怪，龙承霄竟会允许她诞下子嗣！他莫非是疯了？

下床走到梳妆镜前，发丝蓬乱、不失粉黛的自己看起来苍白中又带了几分稚嫩，真是难以想象这具单薄的身子还能孕育出一个生命来！

要做母亲了！朱颜一手捂住胸口，虽说早已有了心理准备，却仍旧会为这眼前的事实而震惊不已。是的，若说她心中没有一丝悸动、欣喜，那就未免太不尽不实了。对于腹中的小生灵，她的感情有困惑、有惶恐、更有一丝浅淡却不容忽视的期待！

那个孩子，会是他？还是她？

但愿是个女孩儿吧，那样或许能够离纷争远些，不用很美，也不用很聪明，只希望她能健康、快活的长大。

记得曾经在南阳街头，看到春日里放风筝的孩子们，脸上都带着阳光灿烂的笑容，至今想起来仍旧会心生羡慕。但愿她的孩子，也会有那样没心没肺的笑靥。

她完全不记得自己的父母是何模样，也从不知何谓父母亲情，但她却愿意将自己并不丰沛的爱尽数给了这孩子，即使，她的生命里早已注定了会有无数坎坷。

或许，这就是父母之心？

“小姐，这碗参汤，您喝了吧。”碧环手持托盘，打了帘子进来。

“不用了，今儿不是已经喝过了么？”朱颜有些着恼的盯着碧环，自那太医断出她是喜脉后，将军府上上下下都仿佛如临大敌，只差没有勒令她不许离开绣榻一步了！

“这可不是平日喝的党参汤，这是刚才萧……侯爷特地送来的雪参熬的，有一支都几乎成形了呢！”碧环在提到萧见离时明显的犹豫了一下，想是不习惯那风流倜傥的萧公子突然变成了位高权重的安乐侯。

碧环想了想又道：“萧侯爷是从莲苑后面进来的，他把雪参悄悄的塞给了我，还说不想让其他任何人知道，小姐，您看……？”

“是吗？”朱颜忍不住蹙眉，见离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在顾忌什么呢？自从那晚回到将军府后，再没有人提起他与子墨的名字，倒像是有志一同商量好了似的。如果见离已经得知她有喜的消息了，那么想必子墨也……

“他们知道……知道我的事了？”虽知自己根本是明知故问，却仍忍不住脱口而出，心里一阵苦涩，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嗯。”碧环点点头，带着丝茫然，看着朱颜顺从的接过汤碗，用银匙一口一口的往嘴里送，却是完全食之无味的样子，心头也开始沉重起来，只觉得一夜之间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萧公子变成了安乐侯，而那俊美异常却又冷酷的吓人的子墨公子竟是当今皇上的兄长、位高权重的睿亲王龙承御！

那晚在莲苑的诡异情景碧环至今无法忘却，这些人个个都是天潢贵胄，却都与小姐牵连上了或多或少的联系，连她一个下人都看出了事态背后另有玄机，何况是冰雪聪明的小姐？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小姐从早晨到现在，就没露过一丝笑颜。

小姐的身份、她腹中的孩子、高高在上的皇帝……一切都是那么的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碧环越想越担心，难道这孩子的降临根本就是祸而非福？

“碧环！”朱颜放下碗，却一把抓住了碧环的胳膊，语气里的那抹不寻常的波动不仅吓到了碧环，就连她自己都暗暗吃惊了起来。

“小姐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么？”碧环有些慌张，连忙走到朱颜身边。

朱颜四下环顾，又停了半响，才仿佛下了重大的决心般对着碧环耳语道：“你要帮我，我想见见子墨！”

“啊！”碧环脸色一白，不由得回想起那天晚上，萧见离将小姐抱到床上时，睿王爷一直跟在旁边，虽然他的脸上似乎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但碧环却能感觉出他与小姐之间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在里面。而在眼下这节骨眼上，小姐突然想要见睿王爷……

“小姐，会不会不太好？”碧环小心翼翼的问道。

“我要见见子墨。”仿佛是自言自语般的，朱颜侧过身子看向窗外，日头已经偏西了，估计龙承霄不一会儿就会来，他是皇帝，她是皇帝的女人，现在更是有了皇帝的孩子！这个铁铮铮的事实，直压得她透不过气来。

是的，她真的很想见上子墨一面，哪怕说不上话，远远看上一眼也好。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突然变得这么冲动，她和子墨之间根本就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只是她这一生，还似乎从没有相此刻这般强烈的希望做些什么。

她只是觉得，也许只要见上那么一面，她便会就此安心。

朱颜露出今日的第一抹笑容，淡然、苦涩，却坚定。

第二十八章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夕如环，夕夕都成玦。

月影横斜，将池塘边那纤弱袅娜的人儿照映的越发身形飘渺起来，一身天青色的冰丝罗裙，颜色淡的几乎被那浅黄色的月光融化了去，就连那池中的清丽白莲，似乎也那点点轻愁感染了，一朵一朵，安安静静，无依无靠。

初夏的夜晚，有着难得的晚风和可贵的清静，唯有在这个时候，她才能独自出来走走，即使不过是在莲苑这方寸之地，幸有清风明月作伴，她已然十分感激。

她一向是冰肌玉骨、清凉无汗之人，却没想到随着身体上的变化，人也开始畏惧起暑热来。府里人人将她当成了眼睛里的珍珠，恨不得摘下天上的星星以博她一笑，却也对那一身身淋漓的香汗而束手无策。人人都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她虽不记得父母是何模样，自从有了身孕便也会时常惦念，当年她的母亲，可也是如她现在这般辛苦?

每天照着一天三餐准时而来的孕吐，已经让她对那几个月后的生产望而生畏，而心里的惶恐一日胜似一日，几乎就要超过她对腹中这小生灵的淡淡期待了。这几日眼前总会出现那些男耕女织，儿孙绕堂的画面，虽然极普通，对她来说却是可望不可及。想想她如菟丝花般绵软无力的人生，不由憎恨起自己来，她一人无牵无挂倒也罢了，何苦还要连累一个无辜的孩子!

那日她鬼使神差的央了碧环为她去找子墨，之后才觉自己行事荒唐。她有孕在身，根本不可能走出莲苑半步，而身为睿亲王的子墨又怎么可能私下里来见她? 即使碧环偷偷的跑上玉骨峰的小屋，并将那封她亲手所书的诗签留在了书桌上，她也不敢有任何期待，甚至有了一丝丝后悔——天下本无事，她又何苦硬要去招惹是非。

他那样的人、那样的身份，怎么会来看处境微妙尴尬的她呢?

更何况眼下她容颜惨淡，只怕子墨当真来了，她也不敢与他相见吧。

“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轻轻的吟哦，却不觉盈润了眼眶：不辞冰雪为卿热！这样执着热烈的情感，她自认自己绝不会有，却仍旧是衷心的感佩，或许……还有一些些的向往。

眼前雾气缭绕，几乎看不清身前的景物，好在已是夜深，就连碧环也撑不住昏昏睡去了，倒也不用担心被人看穿了心事。

月色如水，莲花如梦，她窈窕的影子仿佛是从月宫落入凡间的仙子，轻巧的停在了莲池之上……等等，怎么在她的影子旁边，还有一道颀长挺拔的身影？朱颜悚然一惊，刚要回头，却听身后之人低沉的声音，“不要回头。”

是……是子墨！

朱颜浑身战栗起来，却听话的没有转身，心中莫名的酸楚，他……可是在嫌弃自己开败的容颜？突然觉得无限的惶恐，紧紧的咬住下唇，克制住自己想要躲起来的冲动，两只脚却如同生了根似的一步也无法挪动，想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然而那两只拼命揪住长裙上飘带的纤纤玉手却完全出卖了她的心情。

“恍惚追寻晚来风，

不觉梦中游。

独立湖畔，

清波涌起，

杨柳低头；

闲庭空恨白日短，

寂寞春意浓。

烦烦绪绪，

欲罢不能，

欲语还休。”

子墨的声音，如同一把冰刃裂开丝帛，将月色打碎，又直直的划到她的心上。他……念的竟然是她冲动之下让碧环送到玉骨峰上的那首小令！

俏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埋怨自己好不知羞，竟就那么肆无忌惮的写下“欲罢不能，欲语还羞”这八个字，子墨……可会觉得她太轻浮？第一次在背对着别人时手足无措，只知道低着头，十指与丝带死死的绞在一处，连小指被勒的泛白了还犹不自知。

“别咬了！”声音突然变得近在咫尺，朱颜吃惊得抬眼，正对上一双飘满雪花的冰眸，子墨的眼瞳一向宛如冰谷之下的深潭，然而此刻却飘过了一丝怜惜。

是怜惜么？朱颜有些讶异的张开粉唇，似乎不敢置信自己所看到的。也许，他并不是那么无动于衷的呢！心里那一朵莲花悄然绽放，任由一抹笑意取代了眼里的水汽氤氲。

这个女子太过敏锐！子墨有些狼狈的避开她灼热的眼神，却发现她笨到两只手几乎被自己的衣带给绑住了，下意识的伸手去拉那带子，不料朱颜没有防备，脚下竟是一个踉跄，他忙要将她扶住，却不小心碰到了她小腹，双手一颤，如同触了电般忙又将手移到她的肩头，好容易把她扶稳了，才发现脊背上竟似有汗意。

两人相对而立，却是默然无语。

“我走了，你……多保重。”他不敢再回头，足尖轻点，人已在院墙之外。

朱颜怔怔的望着他离去的方向，脸色却又回复成一片惨白。她不会忽略刚才的情景，子墨的手刚碰到她的小腹，就立即像是被毒蛇咬了似的往回一缩！若不是怕她跌倒，只怕他整个人都会往后退开吧。

他嫌恶她！

心里的那朵莲花仿佛霎那间被烈焰吞噬，疼痛从身体的最深处向每一根发丝蔓延，若不是身旁有一根廊柱可供她倚靠，只怕早已站立不稳。

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朱颜，你是自取其辱！她喃喃自语，只觉身上汗出如浆。一辈子只放纵自己任性了一回，却遇到这样的结果。不能怨任何人，是她自己忘记了兰姨的告诫，是她将自己一贯冷漠的面具毫不设防的摘下；是她把自己身有所属的处境丢在脑后，所以——她活该！

“小姐！小姐你在哪里？”碧环的声音带着哭腔传来，想是她一觉睡醒却发现她的小姐不在房里，这才慌张的出来寻找。

“碧……环。”尽管全身无力，但她还是使劲的叫出声来。痛过了就该忘掉，她一心寻找梦想也以一种残忍方式呈现在了眼前，自怨自艾从来不是她的风格，何况，她还有一个孩子需要她去关心，还有一个忠心耿耿的丫鬟碧环在关心着她。

“哎呀，小姐，你出了那么多汗，快回屋歇歇。”碧环发自内心的关切让朱颜的心中慢慢的恢复了些许暖意，“等下要烧点热水，换上干衣服！小姐，您太不当心自个儿的身子了！”碧环一边替朱颜打帘子，一边只管絮絮叨叨。

“谢谢你，碧环。”朱颜深深的看进碧环的双眸。

————————————————————分割线

丽妃一张精致的芙蓉秀脸因为惊慌与愤恨而被扯的扭曲起来。她不相信！更觉得眼前的简若惜仿佛是在嘲笑她。是啊，她成日价在宫中日防夜防，没有皇后，她代管后宫事务，皇上宠幸了哪个嫔妃她心里都有一本账，每天皇上临朝的时候，她就会用尖锐的银质雕凤嵌珐琅指甲套在那本厚厚的记录上划来划去，毫不留情的给那些级别不够的妃子赐下净身汤，命令亲信在够级别的妃嫔宫里暗做手脚，曾经有一度，她几乎以为那顶凤冠总有一天会落到她的头上，她的儿子也终会成为帝国的太子，日后的皇上。

然而就从新的秀女进宫后，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其实完全是岌岌可危的。一个简若惜就能公然的不把她放在眼里，别看她平日“姐

姐”“姐姐”的好不乖巧，可那眼中的不屑她又怎会视而不见？许充容莫名其妙的就在她的眼皮底下怀了孕，她被皇上重重的警告以至于再不敢轻举妄动！一切都失控了！

现在居然连宫外的下贱女人也怀上了皇嗣，还那么大张旗鼓的动用了太医院最好的太医和药物，这叫她的颜面往哪里搁！她恨不得现在就扑上去一个巴掌打到简若惜那张略带幸灾乐祸的脸上，她倒要看看那可恶的笑容还能不能挂的住！只可惜……她还不能这么做！

“妹妹说的可都是真的？”拼命的稳住心神，绝不想在简若惜面前失了身份。

“当然是真的！”简若惜垂下眼帘，掩去了眼中那抹浓浓的轻蔑，“这事儿藏都藏不住，即使太医们不说，御药房底下的小太监们也早就传的沸沸扬扬了！宫里最好的‘十心保胎丸’、‘人参养荣丸’，只恨不得装了大车往那将军府里拉呢！”

“皇上他……怎么会允许那女人生下皇嗣？”还是难以置信，龙承霄这样的举措又将皇室的尊严置于何地！

简若惜冷哼一声，“皇上只怕是迷上那个女人了！”她一双杏眼射出噬人的光芒，“姐姐，再这样下去，咱们姐妹倒要跟那风尘女子共同侍奉皇上了，怎还有脸活着！”

丽妃小指上的指甲套在红木几上划出一道道的沟痕，仿佛就把这光洁的几面当成那贱女人的脸面一样，恨不得把她立时毁了容，再挫骨扬灰！

“这事儿也就等着姐姐拿主意了，难不成咱们就这么眼巴巴的看着？”简若惜俏脸生寒，“再拖下去，那就该喝满月酒了！”

丽妃心中一动，眼神有些迟疑的看向简若惜，接口道：“只是殷将军是太后娘娘的外甥，而那女人又住在将军府……”

简若惜情知丽妃胆怯，也佯装无奈的点头笑道，“可不就是难办在这儿了吗？不过依妹妹之见啊，太后应该不知道这事儿！或许太后她老人家知道了，还会站在咱们这边儿呢！”

“唉！”丽妃幽幽的叹了口气，伸手捂住额角道，“你这事儿说的我心慌意乱的，我先回宫了，人岁数上来了，经不住刺激……”

望着丽妃急急忙忙离去的身影，简若惜嘴角露出一丝狰狞。

“娘娘，丽妃娘娘好像是在装样子呢！”身旁的贴身宫女忍不住道。

“哼，她倒是精乖了！”简若惜不屑的扬起嘴角，“不过……既然她知道了这事，那之后怎么发展，也就由不得她了！”

第二十九章 绿窗冷静芳音断，香印成灰

依旧是长夜孤灯，灯下的娇俏女子正在精心裁制着一件小儿穿的衣服，大红色的丝缎，深蓝色的滚边，针脚又细又密，且为了不划伤婴孩稚嫩的肌肤，毛边全都朝外翻，可见这女子有多用心了。

“碧环，你的手真巧，”朱颜凝望着在碧环手中上下翻飞的细针，不由感叹起来，这原是她这个做母亲的责任，怎奈她从未认真学过女红，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你要不歇歇吧？都已经做了那么多了。”她瞥一眼矮几上那叠的整整齐齐的一摞各种颜色的衣裳，“你做那么多，他也穿不了。”

“小姐，我听说孩子都长得很快的！”碧环头也不抬，“我做了几个不同的尺寸，省得到时候要穿了却没有准备。”

情不自禁的伸手抚上自己的小腹——近日来她总是下意识的做出这个动作，虽说离生产还有很长一段日子，可她就能感觉到腹中的那个小生灵的存在，也许，每个女人的母爱，都会在这怀孕的过程中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变得愿意为那素未蒙面的骨血献出自己的一切。

嘴角噙出一丝笑颜。即使她无法接受那帝王的爱，即使她尝试去爱的人根本拒绝了她，即使要面对无数的腥风血雨——这个孩子却令她无比的满足，每当想到他的存在，便会不由自主的感激上天对她不薄，终于赐给了她生命中唯一的亲人。

“小姐，你要不给宝宝起个名字吧！”碧环总是这样乐乐呵呵的，自己高兴，别人看了也会展颜。

起名字？朱颜微微一怔，她倒从未想过呢！只是……虽说这是为人父母应做的事，可这孩子的命名权，也许不会在她的手里吧？甚至……这孩子的姓氏，都将成为一个难题！无奈的摇头，“如今还早呢，起名字的事不用着急，”说着向碧环看去，却立即吃了一惊，“碧环，你怎么了？”前一秒还在做针线的碧环，此刻却已趴倒在桌上，仿佛睡着了般，一缕头发甚至被灯花溅到，冒出一股青烟。

手忙脚乱的替碧环将头发拢到身后，才发现碧环双颊潮红的极不正常，无论她怎么推搡都没有反应，心下不由一慌，忙朝门外叫道：“茜雪，茜雪……”

然而黑夜却是一如既往的宁静，朱颜心中一凛，这莲苑中人都受了白小怜的吩咐，平时不管做什么事都打起十二分精神，即使是睡觉也都非常紧醒，现在却仿佛是座空园，难道……是有人闯进来了？不是说将军府四处都有暗卫么？

刚想张口再唤，却觉得身子一软，只来得及看见身前一抹黑影掠过，已是昏了过去。

……

朱颜慢慢醒转，毫不意外的发现自己已经不在莲苑之中，她所处的地方，很明显是一座牢房，这里除了火把昏暗的光线，便只有满地的稻草，和孤孤零零的一个她！空气中浓重的湿气和霉味，表明这里也许还深处地下，是谁？这么处心积虑的抓了她来？

透过粗大的铁栏，可以看出这座监牢其实并不大，她可以一眼看到通向上方的石头台阶，靠墙搁着桌椅，却没有人看守，完全不像是衙门里的牢房，倒好像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地牢。望着铁门上的黑沉大锁，不由苦笑：她在南阳活了十八载，一直平平安安，到了这京城不过才一年，就不知道结下了多少仇家——虽然她根本不知道仇人是谁，但哪些人会跟她有仇，那是一想便知！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无论怎么掩藏身份，终究还是有暴露的一天！

倒像是算准了她此刻会醒似的，传来开锁的声音，有人进来了！朱颜朝外看去，只见一女两男正在下台阶，那女子仿佛是急不可待的，紧跑了几步就到了牢房前。

她果然不愿意暴露身份，脸上遮着一层面纱，然而她那不可一世的站姿却透露出她可能拥有的地位。朱颜心中一黯——她总是能猜中，却没有一件是好事！

“果然是绝色啊！”她的声音阴沉而晦暗，更是隐含了一股难以掩饰的妒意，倒是可惜了她的好嗓子，“不愧是花魁出身，有足够迷倒男人的本钱！”她话音陡然变得尖锐，“可惜却忘记了自己的出身和本份！”

朱颜淡然一笑，是啊，她的确是没有遵照自己的出身和本份行事，只是，那并非是她忘了，这世间种种，又有哪样尤得了她?

只听那蒙面女子突然冷笑道：“其实你我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对我来说，多你一个不算多，少你一个也不算少！不过，你犯了一个大大的忌讳！”她的目光如刀锋般冷冽的划过朱颜的身体，“所以，即使我放过了你，还是会有无数的人想要你的命！”她仿佛无奈的摇了摇头，“算了，不如让我来做这个恶人吧！”

是大忌讳么？朱颜只能默然，她的孩子果然是命苦，才刚刚投了胎，却又要被收回去了。心头如被钝刀子狠狠切割般的疼痛难忍，却紧咬着下唇一语不发。

“为什么不说话？”蒙面女子显然是被朱颜的沉默所激怒了，“你就一点也不留恋这人世么？不为你自己，也为你这未出世的孩?啊！有你这样的母亲么？”

她怎么不留恋？朱颜轻轻别转头去，只是留恋又有什么用？她会放过自己吗?

“我的确是不合格的母亲。”朱颜淡淡的道，她拼命的稳住心神，却还是听到了自己声音里的痛苦。

“哼，废话少说！”蒙面女子朝牢门努了努嘴，身旁一名侍卫模样的男人走上前来，将铁门打开，跟着便毫不犹豫的一把揪住朱颜的长发，将她拖了出来。

朱颜强忍着头顶上传来的剧痛，任由那男人拖着，却只用双手紧紧的护住了身子。

“啪！”清亮的巴掌声响起，嘴角涌出一丝甜腥，右脸颊上火辣辣的疼，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头发已被那蒙面女子再次揪住，她使劲

的把朱颜的头发往后拉，迫得朱颜不得不仰起脸来，却又被结结实实的打了几巴掌！

脸上想必是肿起来了！朱颜奇怪自己居然没有流泪，倒是眼前的行凶之人却好像是受了极大的打击一般摇摇欲坠，两只美丽的眼眸此刻射出的凶光，仿佛要将朱颜千刀万剐一般。虽然隔着面纱，却也能看出她一定是个大美人，不知是谁说过的，女人天生是仇敌，这蒙面女子的心里想必也有许多苦楚吧。

“谁准你这样看着我的！”蒙面女子心里又是一阵难以抑制的愤怒，这女人居然用一丝怜悯的眼神看着她！她是多么高贵的女人，这下贱的烟花女子怎敢怜悯她！

唉！朱颜无奈的闭上眼睛，却听那蒙面女子忽的一阵娇笑，“我这个人呢，天生就是心肠软。喂，现在你面前有两个选择。”

朱颜睁眼一看，却见一名侍卫手上正捧了两碗汤药，里面的药剂分别用一红一绿两只瓷碗盛着。

“这红色碗里的药喝下去的话，你会在一刻钟内死去，而且死的很难看；”蒙面女子又指着绿色的瓷碗，“如果是喝这一碗的话，或许你能活下来，不过，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决计保不住的。”她得意的狂笑起来，“你看，我是不是很仁慈，选绿色的吧？也许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呢！”她如同戏弄猫鼠般的拿起绿色瓷碗，送到朱颜面前，“喝吧，喝啊！”

然而出乎她意料的，朱颜轻轻推开蒙面女子的手，竟朝那碗红色的汤药探出手去。

蒙面女子显然吃惊不小，竟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尖叫道：“你疯了么？还是以为我是在骗你？你若喝了红碗里的药汤，那可就必死无疑了。”

朱颜红碗在手，摇头笑道：“他若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人世间千般苦难，她早该明白如何才能一了百了。

在那一女两男惊异的眼光中，朱颜手臂轻抬，就准备喝下碗中那无解的毒药……

“乒乓”，红碗不知被什么异物击中，竟在空中就已成了粉碎，药汁洒满了朱颜一身。那蒙面女子满脸惊恐，刚要尖叫，却被两名侍卫一左一右架住，“主子，我们不是来人的对手，快走！”

蒙面女子这时才醒悟过来，情知那碎碗之举不过是个警告，他们若再呆下去，那可就真的是不知进退了！只得恨恨的一跺脚，任由那两名侍卫带着离去。

朱颜吃惊的看向站在她面前的两人，又是一男一女，这两人也是纱巾蒙脸！看他二人气派，也绝不是普通之人。

从这女子的气质来看应该比之前的那个年龄要大些，只是看向朱颜的眼神却是极其复杂！有惊艳，有了然，甚至还有……一丝丝无奈?

“主子，您看？”劲装男子恭恭敬敬的请示道。

“点她的麻穴！”女子的声音冷漠而威严。

朱颜立刻感觉到自己浑身瘫软无力，心里涌起说不出的怪异感觉，这两个人，是来救她的，还是来害她的?

“从今往后，要想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女子的眼瞳深若寒潭，“救了你一次，救不了你第二次！你是个坚强的女人，希望你能懂得面对人生！”

朱颜犹自处于震惊之中，却看到那女人端起了桌上的绿色药碗，放到鼻下闻了一闻后，径直送到了朱颜的嘴边。

“对于有些女人来说，孩子可以救命；而对另外一些女人来说，孩子却是催命符！”她一手托碗，一手捏住朱颜的下颌。

药汁苦涩无比，在朱颜惊惧的目光和那女人冷漠的注视中，一点一滴的被灌入了她的腹中。朱颜想大叫，她惊恐的几乎要颤抖起来，却苦于什么话也说不出。

好痛！药效想必是立即发作了，如同有两只大手在腹中肆意撕扯着，朱颜虚汗淋漓，她清晰的感觉到那小生灵正在被狠狠的摧残，无奈的剥落，暗红色的鲜血无声无息的自身下流出，她感觉到了孩子的离开，带着她自己的灵魂，与生命力……

那一男一女不知是何时离去的，牢门大敞四开，只余了朱颜一人躺在泥地上，奄奄一息。

第三十章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如果生命可以重来一次，她情愿自己当年就冻死在南阳的那条穷巷里；

如果人生可以再次选择，她宁愿嫁给那些脑肥肠满的庸俗男人中的任何一个。

一切都已来不及，世上从不会有后悔药出卖……

当年双亲故去的时候，她年龄尚幼，怕是根本不懂得何为悲伤；这些年她将自己保护的很好，虽受万人追捧，却从未动情，而此刻从她身子里泊泊流出的鲜血，终于让她明白了什么叫作痛不欲生。

脑海里各种场景纷至沓来：

琅琊会上，众人联诗；十六月圆，翩然献舞；玉骨峰顶，琴箫合奏；西窗烛下，红袖添香；白莲池畔，绵言细语；芙蓉帐里，一响贪欢……

终是一场虚幻！

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一双大手将她托起，朱颜觉得自己轻飘的仿佛身处云端，一颗心空空荡荡的全然不着边际，又是一阵抽痛，把她从沉睡的边缘唤醒……，“不要睡，千万不要睡……”似乎有个声音在呼唤她的名字，是她的孩子在提醒她、指责她吗？是了，她怎能就这样不负责任的只管沉沉睡去？

使出了这具似乎已不属于她的身体里的最后一丝力气，朱颜对上了那双原该冷冽彻骨、此刻却惊慌失措的幽深眼眸，深深的叹息……

“对不起……”真的很累，朱颜无力的闭上眼睛。

“不……求求你……千万别睡……”是他么？心里掠过一丝困惑，他怎么会有如此失控的声音？他的双手好像在颤抖呢！不要摇晃啊，朱颜很想皱眉，血快要流光了……

无奈的睁眼，可惜目光真的是很涣散，半天才确认了那如龙章凤姿般的俊颜，下意识的道：“请……带我离开……”

实在是无力支撑了，只是心中犹有一丝奇怪，好像他们曾是不欢而散的，为什么……她就能这么放心的躺在他的怀中？

子墨紧紧的抱着怀里柔若无骨的朱颜，马车颠簸，这几乎失去半条性命的女子已经无法再承受哪怕只是一丝丝的伤害了！

回想起地牢里的那一幕，他以为自己的心在一瞬间突然四分五裂了！印象里那飘逸清雅，自信淡然的人儿正倒在了血泊里，除了那一地猩红，还有碎碗、药渣……这狼藉的画面让他的眼睛几乎滴出血来。

他永远不会忘记遍身是血的朱颜：

她那悠然如远山的双眼，此刻却是完全没有的焦距，就那么睁得大大的、直愣愣的，失神空洞的让他心慌的一下没有了着落。他在她耳边拼命的呼唤，好半天才换来她一声不明所谓的“对不起”！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应该说对不起的是他啊……

从没有这样的恨过自己，竟就这么将她放弃！他以为自己能够像过去一样将事情遗忘，他以为他们的生命力再不会有交集，他以为他的离开会让她过上安安定定的生活……

他错了！

大、错、特、错！

那一夜他带着满身的伤痛离开，却也在心中为她祈福，但愿那孩子和孩子的父亲可以带给她幸福；没想到再次相见，他都几乎感觉不到她的生命力。

不过，她终究没有记恨他，还把自己托付给了他！

“请……带我离开……”

他听懂了，从那一刻起，他的手掌再没有离开她的身体。内力源源不断的流向她的重重筋脉，为她延续着一线生机，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勉强感受到——她还活着！

这才知道，原来，她的生命，早已连上了自己的心。

从今往后，再不放手！

“子墨，你确定要带颜儿去地宫吗？”萧见离的声音也失去了惯有的温和，即使他已经驾着马车朝地宫的方向飞驰，却仍要再一次向子墨确认——毕竟，这一对人儿都与皇宫有了太多的纠结！

“眼下地宫是最安全的地方！”子墨的眼神从头到尾没有离开过朱颜惨白的玉容。难怪她最后一句话说的是要离开，这个京城，带给她满身心得伤害，如若不是因为她伤势太重，他会带她走的更远，就算有再多的阻碍、再大的困扰，他也会一力扛下。目光如刀锋般的阴冷，“子瞻，你欠我的，不如就这么还吧！”

————————————————————分割线————————————————————

眼前的大滩鲜血，已让龙承霄与殷佑然肝胆欲裂，而更令二人惊恐的，却是那受尽苦楚却芳踪成谜的佳人，此刻究竟是在何处？

“去……去把那个贱人给朕带来！”龙承霄的一身杀气，让身边人人都噤若寒蝉。

玉喜偷眼瞧了一下他主子的脸，腿肚子一哆嗦，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问道：“请……请皇上明示……”

“朕要把简若惜那贱人碎尸万段！”龙承霄恶狠狠的道，他此刻的帝王之威凛然爆发，即使亲近如殷佑然，也不敢轻易捋虎须。

玉喜刚要跑出地牢，却听宫人奏报：“太后驾到！”

殷太后冷着一张保养得宜的芙蓉粉面，虽足蹬高屐，却是莲步如飞，几步就下到了地牢里，不等众人下拜见礼，就已沉声吩咐道：“玉喜先别急着传旨！哀家要与皇帝单独说话，你们都下去！”

众人如逢大赦，不一会儿全都走了个无影无踪。

殷太后走到龙承霄身边，轻轻抚上他清癯冷厉的俊颜，心里涌起身为人母的骄傲，却又为他那眉间浓郁的哀伤而怜惜不已。

“子瞻，母后知道你很难过……”

龙承霄眼里闪过一阵阴郁，“母后，您不明白……”

“母后明白……”殷太后了然的点头，“那是个好姑娘！子瞻，母后没有老糊涂，丽妃、昭仪她们都知道的事情，母后又怎会不知？”

“既然母后什么都知道，”龙承霄眯起双眼，“就请让朕下旨杀了简若惜那贱人！”

“你不能杀她！”殷太后的口气毫不犹豫而且不容置疑。

龙承霄浓眉一颤，略有些不耐的道：“怎么说？若只是因为那端亲王，母后大可不必担心！他绝不会为了那贱人便轻举妄动。”

“自然不会是为了你那稀里糊涂的王叔！”殷太后凤目灼灼闪光，“他只当昭仪会一心为了他办事，可笑他在脂粉堆里打滚了这这半辈子，却是半点都不懂女人的心思！”

“您的意思是……”龙承霄心中陡然一动，沉吟了半刻才道，“这贱人心思深沉，又怎能确定她是真的不愿为端亲王做事？”

“所以就更加不能打草惊蛇！”殷太后齿锋凌厉，却是带了一丝怜爱的神情看向自己的儿子，“子瞻，关心则乱！若不是为了那姑娘，你断不会这般草率！别忘了，你可是一国之君，你肩上还扛着万里江山呢！”

龙承霄悚然一惊，面颊上有些发烫，情知殷太后说的没错，他也是因为朱颜出了事，急怒攻心，只想着拿了简若惜来泄愤！然而这简若惜身份特殊，留着她在明里暗里都能牵制一大批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就这么问罪于她的！只是让龙承霄就这么放过她，心里却是怎么也过不了那道坎。

殷太后见龙承霄闷声不响，知道他已被说动，便放缓了口气道：“其实，那姑娘无名无分的，以后也不可能进宫。即使是诞下皇子，只怕也是艰难的很，母后知道你是真心喜欢她，但是你可以宠爱她，却不能让她来延续皇肆，否则，那只会是害人害己！”

“害人害己？！”龙承霄眼底涌起浓浓的晦暗，颓然道：“是朕害了她啊！”他看向殷太后，“朕可以不再追究此事，但……颜儿眼下生死

未卜，或许……孩子并没有出事……朕必须立刻找到她！”

殷太后一愣，脸色陡然暗了下去，半天才扯动嘴角，泛起一丝浅笑，“你不用担心，是子墨和见离把人救走的，以子墨的医术，不管孩子有没有事，那姑娘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什么！”龙承霄大吃一惊，“他们把颜儿带到哪里去了？您既然知道，为什么又放任他们把人带走？”

“不让他们把人带走，难道让你当着这许多人的面带了那姑娘出去么？”殷太后无奈的摇头道：“子瞻，切莫忘了，你是皇帝！”

龙承霄闻言低头不语，眼神却是风云变幻，复杂难明。

他早就觉察出皇兄与朱颜之间存在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却又让他心生警惕的诡异气氛；如今朱颜出事，最先到场的不是他龙承霄，却是子墨和萧见离！而皇兄早已明了朱颜的身份，甚至也在相当长的日子里与她断了联络，可如今却这么不管不顾的来救朱颜，这未免也太不寻常了！这完全不是子墨他平日里做事的风格啊！

“子墨终究会再露面，”殷太后眼神似乎能直指人心，“子瞻，你必须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该死！”

龙承霄重重一拳砸在地牢的墙壁上，一大块斑驳的石灰哗啦啦的落了下来！他当然明白殷太后话中的意思。自从自己在子墨的谦让并且帮助下顺利登基后，母后虽然表面上对他万分感激，内心深处却仍旧是无比忌惮这个当年神通广大，天纵英才的大皇子。如今子墨带走了朱颜，已是充分说明了他二人之间的情愫，可要让龙承霄大大方方的将朱颜作为条件出让给子墨，即使其中的道理再透彻，他也实在很难做到。

“皇兄不会的！”他心里一直无比爱戴龙承御，然而却始终不能说服殷太后，“即使皇兄有异心，朕又怎能用一名女子去换得平安！”

“如果能用一名女子就能换得他的忠心，岂不是更好？”殷太后微笑道，“子墨那样的孩子，只有让他觉得对你有所亏欠，才会换来他一

生的效忠！”凤目中闪过一抹深深的谋算，“孩子，你坐拥江山，还怕少了女人吗？有所失，才能有所得！别忘了，你那几个兄弟，可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龙承霄只觉得头痛欲裂，只想一个人静静的呆一会，“还不知道皇兄是怎么想的呢！走一步看一步吧，”他抬眼看见殷太后皱紧了的眉头，只得又无奈的道：“母后的话，朕记下了便是。”

殷太后神情复杂的看了龙承霄一眼，说道：“你心情不好，后宫的事情却是不得不处理的！”只见她粉面生寒，“丽妃妒嫉成性，德行有亏，着夺去妃号，降为美人！将大皇子送至慈宁宫，由哀家亲自教养！”

“母后这是……”龙承霄立时明白了其中奥妙，脸色变得更加阴沉，“她虽未行事，却也存了心，这份儿惩罚已算是便宜了她！”

“这不过是为了给子墨一个交待而已！”殷太后冷声道：“皇儿莫忘了，无论是对于朝廷，还是对于后宫来说，那个姑娘，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第三十一章 知我意，感君怜，此情须问天

已不记得自己是第几次昏厥了，只是每一次的醒来，总是让她觉得还不如一直沉沉睡去的好。

无奈的睁开眼睛，才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极其独特的房间之中，四周的墙壁似乎是用大块切割齐整的汉白玉砌成的，正泛着一层莹白色的微光。屋子里的光线柔和而舒适，却又看不出光源设在哪里，最奇怪的是，这里看起来无门无窗，却丝毫不让人感觉气闷。

这是什么地方?

朱颜试着转身，一股剧痛从她身下传来，让她全身几乎完全僵住，竟是动弹不得。她心中一凉，这才慢慢的记起自己身上发生过些什么来。

她的孩子，已经永远的离她而去了！

也许她此刻也是在墓穴之中了，这房间的样子，可不正像是一间墓室? 只是，人们都说灵魂是无知无感的，那她怎么还是觉得痛彻心扉?

她被人劫到了一间地牢，那身形美好的蒙面女子逼她做选择……她当时是一心求死的，谁知道有人救了她，却又给她灌下了那绿碗中的汤药……

汤药！朱颜禁不住浑身战栗起来，她记得自己眼睁睁的看着那药汁滑进自己的喉咙，然后残忍的扼杀了她的孩子，她惊恐的无以复加，却又无能为力！

这本就是她一直惧怕的场景，她不惜以死来回避面对这一幕，却仍是毫不留情的发生了……，早就知道，她早就该知道的……

命该如此！

泪水无声无息的滑落脸庞，平生头一次开始怨恨起自己那无法掌控的人生来，她只想着要安安静静的过日子，那些人……那些高高在

上的天潢贵胄们，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欺凌她这样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女人？

“颜……儿？”一个遥远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听起来似乎有些熟悉，是了，就是这个声音，之前一直在叫着让她千万别睡的，是最终救她的人么？这么说来，她并没有死？

目光终于迎上那双深邃的眼眸，只是那里不再是一望无际的冰寒，而是满满的悲伤、怜惜、愤怒，还有内疚……，她竟不知道人的眼睛里会表现出这么丰富的感情呢！只是他那如谪仙般俊美的容颜，什么时候竟变得这般憔悴而疲惫？

“颜儿？”子墨紧张的几乎无法成言，她为什么还是这么直愣愣的看着他？难道是因为那巨大的打击让她的心智受到损害了么？千万不要啊，在他耗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挽回她的生命后，在他已下定决心要好好保护照顾她的时候，她怎么能以这样无知无觉的模样来面对他？她怎么能就这么轻易放弃？

强烈的恐惧让他忍不住将朱颜一把搂起，一只手运起内力，将温暖送入她的体内，另一只大手却拭上那苍白的容颜，轻轻的拍打，“颜儿？我是子墨，你认得出？”

“子……墨”，朱颜听到自己的嗓音竟是嘶哑的不像话，跟着便发现了眼前这俊颜上那无比的惊慌，“你怎么了？”

子墨重重的吁出一口气，“没事就好！”他如释重负般的垂下身子，将头深深的埋进朱颜的颈窝，鼻端随之传来的馨香让他觉得骤然放松，只觉得为了怀中这柔弱无助的人儿，哪怕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

他刚才在害怕？朱颜有些吃惊，然而因为被子墨这样紧紧的抱着所带来的安心，让她也不愿说任何话来打破这一刻的宁静。

时间仿佛凝固了般，不知过了多久，子墨才将朱颜慢慢的放开，脸上竟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冷不冷？”

“不冷，”浑身上下都暖融融的，似乎连疼痛也减轻了几分，“是你救了我？”虽然能感知到他的心意让她有了几分喜悦，只可惜这一切来得太迟，她的伤痛，只怕这一辈子也无法抹去了。

“嗯，是我和见离，”眼前再一次闪过朱颜倒在血泊里的情景，手臂不由一紧，“颜儿，你的痛苦已到此结束，”满溢着深情的双眸牢牢锁住了朱颜那双有些凄迷的美目，握住她的纤手放到自己的左胸，“我龙承御在此对天盟誓，从此将保护朱颜，让你不再受到任何伤害。”

他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心意，之前碍于心结和礼教，让他一味的躲闪与回避自己的感情，不但折磨了自己，也害苦了她——当日在白莲池畔，她那凄凉的神情就已让他几乎就要不管不顾的带她离去，却终究还是硬生生的压下了自己的不理智。如果那天带她离开了，她就不会遭这么多罪！每每想到这一点，他就恨不得杀了自己！

眼泪又不争气的涌了上来，嗓子似乎被堵住了似的，“我……不值得，”她的身子已是破败不堪，而他却拥有那样尊贵的地位，这样相处悬殊的感情，她实在是要不起，已经尝试过一次失败，怎敢再重蹈覆辙？“子墨，你不该……”

来不及说更多，话音已被一双炙热滚烫的唇重重的覆上，强烈到沸腾的感情如惊涛骇浪般似能将她吞没。子墨牢牢的箍住朱颜的娇躯，力气大的仿佛要将她揉进自己的灵魂中去一样，毫不留情的汲取她的柔美与芬芳，直到她慢慢的回应和渐渐的放松，最后绵软如泥般瘫倒在他的怀中，全心全意。

“以后不许说‘不该’、‘不能’、‘不值得’，懂吗？”严正的发出警告，不许她以后再这样自轻自贱。

朱颜被他吻的霞生双颊，脑袋里晕晕乎乎的，直到看见子墨那有些愠怒的双眼才知道“嗯”一声表示回答。

这个原本冰冷高傲到不可一世的男子，对待感情也是这般的直接与霸道。龙承霄也是有着帝王的霸气的，然而他的情意有着太多的牵

扯，刚欲给出却已让人感觉到他想要收回，软弱而无奈；不像子墨，收敛时如雪山岿然不动，而一旦爆发，便是一击即中，再无退路！

只是心底终究还留有一丝惧怕，他与龙承霄，身份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不是吗？那他又怎能公然的将自己纳在身边？

怔怔的看向那张如刀削斧凿般俊美无俦的容颜，心底微微一叹，子墨不让她说出“不值得”三字，可她怎能就这般坦然的接受这份昂贵的情意？

两人正都在浑浑噩噩间，忽见子墨眼中精光一闪，冷声道：“出来吧！”

萧见离摸着挺直的鼻梁笑嘻嘻的闪了出来，咳了一声才道：“我实在是不想打扰你们俩你侬我侬的，不过……实在是有些事情，子墨你能不能先出来一下？”

子墨微一点头，将朱颜轻柔的放回榻上，站起身道：“我和见离商量一些事，你先休息一会儿！”

他见朱颜乖巧的点头，这才满意的向萧见离走去，不料刚迈出一步，却是一个踉跄，朱颜“啊”的一声惊叫出来，那边萧见离已经飞快的将他扶住，然而子墨却似乎极力的想将萧见离握在他腕上的大手，却居然甩不开。

萧见离面色一变，立时从身上取出一颗蜡黄色的药丸塞入子墨口中，同时催动内力向子墨身上度去，刚想开口说话，却被子墨严厉的眼神止住，只得闭口不言。

子墨回头看向朱颜担忧的玉容，嘴角上扬，安慰道：“没事的，只是有些累。”说罢便伸手朝墙上摁了几摁，一道暗门神奇的打了开来，两人携手走了出去。

朱颜目送他二人离去，只觉得心里阵阵抽痛。她怎么会看不出子墨似有不妥呢？刚才子墨的手一离开自己的身体，她就立即感觉到那股原本在全身荡漾着的暖流倏的断了开去，方知是子墨就是这股暖流

的来源。她虽不懂内功武艺，但也知道这长时间的消耗必定会损害人的身体。子墨那样高妙的本领，怎会因为些许劳累而步伐踉跄?

但愿，自己没有连累了他！她敢肯定见离要跟子墨谈的话与自己有关！

“你怎么搞的，不是告诉过你十二个时辰里不能妄动真元的么？”萧见离丝毫不敢放开子墨的手臂，他之前为了救回朱颜的性命，已连续十来个时辰不断的往朱颜身体里输入自己精纯的内力，之后因为朱颜喝下的那碗药汤对她身体损害太大，而她又一心求死，拒不醒转过来，子墨只得施展金针度穴，才将她从危险的边缘救了回来，而子墨自己却因为消耗太大而几乎脱力。

“她身子太弱，地宫里冷！”不愿多做解释，双眸又恢复了往常的冰冷清冽，“宫里怎么说？”

萧见离无奈的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就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嘴角扬起一丝讥讽，“如果丽妃莫名其妙的被贬也算作是一种反应的话，那么也就仅此而已了！”

“你有什么看法？”子墨神情不变，声音里却多了一分肃杀。

“丽妃不过是替罪羊！”萧见离的眼里带着几分玩味，“下手的应该是另有其人！”

“简若惜？”子墨的眉峰轻轻一抖。

“嗯，”萧见离皱起两道好看的眉毛，“但是仍有蹊跷……”

眼前闪过地牢内散落一地的红色瓷片，子墨冷声道：“发出赤月令，叫他们在三日里查出结果，来地宫回报！”太久没有动用这些力量，也该看看他们都做得如何了。

“不用你说，我已放出黑炎令命炎忍天、地两组去追查了！”子墨在为朱颜疗伤的这些时间里，他早已布置好了一切，地牢里的药渣分明是来自一种剧烈无比的毒药，而朱颜喝下的却应该是绿碗里盛着的用“无根草”熬制的药汤，为什么会有两碗药？红碗又怎么会被打碎?

子墨微一沉吟，“虽然暂时不能动简若惜，但她确实该死。”

“她活不了太久！”萧见离的声音里透着一股惋惜，“子瞻也不会放过她！不过我们还需要从她嘴里获知真实的情形呢！”

“给她用‘梦痴散’吧！”子墨冷声道。

“呵呵，若是耶律瑾那家伙在倒好了！”萧见离又恢复了他长年不变的招牌微笑，“那妖孽的‘魇术’才是逼供的最好武器！”

“哼！”子墨眼里射出冰寒的光芒，“耶律瑾……，倒是个人物。”

“你准备怎么做？”萧见离眼神微凝，“就这么带走颜儿？我听说，子瞻还不知道孩子已经没了。”他当时顺手取走了绿色的空碗，龙承霄只怕还搞不清朱颜确准的情况。

“不管他答不答应，我都会带走颜儿！”他又怎能让自己一错再错，把颜儿送回那危险的境地？

“估计他会顺水推舟，”萧见离的眼中是洞察一切的敏锐，“太后那样的手段谋略，当年设计让你甘愿放弃，如今也能白送你个大礼，令你继续为她儿子效忠！”笑容里带着淡淡的轻蔑，“最狠的就是，你明知那是个套，却也只能乖乖的上钩！”

“这个礼，她不送也得送！”子墨看向萧见离，两人会心一笑。若不是子墨根本无心宫闱社稷，哪里又轮到那女人施展这些雕虫小技？

第三十二章 晓月坠，宿云微，无语枕边倚

龙承霄把自己关在御书房里已经有整整一天了，连早朝都免了，也没用膳，几个随侍的奴才一开始都急得跟什么似的，先是撺掇着玉喜公公去请皇上用膳，谁知玉喜公公也跟皇上一样，耷拉着一张脸，只管在御书房门外站着！后来被问急了，就说了一句："今儿这事谁敢再问，立刻乱棍打死！"

也难怪玉喜公公心情不好，皇上生气了可以躲起来，他却不得不一直应付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探寻。可不是吗？丽妃作为宫中品级最高的妃嫔，竟然只给了个极为牵强的理由就降级了，丝毫没有顾虑到她还是大皇子的生母！好些品级低的妃子和命妇都耐不住好奇纷纷托人打听，最终的源头便是玉喜公公，谁让他是大总管，皇上身边的大红人啊！

可惜的是，这件事情，玉喜公公从头到尾都没搞清楚状况！他只是隐约知道，那位朱小姐好像被人害了，而且这事儿跟丽妃和简昭仪都脱不了干系！然而朱颜的身份就已经属于机密，面对那些鬼鬼祟祟打听消息的人，你让玉喜公公又从何说起？何况他服侍皇上这么些年，从来也没有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叫他如何还敢轻捋虎须？

玉喜公公沉着一张脸，表面上看起来还是老成持重的冷静模样，心里其实是和其他人一样着急！皇上已经有一整天滴水未进了，再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他正为难着，忽的眼前一亮，只见门外一个高大身影正朝御书房这边匆匆走来，正是大将军殷佑然！

"皇上还在里面？"殷佑然也是面色极其难看，显然不明白为什么玉喜一副见了救醒的样子！

"还在里面呢！到现在什么也没吃！"玉喜担忧的朝身后一指，"可把您盼来了，之前指望着太后老佛爷能劝住皇上，不想太后她老人家

竟是撒手不管！估计这会儿也只有您能劝动皇上了，好歹也吃些个啊，龙体要紧……”

“我进去看看！”殷佑然有些不耐的打断了玉喜的话。

玉喜最擅长察言观色，见殷佑然脸色不好，立刻住了嘴，“待奴才进去禀报一声！”

殷佑然一进房间，就见到龙承霄如同一只困兽一般在房内来回踱步，他一见殷佑然进来，立刻问道：“皇兄他到底怎么说？”

“睿王爷并没有出面，只有安乐侯爷亲自到了我府里。”殷佑然眉宇间显露出一丝为难。

“那颜儿……怎么样？还有孩子？”龙承霄终于忍不住问道。

“大人没事……”殷佑然仔细思索着措辞，“但是孩子……唉！”

“砰！”龙承霄一掌重重的击在御案上，即使这个结果早已料到，但仍旧令他愤恨不已！对于朱颜腹中的骨肉，他是满怀着希望的。在内心深处，龙承霄早把莲苑当成了一个世外桃源，有情投意合的美人，有玉雪可爱的孩子，他可以过一种与那阴险复杂的宫廷里完全不同的生活。然而现在，不仅孩子没了，连美人，都似乎不得不拱手让人！

“皇上，美人可以拥有无数，皇位可只有一个！”

殷太后在离开地牢前，留下了这么一句话，震得龙承霄到现在还觉得脑海里嗡嗡作响！其实他登基以来，不知遇到过多少大风大浪，才创下了眼前的大好基业，不想竟会在如今这件看似于国家社稷关系不大的事情上踟蹰不已。

“听玉喜说，皇上一天都没用膳了？”殷佑然问道。

龙承霄不耐的摆摆手，懊恼的道：“朕到今天，终于开始后悔当初的举动了！”

殷佑然心中雪亮，知道龙承霄是在后悔当初将朱颜接到京城的举措。其实龙承霄当初也不过是喜欢上了朱颜的与众不同，只想着纳入私房，却从没想过要给她任何的身份地位，甚至是让朱颜诞育皇肆！

然而随着两人的相处，龙承霄竟是在不知不觉中恋上了朱颜，他本还在自欺欺人的假作不觉，直到子墨出现，才让这份帝王之爱深深的陷入了两难之中。

“皇上……”殷佑然有些迟疑的道：“事已至此，也是无可转寰了，皇上可有什么打算？”

“太后的意见，想必你也是知道的！”龙承霄脸色铁青，“佑然，换作是你，你会怎样做？”

殷佑然只觉这个问题实在是不好回答，半天方皱眉道：“从男人的角度说，自是绝不容许将自己的女人拱手送人的；然而从皇上的角度来说……，那自然是要以国家社稷为重！”

“哈哈哈！”龙承霄闻言大笑起来，只是那笑声却是冷酷的有些可怖，“是啊，你们都这么说！朕先是皇帝，然后才是个男人！”他笑意越发清冷，“没想到，朕这皇帝竟也当的如此窝囊！”

“皇上！”殷佑然“咚”的一声跪倒在地，“您千万别这么说！成大事者，必能忍他人所不能忍……”

“从小太后就教朕帝王业！为了这把龙椅，亲人、手足、子嗣，没有谁是不能牺牲的！朕当日只觉得这一切是再容易不过，如今才知道，真要一辈子称孤道寡，是多么的可怕！”龙承霄眯起凤眸，笑容渐渐凝固在英俊的脸上。

“皇上为了国家社稷，所以才如此牺牲……”殷佑然发现自己竟也说不下去，不由心中恻然。

“朕不愿牺牲……”龙承霄的眼里突然折射出一道奇异的光彩，“即使现在牺牲了，以后也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朕坐上这个位子，上承天意，下顺民心！朕就不相信……”他声音渐渐的压低，到后来竟仿佛是在喃喃自语。

两人一站一跪，都好似有些发愣，门口传来玉喜小心翼翼的声音：“启禀皇上，丽美人带着大皇子求见。”

“她？”龙承霄眼角竟流露出一丝兴味，“把大皇子先送回去，要见朕，还是就她一个人的好！可别把朕的儿子教坏了！”

玉喜领命而去，殷佑然忙道：“那臣还是先回避吧。”

“也好！”龙承霄点头道：“明儿你就在府里等着，朕和你一起去看望大皇兄。”

殷佑然闻言，顿时眼皮一跳，联想起刚才龙承霄的情绪变化，只觉得“君心难测”这四个字是说的一点儿也没有错！

龙承霄望着跪伏在他脚边的丽妃——如今的丽美人，冷声道：“你来见朕，为何还要带上磊儿？”

丽美人一张俏脸已是哭的梨花带雨，“臣妾的罪孽，臣妾认命。可是大皇子是臣妾的命根子啊！叫臣妾怎么舍得与他分开！磊儿还小……”

“既知磊儿还小，需要母亲照拂，就该收敛脾气、小心谨慎！”龙承霄见她模样着实可怜，发轻了口气道：“你跟朕的时间最长，又有了皇子，就该本本分分的，谁也抢不去你的体面尊荣，却偏偏要去搞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如今只是降了你的位分，对你而已已是大幸了！你居然还敢带了磊儿来！”

“臣妾愚昧！”丽美人使劲儿的磕头道，“臣妾只求皇上将磊儿还给臣妾……”

“愚蠢！”龙承霄怒斥，将丽美人吓得浑身一激灵，“臣妾该死，臣妾该死！”

“唉！”龙承霄长叹一声，伸手将丽美人从地上拉起，只见这明艳的美人此刻却是一副怯弱卑微的模样，身子也因为害怕正微微战栗着，再不复往日的娇气张狂，倒是别有一番风韵，不由心软道：“你素来也是个伶俐的，怎么这事上就转不过弯来？如今你位分被降了，磊儿跟着你，你觉得会有半分好处么？”

丽美人抬起一双泪眼，迷迷蒙蒙的看向龙承霄，仿佛有了几分明白。

“朕不妨跟你把话说开了！”龙承霄走到窗边，外面夕阳正好，“磊儿能跟着太后，原本就是你求也求不到的好事儿，有太后的关照，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臣妾……怕以后磊儿跟臣妾不亲……”丽美人想到以后不太能见到儿子了，心里一酸，眼泪顿时又流了出来。

“你是磊儿的生母，他还能舍了你么？”龙承霄摇头道：“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就想不明白？罢了，你回去吧，想清楚了，就体体面面的去给太后请个安！”

丽美人经龙承霄这么一说，心里终于有些敞亮，行了跪礼正要退出，忽又停下脚步，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怎么了？有话你就直说。”龙承霄大约猜到她想说什么，便也不动声色的等着她。

丽美人眼圈一红，“噗通”一声又跪下道：“臣妾……臣妾真的是冤枉的！”

她其实早已想明白了自己纯粹是被别人当了活靶子、替罪羊，可惜自己势力单薄，根本不是简若惜的对手，也准备就这么认命的了！然而龙承霄一番温言软语，让她终究还是忍不住心里的委屈。

“回去吧！”龙承霄将脸转到另一边，淡淡的道。

他并非看不见丽美人的冤屈，然而正如殷太后所言，现在既然动不得简若惜，那也只好将丽美人丢出来！只是这处罚丽美人的目的却又令他着实不快——给子墨一个交待！好笑啊！他的女人出了事，为何要给大皇兄一个交待？

就因为当年大皇兄放弃争位么？

就因为大皇兄是喜欢颜儿的么？

那么他算什么？他被赤裸裸的背叛了，却还要带着微笑的将美人双手奉上做出心甘情愿的样子！还要惩罚自己的后妃来安子墨的心！

其实他龙承霄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啊！

大皇兄啊大皇兄，子瞻一向敬重你，你却为何要做这样的事？即使当年皇位多蒙承让，可这夺妻之仇，世上又有几个男人能够容忍？

太后说天下与美人只能二选一，他龙承霄却偏偏不信这个邪！

江山，是他的；美人，也是他的！

“玉喜！”龙承霄向门外唤道。

下一刻玉喜单薄的身影立刻出现在了门口，低眉敛目道：“奴才在！”

“今儿晚上，就召简昭仪侍寝吧！”

“啊？！”玉喜大大的吃了一惊，忍不住叫出声来。却被龙承霄斜着眼睛一睨之下又吓得缩了缩脖子，“遵旨！”

第三十三章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

简若惜已经有整整两夜几乎没有合眼了！镜子里的她，原本丰满盈润的双颊已经深深的凹陷了下去，本该妩媚灵动的双眼里 惊惶不安，皮肤更是色泽暗沉的连她自己都不忍卒睹，再这样下去，她怕是要被内心的恐惧给活活折腾死了。

事情完全背离了她当初的设想，她原先弄出两碗药，本就是想戏弄朱颜之后再置她于死地，没想到竟被人从中发现，匆匆离开之际她还想着那朱颜果然命大，又因猜测不出究竟是谁救了朱颜而惴惴不安。她本以为是龙承霄亲自将人救走的，后来端王府送来消息，竟说是龙承御和萧见离二人先行一步带走了朱颜，这就更加让简若惜紧张了。

关于龙承御，简若惜可以说是一点底也没有，她甚至一共也没见过他几次，只是隐约知道当年龙承御放弃了皇位，又和殷太后联手将龙承霄扶上了皇帝的宝座。每次提到这个当年的皇长子，端亲王就会露出一脸的古怪神情，就连龙承烈那个小鬼，也仿佛对他无限仰慕似的。如果他的背景和实力真是那么奇特的话，当年他为什么要放弃皇位，而今又怎么和朱颜搅在了一起?

而当丽妃被贬为丽美人的圣旨下来时，简若惜的神经已经绷到极限了。她如何看不出这分明是杀鸡儆猴的举措，看来自己的一举一动，竟是都在别人的掌握之中能够了，可问题是，她虽绑架了朱颜，可终究是没有害成她。龙承霄又是因为什么才决定放过自己的呢?

“若惜姊姊，在想什么呢？”一个清朗的声音传来，却把陷入沉思的简若惜吓了一大跳。

简若惜立刻抬起头，却让和自己打了照面的龙承烈也大吃一惊，“若惜姊姊，你怎么了？昨晚没睡觉么？“

“是你呀，干嘛一惊一乍的，从来也不走正门！”简若惜背过身去，嗔怪的道：“说吧，又有什么事情？”

“我在着急呢！”龙承烈故作深沉的拧起两道漂亮的眉毛，“看到若惜姊姊在这节骨眼上还只是一个劲儿的发呆，真是……唉！”

“小鬼，你又知道什么了？”简若惜恼恨的直跺脚，这个龙承烈，总是神出鬼没的，一点也不像个弱冠少年的样儿。

“我是来告诉若惜姊姊，你弄走的那位漂亮姑娘……哎哟，干嘛！”龙承烈身形灵巧的往旁边一闪，堪堪避过简若惜冲他面门而来的纤纤十指。开玩笑，她那指甲长得，划到脸上可不就破了相了！

“你有本事就再说的大声一些啊！”简若惜压低了嗓子狠狠的瞪向龙承烈，同时走到窗边，身子往外一探，见无人经过，这才又转向龙承烈道：“看来你知道的不少，不如统统的都说出来吧。”

“就是特地来告诉你的啊！”龙承烈状似无奈的摇头道：“后来，你走了，又有两个人来了。”

“谁？”简若惜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里，忽的眼皮直跳，“你一直都在？”

“呵呵，我若不在，谁给姊姊报信啊？”龙承烈俊美的小脸上带着抹邪气，“那两个人……将绿碗里的药给朱姑娘灌下去了……”

“啊！”简若惜忍不住叫了一声，“那……后来呢！”

“后来么，大皇兄和安乐侯就把人救走了。”龙承烈的眼睛笑成两弯细细的月牙。

“就这些？”简若惜有些发愣的看向龙承烈。

“这些还不够？”龙承烈奇道：“孩子没有了、丽美人被当了替罪羊、大皇兄救走了朱姑娘……姊姊怎么还坐的住？”

简若惜被他说的心里“格楞”一下，正欲开口，就听门外宫娥急急的禀报：“娘娘，玉喜公公来了。”

“呵呵，你坐得住，别人却未必！”龙承烈挥了挥手，“走了！”说着人影已经闪至窗外。

简若惜来不及细想，一颗心犹自“扑通扑通”跳着，匆匆赶到前厅，就见玉喜已然站在门边，却是挂着一张阴晴不定的脸，他身旁简

若惜宫里的侍女正一个劲儿的给他让座，可他却只管耷拉着眼皮装聋作哑，直到看见简若惜步履匆忙的迎出来，眼里这才显出些精光来。

“公公今儿怎么来了？”简若惜想尽量显得正常些，可是话说出口连自己都觉得轻飘。

玉喜仍是眼观鼻、鼻观心的拖着太监惯有的长腔儿：“皇上宣昭仪娘娘养心殿侍寝。”

“啊？”简若惜忍不住还是惊呼出声，立刻惹来玉喜一抹饱含深意的眼神，忙借着下跪谢恩掩饰自己脸上的错愕之色。

“娘娘，可千万别失了方寸！”贴身宫女素云见简若惜在沐浴时仍旧一副怔怔的样子，忍不住劝道：“您这样儿若是给皇上瞧见了，可就麻烦了！”

简若惜身子泡在撒了花瓣的香汤里，心里却是凉飕飕的，忽的又悚然一惊，一把抓住素云的胳膊道：“你说，这当口，皇上怎还有心思召我侍寝？他到底安的什么心？”

素云为难的摇头，她不过区区宫女，这会儿也是心惊胆战的，哪里能揣摩的出皇上的意思，“奴婢说不好，不过娘娘，奴婢觉得，如果皇上要想对娘娘不利，也就不会处罚丽美人了……”

“对……你说的没错……”简若惜恨道：“这么说，人人都知道是我绑架了那贱人了！好的很，我倒没留心自己身边竟有这许多的眼线，连子炎那小子都知道跟踪我！可是……那给贱人灌药的，又会是谁？”

“娘娘，快些吧，别误了时辰！”

简若惜一身碧罗纱衣，环佩叮当的乘了车辇前往养心殿。刚进殿，就已经察觉出气氛不对，玉喜给她行了个礼后便招呼了所有宫人退下，偌大一座殿堂里只留下心里忐忑的她和站在御案之后背对殿门的龙承霄。

“皇上……”简若惜伏下身子行礼，声音却因为恐惧而颤抖起来。

龙承霄倏的转身，眼神如利刃般射向简若惜：“朕从不知，朕的身边竟然有像昭仪这般杀伐果断之人。”

简若惜不敢吱声，她原就是狡猾狠辣之人，一路行来，也终于想清楚了该如何应对。既然皇帝已经认定了她是真正凶手，却没有动她分毫，那说明此事还大有玄机。只是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龙承霄如果不挑明，那她自然也不会主动承认。命也许能保住，可她并非真正的灌药凶手一事也就无法澄清了，这个罪名，虽不会宣扬于外，却是已生生的坐实在她简若惜头上了。

如此想来，那半路杀出毒害朱颜的两人，才是真正的高人，竟能害得她哑巴吃黄连，明知不是自己所为，却又无法分辩！更连带着将皇帝也蒙在鼓里。

也罢，这样的高人，恐怕不是她简若惜对付的了的，只怕她说错一句话，就会落得个尸骨无存。

“昭仪真是好手段、好心计！”龙承霄见简若惜只管沉默不语，心头更是恼恨，却也只能强制冷静下来，才道：“你可知，朕为何没有动你分毫？”

简若惜抬起头来，却是红了眼圈，“臣妾不知，请皇上明示。”

“哼，前日发生之事，你我皆心照不宣。你但凡有一丝感恩之心，当知今后该怎么做。”

简若惜心里陡的一亮，方才明白龙承霄因何才放了她，闹了半天，还是她与端亲王府的关系帮了她一把！当下端端正正的磕下头去又道：“臣妾一介女流，心思狭隘、善妒，但臣妾对皇上从无二心，臣妾生是皇上的人，死是皇上的鬼，此情此心，日月可鉴！”

龙承霄脸上阴晴不定，心里却也不得不为眼前这美丽而阴狠的女子要叫一声好！母后说的没错，这简昭仪果然明里是端亲王的人，却一直存着自己的心思。如今明知自己犯了弥天大罪，却还能当面说出这样一番慷慨激昂的话来，这样的女人，即使是在满是阴谋诡计的宫廷里，只怕也是不多见的。

心里忽的想起朱颜那清丽绝俗的姿容来，同样是女子，同样是美人，心性却是天差地远。但也就是因为这点差别，颜儿才会受尽苦

难，而这简若惜却还能好端端的跪在这里。

“皇上……？”简若惜见龙承霄半天不言语，只当他不信自己的话，干脆将心一横道：“臣妾的娘家，是臣妾无法决定的，但臣妾已是皇上的妃嫔，怎会相帮外人？”她眼珠急转，低声道：“清平门外紫衣巷的宅子里，藏着绣金龙袍……”

“住口！”龙承霄断然喝止，却仍是因简若惜的话而心神震荡。紫衣巷内的大宅，是端亲王的另一处居所，简若惜连端亲王私藏龙袍也说了出来，看来已是完全倒戈！

“玉喜！”

一个瘦削的声音立刻闪入，“奴才在！”

“后宫如今以昭仪位分最高，就由昭仪暂代六宫事务！”龙承霄冷冷的宣布。

玉喜忍不住朝跪在一侧的简若惜看去，嘴上却立即答应着，“遵旨！”

龙承霄长身而起，“朕忽然想起还有些折子没看，昭仪自己先休息吧。”他说着抬腿便出了寝殿，从头至尾也没瞧简若惜一眼。

直到大门重新阖上，简若惜才瘫软在地，心里五味杂陈。她深知，自今夜起，龙承霄已经将自己看成了同一条船上的盟友，只是，龙承霄也许会给她名分、地位、权力……，但却再也不会给她半分身为丈夫的宠爱了！

第三十四章 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

“这偌大一座睿王府，也实在是太冷清了些！”龙承霄边打量四周边摇头，“虽说大哥您不爱住在这里，但一共才只有两个下人，也未免太过了些。”

也难怪龙承霄看不下去，那石阶上的青苔怕是有一指来厚了，整座王府虽说也是高墙深院，却是半点人气也无，到了晚上只怕有些吓人了。

“这府里向来也没有什么人会来，加上臣更喜欢玉骨峰的清幽自在，所以也就干脆不去整治了。”子墨口气恭敬，眼神却是漫不经心的落在不远处的泥地上——那里居然长了好些蘑菇出来，倒也有趣的紧。

龙承霄心中一凛，过去子墨与他说话，总是以“我”自称，今日却换了个“臣”字，一字之差，却有着天地之别，两人之间的裂痕已经是横亘在各自心里，再也掩饰不去。

“她……身体怎么样？”龙承霄沉默了半天，终于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却在心里痛恨自己语气的虚弱无力。明明是自己的女人，偏偏还不能理直气壮的大声质问，躲躲闪闪的倒像自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那个男人了！

果然，他话一出口，就换来子墨一个淡淡的眼神，里面似乎还带了些许的轻蔑之意，看的龙承霄又是一阵心头火起，却不得不勉力保持面上的镇定自若。

“好些了，不过身子还是太弱，”子墨的口气仿佛是在提起一个再熟捻不过的人，“北方过于寒冷干燥，不适合休养。”

龙承霄只觉得喉咙口有些发涩，“大哥医术超群，自然能够帮她好生调理……，若有什么需要，只管去宫里拿……”

“药石不过是其次，”子墨轻飘飘的拒绝了龙承霄的好意，“她底子薄，要想完全恢复绝不是靠几付灵药就能做到的，何况她向来心重，

总要换个环境才好。”

“换个环境？”龙承霄有些猝不及防，却又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忙又放缓了语气道：“大哥不是说玉骨峰上的景致极好么，不如先搬到山上去。”

“山上寒气太重，始终还是南方比较适宜。”

“什么？要……要去哪里？”龙承霄没想到子墨竟会如此直接，居然毫不掩饰的打算带着朱颜离开京城！

“还没想好，见离在清宁有所宅院，毗邻鹿鸣山，风景气候都好，”子墨的声音忽的就带上了丝让人不易察觉的喜悦，“不过，她总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也许就会四处走走看看也未可知。”

“你们……”龙承霄被子墨一口一个“她”说的几乎噎住，若不是心里明白眼下不能跟子墨翻脸，若不是出宫前殷太后反复叮嘱他一切由着子墨，他只怕已是忍不住要出手动武了！可惜……他又何尝不知，即使是动武，他也决不是武功深不可测的子墨的对手！“临走前，记得去看看太后！她一直很挂念着你。朝中事多，朕先走一步！”费了半天劲才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龙承霄几乎像是落荒而逃了。

目送銮驾离去，子墨不为人查的皱了皱眉，以他的敏锐，自然能看出龙承霄的刻意压抑。只是他以堂堂皇帝之尊，却如此委曲求全，心中积怨必定日深。旁人都只道君威难测，他却非常清楚龙承霄的性格脾气，若非他本来就有帝王的资质，子墨当年也不会一力支持他登基了。这些年来，龙承霄将大陈国经营的一派繁荣，行事手段也变得越发雷厉风行，大有帝王霸主风范，偏偏就是在这件事的处置上，反复隐忍退让，就算有太后在背后出谋划策，也清楚他会这般忍耐的原因，但总也让人心里不安。

“在想什么？”萧见离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子墨身边。

子墨只是不语，一双惯如寒夜般冷冽的眼瞳里忽明忽暗，半天才道：“我在想，当年的决定果然是没有做错。”说着竟嘴角竟是露出一丝难得的笑纹。

“呵呵，皇上天纵奇才，见离也是钦佩不已的！”萧见离平日里极尽谦和，此时语气里却带了几分刻薄，只听他又仿佛玩笑一般的道：“天上神仙府，人间帝王家。子墨的兄弟们可是个个都不俗啊！”

子墨眼皮倏的一抖，这才侧首向萧见离看去，轻嗤道：“也就是你敢这么说，平日里那副样子装的倒好！”

“我说什么了？”萧见离若无其事的望向天边。

子墨不以为忤，却突然郑重其事的道：“我带颜儿此去南方，怕是要很长一段时间，这边的事情，还需你照应。”

萧见离面色也变得凝重：“端王府的两名暗卫，今日清晨被人发现死在了床上，似乎是中了毒。”

“你觉得是谁干的？”子墨似乎饶有兴趣的发问。

“若我说是简若惜下的手，你必定要在心里讥笑我了，”萧见离眼里浮起笑意，“简若惜做了这样的事，还能跟皇上达成默契，在后宫坐稳了位子，可见她是何等厉害的女人，她若还要杀人灭口，那就是真傻了。”

“所以定然不是她！那又会是谁？”

“自然是害怕那几个暗卫说出真相的人了。”

“不管是谁指使，至少说明，当时动手的另有其人。”

“欲盖弥彰！”

两人相视一笑，只有多年交情才能有眼前的默契。遥想先皇驾崩之时，他们两人也不过是弱冠少年，却也是这般你一言、我一语，轻轻松松的定下了自己要走的道路，又一同将硝烟弥漫的皇位之争淡化于无形。

“不过，那动手之人也实在是狡猾之极，竟能让简若惜硬是吃了这么大的闷亏，一个字儿也没往外漏！”萧见离手指轻拂腰间玉佩，这正是他思考问题时惯有的动作。

“看来皇上是要一心对付端王了！”所以龙承霄才会放简若惜一马，“这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

“端王不是皇上的对手！”萧见离眼内的温暖被精光完全取代，“只怕皇上下一个目标，就是子墨你了。”

“想不到这么些年下来，那女人始终是不放心啊！”子墨说着，眼中忽然利光四射，“也许，就是她下的手？”

“很有可能！”

————————————————————分割线

————————————————————

朱颜怔怔的看着房间里错落摆放着的瑶琴和笔墨，子墨怕她心中郁结，特地取了好些书籍与字画来供她消遣，这些书里不乏珍稀孤本，若换在过去，她必是手不释卷的一部接一部的看下去了，然而眼下的她，竟连信手一翻的欲望也没有。

墙角的高几上，一盆白萼正悄然吐艳，花苞似簪，色白如玉，一股淡然的清香在石室中飘飘荡荡，那抹娇莹欲滴的玉白倒让朱颜看了有几分恍惚。

万斛浓香山麝馥，随风吹落到君家。

她便好似这玉簪花一般，即便再是洁白芬芳，婷婷玉立，也终究还是要随风飘落。当初她总想着要守住自己的心，然而日子久了，便是陌生人也会慢慢变得习惯，何况是有肌肤之亲的男人呢？而那个男人，却在她失去了孩子之后，任由她在外面自生自灭，即使她一向不会对男人抱有希望的，却也禁不住心灰意冷。

对于子墨，她已是完全放开了的心扉，只是即便有着子墨的倾心相待，也无法抹去她心里日夜滋长的恨意。失去孩子的怨怼，就像落入清水中的墨汁一般，迅速的在她的身体里孽生开来。

“颜儿！”

子墨的声音如冰晶般冷然，却让她几乎枯竭的心微微发颤，抬眼迎上他幽黑深邃的双眸，想为他展颜一笑，才发现脸上僵硬的连嘴角也无法扯动。

“回来了！”声音干涩的连她自己都无法理解。

子墨静静的端详着朱颜苍白的玉容，一连串的打击让朱颜的眼里溢满了愁绪，却无损她的美丽，反倒更添几分惹人怜爱的娇美。

朱颜轻轻别过脸去，玉容上升起一抹不健康的鲜红。子墨的一双眼睛似乎总能将人看个通透似的，让她心跳如鼓，却又无地自容。

“那日在山顶上，颜儿也是这般的娇羞！”子墨一手轻轻抚上朱颜发髻上的白玉簪，语气却是难得的轻快。

娇羞……朱颜只觉得喉头一涩，她这样的残败之身，怎还配用那“娇羞”二字！忽的头上一轻，竟是子墨故计重施，又将她的发簪拔下，扔在了旁边的桌上。

长发如水银泻地，无声无息的裹住了她瘦削的身体。子墨的一双黑瞳牢牢锁住朱颜困惑的目光，右掌平摊，满满的掬起了其中的一捧，像是对待无比珍视的珠宝一般，送到自己的唇边，低头将吻印在其上，如同盟誓。

朱颜颤抖着，只觉得身上似有烈焰流淌，软软的仿佛立刻就要被熔化了一般，嘴唇嗫嚅着，竟是无法成言。

子墨抬起头来，朝朱颜微微一笑，却仍旧摩挲着手上的那绺乌发，“从今往后，只有我能取下你头上的发簪。”

朱颜心头一热，轻轻问道：“那根簪子，你可还带着？”

“当然。”子墨伸手入怀，跟着手掌轻舒，那枚式样简单的白玉簪子正静静地躺在他纹路清晰的手心里。

“那就好。”朱颜声音低如蚁呐，却突然拿起桌上的另一根玉簪，朝地上狠狠摔去。

“咔”的一声，玉簪已变成断裂的两截。

子墨注视着地上的碎玉，半响才道：“过几天，我会带你离开京城。”

“嗯，”朱颜答应着，却又迅速的抬头，“走之前，我想见他一面。”

子墨看着她眼里闪烁着奇异的光彩，突然觉得自己心里一阵空落落的，然后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好，我去跟他说。”

第三十五章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

一条泛着铜绿色的青石小径蜿蜒着，不远处的月洞门后，隐隐探出几竿瘦竹，虽有微风拂过，却是纹丝不动，让本就满心踟蹰的人看得越发忐忑起来。

本是艳阳高照的盛夏，却因这园子里明明暗暗的大片浓绿而增加了几分阴森，龙承霄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明知自己朝思暮想的人儿就在那门后，却怎也迈不出步去。前一天他刚来过这睿王府，面对子墨虽心有不忿，却因为早已想好如何应对，便也能挥洒自如的尽显帝王风范；可眼下，他却真的拿不定主意了，竟还有一丝心悸！

今晨子墨派人送信给他，说是朱颜想要见他一面，当时他就有些发愣，脑海里种种情景纷至沓来：池边嬉戏，月下抚琴，印象中的朱颜，即使是在病中，也不掩其仙姿楚楚，然而奇怪的是，那本该让他记忆深刻的玉容，却模模糊糊的怎么也想不起来！

他怎会记不清朱颜的样子？！

仿佛原本存在的记忆突然不见了似的，龙承霄一下子慌乱起来，几步之外的那扇月洞门显得越发遥远。正惶恐间，一道浅灰色的人影缓缓的从门后出现，如同晨雾消散般，龙承霄的眼前渐渐清晰。

“皇上！”

朱颜一身灰色长袍，满头青丝绾成了一个松松的髻，素颜朝天，整个人清淡的就如同一幅水墨画，她似轻云出岫般微微欠身，举手投足间更带着一丝禅意，让人看着只觉得心旷神怡。

然而这声“皇上”，却如一颗被投进湖心的小石子般，深深的坠入了龙承霄的心里，表面上依旧波澜不惊，五脏六腑却已是乱作了一团。

“你……身体可好些了？”龙承霄的嗓子有些哑，他原本也想着自己就该自自然然的走上前去，如同往常那样将佳人轻搂入怀，却发现两人间似有一道透明的屏障，阻隔在眼前，横亘在心里。

“好多了。”朱颜缓步走到龙承霄身前，微仰起头，似在细细打量他的容貌，一向迷蒙的双眼此刻却如碧泓般明澈。

龙承霄一接触到这双清朗如霁的美眸，只觉得脑海里空空荡荡，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人就这么静静的站在一片绿荫里，久久不语。

“记得当日你曾说：‘人生最大的遗憾，是自由’，”朱颜终于先开口，声音却轻如蚁呐，“如今方才体会到个中真谛。”

“你要自由么？我……可以给你！”龙承霄承诺着，却觉得吐字异样的艰难。

朱颜漾起一抹飘忽的浅笑，“自由……不是说给就给的……”她笑得越发恍惚起来，“你可知道，我的自由，已经被锁起来了？”

“颜儿！”龙承霄心中一痛，伸手握住朱颜的柔荑，却不料被她轻轻的挣开。

朱颜往后退了一步，目光却似是越过了龙承霄，定定的看向了他的身后，“就在那边……”她又重新将眼神投向面前神情疑惑的皇帝，忽然端端正正的行了一个宫礼：“今日颜儿，特意来与皇上作别。”

她从长袍宽广的云袖中取出一卷画轴来，递到龙承霄的手中，“颜儿身无长物，这幅画，便给皇上当个念想吧。”

像是有一只冰凉的手拂在自己的喉咙上，龙承霄的眼神倏的化作刀锋，声音终于变得骄傲而自信，“你会回来的。”

“是的，总会回来的。”朱颜盈盈一笑，福了一福道：“皇上，请多保重。”说罢，便顺着来路返回。

龙承霄怔怔的目送那抹淡灰色的身影消失在小径的尽头，突然仿佛想起什么来，蓦的转身，向适才朱颜注视的方向望去：只见巍巍高墙后，便是他最熟悉不过的皇城，层层宫殿如山峦起伏，明黄的琉璃瓦在阳光下显得刺目异常，与他眼下所站立的这一方绿荫比起来，感觉竟像是在眺望另一个陌生的世界。

倘若那个世界里有了她，会不会变得好些?

————————————————————————分割线————————————————————————

一转眼，又是冬天。

无论外面是如何的冰天雪地，天潢贵胄们居住的所在却永远是温暖如春，用最好的银朱炭燃起的炉火，完全不会有呛人的烟味。案上供着的错金博山炉里正拢着些许香片，红罗帐里时不时传出低低的调笑声，伴着几句娇嗔，即使是让那早已不能人道的玉喜听了，也不禁魂移梦驰，下意识的将脊背紧紧的贴到墙上，越发的低眉敛目起来。

“别捣乱啊……”娇软的嗓音带着丝嗔意，直叫人酥到骨子里去，藕臂轻舒，将帷帐轻轻撩起，映出一大片赛雪欺霜的肌肤来。

这帐中佳人漫不经心的将身上的桃红长褛掩了一掩，施施然走下榻来，就着侍女连忙呈上的茯苓玫瑰清露饮了一口，娇艳欲滴的朱唇挑起满意的微笑，这才挥手让侍女退下。似又被那空气中氤氲着的香气所吸引，阖上美目，瑶鼻微耸，深深的吸了口气，樱唇微启道：

“芙蓉帐薄锦衾冷，梦里犹忆白檀香，”回眸朝那帐中浅笑道：“这香的清冷恰到好处，正好降了这屋子里的热气，直把那什么蜜合香、龙脑香的都比下去了。”

“呵呵，朕的舞儿果然不俗！”帷幔又是一掀，一名昂扬男子破帐而出，虽是赤裸上身，但周身尊贵之气浑然天成，正是大陈朝当今帝皇龙承霄。

龙承霄走到那美人身边，铁臂一探，已是软玉温香跌了满怀，“舞儿就不嫌这白檀粗陋么？”他附在这美人的耳侧轻轻的说着，嘴唇已印上了那洁白无瑕的玉颈。

柳轻舞已是瘫软在龙承霄的怀中，兀自强撑道：“白檀多用于庙宇，怎会粗陋……哎呀，皇上别闹了……这就该上朝了……”

龙承霄不依不饶的又将佳人揉搓一番，直到柳轻舞娇喘连连这才放手，这才冷声吩咐道：“叫起吧！”

恭谨的跪送龙承霄上了御辇离去，柳轻舞这才轻舒一口气，扶了贴身宫女凌波慢慢站起身来，“我也该换衣服了！”

“小姐……哦，娘娘不再多睡会儿？天还黑着呢！”凌波瞅了瞅外面淡黑的夜空，“您身子弱，这大冷天的，不如再睡个回笼觉……”

“话是这么说，可照规矩，我还得去给德妃娘娘请安呢！”内廷的规矩，嫔妃在受到皇帝临幸的第二日，需向皇后娘娘请安，听皇后训诫，如今宫里没有皇后，大小事情皆由德妃主理，柳轻舞不过是个婕妤，虽说受宠，却也不敢有丝毫怠慢。

“下了这半夜的雪，估计德妃娘娘也起不来……”

“凌波，快别胡说了！”柳轻舞进宫不过几个月，却已看出那简德妃在后宫的地位，她自己出身低微，即使圣眷隆重，终究只是个低级嫔妃，听说德妃娘娘治宫严谨，又受到皇帝和太后的倚重，得罪了她，只怕倒霉的日子就不远了。

裹着灰貂皮的大氅，柳轻舞乘了一袭软轿，四名太监提了“气死风”宫灯，在那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的朝德妃的凝华宫而去。

凝华宫里早已亮灯，柳轻舞刚下轿，就听到殿内传来一阵说笑声，心里一紧，情知自己还是来得迟了，不由恼怒的瞪了凌波一眼。

这凌波仍旧是少不更事，被主子一瞪，顿时小嘴儿就扁了起来，她见德妃宫里的主管太监魏四德沿着台阶迎了出来，忍不住就问道：“魏公公，这么冷的天，德妃娘娘竟起的来！”

魏四德老脸一板，“这后宫里的大小事儿，哪一件不等着咱们德主子批示！那是皇上和太后老佛爷的信任！”

柳轻舞忙陪笑道：“德妃娘娘日理万机，魏公公也少不得要替娘娘分忧，真真的是辛苦！我那边有些上好的雪蛤膏，冬日里最是滋补的，凌波，你回去取两瓶来，送给魏公公。”

“哟，奴才这就先谢过婕妤娘娘了！”魏四德是收惯了礼的，当下不卑不亢的躬身谢过，又道：“娘娘进去吧，德主子正等着您呢！”

柳轻舞又推了一把凌波，见她领命跑开了，这才提起裙摆，拾级而上。

她之前听见殿中的说笑声，就知道里面不止德妃一人，果然，刚一进店，就见到德妃身边已经环坐了好几位娘娘，皆衣着鲜亮，簪环摇错的在德妃跟前凑趣儿。

柳轻舞收敛心神，盈盈拜倒，“轻舞给德妃娘娘请安，给贤妃娘娘请安，给昭媛娘娘请安，给充仪娘娘请安！”

“柳婕妤来了啊，坐吧。”

简若惜微微颔首，美眸中精光闪过，却是一脸的和颜悦色。自从被封为宫内品级最高的德妃后，龙承霄着她处理后宫事务，权限竟与那皇后无异。此刻她云鬓高耸，戴着镶嵌了六颗东珠的金步摇，旁边一朵正红色的芍药上制绢花，衬得她一张芙蓉秀脸越发明艳动人。一袭紫色金线云纹锦袍，饰以浅碧色嵌祖母绿宽腰带，更显得她纤腰楚楚，不赢一握，举止间隐见后宫之主的风范。

“婕妤妹妹今儿可是迟了，莫不是皇上在你那耽搁了吧？”

说话的嫔妃就是不久前为诞下皇次子的许若琳，母以子贵，从充容一跃而成为地位仅此于简若惜的贤妃，性子也从以前的一味唯唯诺诺变的骄纵跋扈起来。除了表面上还忌惮简若惜三分，别的妃嫔早已不被她放在眼里了。大皇子因为丽妃倒台，从此失势，简若惜虽掌后宫，却无皇肆作屏，放眼整个后宫，只有她许若琳要地位有地位，要皇子有皇子，还用忌惮谁来?

只是这才进宫三月的柳轻舞，勾引的皇帝日日专宠，不但迅速的被封为婕妤，还被特许不用饮那净身汤，这怎不叫徐若琳咬碎一口银牙?

“娘娘取笑了……”柳轻舞状似害羞的低下头去。

“这可不是取笑，刚才还在说呢，皇上日日光顾你那延禧宫，好几次差点连早朝都误了呢！德妃姐姐，您说这可怎么行，皇上龙体要紧啊！”

“娘娘！”柳轻舞吓得连忙跪下，身子轻颤如风中残烛。

简若惜瞥了眼正洋洋得意的许若琳，心里一阵厌恶，“起来吧，皇上宠你，是你的福气，但也得注意分寸，一是皇上圣躬要紧，二是后宫雨露均沾，方是正理。你既常在皇上身边，也该好生劝着皇上。”

柳轻舞忙又叩头谢恩，虽是重新落座，却也只敢沾着点凳子的边儿，昨日被龙承霄折腾了半宿，这会儿腰背上也隐隐作痛起来。

“行了，这天寒地冻的，也不用再做规矩了，大伙儿散了吧！”简若惜心中烦闷，扶了魏四德便站起身来。

“也是呢，我也该回去预备预备，皇上下朝还要来看旭儿呢！”许若琳掩唇轻笑，摇曳生姿的离开大殿，其余几人也都纷纷告辞。

“娘娘，这贤主子也忒张狂了！”素云替简若惜身后加了个软垫，嘴里却是愤愤不平的抱怨着。

“她是张狂了些，话却是没说错，”简若惜似笑非笑的看向魏四德，“四德，你看呢？”

“回娘娘的话，奴才觉得，柳婕妤要是继续这么专宠下去，过不了多久，只怕就要成为第二个贤妃娘娘了！”魏四德人老成精，说话也是一针见血。

“专宠？不过是个替代罢了……”简若惜轻轻一嗤，忽觉眼前一黑，头晕目眩，脑子里嗡嗡作响。魏四德警醒，立刻发现她的不对，忙上前道：“娘娘，您怎么了！”

简若惜挥了挥手，等那劲儿过去了后才睁眼道：“还不是那眩晕的老毛病！不碍事。”

素云一听忙道：“娘娘，还是叫太医来瞧瞧吧，这几日发作的好像次数更多了些……”

“有什么用？那些个庸医又有哪个能说出个所以然来？”简若惜不耐的站起身来，“本宫去躺一会儿，除了皇上太后有事，别的都给回了。”她也知这病来的蹊跷，但也不妨碍什么，便也只能听那太医的解

释，说是事务繁多，过于劳累。她自己也只当是自己心事太重，导致精神不济。

她的心事……

第三十六章 一旦归为臣虏，沉腰潘鬓消磨

躺在床上，简若惜望着帐顶苦笑，如今自己的处境，究竟算是好还是不好?

她拥有执掌六宫的权力，却得不到皇帝的半分怜爱，有时候看着别的嫔妃承宠，心里的嫉妒几乎要将她淹没！龙承霄也会到她宫里过夜的，可是谁又知道，龙承霄不过是在整夜的看书装样子呢?

这样的结果，难道就是她一直以来所想要得到的吗?

房间里飘起一股淡淡的香气，简若惜略有些倦意，正要沉沉睡去，忽听脑海中似有人在呼唤："还记得紫衣巷的地牢吗？"

是谁？是谁在问她这个问题？简若惜想看清楚，却发现眼前一片模糊；她本能的想回避这个问题，却管不住自己的舌头……

"你认识朱颜吗？"

"认识……烧成灰也认识！"简若惜大口的气喘着，那个女人，她当然认识，若不是那女人，她简若惜怎会落得如此境地?

"是你给她灌的药！"

声音陡然拔高，尖锐的让简若惜的心也颤抖起来，"不……不不，不是我……她自己要喝的，她自己选择了红的……不……碗碎了……"

"是你害得她！"

"不是……不是，碗碎了！真可惜……"

"碗怎么碎的？"

"打……打碎了……"简若惜困难的回想着。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走了"

"之后又有谁来了？"

"不……不知道……"

"好好想想！"

"不……知道……"

“啊！”一声哭喊在简若惜耳边响起，“娘娘，您怎么了！怎么咳血了，娘娘……”

简若惜疲倦的睁开双眼，就见素云正涕泪纵横的摇晃着自己，“做什么……”她刚想斥责，就见素云手中的绢帕上一抹暗红，如绽开的罂粟般，妖艳而刺眼，这才发觉自己喉头腥甜，原来……她竟咳血了？

“呵呵……”简若惜不惊反笑，苍白的玉容上掠过一抹不正常的艳色，眼神却是前所未有的明澈，她猛的一把抓住素云的手，“记住，谁也不许说！”

简若惜小指上的银质护甲在素云的手背上划出一道长长的血口，素云吃痛，却被简若惜那狂乱的神情吓住，“是……是娘娘，”忽又觉得不对，忙道：“娘娘，奴婢要不要去传太医……”

“不许去！”简若惜厉声叫起来，状似疯癫，素云被吓得手足无措，连忙在床头跪下，浑身抖的如同筛糠一般。

“皇上驾到……”

太监那特有的尖利而女气的声音传来，简若惜悚然一惊，倏的坐起身来，“去……把这些立刻烧了！接驾……接驾！”

素云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简若惜已经站在床下，也不顾自己形同疯魔，一脚将挡在她身前的素云踹翻，直直的冲了出去，候在门口的魏四德早已呆住。

“你这是发的什么疯？”龙承霄皱紧眉头，看着满头珠花散乱的简若惜。

简若惜几乎是一头撞到龙承霄跟前，抬头接触到龙承霄不屑而冷漠的眼神，心里一凉，竟慢慢的清明起来，“臣妾接驾来迟，皇上恕罪！”

“你……咳血了？”龙承霄留意到她嘴角的血痕。

“没事，臣妾好的很！”简若惜反手抹去唇边血迹。

不料素云突然从寝殿跪行出来，一边哭着一边朝龙承霄连连叩头：“皇上，您劝劝娘娘吧，娘娘都咳血了，还不让传太医……”

“这样啊……”龙承霄点点头，吩咐道：“玉喜，去传太医！”

“遵旨！”

“还不把你家主子扶起来！”龙承霄冲着素云一瞪，又对简若惜道：“德妃，朕有事要找你说。”

素云边抽泣着，心却因为龙承霄的冷漠而弄了个透心凉，简若惜也是面如死灰，听由素云将自己半搀半拖的扶到软椅上坐下。

龙承霄自顾自在简若惜对面坐下，挥手让所有人都离开，忽的冷笑道：“你的那位舅舅，还真是不简单的很呢！”

简若惜明白龙承霄所指何事，虽是胸中积郁，也只得勉力道：“舅舅已经等不及了！可是舅舅手里还有两镇兵马，皇上还需小心从事。”

端亲王这两年眼见着龙承霄的江山越坐越稳，自己若是再侯下去，只怕永远也不会有愿望达成的一天。他原本也想着韬光养晦，等到龙承烈羽翼丰满了再举事，何况龙承霄在朝堂上一向对他礼敬有加，他也就在暗中培养势力，耐耐心心的等待。

然而这半年来，龙承霄一改往日的宽容政策，不仅寻了由头，将端亲王一党的数个官员远远的发配流放了，前日更是因为端王府下人作恶京城，四处放印子钱而当廷训斥了端亲王，治了他一个治下不严的罪，罚了他半年的俸禄，并命他停朝三日，在家反省！

惩罚事小，丢脸事大，更何况这一系列举动背后的深意，自然是让端亲王坐立不安了。

正巧陈国西北一带连日暴雨，汨罗江水位高涨，按照惯例，会将沿江的三十七个小城镇的江堤扒了泄洪，以保西北四大重镇无虞！

工部侍郎是端亲王的人，于是趁机上了个折子，说是汨罗江江堤年久失修，每年水灾都会破堤，两岸百姓苦不堪言，如今皇上英明，陈国国力比之先皇时期要强上十倍不止，不如就干脆一次性的将江堤挖深重固，以保西北人民再不受那年年泄洪之苦。

这份折子那写的叫一个慷慨激昂，字字珠玑！上褒皇帝圣明，国力强盛，下赞黎民百姓深明大义，年年牺牲小我，扒堤泄洪！跟着话

锋一转，说是百姓何辜，之前为保西北四大重镇，不得不牺牲那些沿江小城，而今国家有钱，何不兴修水利，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汨罗江两岸原是肥田沃土，却因引洪之责，以至千里荒芜！”

龙承霄低低的念出那折子上的几句话，跟着“啪”的一声重重的一掌拍在身边几上，“朕就不知田地荒芜？朕就不知百姓疾苦？”他这几个字说的咬牙切齿，竟像是从牙缝里崩出来的。

如今陈国固然实力雄厚，可一直面临着铁鹰国的虎视眈眈，龙承霄不得不将大量银钱都花在军费上，他还想着尽早将银月湖一带夺回，可那铁鹰国岂是那么好欺负的？若不是他内政不稳，国王年迈，皇子争位，只怕战火早已越过边疆。重修河堤固然是好事，可这样大的工程，不是三年五载就能够轻易完工的，那意味着这些年积攒下来的收入，都要倒入那汨罗江中，财政一旦出现问题，面对与铁鹰国的争执，陈国便只能隐忍不发了！

这样的道理，平民百姓不懂，那些饱读诗书的朝廷官员又岂会不懂？捡这当口上这么一份折子，表面上是深明大义为国为民，其实根本就是在将龙承霄的军！

“这样的折子不能轻易驳回，”简若惜侧首想着，“不如先留中不发？再送去抚恤银子……”

“若是这么简单就好了！”龙承霄恨道：“你那个舅舅，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个破落户，纠集了一群文人，跑到陇西，还上了大堤，弄了份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叫了三十七城的百姓咬破手指加了血手印，说是要替万民请命！”

“罪臣逆子，其心可诛！”

龙承霄深邃幽暗的双眸中射出噬人的光芒，他一想起今日早朝上，御史手捧万言书，慷慨激昂、替民陈情的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更有那几名大学士，一向以清高文人自诩，平时视金钱如粪土，却是看不穿一个“名”字，一听到要兴修水利，便觉得是件大功德，纷纷上奏附议，却没有一个看得出龙承霄的真正想法。

“端王爷怎么说呢？”简若惜问道。

“哼，他那样老奸巨猾的人，自是一声不吭，让别人替他当出头鸟了！”

“那么这事，臣妾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简若惜深知龙承霄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若不是有事情要她做，他不会踏进这凝华宫半步。

“朕可以下旨同意重铸河堤，但决不能因此而荒废了军务！”龙承霄的眼中增添了几分狡黠，“听说朕的王叔不仅对朝政有一套，还是个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呢！”

简若惜闻言暗自心惊，端亲王在北方经营了大量产业，几乎控制了陈国大半个北方的经济命脉，但这事极其隐秘，她也是费尽了心机才打探到的，并未告诉过龙承霄，却不知他又从何得知了。

“端王府上平日里开销巨大，生活奢靡，臣妾也曾想过以舅舅的月俸和属地的产出，很难支持王府这样大的用度，却不料原来舅舅还在悄悄的经商……”陈朝向来重农抑商，官员经商更是明令禁止的！简若惜只能试探着小心回答。

“朕也是不久前才知道的！”龙承霄危险的眯起了眼睛，他这个皇叔，不仅手握军兵，还有丰富的财源，更有颠覆朝堂的野心！这样惊人的势力，任何一个皇帝都是不会坐视不理的。

“皇上想让王爷主动献银么？”简若惜皱眉，端王爷既然是在暗中经商，又怎么会不打自招的为修河堤捐献银两！

“他肯么？”龙承霄轻蔑一笑，“你在宫中住的也够久的啦，现在身体也不好，朕恩准你回家省亲一个月。”

“皇上的意思是？”

“搞清楚他的所有账目和产业分布，最好能拿到账本，成功后你就是朕的皇后！”

龙承霄声音虽低，却如一块巨石砸入湖心般，在简若惜的脑海里刹时掀起了滔天巨浪。

端亲王阴险残忍，这件事情背后的风险可想而知！只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位置实在是太有吸引力，龙承霄肯用皇后之位来引诱她，可见他为了此事已经下出了最大的筹码。

何况，她已经完全没有退路了！

“怎么样？”龙承霄的眼神如毒蛇般，凌厉而又闪烁不定。

“皇上如何保证事成之后，臣妾一定能得尝所愿呢？”

龙承霄嘴角扬起一抹笑纹，从怀中取出一卷明黄缎书，“这是立后诏书，事成之后，它就是你的！”

简若惜深吸一口气，端端正正的拜倒在龙承霄脚下，“臣妾遵旨！”

龙承霄满意的点头，长身而起，“你起来吧！”

“启禀皇上，娘娘，太医已经候在殿外了！”魏四德小心翼翼的在门外奏报。

“行了，你好生歇着吧！”龙承霄信手开门，“玉喜，摆驾延禧宫！”

简若惜跪伏在门边，忽觉一颗心似乎被掏空了般，飘飘荡荡的晃悠着，找不着一个停靠的地方。

“娘娘，御辇已经去的远了，您快起来吧！”

魏四德和素云见简若惜仍旧拜伏在地，忙一左一右的上前要将她扶起。

一缕殷?的鲜血，无声无息的顺着简若惜的唇角缓缓的流了下来。

“太医！太医快来！”

素云的尖叫声回荡在凝华宫中，带起一片寒意森森。

第三十七章 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大陈朝的端亲王府，是整座京城除了皇宫之外最高贵豪华的宅邸，人说宰相门下七品官，端亲王府家的几个最下等的门子，也都是一个个穿锦着缎，看人都是用鼻孔的，平日里等闲的官员来访，最多也就是冷哼一声，算是给了回应了。

不过今日端王府门口张灯结彩，大红的地毡从门口一直铺到正厅，一大早端王府上下就穿戴齐整的等着凤驾莅临。德妃娘娘奉旨回府省亲，外加休养，这一向是只有皇后才能享受的待遇，德妃虽说只是端亲王的外甥女，却因父母早逝，从小就是在王府里长大的。她这次回府，那是天大的面子，王府上下无不是喜气洋洋，就连从来走路看天的下人们，也都跟着喜上眉梢，笑逐颜开。

简若惜轻服简从，只带了魏四德、素云两人，一乘灰呢大轿就停在了端王府前。

魏四德轻轻打开轿帘，简若惜刚探出头，一身石青色寿纹蟒袍的端亲王就已经迎了上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府中亲眷，呼啦啦齐齐拜了下去。

“舅舅快请起！”简若惜一把拉住端亲王，“甥女哪里经的起舅舅一拜！”

端亲王也不是真的要拜，当下顺势站起，脸上带着浓浓笑意，眼光却扫向简若惜身后，皱眉道：“怎么这般简单？若惜如今掌管后宫，无论如何也该赐半副鸾驾才是！”

“舅舅……”简若惜忽觉几分怪异，却也来不及多想，只是轻轻一扯端亲王的衣袖，“还是先进去再说吧。”

端亲王原就是机警无比的人，立时发觉自己言辞略有不妥，当下笑着答应，亲自引了简若惜一行，在众人的簇拥下进了正厅。

“来来来，快些坐下，”端亲王先让了简若惜入了主座，自己才在她身旁坐下，“一转眼你进宫已经一年有余，宫廷御膳只怕是吃腻了，

你看看，今儿特地为你备下的菜，都是你爱吃的。”

“是啊，娘娘，王爷为了您回来省亲，亲自拟的菜单呢！”端王妃亦是满脸堆笑，只是那笑脸看在简若惜眼中却有着几分模糊。

她是在这王府里长大的，对这府里的规矩自然是清清楚楚。以往的她不过是客居舅家的表小姐，即使府中节庆，也不过就是和其他郡主们坐在侧席，如今却被恭恭敬敬的延请至首座，除了端王妃，她是这张桌子上唯一的女人，也是地位最尊贵的女人！这种唯我独尊的感觉，奇妙，而又回味无穷。

“原该是给娘娘单列一桌的，”端亲王抚弄着修剪齐整的胡须，“后来想着，这反正是家宴，也没有外人，还不如一家人坐在一起，亲亲热热的说说话才好。”

“舅舅说的是……”简若惜嘴上应着，心里却有几分恍惚，却是说不出来的奇怪，“舅舅、舅母待若惜原就像是父母一般，难得回家一次，何必再去弄那些玄虚，那些劳什子的规矩，若惜在宫里，也受的够了！”

说着，眼圈微微一红，竟是触动了真情。

“娘娘千万别伤心，所谓有所得必有所失，如今宫中除了太后，娘娘就是那六宫之主……”端王妃忙不迭的劝慰。

“行了！”端亲王拧着眉毛打断王妃的喋喋不休，“这些话也是混说得的？娘娘如今圣眷隆重，更需小心从事，何况还有太后！”

圣眷隆重……，简若惜嘴角泛起一丝苦笑，这四个字，停在耳朵里竟是说不出的嘲讽，人人只当皇帝待她如皇后一般，殊不知她几次三番的咳血，龙承霄却连半句问候也没给过，倒是那柳轻舞，不过是些许受凉，就已恨不得将太医院直接搬进延禧宫里！如今想来，这场面倒有几分似曾相识。

“娘娘，娘娘……”

简若惜有些发愣，慢慢的将视线移向神色焦急的端亲王，想来是自己迟钝的表情已然吓坏了在座的所有人。

“娘娘，您怎么了！”

是了！简若惜忽觉心中一亮——她终于想出哪里有问题了！适才在王府门口，端亲王将她唤作“若惜”！

端亲王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叫过她！！

未进宫时，大人们都叫她“小惜儿”，下人们称她“表小姐”，只有龙承烈那小鬼会叫她“若惜姊姊”；等到她入宫后，龙承霄只会叫她的封号，而端亲王一家便只称呼她为“娘娘”！

若惜——只是她偶尔的自称！

难怪她一直觉得有些不自在，尽管端亲王后来也一直尊称她为“娘娘”，但之前那一声“若惜”，却仍旧显得十分突兀！

“娘娘！”

是素云的声音，简若惜终于缓过神来，轻轻揉着自己右边的太阳穴，“可能是累了，竟有些走神！”

“哎呀，是本王疏忽了！”端亲王立刻道：“娘娘这次回来是为休养，这团圆家宴反正也不急于一时，不如先去躺一会儿，”他转身吩咐王妃，“等会儿捡几样口味清淡的装了，你亲自给娘娘送到房里去！”又笑着对简若惜道：“屋子早已备下了，是你最喜欢的‘皓然楼’！”

“多谢舅舅、舅母，是若惜僭越了！”她扶住魏四德早已伸过来的胳膊，?要离开，忽的又回头对躬身站立的众人笑道：“以后别‘娘娘’、‘娘娘’的叫了，难得回家，何必再这么拿腔拿调的！舅舅、舅母不妨还是按照小时候的样子，叫我‘小惜儿’吧，那样才显得是一家人呢！”

“哟！这怎么敢呀！”话是这么说，端王妃却已是笑得合不拢嘴。

斜倚在柔软的湘妃榻上，简若惜星眸微闭，意识却是出奇的清醒。今日的端亲王，处处透着股怪异！刚才离座时她故意试探，果然让她发现端亲王在听到“小惜儿”三个字时，虽说仍旧是不露声色，眼中却有一抹精光迅速的闪过——极快，却仍被她敏锐的捕捉。

不仅如此，依照平日端亲王的性格行事，他早已迫不及待的要打听简若惜回府省亲的真正来意了，而不是任她在这‘皓然楼’里侯了半天，仍不见踪影！

至于这间‘皓然楼’，究竟是由于她如今地位不同才给她住，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这栋两层小楼的背后可是有着典故的，当年简若惜搬离长房，择绣楼而居时，就曾一眼相中这座清雅如月但无人居住的‘皓然楼’，却被端亲王毫不犹豫的拒绝了！然后因为她出奇旺盛的好奇心，才终于打探到与这楼有关的故事——那可是连端王妃也不知道的秘密啊！

然而现在，自己却已身在这座精致华美的小楼里了，个中蹊跷，千丝万缕。

没想到回府省亲的第一天，就会遇上这样的怪事儿！简若惜静静的想着，小指上的攒丝嵌红宝护甲习惯性的在楠木扶手上划来划去，倒底是哪儿出问题了呢？

“啊！娘娘！”素云一声尖叫，手中端着的水晶碗也被她失手掉落在地。

“怎么回事？”简若惜倏的睁眼。

素云一手指向简若惜的脸，两眼惊惧的圆睁着，“娘娘……您，流鼻血了！”

“什么？”简若惜这才觉得鼻孔中微微有些痒，伸手一抹，已满手是血，唬得她自己也有些愣住了。

“这……这怎么是好！”素云六神无主，已是哭了出来。

她这一喊，倒让简若惜清醒过来，沉声斥道：“哭什么，怕别人听不见么？”

说着一把扯过枕下的帕子捂住犹在流血的鼻孔，素白的丝帕很快就被鲜血染透。这时素云方才醒转，急急忙忙的绞了湿巾子递给简若惜，这才稍微好些，可是手上略微一松，那血又沿着嘴角流淌下来，映的简若惜一张俏脸越发的惨白。

“去找魏四德，让他想办法悄悄的寻些冰来，切莫引人注意！”

素云飞快的去了，简若惜一手捂脸，另一手伸到身后想移开靠枕，好让身子躺平，怎奈移动间，几滴殷红的鲜血从缝隙中滴落身前，又迅速的透过她身着的玉白色深衣晕染开来。

简若惜怔怔的瞪着眼前的血渍，如骤然绽放的红梅般美艳，却让她看的万分刺目。只觉得自己的生命便如这血色梅花般脆弱，百转千回间，方觉自己竟是心若死灰。

“来人！快来人！”简若惜陡然尖叫起来。

门外立时跑进来几名丫鬟，见到简若惜的狼狈模样也不由呆住，来不及下跪，就听简若惜厉声道：“去，请王爷立刻过来！”

“是，娘娘！”一个年长些的丫鬟飞似的跑了出去，其余几个想伸手替简若惜换下湿巾，却不料简若惜右手狠狠一挥，随着一名丫鬟的惊叫声，一道血口子已赫然划在了她的手背上，吓得那名丫鬟慌忙跪地求饶，又是痛又是怕，已是涕泪交错。

“娘娘饶命，娘娘饶命！”

“滚！马上给我滚！”简若惜使出全身力气冲那几名丫鬟恶狠狠的吼道，竟是歇斯底里了！

“出什么事了？”端亲王匆匆忙忙的冲进屋子，见到一地狼藉也是一呆，跟着便冲着浑身哆嗦的丫鬟们咆哮：“你们一个个是怎么伺候的，还不打盆水来替娘娘梳洗！”

屋子里正乱糟糟的当口，素云领着魏四德也前后脚的赶到简若惜床边，“娘娘，没有冰，用缎子包了些院子里的积雪！”

当冰雪的沁凉直接贴到脸上时，简若惜方才觉得眼前慢慢的清明起来。

“舅舅！”简若惜指指榻前的圆凳，“请坐。”

“……，是，娘娘！”端亲王有些许迟疑，却仍是坐了下来。

“其他人出去！”

“娘娘！”素云轻声嚷道：“您是不是先换身衣裳……”

“出去！”简若惜冷着一张素颜，眼里似能化出冰刀霜箭。

第三十八章 欲寻陈迹怅人非，天教心愿与身违

屋子里终于静了下来，简若惜将所有的下人都赶了出去，这才望定了身前的端亲王，却是半天没有开口。

端亲王从喉咙里咳出几声，终于艰难的开口道：“娘娘，您身子弱，还得爱惜自己才是！”

简若惜将手中那团雪狠狠的摁在自己的脸上，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住神志的清醒，若不是她眼神明澈，此时的她头发蓬乱，遍身血渍，看起来已是如中疯魔。

“娘娘到底是怎么了？竟患上这样重的病症！那小子怎么说？”端亲王有些不耐的开口，“难道还只是纯粹让你回府省亲养病不成？”

是了，这才是端亲王的本性呢！人前那副看重亲情的慈爱面孔还真是让人很不适应。

简若惜忽的一笑，那笑容原是绝美，可惜被她腮边的血痕衬得很是怕人，“舅舅只当甥女在宫里过的很好么？”

“听说那柳婕妤很是得宠？”端亲王不屑的道：“她这种无根无基的后妃，怎么会是你的对手？何况那小子任命你统管后宫，你若有心算计她，她便在那宫里连一天也多呆不下去！倒是你自己，为什么就弄成这样？身子坏了拿什么去跟人家争？”

“哈哈哈……”简若惜闻言竟大笑起来。

“笑什么！”端亲王语气中带了几分愠怒，“本王之前只当他让你省亲是示以恩宠，现在看来竟不是那样，倒像是被赶了出来！”他神色忽的一紧，“莫不是那小子看出什么来了？你不是和那小子达成协议了么？”

“协议是在的，可惜如今龙承御得了那朱颜，便应诺退出朝堂，皇上他已再无顾忌，下一个目标，便是舅舅您了，若惜在宫里，哪里还会有什么好日子过？”

她的确是用一个协议换得了今时今日在宫中的地位，只是这协议的内容与端亲王所知的大不相同罢了！

端亲王闻言亦是一怔，跟着叹道："当日本王就纳闷，子墨为何会将那皇帝宝座平白给了一个黄口稚子，若是他登基，我就是再想搏上一搏，只怕也是有心无力……，以那姓殷的女人的阴狠，子墨即便是一再容让，她也是断然不会轻易放过的，这次不过是用了一个女人，就将子墨轻飘飘的打发了去，果然是好手段，"他脸上神情如风云变幻，说着又笑了起来，"这是一柄双刃剑啊！子墨一去，那小子便能腾出手来对付本王了；可殊不知，若是子墨在朝，本王又焉敢轻举妄动？"

那龙承御，竟是这般的让人畏惧敬仰的么？想着那对此刻或许正在江南肆意享乐的人儿，简若惜心里没来由的泛起一丝妒忌。

"舅舅，我听说您这些日子在朝堂上与皇上几乎是明着扛上了，这可不像舅舅的平日里的行事啊……"

"呵呵！"端亲王笑而不语，眼中闪过一抹得意。

"莫非舅舅已经准备妥当了？"简若惜心里一惊，倘若端亲王的计划连她也蒙在鼓里，那就说明他已经开始做最后一击了！

"呵呵，何谓妥当？何谓不妥？"端亲王忽的变的高深莫测起来，抚了扶胡须便站起身，"你不用太操心，好生将养着吧，本王还有些事，有什么需要就派人去跟你舅母说。"

门被打开、又关上，简若惜嘴角浮现一抹冷笑，她料的果然不错呢！出宫前龙承霄本就是想赐她半副鸾驾的，却被她断然拒绝。端亲王生性多疑，龙承霄的过分恩宠只会让他难以相信——皇帝对端王的防备已几乎是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她简若惜出自端王府，龙承霄再宠爱她也是有限，若不是临时编造了个合情合理的"协议"，连她执掌六宫的权力只怕都会引起端王的猜疑！

而现在，端亲王想必是认定她已无任何利用价值，便再懒得与她这个所谓的"娘娘"继续敷衍了。

不过看他那神情，倒像是的确有了应对之策！难怪龙承霄对他如此忌惮，这小小的一间王府里，竟是掌握着大半个北方的经济命脉！即使龙承霄有把握整垮端王，却也不想因此害了经济民生，更何况眼下是内有水患横行肆虐，外有强敌虎视眈眈！

看来那端王府的生意帐册，的确是事情的关键了！只是以她眼下的处境，自然是不可能明着看到帐册的！

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偷”字！

看来龙承霄对她果真是半分情意也无，就这么毫不犹豫的将她置于险地！只是她虽说心已凉透，却是没有选择余地，适才端亲王对她的态度是再清楚不过的，自己此刻仍是皇帝宠妃的身份，却已被视如草芥，倘若自己真的相助这位舅舅获得了成功，只怕等待她的不是一世尊荣，而是杀人灭口吧?

人情冷暖，于这天家的方寸之地，简若惜体味尤深！

偷帐册的事，自然不用她一个弱女子出手，龙承霄早已派人暗中听她调遣。她所要做的，就是找出藏帐册的地方，然后，由别人动手。

简若惜敢说整个端王府上下没有人比她更了解端王爷的性格为人了，从小在这府中长大，能以客居身份而获得重视，并不是仅仅依靠美貌就?达成的。那些至关重要的帐册，自然是藏在极其隐秘的地方，她简若惜虽说从未见过那些东西，但是她可以猜！以端王爷的谨慎多疑，那帐册只可能在两处所在：要么是在端王爷日日可见、伸手可及的地方；要么就是在一个机关巧妙，而旁人万万想不到的地方！

究竟是哪一处呢?

————————————————————分割线————————————————————

虽是隆冬，简若惜却不顾严寒，亲自带了礼物走访了端王府上下的每一房亲眷，说来也奇怪，端亲王对她的这一番动作竟没有任何意见，有时下了朝，也会亲自陪坐在侧，但却始终没有和简若惜单独相

处，这虽使得简若惜行事便利，却也让她大为疑惑，猜不透端亲王究竟在想些什么。

从端王妃，到端亲王的几房侧妃妾室，简若惜一个个拜会过了，可惜却未探得半点口风，那些个姬妾只当府里的钱财皆来自于那些放印子得来的利钱，竟没有一个知晓在这小小的王府里，还经营着一盘错综复杂的巨大生意。

龙承霄的暗卫们也带来了让人沮丧的消息，他们在简若惜的授意下偷偷摸进了端亲王的书房，然而他们几乎敲遍了书房内的每一寸墙壁和地板，也没发现任何暗格、密室之类的。这也不算太意外——那晚暗卫在进入书房的时候，竟发现书房的门根本就没上锁！

简若惜虽说心急如焚，表面上却不露半点声色。她不相信这样大规模的声音，端亲王仅靠他自己就能够操作的过来，这府中必定有他的亲信在替他料理这些事情，他们与外界也必定有特殊的方式进行联络！

耐心的等待，总是会有些回报的：暗卫们日以继夜的跟踪亲王府里的总管和几名端亲王的长随、也包括了端亲王本人，终于得到了些许有用的东西，甚至还截获了几羽训练有素的信鸽。

这所有的消息，不但证明了那些生意的存在，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端亲王本人的怪异。王府总管总会在四下无人时向他汇报经营的状况，那些只字片语中透露出来的讯息，连躲在暗处的跟踪者都惊叹不已——端王府的生意，横跨盐业、铁器营造、丝货与茶叶等十余个领域，尤其是盐业和铁器制造，几乎是被他垄断了！盐业倒也罢了，这铁器制造却是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难怪龙承霄如此忌惮了。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端亲王每次在听完汇报后，总是面无表情，不置可否；有时总管请他拿主意，他也似乎是在推脱一般，随便说些模棱两可的话便敷衍过去了。据暗卫回报，好几次，那总管脸上也是一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糊涂样儿。

不过，无论掌握了多少信息来证实一切，那些该死的帐册，却是从来没有被提到过，就好象这样庞大的生意却是从来不需要帐册似的——这当然不可能！

“娘娘，王妃园子里梅花开的正好，请娘娘还有其他几房夫人都一同去赏梅！”素云小心翼翼的禀报着，“娘娘您看，咱们去还是不去？”

简若惜心里一阵厌烦，她正为那帐册之事一筹莫展，哪里还有心思去和那些无知妇孺附庸风雅！只是自己前几日曾刻意逢迎，现在人家设宴，不去反倒不好。

“去看看吧！”

端亲王府的园子，也就是比御花园略小了些。御花园要彰显皇家气派，宏伟大气；倒是这府里的景致，特意仿了那江南园林的布局，青石小桥，潺潺溪水，映着那十余株傲然开放的腊梅，倒也是精巧优雅，别有一番情趣。

简若惜到的时候，端王妃已经领着一群莺莺燕燕等在亭中了。这亭子三面环水，一面正对梅林，夏天用来纳凉是再好不过的，可惜眼下正值寒冬腊月，即使燃了好几个火盆，也仍旧抵不住冷风刺骨。虽说那梅花果然开的娇艳讨喜，可惜在座的女人大都是弱不禁风，娇生惯养之辈，却硬要惨白着一张小脸儿迎着寒风舞文弄墨，这就未免太讽刺了些。更何况那些贵妇人念的所谓的诗词，听了只怕是觉得更冷！

亭中聒噪异常，简若惜又嫌那烟火气太重，跟众人见礼之后，就带着素云走到亭子外面的九曲步云桥上，浅碧色的湖水映照出她模糊的容颜。有多久没仔细照过镜子了？简若惜有些自嘲的想着，只怕是自己害怕看见一张残败不堪的面容吧。

“啊！”一声尖叫，却是从湖中传来！

简若惜立刻回头望去，就见一名蓝衣妇人正在水中扑腾着，看她的样子，竟像是从亭子的栏杆处向外跌落入水的。这个时节，人人都穿的极为厚实，棉衣吸饱了水，变得无比沉重。那妇人明显不会水，

只在湖面上挣扎了没几下就沉了下去。亭子里的人大都不中用，只是哭喊着，终于将那王府的侍卫呼喊了过来，两名侍卫脱了外衣，一个猛子就朝湖中扎了进去。

很快，那妇人已被拖了上来，人们纷纷围了上去，简若惜想了想，觉得自己不该表现的太冷漠，便也走到人群里，众人见是她来，也都自觉给她让开一块地方。

“娘娘，她怕是不行了呢！”素云有些惊恐的看着那面色青灰的妇人。

“嗯，”简若惜漫不经心的答应着，这妇人她还有些印象，似乎是一名侧妃的姐姐，家道中落后就一直寄居王府里了，此刻那名侧妃正跪在地上哭的死去活来，还使劲儿拽着她姐姐的一只手摇晃着，情形惨烈，看得周围的人皆唏嘘不已……

等等……，手?

第三十九章 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

那是一只右手。

因为并没有在水里泡很长时间，所以看起来依旧是莹白雨润的样子，骨小而肉丰，可以由此推想其主人生前养尊处优的生活。

不过这并不是简若惜要关注的。

让她感觉怪异的，是这只美丽的手上的指甲，有好几根都断裂了！尤其是食指与中指上的两根寸许长的指甲，竟都是齐根折断，而尾指上的那一根，虽然也已损坏，却仍有一小半连在手指上，那用凤仙花汁子染成的鲜红色，衬着惨白的手指，看起来让人心里瘆的慌。

她落入水中，指甲为何会断裂开来?

更奇怪的是，这只手上没有泥土，亦没有青苔！而她的两只脚和裙摆上却全都是淤泥，裙子上也被缠上了水草青苔。简若惜从小在这池塘中玩水嬉戏，她知道这池水并不深，只是水底积了很厚的污泥，当年也曾淹死过人，就是两只脚陷进了泥里，便再也冒不上来。

周围的女人们哭闹成一团，简若惜有些忍不住，往前一步，轻提长裙，就在这手边蹲了下来。众人皆倒吸一口凉气，端王妃急急忙忙的道："娘娘，这……那么腌臜，您……"她实在是想不通堂堂皇妃怎么会对一具刚淹死的女尸产生兴趣。

"娘娘，有什么不对吗？"素云一向伺候简若惜左右，虽也被她主子的行为吓了一跳，但也明白这事情另有蹊跷，否则简若惜不会这样不管不顾的就当众观察起女尸来。

简若惜并不理会，她盯着尸体上上下下看了半天，又取出一块绢帕裹住自己的手指，再轻轻将那只指甲断裂的手拨弄了几下，身后立刻又传来几声低低的惊呼。

嗯，果然是有些玄虚的！简若惜慢慢的站起身来，将手递给素云让她解下，"将这块帕子烧了吧。"

"是，娘娘！"

“走吧，本宫也有些累了！”

简若惜刚转身要走，却被端王妃叫住，就听她怯怯的问道：“娘娘，这……您看应该怎生处置才好？”她见简若惜如此关注死者，只当是有什么特殊原因，才会有次一问。

“哦，她应该是府里的人吧？舅母看着办就是了！”说罢，便带着素云匆匆离去，她需要静一静，再好好想一想，或许，她一直想要的那样东西，正安安静静的躺在某个地方，等她去取，而那个地方，已然呼之欲出。

冬天里日头短，简若惜只小睡了一会儿，醒来时就见外面已完全被黑暗笼罩，屋子里点了灯，却一个人也没有。

简若惜自己打了帘子走到外屋，就见素云正躺在炕上，满脸通红，似乎是在发烧。她见简若惜出来了，挣扎着要起来，却被简若惜阻止，“怎么？是不是冻着了？”

“不知道……可能是受了风，娘娘，奴婢没事，躺了这一会儿，已经好多了！”素云想要下炕，却只觉得天旋地转，又重重的倒在炕上。

“行了，你都病成这样了，还起来做什么，找大夫看了么？”

“今儿太晚了，府里刚死了人……”素云低头道：“不过是个风寒，明儿要是不见好，再去请大夫，可就是怕耽误了主子的事儿。”

“嗯……这会子定是人仰马翻的，”简若惜微微蹙眉，“四德呢？”

“他担心主子东西没带够，天又一日赛过一日冷，他回宫里取些东西，估摸着明儿回来，他没回禀娘娘么？”

“哦，昨儿好像是听他说起过，”简若惜想了想，素云既然病了，那倒是正好，有些事情，旁人知道的越少越好，轻声吩咐道：“你不用担心，好生睡一觉吧，哪里就短了伺候的人？”

打发了素云休息，简若惜悄然回房，给自己倒了杯酽酽的茶，小口小口啜着，表面上平静无波，心里却为自己即将要做的事而紧张不已。

今日自池边回来后，她就联络了龙承霄的暗卫，准备连夜就展开行动。所谓择期不如撞日，这王府上下此刻定是都在忙着丧葬之事，肯定都聚在主宅，那池塘刚淹死了人，晚上不可能再有人敢到周围去，正是她行事的好时机。

好容易耐着性子等到夜深，简若惜将自己裹在一件黑色大氅里，再戴上同色的玄狐风帽，没有惊动早已熟睡的素云，轻轻掩好房门，便走下台阶。

天气很冷，简若惜深吸一口气，那股刺骨的冰凉让她禁不住打了个哆嗦。天地一片浓黑，简若惜抬头望天，竟是无月之夜。

“娘娘！”

一个细细的声音传来，倒把正要举步前行的简若惜吓了一跳，“谁？”

“是奴婢！”

原来是个丫鬟，看那穿着，应该是负责府里上夜的粗使丫头，只见她手里因为正提了盏灯笼，不便跪倒行礼，只是半蹲着福身。

“起来吧。”简若惜冷冷的看了一眼这丫鬟，看上去也就十八、九岁的年纪，生的倒也眉目清秀。

“娘娘要外出么？”那丫鬟倒是落落大方，“奴婢给娘娘打灯笼吧，好些积雪都还没化呢，要是磕着碰着就麻烦了！”

简若惜本想拒绝，转念一想，这黑灯瞎火的?个人走去园子，倒也是有些怕人，这小丫鬟主动要求替她打灯，只怕是个急着攀高枝儿的！等到事情结束，自是不能留她下来，不过是个粗使丫头，就是别人发现少了她，也不会当成个事儿……

当下点头笑道：“是个伶俐的丫头，行！本宫有些睡不着，想到园子里走走，你前面引路吧。”

“是，娘娘！”

那丫鬟提了灯笼，轻轻巧巧的走在青石板路上，只见她身形窈窕，在那丝幽暗的灯火照映下，竟显得十分优雅动人。

好像一朵飘云在缓缓移动……，那感觉，怎会有些似曾相识?

简若惜下意识的甩了甩头，自己近日来总会有些莫名其妙的幻觉出现。眼前这丫鬟，她分明从未见过，又怎会有熟悉的感觉？定是她没有休息好，又过于紧张了，以至于疑神疑鬼起来。

“娘娘，前面就是‘雀尾亭’了，还过去吗？”

简若惜倏的反应过来，原来她二人不知不觉，就已经走到了白天那侧妃姐姐落水的地方了。心里陡然闪过一丝怪异，这丫头，怎就这么鬼使神差的将她引到了这里来？自己刚次吩咐过她要来么？怎么想不起来?

来不及细想，简若惜点点头，说道：“今日心中伤痛，总想着要祭奠一番，这样吧，你且在这里侯着，莫要走开，本宫过去那边略坐一会儿。”

“是，娘娘小心。”那丫鬟乖巧无比，见简若惜信步向前，便极力将灯笼举远，想为她多照一些路。

是个很懂事的丫鬟呢！可惜活不了多久了……，简若惜好笑自己突然涌上的一股怜悯，呵呵，她可怜那丫鬟，谁来可怜她?

“德主子！”

黑暗中两道低低的声音响起。简若惜先是一惊，接着又放下心来，沉声道：“那边有个小丫头，先把她给打发了吧。”

她纤手一指向那团盈盈的灯光，暗卫得令，齐齐朝那个方向扑去。

灯光迅速被掌风扑灭，却远远的传来“咦”的一声。

“怎么了？”简若惜向那两名迅速折返的暗卫问道。

“回主子，只有灯笼，并没有人。”一名暗卫将手中已经扁塌塌的灯笼递到简若惜眼前。

虽说四下漆黑一片，简若惜还是能够勉强看出那盏灯笼的形状，事态诡异无比，她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嘴角也禁不住抽搐起来。

“主子……，您看，今晚的事还要不要继续下去？”

简若惜眼前又一次浮现出那只断了指甲的手，今日若不将此事查明，她只怕会彻夜难眠！更何况当时她留心到那断甲，没准儿别人也注意到了，倘若不立即下手，只怕会丧失先机。当下狠狠心咬牙道：“不过是个小丫头，自己偷偷跑开了罢了。咱们的事情，绝对不能耽搁。”

“是，请主子示下。”

“据我推断，从这亭子的基座应该是延伸到水下很深的地方，而且是连青苔也没有，你们下去看看，是不是这样。”

两名暗卫早就准备妥当，褪下黑衣，里面便是紧身水靠。两人纵身一跃，如同鱼儿归海一般，连水花也没溅起半个，就无声无息的消失在了池塘里。

不过时，就听“喀喇”一声轻响，两人先后破水而出。

“怎么样？”简若惜紧张的问道。

“回主子，主子所料不需，这下面很是奇特，就在靠近水面的地方，大约是一尺来方吧，居然只是光洁的石板，平整如新，而旁边却满是青苔。”

这就是了！

她白天发现那侧妃姐姐的指甲齐根断裂，就判断她是在落水的过程中，因为极度惊慌而伸手乱抓造成的。然而她的甲缝中没有任何青苔或者淤泥，除非她抓到的是非常干净却又坚硬的东西……当时她便料定这水中大有古怪。果然让她在这水下，发现了一块干干净净的石板。

离水面不远……

帐册自然不可能从水中取出，那就一定是在这亭子的基座处另有机关开启了。是了，记得小时候曾见过工人修建这座“雀尾亭，”敲敲打打花了将近两个月的功夫。当时没有细想，现在想来，哪有一座普普通通的凉亭需要花两个月的功夫来建造的？

这两名暗卫皆是机关术的大行家，简若惜一声吩咐，他们便立即就在台基靠近水面的地方寻找起来。

不多时，一名暗卫用手在一处凹陷的砖雕下方轻轻一扣，台基靠近水面上方的一块方砖便应声弹出，暗卫将手深入，很快便掏了一个厚厚的油纸包出来。

两名暗卫用黑衣将纸包隆住，简若惜掏出火折子，只弄出些微亮光，便足够让她看清那油纸包内的书册上，赫然写着“元和总簿”四个大字。

三人皆大喜过望，其中一名暗卫躬身道：“小人这就回宫禀报，明日会派作假高手过来相助主子，尽快将假账册作好放回原处。”

这原是出宫之前便商量好的，简若惜毫不犹豫的点头应诺。那名说话的暗卫将机关恢复原样后，立即飞身而去，另一名则一直远远的护送着简若惜回到她住的‘皓然楼’。

简若惜坐在书桌前，轻轻抚着眼前帐册的封面。今夜之事，除去那个突然消失的丫鬟让她略有些心神不宁之外，其他的都进行的异常顺利。

这本帐册，会将她带上那皇后之位吧……

简若惜脸上浮现出一抹得意的轻笑，忍不住将那帐册捧起，放到自己的面颊上摩挲着……，即使她得不到皇帝的宠爱，但她的地位，将永远不会动摇，她将是母仪天下的六宫之主，高高在上的大陈朝皇后！

“哈哈哈！”简若?忍不住笑出声来。

“唉……”

空寂无人的屋子里，突然传来一声悠悠的叹息……

第四十章 一声羌笛，惊起醉怡容

“谁！”

简若惜倏的站起身来，向房间四周慌乱的张望着，然而房间里除了她并没有别人。简若惜舒了口气，只当自己这几日总会出现莫名其妙的幻觉，刚才听到的那一声叹气，估计也是并不存在的吧。

正当简若惜准备重新坐下时，那声幽然的叹息又在房中响起。

“唉……”

“谁！究竟是谁！给本宫出来！”

今日她亲眼目睹侧妃姐姐溺毙于池塘中，跟着自己半夜里又回到那凶地寻找帐册，之前还有那粗使丫鬟的莫名消失……，一件件事情堆积在一处，饶她简若惜算的上是女中豪杰，也不禁打起了寒颤。

眼前忽然再次闪过那几片染了凤仙花汁的鲜红的断甲，摇摇晃晃的……，简若惜忍不住环抱住自己身体，空气中冷飕飕的，皮肤下的小疙瘩正一粒粒的爆了出来。

终于，她看见从博古架的后方，慢慢移出了一抹淡淡的黑影。简若惜惊恐的瞪大了双眼，就见那人影渐渐明晰，竟然是一名女子！

“娘娘，这么晚还没睡么？”那女子抬起头，脸上带了抹似笑非笑的神情。

“你……你是刚才那个丫头！”简若惜立即认出眼前的娇俏女子，就是适才为她提灯笼的粗使丫鬟，“你……你怎么会在这里？素云！素云！来人，快来人！”

简若惜意识到事情的诡异，尖声叫了起来。然而她除了听到自己的呼喊外，竟没有任何别的响动。整个王府，安静的好像突然睡着了。

那丫鬟仿佛极其无奈的摇了摇头，“娘娘就不能好好说话么？”

“你到底是谁？”简若惜咬紧牙关，勉力装出毫不畏惧的样子狠声问道：“你半夜擅闯本宫寝室，又意图惊吓本宫，罪该万死！”

“呵……”，那丫鬟轻笑，如同听到了极好笑的事情一般，“我不是想要吓你，我只是想来问你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简若惜双手死死的揪住衣摆，背后已是冷汗涔涔。今晚之事，桩桩件件都透着诡异，刚才真应该让一名暗卫留下来的，眼下只怕整个王府都已被人暗中控制了。

“我是想问，娘娘为什么要害我？”

那丫鬟轻描淡写的问出一句，却又将简若惜吓得花容失色，“本宫……我不是要害你，是……是想让你过来帮忙照亮，谁知……你竟不在那里……”这丫鬟既然知道了刚才池边发生的事情，自己除了死不认帐外再无更好的方法了。

“哦……”，那丫鬟低下头去，好似相信了简若惜的话，却又蓦的抬头，“那……以前你为什么要害我？”她问这句话时，原本平静无波的双眸里，竟带了一丝激动。

“以前？”简若惜闻言一愣，“本宫根本不认识你，怎么会去害你？”

那丫鬟也是一怔，“哎呀，忘记这样你是认不出我的，等等……”，她缓缓转过身去，似乎在面上摸索了一阵，又在简若惜惊恐的注视下慢慢转了回来。

“现在，你可认识我了？”

简若惜甫一接触到那双凄迷深邃的美眸，整个人就似乎被钉在了原地，再也无法动弹，眼前一片天旋地转，她很想昏倒，可神智却是该死的无比清晰。

“你……你是……她？”简若惜只觉得自己连呼吸也极其的困难，一股发自内心的恐慌向全身的每一个毛孔渗透开去，“朱……颜……？”

是的，站在她眼前的优雅女子，正是朱颜！

“你不是与睿亲王在南方么？到这里来做什么？”虽说朱颜的突然出现让她极度惊吓，但毕竟明确了她并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存在，简

若惜只觉得刚才失去的力气又一点一滴的回到了身体里，说话也流畅了许多。

“我来问你啊，你当时为什么要害我？”朱颜的语气柔柔的，剪水双瞳里却是无边无际的哀伤，看的连简若惜也觉得一颗心瑟缩了起来。

“不是我！我说了不是我害了你！”简若惜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大叫起来，“为什么一个一个都来问我这件事？我不是已经回答了几千遍了么？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她每天夜里都不敢入睡，就怕自己做噩梦，梦里总有一个人，反反复复的问她那天发生的事，一直要问道她从梦中猛然惊醒，大汗淋漓！

“那么你是一开始站在我面前的人？”朱颜口气淡漠，仿佛是在回忆极遥远的往事，“是你让我从那两碗药中做出选择的？绿碗里的，会杀了孩子；红碗里的，会杀了我……，是不是？”

“是……是……，一点也没错！”简若惜恶狠狠的答道：“我亲眼看着素云将药倒进碗里，我想要你做出选择……哈哈哈，这是不是世间最痛苦的选择？”

“我想选那碗红色的……”朱颜皱了皱眉，“可是，后来，她们给我灌下了那碗绿色的药……”倏的，朱颜双眸绽放出冷冽的光芒，“你告诉我，后来的那个女人，究竟是谁？”

“我不知道！”

简若惜突然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这些话，这些事，在她的心里憋了好久?终于可以大声的说出来了，即使以后再也不会拥有说话的机会，她也要将心里话一字一句的说出来，“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但是我要谢谢她！”

她恨……她好恨……！

即便她已经一天天迈向了自己向往的那条道路，但那刻骨铭心的恨意却如附体之蛆般，撕扯啃噬着她的五脏六腑，让她整个人每天都

处在崩溃的边缘。

“我恨你！”简若惜字字清晰无比，“你是我痛苦的源头！听说你失去了孩子，哈哈哈……感谢那个人，感谢上苍，告诉你，一切是你活该，你为什么要搅和进来？你为什么要来妨碍我的大计？你……”

简若惜忽的全身一震，仿佛是遭到重击，她的嘴角缓缓流出一抹鲜血，身子沿着那书桌的一角，颓然滑倒在地。

“颜儿！”低低的男子声音在屋内响起，带着一抹焦急与无奈，“你还好么？”

“我……很好，”朱颜勉强扯出一抹笑容，却无法掩饰惨白的脸色，“他呢？”

“子墨很快就会过来！唉，你又何必坚持自己来问？还要瞒着子墨，他定会生气！到时候你可要救我！”说话的男子故意插科打诨，好缓和一下屋内凝重的气氛。

“见离……，多谢你！”

“你我还有什么谢不谢的！”萧见离潇洒的甩甩头，嘴角上扬出精巧的弧度，“哈，子墨来了，他竟到的这么快！”

朱颜娇躯一震，接着就被揽入一个充满冷冽气息的怀抱里，她立刻觉察出了那怀抱主人正喷薄而出的怒气。

“子墨，我……”

身后的人没有回答，只是突然收紧的双臂充分显示了他此刻的情绪，而萧见离早已不知不觉的离开了屋子。

将怀中单薄的身子扳转过来，牢牢的锁住她的一双美眸，就是那怯弱中带了一丝倔强的眼神，总是让他无计可施。

“为什么？”实在是生气完全不懂武功的她却冒险亲自参与此事，即便有萧见离随身保护，不会有太大风险，但龙承霄的暗卫又岂是善与之辈！更何况，这样赤裸裸的直接面对，不等于是在她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上再添伤痕么？

“我要问个清楚。”眼中薄雾散去，却是一片明澈见底。

“你没有问出任何结果，”子墨毫不犹豫的指出事实，“而且，这种事情，不适合你一个女子来做！你想知道什么，只需从我这里知道就行了！”

“我始终是要面对的！”精致的唇线此刻尽显坚强，“既然她不承认是她干的，也说不出究竟谁是凶手，那我只能去尝试那第三个可能性了！”

“你想怎么样？”

朱颜迅速回头看了一下身后的情形，略带了些犹豫的问道：“她……是不是活不长了？”

子墨讶异的看了朱颜一眼，却轻轻放开了她，执起她的手走到正倒在地上的简若惜旁边，看了一会儿才道：“事实上……，她已经死了。”

“啊！”虽然早已知道简若惜命不久矣，但眼睁睁的看着一个生命在面前消失，也让朱颜惊骇的禁不住退后了一步。

“接着说你的打算吧。”子墨口气虽淡，却任谁都能听出那其中蕴含着的压力。

“我……”，朱颜轻轻咬了一下嘴唇，仿佛在帮自己下定决心一般，指着地上的人道：“我要成为她！”

子墨危险的眯起眼睛——那是他发怒的先兆，“我，不，准！”

“我要成为她，我要亲自去印证那第三个可能性，”朱颜自顾自的讲下去，“只要让我见到她，听到她的声音，我想我一定能够将她认出来。”

“你在清宁只待了三天，又马不停蹄的赶回京城，就是为了确认这个吗？”子墨周身又笼上了那股冰冷刺骨的寒气。

朱颜低低的垂下眼帘，却不置一词。

“你就算是找到了那个凶手，又待如何？”子墨步步紧逼，他当然生气，气她总爱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气她总以为自己能独自面对

一切，“你要杀了她报仇吗？你敢杀人吗？你确定你能杀的了她吗？报了仇你又想怎样……”

“够了!”朱颜踉跄着往后接连退了几步，直到背抵住了墙才停了下来，却是大口喘着粗气，柔弱的身子颤抖如风中之烛。子墨的话，让她不堪重负。

子墨站在原地不动，只是面无表情的看着面前如同姣花弱柳般的清丽女子，唯有上下起伏的胸膛昭示了他刚才已然失控的情绪。

朱颜猛地抬起头来，双眸虽盈然欲滴，神情却是坚定无比，“我这辈子，似乎永远是在苦苦挣扎：我是孤儿，连父母的样子都不记得；在南阳虽说号称名妓，却终究难逃一个‘妓’字；来到京城，只盼着不必去过受尽凌辱的日子……，可是他们一个个，为什么都不肯放过我？他们的勾心斗角、蝇营狗苟、又与我何干？！”

粉颊应为情绪的激动而映上了两抹鲜红，明艳而凄婉的脸上不是憎恨，而是绝望……，却又不甘！

“所以……我要为自己而活！”她的眼神哀伤无比，“因为认命……根本没有用！”

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下一秒她便被那个炙热的怀抱紧紧搂住——是的，即使那怀抱原本是冰冷的，但终也会为了这惹人心怜的女子而燃烧出温度。

他的冰冷，只是对看透世情的遮掩；而她，只怕是一颗心早已凉透！

“别说了……，”子墨只觉得嗓子干涩嘶哑。

他的颜儿，表面上柔和顺从，懂事认命，但实际上，她的内心却有着一道刚韧不折的界限。她可以忍受很深的羞辱、欺侮，甚至迫害！但……，一旦跨越了那条底线，她便不再是任人踩踏的朱颜。

“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陪你就是！”

第四十一章 雨云深绣户，来便谐衷素

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

天地间一片苍茫，这接连下了几日的鹅毛大雪，似乎能将世界整个吞没，让人看了，竟连说话的欲望也失去了，只知道呆愣愣的凝望远方，直到视线被亭台楼阁无奈的遮挡。

这近乎于暗无天日的阴霾，让皇城里的贵人们也不由得望而生畏，除了尚有职责在身的宫人仍在走动之外，整个皇城安静的如同昏昏睡去一般。

还是那样一乘灰呢大轿，后面跟随着急步行走的两名宫人，匆匆掠过正跪伏行礼的顺安门侍卫，向嫔妃居住的后宫行去，虽说是极不起眼的，但不消一刻钟，整个后宫都已获知：执掌凤印的德妃娘娘回宫了！

轿子上下起伏，发出单调的“吱呀、吱呀”的声响，让人听了心中好不难受。轿子的两侧皆开有小窗，窗上覆盖着厚厚的锦毡帘子，连一丝儿风也透不进来。

朱颜无意识的打了个寒噤——她其实不该觉得冷的，出来前素云已经将早已烧热的脚炉放在了脚踏上；此刻的她，小指上套着尖利的似乎能够扎死人的护甲，只消将那尖梢伸进手炉里轻轻一拨，就会有一股增强了的热气传到她的手心里；用最好的玄狐毛镶的毛领总会轻拂过她的脸颊，痒酥酥的，让她越发不自在起来。

其实她真想将窗帘掀起一角来，看看究竟是怎样可怕的地方，才会将她的生活一点一点吞噬殆尽的。不过她知道，只要她打开帘子，就会看见素云那双恳切中带了丝慌张的眼睛，然后就会有一连串的问题和劝慰……

“娘娘，您想要什么？”

“娘娘，您是不是又觉得不舒服了？”

“暖炉冷了吧？不多会儿就能到了，已经提前吩咐了他们将熏笼烧得旺旺的了……”

……

这个丫鬟，恐怕是真心对她的主子好的吧！就好象她曾经有过的琥珀、碧环，还有死去的锦心……

所以，她选择什么也不做，任那轿子晃的她有些头晕，只是细细的端详着手上那微微有些松垮的护甲，宫里的女人，原来都是这样的吧？表面上亲切柔婉，手心里却暗藏杀机！

回到雕龙绘凤的凝华宫里，所有的人都似乎对朱颜的冷漠习以为常，她甚至拒绝了素云的服侍，素云除了面上流露出些许无奈之外，也是不置一词。看来这大半年来，这宫里的人已经都习惯了简若惜的喜怒无常。

这高的遥不可及的穹顶，这宽大到令人望而生畏的檀木拔步床，这满眼的珠环翠绕，却只衬托出一室孤寂——听说龙承霄从来不与简若惜同房，那么，如此美丽的屋子，就变成了一个装饰精美的棺材。对那可怜又可恨的女子来说，死亡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朱颜平静的看着镜中的人儿，是真的美，即便憔悴，却让人心生怜意。是了，见离说她必须学会简若惜眼角眉梢的那股子高傲！只是容貌可以扮，这份高傲却是与生俱来的，她一个青楼女子，又如何能扮的像？

罢了，横竖龙承霄恨透了这女人，应该不会仔细观察她的一举一动。何况那假的帐册已经送到龙承霄手中，简若惜此人对他来说，再无利用价值了。

合衣而眠，又不知不觉的被人唤醒。

“娘娘，柳婕妤来给您请安了！”素云在她耳边轻声提醒。

朱颜皱了皱眉，柳婕妤……好像是目前宠冠后宫的一名妃子，这日日请安的规矩，也真难为了那些女人，“别人也来了么？”她顺口问了一句。

“娘娘忘了么？咱们出宫之前，您身子突然不好，就免了各宫娘娘请安的规矩。柳婕妤是昨晚承了宠，不敢拿大，所以还是赶了过来，”素云虽然诧异却仍旧细细的解释，“娘娘要是不想见她，奴婢将她打发了便是。”

打发了？看来这个柳婕妤在宫中果然是不得人缘啊，“叫她回去吧！本宫……有些累。”那个女人，与她的计划毫无关联，何必节外生枝！

虽说早已看淡与龙承霄之间的牵扯，可是那“承宠”二字还是让她心中略微刺痛了一下，想起在将军府中的那段岁月，只觉得无限讽刺而难堪。

只看素云不过用了一息的功夫又回到寝殿伺候朱颜梳洗，便可想而知柳轻舞的日子有多难熬。

“素云，稍微隆重些吧，早膳后本宫要去慈宁宫拜见太后。”朱颜漫不经心的吩咐着。

“拜见太后？”素云忍不住吃惊的问道：“娘娘要去慈宁宫？”

朱颜知道，简若惜并不经常与殷太后接触，这一段日子里，殷太后一直称病不出，由得简若惜独掌后宫。

“本宫省亲回来，第一件事便应该去给太后请安，昨儿实在是太晚了，”朱颜不由分说的道：“你去安排吧，记得给太后娘娘选四色礼物带上……，对了，舅舅送给本宫的那柄玉如意，做工精致，玉色也好，算其中一样吧。另外三件，你自己看着拿主意就是。”

“是，奴婢这就去准备。”素云尽管心中百般疑惑，但自家主子这半年来经常神神秘秘，好些事情连她这个贴身宫女也被蒙?鼓里，眼下刚回宫就要去见太后，想必也有她的道理。

慈宁宫为历代太后安居之处，虽不如正殿之巍峨辉煌，也不及妃嫔宫宇之华美精巧，却自有其庄重安祥的风格。

朱颜静静的等候在台阶之下，刚才已有管事宫女进去禀报了。她只觉得自己的心着实跳的厉害，那股从内心深处产生的惧怕，让她几

乎就要折返了回去。

“娘娘，太后娘娘请您进去呢。”简若惜身为后宫实际上的掌权人，没有人敢慢待了她半分，眼下出来迎接朱颜的，竟是殷太后身边最为得力的秦嬷嬷。

“多谢嬷嬷了！”

朱颜谨慎的没有多说话，倒是这秦嬷嬷满脸笑容，“这大冷的天儿，太后说难为娘娘想着，可别把娘娘冻着了！”

“太后她老人家今儿心情还不错？”朱颜试探的问了一句。

“可不是，一早醒来就说想吃以前吃过的那什么翡翠白玉卷儿，后来一高兴还多喝了碗小米粥，这会儿正在逗‘吉祥’玩儿呢！”主子心情好，做下人的也跟着轻松，秦嬷嬷边走边笑道：“皇上孝顺，前几日娘娘省亲的时候，皇上得了一只纯种的哈叭儿狗，才这么点大……”秦嬷嬷一路比划着，“好玩儿着呢，太后喜欢的不得了……”

他自然是极孝顺的……，朱颜嘴角扯出一抹微讽。

说话间，两人已到宫门口。秦嬷嬷这才喜气洋洋的引着朱颜朝里走去。

“今儿这小毛球怎么不肯吃东西了……”

一句谈笑声从殿内传到朱颜的耳中，却如同五雷轰顶般，震的她几乎难以挪动步伐。

是她！真的是她！！

那说话的声音亲切和蔼，对她却如字字穿心，当日在地牢中，她虽看不见那人的脸庞，但所说的每一句都是刻骨铭心。那女子手端毒药，也是这样柔和中带着些冷漠的语调：

对于有些女人来说，孩子可以救命；而对另外一些女人来说，孩子却是催命符……

子墨的猜测果然没有错，若不是她，谁会作出如此感慨？

那孩子也是她的骨血，她竟下得如此狠手！

“娘娘，娘娘，您怎么了？”秦嬷嬷轻声唤着，“太后在等着呢！”

“啊……，是！”朱颜这才惊醒过来，她还要亲自去面对那女人呢，若是连这点情绪也控制不住，今后还谈何报仇！

软榻上斜倚着一名贵妇人，看上去不过年过三十，容貌极美，发髻上不过一枚细细的金钗点缀，却让人感受到那浑然天成的高贵不凡。

“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朱颜深吸了一口气，依足了宫礼跪伏了下去，这种种宫廷礼数，她已不知练习了多少遍。

“起来吧，坐，”殷太后纤手一指身边座位，“你倒是稀客呢！”

朱颜抬起头来，正好对上殷太后那双不怒自威的凛冽凤目，没错，就是这双眼睛，不含任何感情的，冷冷的看着她将那碗毒药吞入腹中。

“臣妾前段时间身子不好，一直没能来请安，请太后娘娘恕罪。”朱颜竭力压制着内心的起伏，垂下头恭谨应对。

她不敢再去看那张高高在上的脸，就怕自己一个冲动就会上前掐住那肌肤细腻的高贵脖颈，狠狠的……

“这段日子休养的可好？怎么这脸上还是没什么血色？”殷太后转头道：“秦嬷嬷，你将新贡来的上等阿胶取一盒来给德妃。”

“是！”秦嬷嬷笑着去取，朱颜只得再次起来谢恩，刚重新坐下，秦嬷嬷已然捧了盒子出来，素云连忙称谢接过，就听秦嬷嬷笑道：“主子，德妃娘娘今儿还带了四色礼物来呢，您可要看看？”

“是吗？这不年不节的，倒是难为你想着！”

朱颜忙道：“不是什么好东西，无非是些玩物。”

这时有小太监将那四件礼物一样一样送入殿来，其中一棵高大的珊瑚树盆景，需要两个人抬，倒也算的上稀罕。

殷太后显然心情颇佳，赞了一番那盆景，又命将那其余三个盒子打开了捧到她面前细细的看。

朱颜不声不响的观察着她脸上的神情，果然，当殷太后看见那柄玉如意时，脸上笑容微微一滞，又瞬间恢复如常，这才抬头笑道：“本

宫很喜欢，你替本宫谢谢你舅父了。”

“太后喜欢就好。”朱颜心领神会，也客客气气的回答。

殿内像是一下子冷清了，两人皆不动声色的坐着。

半晌，殷太后方开口道：“如今德妃你主持后宫，那起狐媚子就该好好管管，前儿你在养病，贤妃竟然跑到哀家这里来撞木钟，倒是好笑。哀家老了，哪里还能管的了这许多？”

朱颜一愣，摸不清殷太后说这话的意图，只得含糊其辞道：“臣妾明白……”

“行了，说了这会子话，哀家也有些累了，你去吧。”

朱颜起身告退，来到殿外后，忙三步并作两步的下了台阶，不顾身后素云急急的小声呼喊，直到周身被寒风完全包裹，才觉得自己的心情才慢慢平复下来。

慈宁宫里，殷太后是摩挲着那把晶莹润滑的玉如意，脸上却看不出表情。

“主子，这把如意，奴婢看了怎么有些眼熟？”秦嬷嬷小心的搭话。

“十年了，你难道还想不起来吗？”

“难道是那把……”秦嬷嬷倒吸了口气。

殷太后微微蹙眉，“他此刻将这把如意拿出来，倒是叫我吃不准这意思了。他借德妃之手将这如意送到哀家手中，究竟是想要哀家替德妃在后宫立威，还是在想别的？”

“奴婢听说皇上已经很久没有临幸德妃娘娘了，是柳婕妤一人独宠。”

“那个柳婕妤，很不简单啊……”

第四十二章 欲寄鳞游，九曲寒波不溯流

“皇上驾到……”

朱颜心里蓦的一惊，虽已是准备停当，但仍旧惴惴不安。来不及细想，忙依足礼数，在宫门处跪迎圣驾。

龙承霄带着一阵风，大步流星踏进凝华宫，只丢下一句“除了德妃，统统下去”，便直接坐下，语气中夹杂着不耐和愠怒：“听说你去给太后请安了？”

“是，多日不去拜见太后，已是礼数不周。”龙承霄没有叫“平身”，她便就跪着低头应答，这倒也好，省得直接面对，徒增慌乱。

“你究竟跟太后说了些什么？”

他那么生气做什么？“臣妾没说什么，不过就是问问太后身体如何……”

“那为何太后突然将柳婕妤罚跪？”

原来是为了那柳轻舞？朱颜越发觉得好笑，“柳婕妤受罚，与臣妾有何干系？”这句话脱口而出后又暗暗后悔，自己何必去激怒龙承霄。

龙承霄冷哼一声，“你只需做好你该做的事情，日后再见太后，说话要注意分寸。朕将后宫交给你打理，并不是要你给朕添麻烦的。”

朱颜心念电转，说道：“皇上既已得到帐册，自当信守承诺。”

“你莫着急，待朕看出这帐册的效果来，该你的自然少不了你……”

门口突然闪过一道人影，龙承霄皱眉喝到：“玉喜，你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回皇上，柳婕妤她……她刚才晕倒了……”

“去看看！”龙承霄倏然立起，又对依旧跪着的朱颜道：“你好生约束着那些女人，不要再惹事生非！”

“是，皇上。”

朱颜拜服在地，从头至尾，她竟没有看见龙承霄的样子。

跪了半日，起身时眼殇脚软，才刚刚坐定，便又有人来报，说是贤妃前来请安。之前已经连了几日挡了后宫妃嫔的驾，若是再推说不见，怕是要遭人怀疑了，只得命人将贤妃请了进来。

许若琳满脸喜色的飘进殿内，来不及坐下就笑嘻嘻的道："姐姐可听说了？"

朱颜心知她是指柳轻舞罚跪一事，点头道："听说晕倒了是吗？"

"姐姐消息好快！"许若琳拊掌道："我刚才过来的时候，远远瞧见了好些人在往延禧宫跑，好像还传了太医。太后娘娘此举可真是大快人心！"

"她犯了专宠的大忌，受罚也不奇怪。"朱颜淡淡的道，忽然觉得自己当日若是身在宫中，只怕日子更是难过。

这时素云匆匆走了进来，到朱颜身边附耳低语了几句。

朱颜登时怔住，"什么？这是真的？"

"千真万确，说是皇上大怒，这会儿宫里只怕已经传遍了！"

许若琳忙问道："姐姐，出什么事了？"

朱颜略一迟疑，才道："柳婕妤她……小产了！"

"哈！"许若琳显然也是一愣，"她居然怀孕了！不过好在老天有眼……"

"妹妹切莫乱说话！"朱颜盯了许若琳一眼，她也立刻觉察到自己言语不妥，忙掩口不语。

"行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少不得也得去敷衍敷衍。"许若琳掩饰不住满脸喜色，一摇三摆的告辞离开。

朱颜见许若琳离开，这才转向素云问道："你刚才欲言又止，这会子没人，只管说吧。"

"回娘娘，奴婢是觉得这事儿蹊跷！"素云低声道："柳婕妤不过就跪了半个时辰，还是在屋里头，也没冻着，哪里这么容易就小产了！"

朱颜心中一阵烦躁，"行了，尽是些乱糟糟的事情。"起身便往寝殿走。

素云有些呆住："娘娘，您不去看看柳婕妤？"

朱颜停住脚步，沉吟片刻才道："你看着办吧，送些补品过去也就是了。本宫想睡一会儿，没有要事别来打扰。"

门在背后关上，朱颜长舒一口气，接二连三的应付这些人和事，几乎令她心力交瘁。人人都道这宫中险恶，看来所言不虚。这宫里几乎是人人包藏祸心，她那计划若想要顺利施展只怕不易。

此番她能顺利入宫，其过程已是凶险无比；何况她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找出那凶手！若有一步行差踏错，只怕会死无葬身之地。

只是，她再无回头路可走。

简若惜临死前声声念着一个"恨"字，其实她自己又何尝不恨？这后宫里上至太后、下至宫女，哪一个心中是无恨的？

就算是龙承霄，堂堂一国之君，眼中亦是恨意滔天！

只是对不住子墨，为了她，甘愿放弃自己原有的生活，参与到这片血雨腥风中来……

"若惜姊姊！"

耳边突然响起一个清朗的声音，将朱颜吓了一大跳，回头一看，竟是那日踏壁而来的少年，似乎是叫龙承烈的……

"是你！"朱颜强捺下吃惊，挑眉问道："你这会儿来，有什么事？"

"来给姊姊道喜啊！"龙承烈笑吟吟的半倚窗框。

"呵！本宫何喜之有，你别胡说了！"听子墨说，他这名兄弟年龄虽小，却殊不简单，虽然得到端亲王支持，却始终与他保持距离，他已行了成年礼?龙承霄派了他好些差使，都被他婉言谢绝，成日还像个小孩子一样在宫里乱晃。

"有一件事情想问姊姊，不知王叔最近，身体可安好？"

朱颜心中悚然一惊："舅舅一切都好。"

"是吗？"龙承烈皱着一张俊脸道："可是近来王叔很少与我见面了呢！"

“你们的事，你自己去问他便是！”朱颜心中越发忐忑起来，她知道龙承烈与端亲王还有简若惜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一个应对不当，就会让人看出端倪，只盼能想个法子让他快些离去。

“姊姊？”

龙承烈突然欺近至朱颜面前，他年龄虽小，却足足比朱颜高出半个头，一双眼睛漂亮的出奇，却是紧紧盯着朱颜的脸。

朱颜心慌，连忙向后退了几步，“你这是做什么？”

“你不是若惜姊姊！”

龙承烈轻声吐出几个字，听在朱颜耳中却是惊心动魄！

“你说什么？”朱颜倏的回头，却听到自己的问话已是气若游丝。

一片紧张的沉默，龙承烈只是死死的盯住朱颜的脸，忽的又笑了出来，仿佛天真无邪般：“哎呀，我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姊姊何必如此紧张！”

朱颜也是立即一笑，“原来是在开玩笑啊，以后这样的玩笑可要少开。”

“是是是……”龙承烈滑稽的一躬到底，“今日小弟大有收获，大有收获……告辞！”

人影一晃，已是消失在窗外。

朱颜定了定心神，这才走到窗前，将窗台上一幅小小的姑苏双面绣反转过来。

她的计划才刚刚开始，怎能因为龙承烈而功亏一篑！

柳婕妤小产一事，皇帝大为震怒，延禧宫里上上下下的宫人都挨了板子。此事因太后罚跪而起，龙承霄满腹怒火无处发泄，便让前去延禧宫探望的各宫娘娘都吃了闭门羹，一时间宫中怨声载道，柳轻舞已赫然变成狐媚惑主的妖妃。

不管外面如何闹腾，凝华宫里一片沉静。朱颜吩咐宫人减少走动，晚膳过后便早早的将宫门下了钥。

深夜时分，万籁俱静。

月明如洗，将这夜晚的宫廷照耀出一片圣洁。

朱颜独坐床沿，思忖着今日发生的桩桩件件：龙承霄的警告，柳婕妤的小产，龙承烈的惊人之语……，这种种纷繁芜杂的事情，竟让她对那简若惜产生了一抹同情，生活在宫里的女人，若不变的像太后那样手段多端，阴狠决绝，怕是根本就活不下去！这样想来，她自己倒也不算太惨，至少，还有子墨和见离一直在帮她。

子墨……，朱颜蹙眉，她今日会否过于冲动了，就这么急不可待的要他进宫来见面，会不会太危险！这里不是将军府，这里是皇宫啊……

正默默的想着，忽觉腰间一紧，身子已落入一个熟悉的怀抱，“子墨……呀！”发簪又一次被他拔下，长发瞬间散落一身。

“不喜欢你梳髻！”低低的声音在耳畔响起，那充满张力的男子气息让朱颜禁不住战栗起来，“还有这张脸！”

“你真是……”朱颜嗔怪道，背过身子伸手在脸上轻轻一揭，刹时间显出一张清丽无双的娇美容颜来。

“这样才好……”

炙热的双唇带着无尽的思念与渴望覆了上来，如狂风暴雨般毫不迟疑的攻城略地，恨不得将她所有的芬芳全部的占有，纠缠着、吸吮着，她的柔婉中透着一丝清冷，让他完完全全的沉醉其中，无法自拔，直到她已娇喘连连，仍不肯轻易放过，只顾在她早已红肿一片的唇上辗转轻啄着。

“子墨……”

朱颜努力唤醒神智中那一点清明，双手无力的抵住他有力的胸膛，“我……我有正经事要跟你说。”

“你说……”含糊其辞的应着，嘴上却还忍不住轻轻噬咬着她线条优美的脖颈。

“龙承烈好像发现我的身份了！”

子墨动作倏的一顿，手上未松，却是抬起头看向朱颜，一双利眸在黑夜里灼灼发辉，“你见过他了？”

“嗯，他突然出现在我房中，看来，他以前经常会这样来找简若惜。”

“离开吧，颜儿！”

朱颜心中一震，子墨的眼中，是深深的担忧，“你既然已经找出了凶手，何必再留下来？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便是。”

“子墨！”朱颜深吸一口气，将自己的身子完全没入他的怀抱，“你何必这样为我……，你明明知道我想做什么的。”

“我当然知道，既然你想做，我不妨也试试！当年放弃了的东西，拿回来也许会很有趣……”捋起一律发丝把玩着，她的长发散发出阵阵馨香，让他爱不释手。

谁知怀中的人儿闻言却竭力撑起原本蜷缩着的身子，“你是当真这么想的？”朱颜心中没来由的闪过一丝惶恐。

“嗯？”子墨托起眼前动人的俏脸，立即看穿了她极力掩饰的担忧，“你在害怕什么？”

“我……”她害怕的东西太多了，却不知从何说起，只得垂下眼帘，眼角却已涌出一滴泪珠。

“怎么了？”小心的替她吻去眼泪，有些不明白她的想法，“是在为我担心？”

“嗯……”

子墨沉默半响，忽道：“那日玉骨峰上，我们还没分出胜负呢！”

朱颜先是一愣，而后笑道：“琴箫根本是两种不同乐器，怎能相提并论？”

“又是赏梅时节，颜儿，离开吧……”

第四十三章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

龙承霄怒气冲冲步入凝华宫，将一本奏折“啪”的扔到朱颜面前，“你那舅舅，干的好事！”

朱颜不露声色，只是拾起那本奏折，打开一看，原来是端亲王纠结的那帮才子，不依不饶的联名上书，要求朝廷立刻拨款，以救汨罗江两岸百姓于水火之中。

“皇上不是拿到舅舅的帐册了么？”

“就算拿到帐册，哪里就有那么快？这可不是小数目！户部估算，要将河堤重铸，至少得耗费一百五十万两银子，这还是刚开始的。我朝岁入不过两百万两，这不等于是拿钱在往那江水里扔么？”

“臣妾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说！”龙承霄皱着眉头斜睨着朱颜。

“舅舅此举，就是为了将皇上的军，可是这水害的确严重，何况此番事情已然闹得极大，皇上若坚持不拨库银，只怕伤了百姓的心。我朝连年与铁鹰国征战，不少将士就是出身西北汨罗江沿岸，他们若得知此事，便是上了前线，估计也没心思打仗……”

“那依你之见呢？”

“臣妾认为，不如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皇上不妨下个折子，安抚一下民心，再拿出些钱来，臣妾统领六宫，自愿从私藏里捐出些首饰财产来，其他各宫的娘娘们，也就不得不跟着效仿……，到时候皇上也做个样子出来，再让几个朝臣当众认捐……”朱颜抿嘴一笑，“这七拼八凑的，钱也有不少了！皇上也赢了人心。”

龙承霄听她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只见她一张芙蓉俏脸，面色虽差，双眸却是顾盼生辉，一时间竟有些恍惚起来。

朱颜见龙承霄突然呆了似的，只顾盯着自己瞧，情知不妙，忙低声唤道：“皇上，您看这法子，可还能用？”

“哦！”龙承霄身子微震，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忙应道：“你这个主意，倒也是能用！不过重修河堤，要靠后宫妃嫔捐钱，不是跌了我大陈的脸面吗？何况那也弄不出多少钱！”

“臣妾父母故去时，留给臣妾五万两白银，臣妾愿全部捐献出来。”朱颜转身就从柜中取了匣子打开，又双手捧了那叠银票，盈盈跪倒。

“竟有这么多？”龙承霄一愣，半日才道：“想不到，你还真有母仪天下的风范！之前若不是你生了那些是非，朕又怎会薄待于你。”

朱颜垂下眼帘，轻声道：“臣妾不为别的，只求皇上别忘了答应臣妾的事！”

“哼！”龙承霄心里闪过一阵厌恶，这女子，终究是一味追求权力之人，“你且放心，此间事了，待我回了太后，自会封你上位！”

“谢皇上隆恩。”

龙承霄朝身边玉喜努了努嘴，玉喜上前接过银票。朱颜手上一松，便顺势拜伏在地：“这献银一事，臣妾立即着手去办。”

“嗯……”龙承霄沉吟片刻，道：“七日后朕将率文武百官于太庙祭天，届时就由太后与德妃你一起率领六宫在祥德殿同时拜祭，并将后宫嫔妃怜民为国的一片心意昭告天下。”

“皇上圣明！”

朱颜没有抬头，直到听到龙承霄离去的声音，这才慢慢站立起来，只觉得这几日发生的事情皆如做梦般奇妙。她当日不过是区区一名妓女，居然能与皇帝议论起朝政来！若不是她在之前的半年里师从萧见离，学习朝堂之事，今日又怎能站在这里侃侃而谈！

龙承霄竟然会让她带领六宫祭天！倘若他知道那面具后的人实际上是她朱颜，真不知他会有什么反应！

不过平心而论，龙承霄真算是一个英明的皇帝了，只是她不过是个普通的小女子，天下江山在她眼里，亦不会比她失去的孩儿重要半分……

由于德妃娘娘率先捐出五万两私房，还另外拿出许多珠宝首饰，后宫其他的嫔妃纵然心不甘情不愿，也只能纷纷慷慨解囊。朱颜在凝华宫正殿设一巨大的红木托盘，专门用作放置各宫捐赠，每一笔数目，每一样物品，都由户部派专人登记造册，再统一交付库房，发往西北灾区。

她带头捐赠的这个举动，可谓高明之至，不仅在后宫树立榜样，让众人无话可说；更得到殷太后的赞赏支持——消息传开当日的下午，殷太后便命秦嬷嬷送来五万两银票以及满满一盒子的珠宝簪环，其余人也都想尽法子，按照各自等级捐钱捐物。

不到三日，后宫捐献银两数目就已达到二十三万两，这个庞大的数目，让龙承霄也大吃一惊。朱颜又拟了旨，主动要求除太后的慈宁宫外，后宫月例全部减半，为国家节省开支。跟着太后表示不愿受这特殊对待，亦是要求与众人共同进退！几番作为之下，整个朝堂上满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人人感佩德妃娘娘果然德行出众，堪为后宫表率。

与此同时，龙承霄找了几名心腹重臣，主动在朝堂上要求将自家的积蓄取出来供重修河堤之用，他们拿了皇帝给的银子，自然捐的极多，其余朝臣即使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也只得跟着认捐，江南等富庶之地的官员，也都上表要求出钱出力。?短三日，已然凑足七十余万两雪花银，龙承霄又自国库中拨款五十万两，重修河堤工程的第一笔款项已然到位。

龙承霄在下诏重铸江堤，兴修水利的当天，同时宣布于二月十九日于太庙祭天，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朱颜望着案上铺开的绛红色云纹朝服，嘴角不禁缓缓绽开一抹冷笑，她这次献策有功，龙承霄特意擢升她为贵妃，并特赐她一枚点翠嵌珠凤凰步摇，一串穿米珠双喜字流苏，这两样东西，她原本不识其中奥妙，查了后宫礼仪簿册后才知道，这两样首饰，都是皇后所用之物。看来龙承霄果不食言，当真要封简若惜为后了。

男人啊，为了皇权，即使这女人曾经意图残害他的子嗣，仍然愿意将她奉为正妻！她越来越期待龙承霄看见她真实面容的那一天了……

太庙是供奉陈朝历代祖先之所在，女子向来不能入内，这次的祭天，除了远在江南调养身体的睿亲王龙承御和安乐侯萧见离外，所有王公贵戚以及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皆列席参加。于此同时，后宫嫔妃与朝廷命妇，在殷太后与简贵妃的带领下，前往与太庙一墙之隔的祥德殿进行祭祀典礼。

朱颜静静的站在恢宏高大的祥德殿前，在她的身后，是绵延而下的汉白玉台阶，除了她和太后，其余人等都只能按照品级跪伏于殿门外的台阶上；而在她的身前，便是雕龙画凤的正殿大门，一眼看去，殿内燃着上百支儿臂粗细的红色巨烛，当中供奉着四个牌位——大陈朝传位至今，已历经六朝，这牌位便是那已经故去的四位先皇后的。每一个牌位上都镶着一层薄薄的金叶，映着烛火，反射出刺眼的光芒。

“贵妃，我们进去吧。”

朱颜倏的回过神来，见身边的殷太后正目光复杂的盯着自己，当下点头道：“是的，太后娘娘。”

两人齐齐跨过一尺余高的门槛，刚一入殿，一股浓郁的龙涎香气扑鼻而来，四周烟雾缭绕，将面前的一幅巨大的人像挂毯衬托的如在云端。

“那是端佑皇后像。”

朱颜这才将目光从那画中的绝美女子脸上移开，低声道：“臣妾失礼了。”

“嗯，”殷太后口中应着，却是目不斜视，“上香吧！”

身边两名礼官早已将上等线香备好，恭恭谨谨的交到二人手中。朱颜默默的望着殷太后，就见她缓步走到香案前，将手中三支香点燃，又回到蒲团旁徐徐跪倒，一丝不苟的磕了九下，再将香递到礼官

手中，由他们代为插入牌位前的香炉内。整套步骤，不徐不急，如行云流水般流畅，看的朱颜亦觉得心旷神怡。

这时礼官又将三支香递给朱颜，她也学着殷太后，燃香，叩头，等到那线香在灵前安然的飘起青烟时，她只觉得自己的思绪也仿佛随之飘离尘世。身边的仇人，内心的仇恨，一时间竟都变得遥远起来。

吱呀……

礼官悄然退出，将殿门轻轻掩上。光线陡然暗沉起来，烛火微晃，眼前的一切也变得模模糊糊。

按照规矩，朱颜与殷太后二人需在此祝祷一个时辰方算礼毕，眼下这偌大的殿堂内，只有她二人并排跪列，朱颜双手交叠身前，眼观鼻、鼻观心，直直的跪着，随着那越来越浓烈的香气，她只觉一颗心“扑通”、“扑通”的，跳的越发剧烈了。

她能清晰的感觉到自己腰间那枚薄薄的匕首，自从她易容成简若惜入宫那天起，这把匕首便从不离身。只是从来也没有像此刻这样，她分明感觉到那刀已和她的心融为一体，随着她的呼吸微微起伏着，蠢蠢欲动。

只要，只要她将那把刀慢慢的抽出，然后再用力的刺过去，对准那女人的心口……，这把刀锋利无比，很容易就能扎的很深……，只要她动作快……

“贵妃……”

“哦！太后？”朱颜蓦的一阵慌乱，忙收敛心神恭谨应对。

“知道端佑皇后的故事吗？”

朱颜惊讶的看了一眼殷太后，只见她仍旧那么端端正正的跪在蒲团上，仿若说话的另有其人。

“回太后，臣妾知道一些。”朱颜轻声道。

陈朝开国太祖皇帝来自前朝豪门大阀，却对出身贱民的端佑皇后一见钟情。应为家族反对，两人在外隐居九年，直到朝政败坏，士族势弱，国家岌岌可危时，太祖携妻子回到陈氏封地，趁机夺权，同时

振臂高呼，举起义军大旗，只用了区区七年时间，便实现了改朝换代。

当日两人驰骋沙场时，多次兵分两路作战，太祖与端佑皇后各领一支部队对前朝帝都进行包抄，端佑皇后不仅容颜美丽，更善于排兵布阵，她昔日在马上的绝世风姿，至今还在许多歌谣中流传着。立国后并不太平，外敌环伺，太祖多次御驾亲征，端佑皇后则在后方将朝政打理的井井有条。帝后感情甚笃，端佑皇后薨时，太祖曾恸哭三日，罢朝一月，后虽经劝解，晚年仍一直郁郁。而端佑皇后也因为功勋卓著，其画像供奉于祥德殿，接受后嗣子孙的景仰供奉。

这样的女人，这样传奇的一生，光是想想，也让人魂驰梦移。

“端佑皇后于我朝有大功德，可她自己最后却是带着遗憾而去……”

“嗯？”朱颜有些吃惊。

“她一生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到头来，终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

朱颜当然知道，端佑皇后曾有一子，不幸夭折，之后政务战事频繁，她因过度操劳，而再无生育。眼下陈朝皇帝一脉，并非来自端佑皇后。

只是殷太后为什么要跟她说些！

朱颜心中的震骇，几乎让她跪立不稳。

子嗣……，子嗣……，朱颜只觉得手心已经出了一层薄汗。

第四十四章 宴罢又成空，魂迷春梦中

朱颜望着案上的那座雕刻精湛的玉像——是个咧嘴大笑的胖老头，一手持一枝荷花，另一只手抱了个小娃娃！朱颜强自按捺住要将它摔碎的冲动，冷冷的吩咐魏四德在凝华宫中另辟一间静室，将这尊玉像供奉其内。

“娘娘，太后赐下这尊送子大仙像，是不是……”

魏四德放好玉像后回到外殿，忍不住好奇的问朱颜，又自顾自的喜上眉梢道：“咱们娘娘如今离皇后只有一步之遥了，倘若能诞下皇肆……”

“四德！”素云见朱颜脸色阴沉，忙出言阻止他继续说下去。

朱颜淡淡的扫了他二人一眼，冷声道：“你们莫不是忘了这凝华宫里究竟是怎么回事吧？皇肆……，哼！”

魏四德心里一寒，连忙跪下道：“奴才是为主子高兴，一不留神竟忘形了，求主子惩罚！”

他真恨不得扇自己个嘴巴子！别人不知道这宫里的情形，他和素云还不清楚么？自从柳轻舞进宫，皇帝就没有临幸过凝华宫！平日到也常来，不过都是在议论政事，每每说完便抬腿走人，也从未见过皇帝给他家娘娘一个笑脸，品级倒是不断的一路封了上去！这事儿倒也蹊跷，眼瞅着贵妃娘娘根本没机会诞下皇肆，太后却送了这么个雕像来，难怪娘娘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奴婢琢磨着，莫非太后是想让娘娘寻个法子，把皇上的心给重新拘回来？”

素云边说边小心打量着朱颜的神情。简若惜的事情，素云从头至尾都知道的十分清楚，只除了最后简若惜与皇帝达成协议的那一件！她只略微猜到她主子必定是使了什么法子，让皇上不再追究，却对其中玄机一无所知。不过在她看来，娘娘哪怕当上了皇后，倘若没有皇肆，那一切都是空谈！

“你认为太后是这么想的？”朱颜蹙眉问道。

祥德殿内的情形，此刻回忆起来也仍旧诡异无比！殷太后面对着端佑皇后像，嘴里却低声说着皇肆，祭天结束后又特地赏下这尊玉像，难道，殷太后竟不知道简若惜与皇帝的那个约定？

“奴婢觉得……，会不会是太后不喜欢柳婕妤，而娘娘您出身高贵，又能给皇上出主意，还孝顺……，咱们一回宫不就去给太后请安了么？还带了那么重的礼！太后眼瞅着皇上要封您当皇后了，索性卖个好儿……”

送礼！！

朱颜脑海中一阵电光火石——难道是因为那柄玉如意？

她决定将那柄玉如意送至殷太后手中，不过是想试一试这东西究竟还有没有作用，殷太后是否还会将多年前的约定放在心上。其实子墨并不完全清楚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这玉如意代表了殷太后对端亲王的一个承诺。

如果一切如她所想的话，那后来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好解释了许多。

柳轻舞的莫名小产，殷太后赏下送子玉像……，莫非，殷太后以为那柄玉如意是简若惜为了夺回皇上欢心，在向她求助？

以殷太后的今时今日的地位，是什么让她愿意帮端亲王和简若惜这么大的忙？更何况龙承霄与端亲王一向不和，殷太后没有理由相助端亲王。而倘若这把如意所代表的东西，是连龙承霄也不知道的话，这朝廷里的一潭浑水，只怕比他们所有人想象的都要深得多！

“四德，你先下去！”朱颜支走魏四德，这个太监是在简若惜升作德妃时才分进凝华宫的，只怕知道的不多。

“娘娘，”见魏四德被支开，素云迫不及待的道：“您跟皇上终究是夫妻，夫妻哪有什么隔夜仇？就算是为了那个女人，可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还计较什么呢？”素云脸上倏的闪过一丝轻蔑，“何况那女人不也是辜负了皇上，跟了睿王爷跑了么……”

“住口！”朱颜蓦的立起，只觉眼皮突突直跳，心口像是被堵住似的，竟是连气也喘不出来。

“娘娘，娘娘……”，素云一下看出朱颜脸色不对，阵青阵白的极其吓人，只当她过去的毛病又犯了，忙上前一把扶住，“奴婢去请太医！”

“……，不用！”朱颜定了定神，哑声道：“你先出去！”

“娘娘……”

“出去！”朱颜几乎是尖叫起来，“谁也不许进来！”

原来，别人是这么想的……，朱颜大口大口的喘着气，是她辜负了皇上？是她跟着子墨跑了？？

她真想仰天大笑啊，喉间却只能发出“嘶嘶”的响声；她以为自己会流眼泪——眼睛酸涩肿胀，却是空空如也。

身子慢慢的滑落在地，她表面的坚强，再也维持不住。

这天下，一个一个，竟能将黑白颠倒至此！她一向自诩通达人情世故，知天认命，却终究还是过于天真。明明知道来到这污浊之地会经受些什么，也以为这百年里自己的心早已刀枪不入，然而不过是区区一个下人的一句无心之言，就能轻轻松松的将她击倒，溃不成军……

“皇上驾到……”

是龙承霄来了？朱颜眯起眼，他这会儿来又想干什么？

“你家主子呢？”

光听声音，就知道他的表情会有多么的不耐！

“娘娘她……她身体不适……”

素云显然是惊慌失措了，谁也没有想到皇帝会在这当口来，通常他只会在退朝后直奔凝华宫，而且永远是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凝华宫上上下下，虽说因为主子的位分不断上升而与有荣焉，却也由于从没见过皇帝露好脸而胆战心惊。

而这会儿，却是掌灯时分，平日这个时候，皇帝已经在延禧宫那里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是在发脾气吗？自从自己进宫来，每次看到他，似乎都在暴怒的状态下！真的很想笑呢！

朱颜勉力睁开眼睛，就见到自己身边围了一圈人，还都一个个浑身颤抖着不敢言语。而在她的眼前，是一双黑色皂文靴，映着半截金地缂丝孔雀羽龙袍——那金丝织出的纹路被烛光照的一闪一闪，看的她胃里一阵翻腾，却仍挣扎着翻身拜伏在地：“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这是在搞什么鬼？”龙承霄望着脚下青丝蓬乱的女人：“你就是这样迎驾的么？你既执掌凤印，连‘德、言、容、功’四个字你都不懂？”

朱颜随手一捋发髻，却一不留神又将头上的点翠金步摇给划拉到了地上，“臣妾……臣妾失仪了，求皇上恕罪！”

“哼，成何体统！还不快起来！！”龙承霄气得声音也变了，狠狠的在旁边的软椅上坐下。

然而朱颜在众目睽睽之下，竟像是浑身没了力气一般，挣扎着看起来异常艰难，就连一旁随侍的玉喜也看不下去了，朝凝华宫的一干兀自呆愣着的宫人喝到：“还不快些扶了你家娘娘起来，魂儿丢了么？”

魏四德反应快，忙着冲过去要将朱颜扶起，不料朱颜忽的站起身来，竟是直直的撞到魏四德伸了一半的胳膊上，把魏四德唬了一跳，下意识的缩回手去，其他人皆来不及近前，眼看朱颜就要再次跌倒……

众人再一次目瞪口呆，原来竟是龙承霄从椅子上猛的站起来，接住了跌跌撞撞的朱颜！

“哼！疯子！”

龙承霄正要将朱颜推到迎上来的素云手里，然而触到她冰冷而软滑的柔荑时，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飘然而至，倒让他登时愣住了！头一低，却看见怀中之人眼中桀骜之色一闪而过，等再看时，却又是迷迷蒙蒙，神智不清的模样了。

“皇上，娘娘身子不好，还是让奴婢……奴婢扶娘娘先去休息吧。”素云一向忠心为主，这会子也顾不得什么礼数了，见龙承霄乘势撒手，忙一把稳稳扶住了。

龙承霄死死的盯着朱颜的背影看了半响，才恨恨的跺脚道：“玉喜！摆驾延禧宫！”

门外又响起太监长长的一声喊，正用力扶着朱颜往床上走去的素云倏的一愣，原本还踉踉跄跄的主子突然停下了脚步，身子也挣脱了出来，一双微微上翘的美眸不知何时已然张开，目光深邃幽远，不仅没有刚才的混乱不堪，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充满怨恨，那眼神，复杂迷离，连素云看了都不禁有些害怕起来。

“他走了？”

冷淡的声音听了素云心中一阵微凉，忙道：“回娘娘，皇上刚走……，去延禧宫了，”她小心翼翼打量着朱颜的脸色，却没看出半丝波动，忍不住埋怨道：“娘娘今儿是怎么了？多好的机会啊，皇上摆明了今晚要留下的，您怎么就……”

“他想留下就留下么？”

还是冰冷的一句回话，却噎的素云登时哑口无言。

“去，给本宫传太医！”

第四十五章 片红休扫尽从伊，留待舞人归

“娘娘体虚内热，心中似有郁结，不过不甚严重，待臣开上几味清心润肺之药，即可……”

“恐怕不只是体虚内热那么简单吧？”朱颜冷冷的看着须发花白的太医，“本宫这些日子时常头晕目眩，还有些别的症状，素云……”

侍立一边的素云听到主子召唤，忙走上前来，在太医耳边轻轻说了几句，果然，那太医顿时脸色一变，慌道：“这……是微臣疏忽了，娘娘必须精心调养一段时日，不可掉以轻心，就将方子拟出，请娘娘过目。”

“嗯，只怕这静养所需时日不短吧？”

太医又是一怔，只感觉自己额头上的豆大的汗珠一粒粒的迸发，却苦于不敢擦拭，“回娘娘的话，怕是要两、三个月才行……”他边说边观察朱颜神情，见她并未显露不豫之色，这才稍稍宽心。

“很好，回头皇上、太后若是问起，金大人需知如何回话了！”

太医心头又是一阵狂跳，忙行礼回道：“娘娘的意思，微臣……心中有数，还请娘娘放心。”

朱颜点了点头，“金大人的医术果然高妙，本宫这病，可就托付给你了。素云，送金大人出去吧。”

太医如闻纶音，忙行了叩拜大礼，这才尾随着素云向外走去。好不容易出了殿门，这才觉得浑身瘫软，里衣已是透湿了。不由得他不怕，实在是今日之事太过蹊跷，往常那些娘娘病了，总是想尽量瞒着，别因为身子耽误了承宠；而今日这位简贵妃，明明没有什么大病，却偏偏要让他往重里说！

适才那位简贵妃的贴身宫女，在他耳边轻声说，娘娘近日下红不止，腰腿酸痛！真是荒谬，他行医数十年，若真是妇科上有疾，又怎会诊断不出？不过这后宫深不可测，简贵妃在短短一年内已经手握执

掌六宫的大权，绝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她既然这么要求了，他一个小小的从五品太医院副院使，当然只能乖乖照做！

今日本是一名普通太医轮值的，幸好他在一旁听到是凝华宫的事，不敢懈怠，忙主动要求替了他去，否则若是换了那口风不紧之人，指不定惹出什么祸事来！

勤政殿内，龙承霄正在批阅奏折，这几日事务繁多，不过好在重修江堤的事情得到了初步的解决，那端亲王一时半会还玩不出什么新花样，省了不少事情；然而铁鹰国最近又在蠢蠢欲动，他已经吩咐了殷佑然加强边防，密切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虽说眼下军费并没有短缺，但修筑江堤是何等巨大的工程，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才能将这个无底洞给填平了！朝廷只能银根紧缩，面对铁鹰国，也再不能向原先那样主动出击，只能一味防守了！

“哼！”龙承霄不屑的看着手里的折子，那起文人果然是目光短浅，且又迂腐不堪，见河堤修筑有望，便立刻调转笔头，大肆歌功颂德起来，更说什么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国家应先救民于水火之中，不可轻易妄动刀兵。这些酸腐，又怎知帝王权术，经营一个国家又岂是摇摇笔杆子那么简单的！

噙了一口温度适宜的香茶，突然瞥见玉喜在外间似与人低声交谈。不一会儿就见他又走了进来，却与龙承霄打了个照面，忙躬身陪笑道：“皇上，您看了这半日的折子了，要不要到外面转一转，休息一会儿？”

“你刚才在跟谁说话呢？”

玉喜闻言一怔，忙道：“是凝华宫的魏四德。”

“凝华宫？那边又有什么事儿了？”想到简若惜，龙承霄不由自主的皱紧眉头，那个女人，近来总是给他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回皇上，贵妃娘娘身上有些不好，让奴才先撤了娘娘的绿头牌！”玉喜心里也是满腹疑惑，别的娘娘就算不能侍寝，也都是由太医

呈报，毕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事情，哪有自己巴巴的来要求撤牌子的？

龙承霄只觉得心里没来由的一阵火往上蹿，昨晚他听了太后的劝，不得不去凝华宫盘桓一阵，想着也就是跟往日一样，到时候互不干扰就罢了，却正好让他瞧见那女人跟疯了似的，一举一动近乎癫狂，气得他登时拂袖离开。

脑海中骤然浮现简若惜眼中那抹转瞬即逝的暴戾与噬人——那女人，越来越让他琢磨不透了。

“皇上，您要不要去瞧瞧贵妃娘娘？”玉喜小心翼翼的问，却又瞄到龙承霄脸上阴晴不定的神色，顿时又后悔自己多嘴起来。

“是该去看看！”龙承霄点头道：“今日晚膳就摆在凝华宫吧，告诉贵妃娘娘，让她好生接驾！”

“是！皇上！”玉喜想起昨晚凝华宫一片混乱的情景，也是打心眼儿里泛起阵阵凉意。

凝华宫里此刻正是好一阵的忙乱——太后娘娘亲自来探病了！这可是天大的殊荣啊！过去连后妃怀孕这样的喜事，太后都从未亲自到场，简贵妃不过是微有小恙，居然引得殷太后第二日就摆驾凝华宫！

然而殷太后将一众下人赶出去后，却是立刻沉下了雍容华贵的脸，“你究竟是怎么回事？”

朱颜低垂眼帘，“臣妾也不想的，都是这身子不争气……”

殷太后深深的看了朱颜一眼，但见她玉容沉静，不像作伪，只得无奈叹道：“皇帝子嗣上有些艰难，这么些年也才得了两个皇子，原想着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先头虽说跟皇帝闹得有些僵，但你们俩都还年轻，你服个软也就是了，何况皇上还是很看重你的……”

朱颜心里狐疑，忍不住抬头看了殷太后一眼，却见她神情舒缓中竟带着一丝疲惫，虽说保养得宜，眉眼间终究还是显出老态，想着她一生是何等精干刚强的女人，却也逃不过岁月匆匆，心下也不禁恻然。

“您的意思，臣妾明白的，”朱颜脸上扬起一抹鲜红，“等过一阵恢复的好了，臣妾再想办法便是。”

两人相顾默然间，素云匆匆来报，说是皇帝今晚要来凝华宫用膳，朱颜闻言顿时一怔，殷太后脸上却浮现出一抹了然，起身笑道：“既然皇帝要来，你就好好收拾收拾吧，哀家也该回去了！”

素云一脸喜色：“娘娘，依奴婢看，皇上是真的对娘娘动心了呢。”

朱颜内心翻腾，对素云的话却是不置可否。自打祭天回来，她就一直在考虑着殷太后的意思，这个女人阴险异常，但她适才那一番话倒不像是作伪。如今的大皇子虽说跟着太后，可终究因为生母，不可能再有什么将来，而太后也是根本看不上许若琳那个笨女人，自然连带着二皇子也没戏，柳轻舞小产，没准还就是太后下的手！皇帝子嗣上有些艰难！——朱颜忍不住冷笑连连，若不是因为殷太后，又怎么会如此艰难?

听殷太后的口气，倒是希望简若惜能够为皇帝诞下皇子，这个女人，果真的见识非凡呢！

“娘娘，皇上一会儿就过来了，奴婢伺候您梳妆吧。”

“嗯，”朱颜慢慢走到镜子前，注视着镜中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渐渐浮现出一丝微笑，“素云，就换上那件天青色的衫子吧。”

素云一愣，只得放下手中已经选好的粉红色襦裙，这大半年来，娘娘性情大变，连她也捉摸不透起来。

龙承霄望着眼前的一抹青色，惊得半响说不出话来，直到身后的玉喜低声咳嗽提醒，这才尴尬的随口叫了起，便大踏步的往殿内走去。

一道道精致的菜肴流水价送到桌上，朱颜恪守一个妃子的本分，时不时的往龙承霄的碗里夹菜，恭谨柔顺的连一旁的素云都看呆了眼。

“皇上，听说最近西北民心安定，臣妾也很是欢喜呢！”

朱颜见龙承霄两眼正直勾勾的盯着自己的发髻，浅浅一笑道：“臣妾还有一样好东西要承给皇上过目。”

她飘然转身走向窗边的书架，将发间那支晶莹剔透的海棠白玉簪完全呈现在龙承霄面前，“皇上，您请看。”果然，他的眼中有意思惊愕，更有一抹失落。

龙承霄深吸了一口气，接过那本薄薄的书册，翻开刚看了一眼，就立刻震惊的看向朱颜，“这是从哪里弄来的？”

这书册之上，赫然是铁鹰国与陈国的边境地图，而后面的几页，则是对陈国兵力分布的详细说明。

“皇上，您再好生看看。”

龙承霄怀疑的又往后翻看，朱颜见他浓眉紧锁，说道：“当日黄州屯兵五万，铁鹰国派两万骑兵自安济南下奔袭，我军猝不及防，黄州失守，铁鹰国屠城三日，全城上至官员军兵，下至老弱妇孺，无一生还。”

她柔声娓娓道来，说的却是一件极惨的祸事，别说龙承霄脸色大变，连一边侍立的素云和玉喜也都吓得立马低下头去。

“你们统统给朕下去，”龙承霄锐眼中射出慑人的光芒，“黄州三日，十年前的旧事，快说，你究竟是从哪里得到的这本东西？”

黄州之战发生在龙承霄登基后的第二年，这期间陈朝对铁鹰国实行坚守不出的政策，铁鹰国虽百般挑衅，却一直没有得逞。然而那一日，黄州城下竟突然出现一支庞大的骑兵队伍，铁鹰人似乎对城内布防极为清楚，只用了不到四个时辰，就攻入城内。之后便向陈国朝廷提出，要用黄州城换取银月湖北部方圆八百里的土地。黄州城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往南即是通往京城的第一道门户天潼关，若让铁鹰国驻军其中，则陈国人无一日能安眠，便是牺牲再多兵力，也要将其夺回。然而铁鹰国主动提出交换，朝廷权衡利弊之下，只得签下那充满耻辱的割地条约。

谁知到了约定撤军的那一日，陈朝军队开往黄州，才发现城内尸横遍野，铁鹰人将满城军民屠杀一空，往日热闹非凡的黄州，已然变成一座死城！

第四十六章 暂时相见，如梦懒思量

黄州之战一直是陈朝人心中永远的伤痛，当时就怀疑有内奸给铁鹰人通风报信，才使得铁鹰人对陈国边境上的情况了如指掌，可惜查了整整一年也没有下文。眼下朱颜突然提起这件事，龙承霄自然惊怒交加。何况这地图上分明有一条血红的箭头，从安济直指黄州，红线跨国黑色的边境线，触目惊心！而那后面细细密密的钟王小楷，更是再熟悉不过的字体！

龙承霄面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这本书册陈旧不堪，纸张泛黄，一看便是积年老物，如今骤然出现眼前，当年的耻辱再次涌现在脑海。

然而朱颜却仍是好整以暇，慢悠悠的道："黄州乃是边防重镇，两万骑兵连辎重也没有带，居然就这么轻飘飘的将城给攻下了，唉……"

"不要考验朕的耐心！"

朱颜斜睨龙承霄一眼，幽幽的道："臣妾可是真的豁出去了，这本册子，是臣妾从舅舅的书房里找出来的。"

"什么？"

龙承霄霍然立起，"你给朕再说一遍！"

朱颜翩然伏下身子，"皇上，臣妾前日为取得账本，搜查了舅舅的书房，在暗格中发现了这本册子。"

"那为何当时不报？"

"臣妾不敢报，这本册子一拿出来，舅舅还能有命么？"

"哼，你不是已经站到朕这一边了吗？怎么，还是向着他？那现在又何必说出来？"龙承霄怒极反笑，"莫非你是真心实意要给朕当个母仪天下的皇后了？"

"皇上息怒，眼下皇上虽然得到帐册，可当真要将那些生意全数掌握，还需要一段不短的时日，若是端王府骤然垮台，对朝廷也不利。"

龙承霄并非不听劝说之人，当下冷声道："你先起来回话。"

“是！”朱颜仰头正对龙承霄，“其实臣妾担心的，并不仅仅是端亲王，臣妾最害怕的，还是这执笔之人！”

龙承霄闻言，只觉浑身冰凉，他刚才一看见那字，就立刻猜出其出自何人之手，然而那个人，却是他怎么也想不到，也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

“这本册子，还有几个人见过？”

朱颜深深的看进龙承霄杀意毕露的双瞳，“这世上，至少有五个人知道这本册子的存在，或许，还有更多！”

“砰！”龙承霄重重一掌击在桌上，却是半响说不出话来。

倒是朱颜冷然自若，“臣妾将这本册子交给皇上，从此臣妾便会忘了此事，一切皆由皇上定夺。”

龙承霄眼中扑朔迷离，显是心绪一片混乱，“你拿了这册子，会不会被端王发现？”

“就算发现了，舅舅也不敢声张，”朱颜轻笑道：“其实臣妾是觉得，这不过是陈年旧事，眼下也不急着去追究，倒是有些急事，需要立刻去做的！”

“你指的是？”

“如今西北遭灾，朝廷刚刚拨下银两，总要派个身份合适的人前去监管，否则那一百五十万两的雪花银，真正用到江堤上的，还不知道能有几成！”

龙承霄利眼微眯，“此事朝廷已经派了户部侍郎前去监督，他若有行差踏错，自是这辈子再也回不到京城了！”

“他们的一举一动，自是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的！”朱颜抿嘴笑道：“可是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皇上不用，岂不是可惜了？”

“说下去！”

“重铸江堤，原本就是朝廷天大的恩德，那些钱是从国库、后宫，还有文武百官的腰包里省下来的，一个户部侍郎分量未免太轻，至少

也得去一个郡王、或者是皇子的，才能彰显朝廷对西北军民的关心与重视么。”

龙承霄是何等聪明之人，朝廷眼下身兼郡王与皇子身份的，只有龙承烈一人，而端亲王向来支持龙承烈，把他远远的打发到西北去，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只是帝王权术，最忌被人看穿心思，龙承霄微微点头道：“这件事，朕还需要再想想，你既懂得分寸，当知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朱颜心中了然，知道今日这事，无论如何也已经在龙承霄的心里埋下了一根刺。她当日在端王府发现这本册子，也是大吃一惊，却并不知道这写字的人究竟是谁，直到在慈宁宫看见殷太后的笔墨，才恍然大悟。联想起那柄玉如意背后的交易，看来殷太后与端亲王当年还有不少隐秘，甚至连龙承霄也一无所知。

可惜“梦痴散”的毒性太大，否则子墨可以问出更多。

子墨，子墨……，这几日竟都没有见着他，是自己太疏忽了么?

“贵妃? 时辰不早了，早些安置了吧。”

朱颜一怔，忙答道：“已经都收拾好了，皇上要先沐浴么？”

龙承霄与简若惜的相处方式，她早已熟悉了，自能应对如流，只是这龙承霄为什么就这么直勾勾的瞧着她?

“贵妃……，你果真完全都不在意？”

“啊？”朱颜心里一阵狂跳，忙收敛心神应道：“臣妾是自作孽，不可活，皇上当日肯留下臣妾性命，臣妾已是万分感激，怎敢妄图其他。”

龙承霄只?得眼前这个神情淡定的女子，越来越给他一种奇异的感觉，矛盾，却又似曾相识，他心中闪过一丝害怕，自己莫不是疯了么？望着那抹清淡的影子，心里竟有一丝冲动?

“你明白就好。”龙承霄尽量冷漠的道。

朱颜仍旧是恭谨如常，唤了玉喜进来伺候龙承霄更衣，自己便打算去偏殿休息。正要告退，又被龙承霄叫住，“以后不要戴白玉簪！”

“嗯？”朱颜停住脚步，却意外发现龙承霄眼中一掠而过的狼狈与懊悔。

“跟你的模样不配，你还是戴金钗比较好，朕明日会叫人给你送些过来。”

朱颜的嘴角露出一丝若隐若现的笑纹，“多谢皇上赏赐。”然后善解人意的在听到龙承霄离开的脚步后，才慢慢的站起身来。

对于那段过往，她总得时时提醒他才好。自己做过的事，怎能轻易就忘了，那岂不是辜负了她的一片苦心？

偏殿的素净，其实更得朱颜欢心，只是不知从几时起，入眠对她来说变得越来越难，有时候做梦会看见那一地的血，便更加不愿再睡。

此时此刻，不知道那睡在隔壁的龙承霄又是否能够安眠，世事无常，想来真是荒谬，当日缠绵共枕，而今却是各居各室。虽不过一墙之隔，却已是天地之遥！

这深邃的长夜，总能勾起人的怅惘。朱颜轻轻摇头，鼻端飘过一缕淡香，嘴角慢慢扬起，施施然转过身，面对这那清冷如月的男子，笑意终于传到眼底。

“他今晚在隔壁呢！你就这么来了？”

“不是你叫我来的么！”

子墨皱紧眉头，“我看他最近有些反常，你……”

一根纤长的玉指轻轻抵住了子墨的唇，“难得见你一次，何必再说这些！”朱颜倚向子墨的胸膛，双手环过他挺拔的腰身，“子墨，我很想你。”

然而肩膀被一双有力的大手握住，拉开两人的距离。

“怎么了？”朱颜眼中升起淡淡的薄雾。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子墨的眼瞳里已是寒霜一片。

“我？”朱颜微微挑眉，“我想的，一直都没有变过，你一早就该知道了啊。”

“你若要报仇，杀她易如反掌！”

“我很想请你杀了她为我报仇，”朱颜长的惊人的睫毛在脸上投下两排阴影，“不过我觉得，杀了她，反倒没有什么意义了。”

她的声音，轻轻柔柔，如月光般撒开了去，却是从骨子里泛着阵阵寒意。

“喝下那碗药的时候，我以为我失去了一切，什么都没有了，子墨，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么？”她的脸上漾起一抹淡笑，“我一直在想，她那样的女人，也许死亡并不是她最害怕的东西，那么，她的一切又是什么呢？要怎样，才能让她也感觉到我的痛呢？”

“我终于想到了，”星眸半眯，她的周身仿佛披上了一层月华，“她那样的高高在上，对人生杀予夺，如果有一天，她失去了这些权力，被自己最亲近的人弃之如履，那才是对她最完美的报复，不是吗？”

她终于从近乎于梦呓般的低语中回转过来，冲着子墨凄然一笑道：“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坏？很可怕？”

子墨如同刀锋般的目光却是慢慢的变得柔和，一把将朱颜揽进怀中，那么的用力，似乎要将她揉碎了一般，“我一早就说过，你要做什么，我会陪你。你若要这江山，我便想法子拿给你就是！”

“不！”朱颜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血色全无，“千万不要。”

“为什么？”

“你若得了这江山，就会变得跟他一样……”

第四十七章 紫鞠气，飘庭户，晚烟笼细雨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讲究好兆头的宫廷里，立春这样的日子自然也是要乐一乐的，更何况这一天还是大皇子龙启磊的生辰！往日的立春，皇宫里总要大摆宴席，为大皇子庆生。然而不过时隔短短一年，一切已是截然不同。

大皇子这一年内都住在慈宁宫，说是由太后亲自教养，然而大皇子并非是天资聪颖的孩子，是以殷太后并未对他如何上心。丽妃失势，虽说还是留下了个“美人”的封号，却连看望亲生儿子的权力都没有，成日躲在宫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渐渐的都快要被人淡忘了。因此几天来，虽说总有个把人想到了大皇子的生日，却也没有人去在意。

直到慈宁宫派人到各宫传了旨，说是太后要亲自操办大皇子的生日宴，这下各宫娘娘们才忙乱起来。

朱颜接到懿旨时，也是满心疑虑，自打她来到这皇宫里，去慈宁宫也有好几次了，却从未见过大皇子的身影，殷太后甚至都没有提起过那孩子的存在，何况当日丽妃是被她亲自下命令当了替罪羊的，怎么这会儿又决定为大皇子操办生日了?

然而无论如何，她现在是掌管六宫之人，这样的场合，她不但要出席，还是要坐在殷太后身边的！

慈宁宫里一片张灯结彩，殿内宴开六席，来的皆是皇室亲眷，号称家宴！殷太后端坐首席正中，四周阿谀之声不绝于耳，哄得殷太后笑得合不拢嘴，原本精明锐利的眼神此刻也仿佛多了几分慈祥。

只是这一派祥和安宁，其乐融融的场面，在朱颜看来却是说不出的刺心，尤其是当大皇子穿了一声簇新的皇子服，由乳母领着来给殷太后谢恩的时候，朱颜几乎想要拔腿就走了！

“孙儿给皇奶奶磕头，祝皇奶奶福寿安康！”

五岁的小男孩遗传了皇家人的好相貌，结结巴巴的说出乳母事先教好的祝词，虽不够灵牙俐齿，却也能讨得大人欢心。

“好，磊儿乖！待会儿就坐在皇奶奶身边吧！”殷太后嘴里说着，眼神却瞟向坐在她右下首的朱颜，见她脸色微微发青，却也不以为忤，只顾笑呵呵的将大皇子搂在身边，那亲热的模样，看在对面的贤妃许若琳眼里，又是一阵愤愤不平!

不一会儿，龙承霄也来了，他本是不出席的，倒是不知怎的也来凑热闹。朱颜立刻起身，要将座位让了给他，然而殷太后发话，在她与朱颜之间又加了个座儿，这下朱颜愈发的不自在起来。

“你挺忙的，怎么也来了？”殷太后笑眯眯的看向自己唯一的儿子。

“呵呵，朕也不知怎么的，虽说折子堆成了山，但一想到这边好生热闹，便再也看不下去了，想着还不如就干脆来了呢！”龙承霄说着又看向大皇子，点头道：“磊儿又长高了，很快就该进学了。”

那大皇子见他父皇跟他说话，忙挣着下地站好了回话，“回父皇，儿臣一定会好好上进！儿臣已经背到《千家诗》了！”

这小小的孩子急着表功的模样，实在是可爱至极，龙承霄也忍不住将他拉到跟前细细打量着，他其实一向与自己的孩子不甚亲，这会儿见到儿子竭力表现，也不由得父爱大动。

“皇上，你这个做父亲的，怎么两手空空就来了？”殷太后在一旁笑道：“总得拿出些东西意思意思吧？”

龙承霄其实也是临时起意才过来的，倒是什么也没有带，只得笑道：“太后说的是。磊儿想要什么呢？”

他这话一说，等于是予取予求了，四周立刻扫射来无数或嫉妒或羡慕的眼神。

大皇子双眼一下子瞪得极大，紧张不已的说道：“儿臣……，儿臣想跟母妃一起住，可不可以……”

周围霎时间静了下来，每个人都略带不安的看向龙承霄和殷太后，而从角落里的一桌，突然传来一阵压抑着的低泣声，不用说，那一定是大皇子的生母丽美人了！想想也的确是辛酸，亲生儿子过生日，做母亲的只能坐在角落里远远的看着。

“唉，母子之情乃是人伦正道，磊儿这样想他亲娘，哀家看了也好生心酸，”殷太后突然打破沉寂道：“罢了，这些日子丽美人只怕也想明白了，皇帝，不如就让磊儿去跟他亲娘住吧，哀家也老了……”

朱颜淡淡瞥了殷太后一眼，却见她貌似悲悯，眼角却隐含煞气。可见大皇子今天这一出并未在她的算计之内，想必已是触怒了她，但碍于场合，又是皇帝先赏了大皇子一个要求，也不好阻拦，还不如顺水推舟显得自己大度。不过大皇子小小年纪，就知道借这样的机会提出要求，却不知是他果真聪颖机巧，还是背后另外有人指示了。

既然殷太后已经开口，龙承霄自然是从善如流。本来他也未见得有多重视丽美人和大皇子，现在见大皇子眼巴巴的看着自己，当下一点头道：“好吧，难得磊儿有这份孝心，朕亦甚觉安慰！以后到你母妃宫中，需得更加懂事，好好上进，明白么？”

大皇子一听之下，大喜过望?他终究是小孩子心性，下跪谢恩时已是喜极而泣，起身时更禁不住回头朝丽美人那桌看去，那孩子期盼母亲的样子看的众人无不心酸。

丽美人乍得了这样的恩德，不由端了一杯酒，颤颤巍巍的走到主桌前，拉着大皇子又跪伏在地，大皇子被他母妃一拉，虽然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却也跟着叩头。

“臣妾……犯了大错，本是罪不容恕！蒙皇上、太后不弃，今日还能与磊儿……”，丽美人双手将酒杯高举过顶，再抬头时，一张娇艳的脸上已满是泪水，她嗫嚅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似的，最后才大声道：“皇上、太后的恩德，臣妾无以为报，只能先满饮此杯，敬皇上与太后！”

她这话说的有些不伦不类，旁边人听了都觉得奇怪，却又感动于她的情真意切。只见她把头一扬，一杯酒已是喝的干干净净！朱颜倒还罢了，她以前并未见过丽美人，其余人皆觉得有些异样，几时丽美人变得这般泼辣豪爽了？

龙承霄面上也全是意外，他与殷太后对视一眼，也都饮干了面前的酒杯，正准备说话，就听一个语气尖酸的声音响了起来，“丽姐姐今儿可真是大喜了！不过丽姐姐敬了皇上与太后，怎么也得敬敬贵妃姐姐才是啊！”

说话的正是贤妃许若琳，她一向将大皇子母子视作眼中钉，今日见她二人得了彩头，皇帝竟然很疼爱大皇子，她一下子就慌了神，不过旁人虽心知肚明贤妃此举不过是想折辱丽美人，但却也不能算她错了！贵妃如今执掌凤印，虽无皇后名分，却行皇后之实，丽美人作为低等嫔妃，敬她一杯酒也是在情理之中。

当下龙承霄点头道：“后宫和睦方是正理，丽美人，你就敬贵妃一杯吧。”

朱颜暗地里蹙眉，却又无可奈何，见丽美人重新满上了酒向她转来，只得也取过自己的酒杯，刚要说话，就见丽美人面上恭敬，然而双眼之中竟有一股怨毒之色一闪而过，虽说是刹那间事，朱颜却已看出她眼中这股恨意极浓，看起来倒像是她宿世仇人一般，不由有些迟疑，心神略转了几转，方想起自己现在是简若惜的模样，丽美人有今天这个遭遇，一多半是因为简若惜，那也难怪她会生那怨毒之心了。

“妹妹祝贵妃姐姐福寿安康……”丽美人又先举杯。

朱颜心中释然，她虽不喜眼前这个过分艳丽的女人，却对她也有些怜悯，“美人妹妹客气了，以后宫中要多走动才是。”

她这几句话说的既得体，又显了身份，连殷太后也不由得暗中点头。

朱颜举杯欲饮，忽觉背后一股大力推来，登时站立不稳，整个人往前直跌了出去！

“啊！”

饶是朱颜机智多变，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状况！电光火石间，只来得及抓住身边龙承霄的衣角，她只当自己会重重的摔倒地上，却被打横里伸过来的一只手臂牢牢的托住，定睛一看，竟是龙承霄将自己接住了！

“怎么回事，摔着了么？”

朱颜一抬头，正对上龙承霄漆黑的双眸，那眼神，冷漠中带着些许不确定，显是为他自己的举动也感到吃惊了。

此时殿内有些骚乱，朱颜不愿让局面僵持，当下借了龙承霄手臂之力，站立了起来，笑道：“是臣妾失仪了，不妨的，别扫了大家的兴！”她见自己方才那杯酒早已洒在地上，便道：“再去取一个杯子满上吧，别辜负了丽妹妹的好意！”

“贵妃姐姐，给！”

许若琳端了满满一杯香气四溢的佳酿，双手递到朱颜手中。朱颜隐约觉得事情蹊跷，刚才站在她身后之人，似乎就是这贤妃许若琳……然而此时此刻并不容她细想，她接过酒杯，含笑看向丽美人，“多谢妹妹了！”

臻首一扬，已将杯中之酒饮尽。

众人为她处变不惊的气度所折服，都不由得喝起彩来，就连丽美人似乎也瞧的呆住了。

这几出小小的插曲，使得晚宴的气氛变得有些怪异起来，不多时，殷太后便推说身子乏了，众人也都淡淡的，很快就散了。

朱颜心中有事，带着素云匆匆回到宫中。

她来不及多说什么，直冲到寝殿内，将那双面绣翻转过来。今天这场生日宴，只吃的她疑窦丛生，总得让子墨过来商量一下才好。

“娘娘，您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喝杯热茶吧。”素云端了新沏的香茶走到朱颜身边。

“这里不用你伺候了，你……”朱颜刚想将素云打发了出去，忽的眼前一阵发黑，她只觉喉头腥甜，还未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听到素云已然尖叫了起来。

“娘娘，您……好多血！娘娘！”

耳边就听素云哭喊着，朱颜又惊又怕，见素云突然站起来就往外冲，情知她是要去叫太医！然而这太医若是来了，自己的身份就很有可能被揭穿！

“别……”朱颜想叫住素云，不料五脏六腑像是突然被抽空了一般，竟是嘶哑着喉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得眼睁睁的瞧着素云的身影消失在寝殿内。

“糟了……”

终究支撑不住，一阵天旋地转，朱颜已是昏厥了过去！

第四十八章 落花狼籍酒阑珊，笙歌醉梦间

血……，铺天盖地的血，如同一张厚而黏稠的大网，向朱颜劈头盖脸的笼罩了下来。她害怕的伸手去抵挡，然而这犹如鲜血凝结而成的网竟是一捅就破，那血淋淋洒洒的溅了她满满一身，她顾不上心里恶心，只想着尽快脱身，拼命划拉着，将那口子扯的大些，好容易够她的身子钻过去了，头顶上方却又多出一张阴惨惨的脸来，居然是殷太后！

“想不到你竟然还敢混到这宫里！来人！把这碗毒药给她灌下去！”

“不……不要……”

朱颜慌乱的尖叫着，又是毒药，为什么又是毒药?

“灌下去！灌下去！！灌下去！！！”

“啊！！！”

“颜儿，颜儿……”

朱颜蓦的惊醒，颤抖着对上一双满溢着担忧的眼，是子墨！这个认知让她顿时安心了些，才发觉自己背上已满是细汗。

是了，她应该是中毒了，素云冲出去叫太医，她想阻止，却说不出话来……，天哪！莫不是她的身份已经泄漏了?

朱颜忍不住一把揪出子墨的衣襟，“素云，素云呢?”

子墨皱了皱眉，“死了！”

死了?！

朱颜迷蒙的双眼一下子瞪得极大，突然觉得心里空空荡荡的！那个一直跟着她，为她哭、为她笑的宫女，就这么死了?虽然朱颜知道素云只当她是简若惜才会那么忠心耿耿的，但那样的关怀备至，她再无心，也很难做到无动于衷。

“颜儿……”

“死了……，死了好……，死了才好……”锦心死了，素云也死了！跟过她的人，只怕一个也没有好下场！然而她飘零一生，如何还管得了别人?

如此这般想着，那双刚才陡然黯淡下去的眸子慢慢的恢复了些神采，她几乎停止了的思维也开始重新活动了起来，“我躺了多久？”

“一天一夜！”想起他潜入凝华宫时乍见到的那一幕，子墨依旧觉得后怕不已——朱颜毫无知觉的躺在地上，五官口鼻处正不停的涌出大股的鲜血！这样的场面，他曾经见到过一次，那一次，已经让他肝胆欲裂，而这一次，几乎要了他的命！

朱颜的身子本来就受过损，这次她服下的毒药，更是霸道无比，若不是有他及时出现，又因为担心她而随身带着救命的“九转还阳丹”，她只怕早已一命呜呼了。

然而他也只来得及给朱颜服下丹药，素云已经领着太医匆匆的赶来了。他不敢离去，只得藏身在凝华宫里，那太医几时见过这样奇诡的毒药，不过就是开了几副驱毒的方子，若不是有“九转还阳丹”将朱颜的命续了回来，他便是使尽了御药房库存的灵丹妙药也无济于事。

太医离去后，凝华宫上下一片慌乱，皇帝和太后立即就要动身过来，素云急急忙忙的给昏迷中的朱颜擦拭血渍，更换衣裙。子墨在暗处默默的注视着，果然，素云在给朱颜换亵衣的时候，突然停顿了下来，两眼极其震惊的盯着朱颜的右肋。

子墨知道素云在看什么——朱颜的右肋之下，有一块小小的暗粉色胎记，平时用厚粉遮掩便看不出来，然而素云刚替朱颜擦过身，这块胎记便再也藏不住。素云打小跟随简若惜，这突然多出来的一块胎记，真真实实的将这个忠实的婢女吓呆了眼！

所以，子墨没有丝毫迟疑，手指轻动，一根细细的牛毛针便钻进了素云的后心穴位，即便当时还有其他宫女在场，但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看到素云无声无息的倒了下来，所有的人皆目瞪口呆！等到太医再次赶到时，素云早已气息全无。

龙承霄大发雷霆，当即下令彻查晚宴时在场的所有宫人，负责宴席的御膳房更是人人挨了板子，若不是慈宁宫是殷太后的地方，当晚照应的所有太监宫女统统都要被问罪。殷太后亦是勃然大怒，无法相信竟然有人敢在她的宴席上公然下毒谋害当今贵妃！因而除了两个贴身亲信，竟将其余宫人一应锁了，交内务府审问。

只是这下毒之人实在狡猾，查了整整一日夜没个结果，也是，当晚的菜肴，并不只贵妃一人用过，往来敬酒也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要说破绽，也只有朱颜摔倒的那一刹那了，可确实也看不出什么蹊跷来。

反复盘查的结果，便是宫中人人自危，当时在场之人极多，皇帝这样查，倒像是人人担了干系！而最后将后宫众人从恐慌中解救出来的，竟然还是素云的死亡！

素云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了，终于让龙承霄嗅出了整件事情当中的不寻常！朱颜所中之毒，即使太医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能让人七窍流血，便不会是什么普通毒药！而素云死的毫无征兆，全身上下也看不出任何伤口或病症，龙承霄虽说是帝王之尊，从未涉足于江湖，但他终究也是习武之人，自能看出眼前这两件事情，绝不可能是出自一般宫人之手。

子墨将朱颜纤瘦的身子搂在怀中暖着，将这一日一夜间发生的事情细细的说给朱颜听，“过几日我无法隐在宫里，你自己需万分小?！四弟为人精明，千万别让他看出破绽来。这次对你下手之人绝不简单，四弟给你重新拨了几个宫女过来，其中一个叫‘含烟’的，是见离的属下，一早呆在宫里的，她会保护你！”

“查出是谁下手的么？”

脑海里闪过丽美人眼中的那丝怨毒，是她吗？不会，她应该没有机会下毒的才是。那杯酒，一直端端正正的摆放在自己面前，直到后来有人推了她一把，究竟是谁推了她呢？这个人想必是个帮凶吧？接

着贤妃那女人便重新斟满了酒递给了她，对啊，许若琳当时的座位并不在她身旁，怎么会好端端的由她端来了新酒？

可是，所有人都看见了朱颜饮下的是贤妃端来的酒，她会那么傻么？傻到在众目睽睽之下给人下毒？不过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她或许就是利用了别人的心理，才会这么做的，反正酒也喝了，找不到证据，又能奈她何？

“是贤妃干的吧？只有她了，毒药不可能是下在菜里的，只有可能是在那杯酒里面，当时有人推了我一把，她便去倒的新酒！”朱颜想起自己接过酒杯时所感觉到的那股异样，越发肯定了是贤妃在那杯酒中动了手脚。

“你的体内，中了两种毒！”子墨的语气里带了一丝玩味，“一种叫‘逍遥散’的，这种药会沉积体内，服药之人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是倘若经常饮用银桔茶，人的脾气会变得越来越狂躁，不断的消瘦，以至不医而亡。”

“银桔茶？”朱颜眼中精光一闪，接着问道：“那另一种毒药呢？”

“另一种，其实也不是毒药，有时甚至还能算是补药，叫‘红芍’，唯一的作用是加速药力，使人气血旺盛，若是病人正在服用人参、雪蛤等大补之物，辅以‘红芍’，便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这又怎么说？”

“你若单独服用‘红芍’，那么什么事也不会有，可偏偏还服下了‘逍遥散’，这两味药相遇，会陡然生出虎狼之力，身体羸弱之辈，因为扛不住骤然的气血翻腾，会七窍流血而死……”

子墨说这些话时，口吻极其轻描淡写，像是在说一件极有趣的事情一般，然而仔细听了，却又让人感受到一阵刻骨的寒意。

“那么，这下‘红芍’的人，看来是知道那酒中有着‘逍遥散’的了？”朱颜嘴角泛起一抹嘲讽，“没想到，我在这宫里竟是树敌颇多呢！”

“下药之人精通医理，而且绝不在我之下！”子墨森冷的双眼里蕴含着凛冽冰霜，“我久不在宫中，没想到这深宫之内竟然还会有此等高人！”

“只怕连皇帝也没有意识到这人的存在呢！”朱颜眯起双眼，这是她思索问题时惯有的神情。

“我想，也该到我回朝的日子了！”

朱颜悚然一惊，“你……当真要？”

“我知道你在害怕什么，颜儿……”子墨在她光洁的额头上轻轻印下一吻，“可你若要我眼睁睁的看着你独自涉险，我也做不到；何况眼下还有个天大的好机会！”

“什么机会？”

“你身上的毒！”子墨嘴角漾起一抹淡笑，“四弟一向精明，当能看出这件事里的异常，以宫中太医的本事，自然是给不出什么让人满意的答案的，而他也知道，能告诉他你中了什么毒的，只有我！”

“话是这么说，你敢肯定他就愿意召你回朝么？你我……不是应该在鹿鸣山上吟诗作对，逍遥度日的么？”朱颜玉容含笑，然而语气中的那抹阴寒，连她自己听了都有些不寒而栗。

“四弟当然不敢轻举妄动，但事情既然开了个头，后面便也由不得他了！”

第四十九章 琼窗春断双蛾皴，回首边头

虽说阳春已近，可是这乍暖还寒之际，墙角仍旧堆着的旧年的积雪，宫人们还是穿着厚厚的棉衣，各宫里的铜质熏笼依旧往外散发着香味扑鼻的热气。天气冷，人便不愿走动，那些各处当值的宫人也都是来去匆匆，人人苍白着一张脸。

朱颜在大皇子生辰宴后突然中毒的事情，震动了整个宫闱，之后素云暴毙，更是给本就神鬼之说漫天飞舞的后宫增添了一抹阴森恐怖的气息。即便龙承霄极力弹压，不许后宫多加议论此事，然而有关后宫内潜伏着杀手的说法，已是尘嚣直上。

“砰！”龙承霄重重的一掌击在案上，无怪他脾气暴躁，近日来后宫怪事层出不穷，贵妃中毒一案到现在仍毫无进展，而与那凝华宫的素云一样宫女骤然死亡的案件却突然出现了整整四起！并且都是全身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事情的发展越来越超出他的掌控范围了，身为九五至尊，还有比这更令人感到挫败的事情么?

“皇上，要不要去看看贵妃娘娘，听说娘娘已经能下地走动了，昨儿太后娘娘也亲自去了凝华宫……”

龙承霄冷冷的看了兀自汇报情况的玉喜一眼，成功的让他闭上了喋喋不休的嘴。

对于凝华宫里的那个女人，龙承霄总觉得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每次见到她，好像都会很忐忑……，对，就是忐忑！这是他在面对其他妃嫔时从未有过的。他一向都知道这个女人狠毒而狡诈，却也不太想的起以前两人相处是什么样的，只隐约记得她极度研媚，眼角常有狠绝之意。而现在，却仿佛是越来越看不透了。

记得她醒来的第二天，他下了朝便匆匆去看她，然后毫不意外的在她那双微微上翘的美眸里发现了深深的疏离，那种近乎于茫然忽视

的神情，让他浑身都不自在起来！太后一直向凝华宫表示之偏爱与重视，她的意思龙承霄又怎么会不明白！

贵妃的心机与手段，胜任皇后之位绰绰有余，她出身高贵，若能生下皇子，或许还能位正东宫，她表面是端亲王的人，暗地里却是臣服于皇帝的，立她为后，既能安了端王的心，又能暗地里不断削弱端王的力量。而最重要的是——再不用担心外戚专权！端王府总有一天要垮台，即便是皇后，也无法抹杀出身端王府的事实，到时候，这生杀大权，还不是由天子说了算！

太后的如意算盘打得好，龙承霄原本也赞同这样做。然而，在他看到那本泄露军情的小册子上的熟悉笔迹后，他又如何敢轻易相信太后与端王府之间呃关系？

回想起当年之事，他岁数还小，却仍旧觉得疑窦丛生。先皇虽软弱，但边疆一带仍旧是经营的固若金汤，黄州更是重镇，却被两万骑兵轻而易举的攻下了，若是没有内应，任谁也不会相信！可如果这内应竟是当今太后与亲王，这背后的深意便太过令人发指了！

若是再往前追溯，自己当日即位，也不知道太后使了什么法子，便得到大皇兄的退出与鼎力相助，更使得端亲王放弃了好几个机会，几乎是无声无息的就放弃了似的。太后与端王间，究竟又有什么瓜葛？

没想到自己的亲生母亲，背后竟还有这许多秘密！想到这里，龙承霄只觉得似有万爪挠心，却是无处发泄。

“皇上，今儿晚上……，您看？”玉喜小心翼翼的问。

龙承霄看了一眼小太监端着的盛有后妃绿头牌的托盘，却也懒得去翻，“就去延禧宫吧。”想起柳轻舞，他的心里总算有了一丝温润。那个女子，不单单是容貌出众，难得的是善解人意，十分体贴聪颖。他这些日子来独宠延禧宫，却从未见她眉宇间露出一丝骄横之气，举止行动间也让人挑不出来任何错处，床第之间也是娇柔婉转，让他无时不刻的体会到身为帝王、身为男人的种种愉悦。

柳轻舞几乎是完美的，可是为什么相处之时，他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有宠、有怜，却似乎，没有爱……

龙承霄打开抽屉，取出一挂卷轴来，轻轻的打开，那动作，似乎是在拭去水晶上的灰尘一般小心。

画中女子，清淡如菊。不过是一袭素净青衣，乌丝上掩着小小一支白玉簪，然而站在那月光之下，已尽显仙人之姿。

帝王之爱，原就少之又少，眼下只怕是尽数给了这画上的女子，再也分不出、哪怕一丝丝的情意去给别人了。

他虽有心要将那失去的再夺了回来，日子久了，也不敢再多作希望，唯有那相思刻骨，却是一日胜似一日。

听说那清宁鹿鸣山，景色醉人，清幽无比。她住在山上，便好比是隐居凡尘的仙女了。

只恨那与她相伴之人，竟不是他龙承霄！

龙承霄重重的吸了一口气，低声道："摆驾延禧宫！"

"是，皇上！"

延禧宫中，同样拢着两个巨大的熏笼，寝殿里温暖和煦，却不是那种让人浑身发软的闷热，殿内飘荡着一股清冽的香气，正好中和了那炭味儿，让人觉得干爽舒适，恰到好处。

龙承?步入寝殿，便立刻被那抹淡淡的香味所吸引，见柳轻舞一身湖绿长裙，飘然而至，不由点头笑道："还是爱妃的样子好，清新怡人，倒是有了春天的模样。"

柳轻舞微微福身，被龙承霄一把扶起，当下嫣然笑道："皇上就会打趣儿，臣妾也是嫌那皮袍子太过厚重，反正这屋里也不冷，这样走动起来轻巧多了！"说罢，她顺势在原地转了一圈，长裙飘飘，娇美如同兰花初绽。

"果然轻巧飘逸！"龙承霄长手轻轻一揽，已是佳人在怀，回头望了望那热气腾腾的熏笼，问道："怎么今儿没用那白檀？"

"皇上不喜欢这个味儿么？"

“不，这香味不错，只是以前没见你用过！”这香气极其清爽，与宫中常用的苏合香，蜜合香的浓烈大为不同，与那白檀香的淡淡禅意相比，又另有一番味道。

柳轻舞笑道：“天冷，哪儿都生了炉子，门窗又关着，怪闷的。臣妾寻了很久，才得了两罐‘黑方’，此香味冷，醒脑提神，在烧了炉子的屋里用是最好的。”

“叫‘黑方’？这名字倒是古怪！不过闻起来是不错。”

“皇上若是喜欢，臣妾这里还有一罐，不妨拿去试试。”

龙承霄闻言，下意识摇头道：“朕还是习惯了白檀……”，话一出口，却已微微怔住了，那抹淡淡的身影，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皇上，皇上？”

龙承霄猛地抬头，见是柳轻舞正担心的看着自己，不由歉然一笑，“朕没事，时辰不早了，去睡吧。”

他见柳轻舞忽的脸颊绯红，在灯光照耀下红艳艳的煞是可爱，不由在她脸上轻吻一口。心里却在想着，自己与她已经差不多有大半年未曾相见，怎么这些日子以来，竟会越发频繁的记挂起她来……

半梦半醒之间，忽然听到外面屑屑索索，似是有人在说话。龙承霄平日习武，耳力比常人要强上数倍，侧耳细听，原来是四喜在门外与人窃窃私语，虽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声调急促，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龙承霄皱了皱眉，掀开帐幔朝外低声喝道：“玉喜，在吵什么！”他这一叫，身旁的柳轻舞登时被惊醒了过来，龙承霄只是摆手，让她继续躺着。

就见玉喜匆匆的跑进寝殿，在床边跪下，“奴才该死，吵了皇上和娘娘的觉！”

这大冷天的，玉喜额头上却是在冒汗，龙承霄素知他虽然年轻，但办事一向稳妥，能让他如此惊慌的，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当下问道：“出什么事了？”

“回……回皇上……”玉喜趴在地上磕了个头，“二殿下突发急病，太医已经在兴庆宫里了，这会儿听说……听说已经厥了过去……”

“什么！”龙承霄大惊失色，他虽不喜许若琳，但对他为数不多的孩子还是满心疼爱的！这几日宫里连着死人，却都是些宫女，他一直隐隐担心这古怪的症状会不断蔓延，哪知道怕什么就来什么，而首当其冲的，竟然是他未满周岁的二皇子！

“去，传朕的旨意，叫洪锦言立刻过去，再派人去洪家把他老爷子抬进宫来！”龙承霄嘴上吩咐着，人已经下了地。柳轻舞这会儿也赶忙的起来，伺候龙承霄穿戴洗漱。

玉喜一溜烟儿的跑出去传话，连汗液顾不上擦。洪家家学渊源，子弟大半是杏林高手，洪老爷子曾是上一任太医院院使，医术精湛，好几次将先帝从鬼门关救了回来！如今的太医院院使洪锦言便是洪老爷子的长子！皇上居然要请洪家老爷子进宫给二殿下瞧病了！看来二皇子这病一定是非同小可！

龙承霄几乎是胡乱的收拾了下，便乘了御辇往兴庆宫而去。一路上他只顾催着快些，心却不断的往下沉，这几日一直盘桓在他脑海中的不祥感觉也越来越重了。

远远的便看见兴庆宫里灯火通明，门口人来人往，龙承霄飞快的下了御辇，顾不上叫那些跪了一地的太监宫女起来，便直直的往里冲，然而走到一半，便听到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蓦的划破长空。

龙承霄只觉心口一疼，脚下仿佛被牢牢吸住了似的，竟再也迈不出半步。

“殿下！殿下！”

“快……娘娘昏过去了……，太医！”

只听殿内一片嘈杂，哭喊的，尖叫的……

龙承霄此刻已是冷汗涔涔，胸口突然一闷，便觉得喉间腥甜，他情知不妙，却不愿声张，只用随身绢帕捂在嘴上，又将那帕子捏成一团，紧紧的握在手心里。

第五十章 细雨霏微，不放双眉时暂开

二皇子薨了！

这个令人惊恐的消息如同疯狂生长的野草般，才小半个时辰，便传遍了皇城的每个角落。那个未满周岁的小孩子，这么快便离开了人世，太医束手无策，最后赶到的洪老太医，也只来的及看一眼那具没了声息的小身体。

贤妃许若琳从昏迷中醒来后，便就痴痴傻傻的，成日抱着个枕头叫“旭儿”，看的旁人好不辛酸。

一应丧仪都交给了凝华宫贵妃主持，皇帝与太后皆因悲伤过度，无法出席，各宫的娘娘大都称病不出，这本就是件极丧气的事，后宫里讲究鬼神之说，都是能避多远就避多远，别人也都理解。倒是延禧宫的柳婕妤，穿了一身素衣，亲自赶到兴庆宫哭灵，还站在二皇子的灵床旁边哭了好一会儿！宫里人都揣测，说是柳婕妤之前也丢了孩子，将心比心，所以才会前来送灵，倒是个有情有义的人！相形之下，那个从头到尾都寒着一张脸的简贵妃就显得太过凉薄了些。

按照皇家规矩，急病夭折的皇子不能风光大葬，只用口小小的薄棺，由四个太监轻飘飘的抬了，葬到了皇陵后边的元山岗里便算完了事儿。

出殡那天，兴庆宫的奴才们跪在宫门两旁，哭声响成一片，唯独贤妃不哭，仍旧抱着那个杏黄色的枕头哼着摇篮曲儿，别人也顾不上照应她，直到棺材离地的一瞬间，贤妃突然一头扎向了那棺材，等到人们惊醒过来，那贤妃已满脸是血，再探鼻息，竟是没了！

登时场面上又是慌作一团，就连那原本无动于衷的朱颜，也不禁有些动容。记得那日她得知孩子没了，即使从未见过，那蔓延至五脏六腑的痛，到现在都是她心上一道不敢触碰的伤疤！而这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孩子逝去的痛苦，恐怕不是“痛彻心扉”四个字就能解释的了的。或许，唯有随了他一起去，方能解脱。

“把人抬下去吧……”朱颜垂下眼帘，声音虽低却是字字清楚，“二皇子出殡是定下的时辰，决不可耽误，内务府人呢？”

原本侍立一旁的老太监立刻上前一步，恭声道：“娘娘，奴才在！”

“嗯，那就开始吧……”她想尽量说的云淡风清，然而心却是没来由的重重抽搐了一下。

出殡的队伍不长，也没有奏乐，很快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快的让人似乎连叹息都来不及。

“娘娘，贤妃娘娘的事儿该怎么处理，还请您示下！”

朱颜有些吃惊的看着那老太监眼中的漠然，想必他定是见惯了生死，才会表现的这样的冷静而又无动于衷吧。

“按照成例，应该怎么做？”

“贤妃娘娘是自尽的，按照祖宗规矩，死后不入皇陵！”

不入皇陵！听上去好像是天大的惩罚呢！朱颜嘴角现出一丝淡淡的轻蔑，“在二皇子的墓旁留个位置，由内务府拟个日子报上来，越快越好，将她娘儿俩葬在一块儿吧！”

老太监吃惊的抬头，张嘴刚想说这安排不合规矩，然而当他接触到朱颜那迷离莫测的眼神时，又生生的将要说的话咽了下去。

“奴才遵命！”

奴才！这偌大的后宫里，又有几个是真正的主子？到头来还不是同一个结局？薄棺与楠木棺、皇陵和乱葬岗，又能有什么区别？

勤政殿内，又是另一番情景。

龙承霄阴沉着一张脸，静静的听着洪家老爷子的长篇大论。

“二殿下的急病，源于中毒！老臣才疏学浅，竟说不出此毒的名字，但从二殿下的情形看，这是一种慢性毒药，毒素不断积聚在身体里，然后突然爆发。年长之人或还能抗的住，小儿秉性柔弱，一旦毒发，便立即致命。老臣也听了之前那几名宫女的死因，倒像是如出一辙，可见这种毒药，更易于发作在女人孩子的身上！”

“这么说，宫中中毒之人，还有可能不止一人了？”

“启禀皇上，依老臣愚见，怕是还有人也身中此毒，只是尚未发作，看不出来而已！”

“这还了得！”龙承霄大惊失色，若是宫里流传着这样神秘可怕的毒药，这日子还如何过得下去？“洪锦言！”龙承霄转向一旁的太医院院使，“你与你父亲好生商量着，朕给你十五天的时间，务必找出毒药的名称与解法！至少……也得知道如何阻止这种毒流传下去！”

“皇上！”洪锦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微臣无能，恐怕是……”他不敢再说下去，只是磕头如捣蒜。

“请皇上恕罪！”洪老爷子也颤颤巍巍的跪在儿子身旁，“这种毒，老臣生平从未见过，一般宫闱里，常见的毒药无非就是砒霜、钩吻，乃至鹤顶红、孔雀胆之类，绝不会出现这种药性奇诡的毒药。老臣敢断言，只怕整个太医院也没有人能看的出这究竟是何毒！”

“你先起来吧！”龙承霄示意四喜将洪老爷子扶起，“洪老爱卿的医术，朕是信的过的！既然老爱卿说这种毒药不应出现在宫闱之内，莫非，是来自江湖？”

“很有可能！皇上！”洪老爷子脸上的每一隶皱纹都似乎在微微颤抖着，“老臣听闻那江湖之中，有着几千几万种常人闻所未闻的灵药和毒药，如今流传的这种毒，似乎是无臭无味，其诡诈阴险，绝不是一般人能研制的出的！”

“如若真是来自江湖，那可就麻烦了！”龙承霄懊恼的以肘扶额，他虽然从未涉足于那个天地，却也对江湖的博大与多变略有耳闻，那根本是连他也控制不了的所在。

江湖——即使他身为帝王，却也无法触碰到那里头真正的玄机！每次想到这一点，龙承霄便有力不从心之感。

“老臣有一个建议，”洪老爷子想了一想，又道：“老臣听闻睿亲王曾常年涉足江湖，而且睿亲王的岐黄之术，连老臣也是自叹弗如，不

若就请睿亲王回朝，由睿王殿下负责清查，此事想必能够很快迎刃而解。”

大哥……

龙承霄双眉紧锁。这些他其实早就想到了，以子墨的本事，解决这样的毒药恐怕是极容易的，他曾亲眼见过子墨的武功，那已不是‘神鬼莫测’四个字可以形容的了，那日颜儿身中剧毒，还不是被他解了去？他总是那么无所不能，让他这个身为皇帝的弟弟，也对他充满了羡慕和嫉妒。

好不容易，他终于离开了宫廷这一方寸之地，为此他龙承霄甚至将心爱之人拱手相让！难道现在又要将他请回来么？

“皇上，事不宜迟，您看……”

龙承霄深吸了一口气，“玉喜！”

“拟旨，召睿亲王火速进京！”

一道八百里加急，又将整个宫廷带入新的一轮狂风暴雨中！

“你……唉！皇帝，你怎么这么糊涂！”殷太后柳眉倒竖，凤目生寒，“请神容易送神难，我泱泱大陈难道就没人了么？偏要让他回来不可？”

龙承霄强忍住心头不耐，“太后，大陈自然是人才济济，可惜一时半会儿上哪儿找去？连洪老爷子都看不出那种毒究竟是什么，等闲之辈又能如何？这终究是皇室的耻辱，不可泄漏到皇宫以外去！无论如何，子墨也是朕的兄长，皇室的一员！此事交由他来做，也算合情合理！”

“皇帝！”殷太后只觉心头火往上蹿，“自古天家无手足，你当他是兄长，他却未必视你如兄弟！当初费了多大的心思，才让他甘愿离开，你现在倒好，又将他请了回来！居然都没跟我商量一下！不过就是闹出了些毒药，死了几个人，何至于要将子墨召回来……”

“死的人是朕的皇子，是太后您的皇孙！”龙承霄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意，脸色铁青，“朕累了，回头再来给太后请安！”

说罢，竟直接就转身离去，把跟在一边的玉喜吓了个半死，匆匆忙忙的给殷太后磕了个头便追赶了出去！老天，这可是他第一次见到皇帝与太后这样厉害的争执！

哗啦啦……

一座精致的嵌玉屏风被殷太后整个的扫到地上，立刻四分五裂，碎的满地都是，四周宫女人人都吓得噤若寒蝉，一个个拼命的缩着身子瑟瑟发抖。

她当然是火冒三丈了！过去对她言听计从的儿子如今居然当面就敢摔门而去，她能不气么？从小教导他如何驾驭群臣，如何探察人心，如何当皇帝，现在翅膀硬了，那一身帝皇之威竟是冲着他亲娘而去，而且还是为了一个对他皇位有威胁的人！这口气，叫她如何能咽的下？

“太后主子！”此时敢上前说话的，也只有跟了殷太后几十年的心腹秦嬷嬷了，“皇上年轻气盛，您可千万别生气，这宫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可还都指着您呢！”

“哼！都指着哀家？你倒是会说话，可别人却不是这么想的！只当哀家是个老太婆罢了！”殷太后气得不轻，连一张驻颜有术的脸也禁不住扭曲了起来。

“太后主子，依奴婢看，其实这也不能全怪皇上，最近这宫里出了太多事情了，还没有一件是能说的清楚的！”秦嬷嬷见殷太后正凝神细听，便将她慢慢的扶到榻上坐下，一边继续劝道：“不光是这毒药，前段日子延禧宫那位，才不过跪了小半个时辰，哪里就这么容易小产了？莫不是被谁下了药吧……”

“皇帝怕是打那个时候起就记恨上哀家了！”

“瞧您说的，皇上是您的亲骨肉，感情一直又那么好，哪儿能记恨您呢！”秦嬷嬷见话锋不对，忙又圆过来说道：“不过那毒药还真是弄得人心惶惶呢！到现在也说不出个长短来，也难怪皇上着急，这人一上火呀，说话就有些冲，主子您犯不着生气！”

“唉，哀家这不也是在替他着想吗？”殷太后长叹一声，想想秦嬷嬷的话，也觉得有理，“那毒药的确是让人心里发怵，你去关照了皇上身边的人，皇上的一应起居都给哀家照顾仔细了，若出了半点差错，挨板子算是轻的！”

“是，主子，”秦嬷嬷见殷太后口气放软，也是暗暗松了口气，笑道：“您瞧，这母子俩哪能有什么气好生的？皇上心里啊，一直也是孝顺主子您的！”

“皇帝孝顺，哀家怎会不知？”殷太后摇头叹道：“他说的也对，子墨或许能将这事儿查清楚，哀家只盼不要是前门拒虎，后门引狼才好！”

第五十一章 可奈情怀，欲睡朦胧入梦来

夜幕下的皇宫如同蓄势待发的巨兽，月光淡淡的洒向大地，看似清幽明澈，却总有照不见的犄角旮旯，而深宫里间或出现的暗黑色身影，则更为这夜晚增添了一抹神秘。

“那二皇子中毒的症状，你可瞧清楚了？”这说话人的声音似乎是刻意压低了的，听起来很是含糊，却还隐隐的透着一丝慵懒与魅惑，让人一听之下竟会莫名的生出向往之情。

“属下看清楚了，面色如常，然而睛明穴上却透了一股青黑之气，再推算他中毒的日子，应该是七分‘黑泠环’加上三分‘别离香’！”

“嗯，‘黑泠环’……，不错不错，想不到这深宫大院里竟还有这样的高人！”那声音似乎还带了抹赞赏，仿佛还意犹未尽一般。

“属下不明白，不过是些小伎俩而已，眼下正是要紧关头，主人为何要冒险进宫呢？”

“冒险？呵呵……”那人低低的笑着，“何处不险？”

“属下多嘴了！”

“无妨！不过……魅杀，为何我觉得你是越发无趣了呢？对着别人，你可不是这样的呢！”那声音似是在调笑着，带着一层薄薄的磁性，雌雄莫辨，听了人心里却觉得像是有个小爪子在有意无意的撩拨着。

“主人……”，那被唤作魅杀的人仿佛有些惊慌失措，隔了一会儿才颤声道：“属下不敢，属下只是想说，还有一件事仍旧没有查出原因。”

“哼，你是在提醒我么？”那说话之人登时变得骄横无比，“你说的那个贵妃，喝了掺有‘红芍’的‘逍遥散’，居然还能好端端的活着，这只能说明，她背后另有高人！又或者，她自己本身的背景就不简单……”

“属下调查过，她是端亲王的外甥女，自小在王府长大，应该与外界没有过接触。进宫最初她也是有些得宠的，后来意图加害皇帝的外

室，本该为皇帝所厌的，却不知为何，倒让她一路升到了贵妃，更是执掌后宫大权！但是据属下所知，皇帝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临幸贵妃了，似乎，皇帝并不喜欢她，却有封她为后的意思！”

“哦？有意思啊！那么那个老女人又是什么打算呢？”

“依属下之见，太后似乎也乐见其成！”

“嗯，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是对那个女人更有兴趣了，这会儿我觉得兴致颇高，不如你来带路，我们去瞧瞧，那个贵妃究竟是个什么人物！”

“属下遵命！”

凝华宫里，朱颜正端坐镜前，任由身后的含烟替她梳理着一头如瀑长发。

镜中之人，那眉、那眼，看久了连自己也恍惚起来。这张脸，应该是她的仇人才对，怎么又好像是她自己……，这些天来，她也觉得自己有些变了，似乎换了张脸，便会不由自主的做出一些那张脸的原主人才会做的事。

她好像越来越习惯这张脸了。

是不是扮久了，她会真的变成简若惜？

也许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呢？

“娘娘，您的头发真是好……”

这句话，她为什么听了觉得好耳熟？啊，是了，以前也有人这么说过的，只不过那时候，她还是“小姐”！

“含烟，宫里的事情，你都清楚么？”

“奴婢进宫已经五年了，一直也没分到哪个宫里直接伺候主子们，只是在顺安宫打个下手，顺安宫照规矩是给新进秀女住的，可咱们皇上在这个上头并不留心，前年倒也选了一回，通共也没多少人，都是皇亲贵戚家的女孩儿，连品级都是内定下的。所以也没有什么事儿，倒是落得个清闲！不过现在能来伺候娘娘，奴婢可是欢喜的不得了呢！要是再像以前那么活着，人可不都得待傻了？”

含烟虽说有着江湖上的身份背景，但她终究是年方二八的少女，性子活泼，嗓子又脆，说起话来好比大珠小珠落玉盘一般生动悦耳，就连朱颜那么冷然的一颗心，听她说话也不由嘴角噙出一朵笑容来。

子墨说过，她是见离的下属，记得当日在马车内，她听到耶律瑾唤见离“旭日”，唤子墨“冷殇”。他二人一冷一热，想必带出的下属性格也是大相径庭。子墨派了含烟来照顾她，其中深意，不言而明。

想到这里，心头不由涌起一阵温暖。

“娘娘，夜深了，是不是该歇着了？”

“哦，你先去睡吧，”朱颜歉然道：“是我不好，自己睡不着，却还带累了你。”这些日子以来，她越发畏惧起这漫漫长夜来，总是担心闭上眼再睁开后，会看见天翻地覆。

“娘娘不睡，奴婢也不睡，奴婢陪您说说话！”

这少女的娇憨，惹得朱颜也禁不住笑了起来，“行了，我喜欢静，你去睡你的吧，有事儿我自会叫你。”

含烟只是不依，朱颜百般哄着，最后更是故意沉下脸来，她才肯乖乖的去外间睡觉。折腾了半晌，竟觉得额上微微出汗，伸手去拿搁在妆奁匣上的丝帕，一抬头看见自己陌生而熟悉的脸，便又怔住了。

她这边兀自发呆，却不知窗外那人，亦是心潮起伏，惊愕的?乎不能自已。

那绝对不可能是简若惜！

窗外的人乍见到殿内的那对主仆，便敢断定这个贵妃绝不会是原先出身王府的简若惜。不仅仅是从她二人的对话来推断的——从小在王府长大的人，天生一股骄纵之气，又怎会对一个宫女如此和气，还口口声声自称为“我”？光是这女子周身那股子清冷之气，便同她那张妩媚动人的脸格格不入。

直觉！他只凭直觉就能看出那张脸根本是假的！可是为什么，他竟会感到一丝熟悉?

那个俏宫女，看起来胸无城府，只知道唧唧呱呱的说着，然而光看她退出寝殿时那轻盈的步伐，就知道她其实是身怀绝顶武功。

偌大的宫室，终于安静了下来。他隐在暗处，呆呆的望着坐在镜子前的女人。

她那仿佛柔若无骨的纤手，正慢慢的，小心翼翼的抚摸着她那张芙蓉一般娇艳的脸庞，一点一滴的，从额头，沿着秀挺的鼻梁，到精致的樱唇，在小巧的下颌处摩挲了一会儿，这才缓缓的继续向下，似乎充满着依恋一般，轻轻抚过那细白美好的修长脖颈，来来回回……

那只玉雕也似的手最终停留在了她自己的脖颈上，那姿势，看起来竟有些危险。时间仿若突然停止了下来，她的眼神，朦朦胧胧，又渐渐回复了清澈。

她的眼，她的唇，她的手，每一处都美的让人不敢呼吸……

魅杀吃惊的看着自己一向骄傲无比的主人。拥有绝世容颜的他，此刻居然直愣愣的瞪着屋里的那个女人，他眼里的光，仿佛是会旋转的一般，变幻莫测，而她更是分明的看见，主人那高耸的喉结，在他薄薄的皮肤下，突然微微的动了一下！

终于，简贵妃起身离开了梳妆台，消失在了重重帐幔之后。魅杀仿佛听到了一声低不可闻的叹息，刚要提议离开此处，却被一只强劲有力的大手揽进了一个炙热无比的怀抱。

“主……”

来不及出声，哑穴已经被点住。魅杀眼睁睁的看着主人将手伸进了自己的襟口，一阵疯狂的挑弄，让她觉得天旋地转，浑身发软，无力的伏在了主人的胸前。

不敢动，更不敢挣扎。主人抱着她离开了凝华宫，又将她恶狠狠的抛向那张金漆大床，赤裸的肌肤接触到了冰冷的空气，她终于忍不住战栗了起来，嘴角溢出一丝呜咽，却又立即被那狂风暴雨完完全全的裹住！

她默默的承受着主人在她身上毫不怜惜的噬咬、揉捏，和一阵猛过一阵的剧烈冲撞。泪珠凝结在眼底，却不敢滑落，心里乱成一片，说不清是悲是喜。

主人！魅杀是喜欢您这样对我的，但请不要……是在您想着另一个女人的时候！

终于，她的心一块一块的，慢慢的龟裂开来。

第五十二章 风回小院庭芜绿，柳眼春相续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初春的京城，柳芽儿初绽枝头，满眼望去，大片大片的新绿让人心旷神怡。每年的这个季节，本该是王公贵族出城踏青的最好时机，然而今年朝廷上下，皇城内外，人人都失去了兴致！皇帝成日价铁青着一张脸，文武百官战战兢兢还来不及，那个还有心思告假去踏青?

宫外美景如斯，宫内却是一片愁云惨淡！就在二皇子中毒夭折和贤妃撞棺自尽后，又接连着传出宫人患病的消息，每个宫里都有人病倒，而且症状都是胸闷，气喘，痰里还夹杂着血丝，虽说还没闹出人命，但已是人心浮动。连太医都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已经得病的人自不用说，没有得病的也是惶惶不可终日，生怕下一个轮上的就是自己。

“皇上，您气色似乎不太好。”殷佑然这段日子都忙着整顿军务，操练部队，铁鹰国长期以来都是蠢蠢欲动，他一刻也不敢松懈。今日上朝时，发现龙承霄脸色极其苍白，心里着实担心，便在散朝之后留了下来。

“佑然，朕也只是跟你说说，朕是担心……莫非朕自己也中了那种毒……”龙承霄想起几天前自己咳出的血痰，也是一阵心悸。他身为皇帝，有着重重顾虑，对此事他不愿也不能声张，只是想不透自己究竟是气急攻心，还是也着了那毒的道儿！

“若是真的，那就麻烦了……”殷佑然担忧之情溢于言表，“昨日小怜进宫给太后请安，回来与臣说，太后的脸色也不好，还有些气喘！”

“什么？”龙承霄大惊，“太后为何不派人告诉朕一声！”

“这……”皇帝与太后母子间的事，哪里轮到他来置喙。

见殷佑然默然不语，龙承霄已是心中雪亮，前几日他与太后争执的那般厉害，两人心里怕是都结了怨气，太后不派人来告诉他，也是

情理之中。他虽觉得与心有愧，但一想到有关过去的种种猜疑，便仍旧觉得犹如芒刺在背，骨鲠在喉！

“这个先不说了，反正也没什么大碍。佑然，你派去盯着大皇兄的人，可有回报？”

“启禀皇上，睿王接到圣旨后立即动身，预计三日后抵达京城！”

“那么……她呢？”原本想着绝对不问的，却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口。

殷佑然心中了然，低头回道：“她被睿王安排在鹿鸣山的山谷密林里，周围设阵，暗卫们进不去，但是可以确定她没有跟随进京。”

“没有啊……”龙承霄似乎是在叹息，随即又似自言自语的，“没来也好……”

“皇上……”殷佑然心中的忧虑，终于还是溢于言表。

“可有安乐侯随行？”龙承霄眸中精光一闪，却是话锋陡转！

殷佑然松了口气，“安乐侯倒是没有一起，据暗卫回报，安乐侯似乎去了川中一带！”

“川中？他去那里做什么！”龙承霄不解的道，但他也清楚萧见离这人，比子墨更要讨厌朝政三分，是真正潇洒不羁的大闲人，他想做些什么，估计殷佑然也查不出来，这般想着，也只得微微懊恼道：“他也老大不小了，就袭了个虚衔，也不肯好好做事，赶明儿给他个实缺，让他乖乖留在京里才好！”

“睿王爷这次回京，皇上可有什么打算？”那段过去不久的往事，殷佑然从头至尾都十分清楚，想到要再次面对子墨，连他自己都替龙承霄感觉尴尬。

“朕的苦衷，你明白的……”

身为帝王，要去面对一个任何方面都比自己完美的男人，相信换了谁也不会愉快。更何况他二人之间还有那许多的爱恨纠葛！

凝华宫里，朱颜坐在殿内，正看着魏四德指挥着一众宫人用杨枝蘸了醋和盐水，撒到宫里的各个角落。宫里传闻，说这样能够驱邪，

她自然不信，但总也要装装样子。

各个宫里都有人患病，她的凝华宫里倘人人健健康康那反倒显得太假了，倒是也病倒了几个无关紧要的，横竖那该去的也已经去了，子墨调整了配药的比例，才令得患病之人绝无性命之忧。天气渐渐的暖和起来了，这药很快就会没有发挥的余地！所以子墨才抓紧时间动身，否则熏笼一撤，他就是想当神医也是不可能了。

正看得百无聊赖，含烟悄悄的走到她身边，附耳轻言了几句，说着说着嘴角还露出一丝促狭的笑意。朱颜嗔怪的瞪了她一眼，吩咐了一声“你替本宫看着点”便就独自进了寝宫。

反手将门关上，便看见椅子上坐着一身玄色长袍的子墨，他今日将长发用一枚银环扣在脑后，更显得挺鼻薄唇，五官如刀削斧凿般清晰动人。深邃冰寒的双眸中似有凌光闪动，只淡淡的看了朱颜一眼，就仿佛能将她整个人看穿一般。

此刻的他，手中轻轻握着一管玉箫，朱颜一见，顿时想起那夜两人在玉骨峰上琴箫合奏的情景来，不由嘴角上扬，徐徐绽放一朵娇美无比的笑容。

子墨似是看的怔住，跟着却是双手轻抬，缓缓的将那玉箫送至唇边，朱颜只当他要吹奏，吓得连忙冲过?摁住他的手臂，“你这是做什么？疯了吗？”

“不过是一时兴起，你又何至于吓成这样？”子墨眉头微皱。

朱颜轻笑，纤手抚上子墨的额头，将他眉间的纠结抹平，“你三日后便要进京，是不是明日就该折返回那进京的车队了？”

“嗯，殷佑然派了暗卫，一直远远的吊着，好在我那替身跟随我多年，不是十分熟悉的人，就算近了身也看不出来，”子墨不以为意的道：“我进京后，皇上理应会立即要求我入宫诊治，就怕这三天内天气骤暖，立时撤了熏笼，到时候却也麻烦！”

“这个你放心吧，我命含烟在最后一批银屑炭中加重了两成的‘黑泠环’，这批炭现在已经送至各宫，估计只需要使上两个时辰，那药力

在三天之内是决计不会消退的！”

“你这一计，着实厉害！只是……”子墨眼中闪过一抹激赏，却又夹杂着些许担心。

朱颜嘴角含笑，当初子墨提出在供应后宫饮水的玉泉内下毒，但她觉得此计太过狠毒，覆盖面也太广，又容易留下痕迹被人发觉。当年她在南阳，楼里许多姑娘们的房间里都用薰香，而常用的几味香料便都有催情的作用，有些甚至还含有春毒！这原本就是青楼惯计，香料里既然可以下春毒，自然也能下真正致命的毒药！

不过后宫所用的薰香，大都由各宫娘娘的贴身宫女或太监掌管，且每个月去内务府领取的时间也多有不同。最后朱颜想到那各个宫室都要用熏笼取暖，而没有人会去检查那些上贡的银屑炭的！炭烧成了灰，便是天衣无缝！要在这些炭里做手脚又更是容易的多。

唯一的容易露出的破绽，便是与“黑泠环”相配的“别离香”，倘若将“黑泠环”用到十分，则闻者皆会不治！可惜其它药草都与“黑泠环”相克，唯有这“别离香”，两种药草从来都是结伴而生的，一为毒药、一为解药，用来调和药性是最好不多。然而“别离香”顾名思义，有着一股淡淡的香气。不过宫中之人时常也会在熏笼里放上几块类似“龙涎”之类的浓香，或许就可以遮盖了过去。

就算遮掩不住，问题也不大！能闻出“别离香”味道的，必定是精通药草医术之人！子墨与朱颜正迫切的要找出当日在酒中下药的真正凶手，若能借这个机会找出那个隐藏在深宫内的高人，那就再好不过！

这个计策，根本就是万无一失的！

“子墨，你不用为我担心了，你看，我也懂得如何自保的，我甚至还懂算计别人了，不是吗？”朱颜走到子墨身后，一双纤手搁在他的肩上，微微俯下娇躯，“终有一天，你我就去那太极殿顶上合奏一曲，可好？”

声音娇柔婉转，如耳鬓厮磨，如无心吟哦，却叫那听话之人，心中顿时掀起万顷波涛！

第五十三章（四十六章）抛枕翠云光，绣衣闻异香

睿亲王龙承御在离京将近一年后，终于应召由江南回到帝都。

当今皇帝与睿王兄弟情深，特命大将军殷佑然协同礼部官员出城十里相迎。睿王当年的风采，朝中老臣都是清楚的，这些年睿王由于身体不适，无心朝政，倒是渐渐的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去了。

去年夏天，睿王突然离京远赴江南，当时朝中众说纷纭，私下里都在猜测，是皇帝心中总有顾忌，睿王识相，因而远远的避开了去！然而才不到一年的光景，皇帝再度颁下圣旨，这般隆而重之的将睿王迎了回来，其中究竟有何玄机，朝臣们猜不透，但睿王要受到重用了这件事，却是连瞎子也能看得出来，好生的跟在后面巴结着总是不会有错的！因而出城迎接的队伍里，很有一些是自发前往的皇亲或者官员，虽未奉皇命，却也都巴巴儿的坐了轿子赶到郊外。

龙承霄端坐在勤政殿内，侍卫们正将城外所进行的事情不停的向他汇报着。当日他决定用如此大的排场来迎接子墨，就遭到了殷佑然的极力反对！理由很简单，若是让子墨用这样高调的方式回到朝堂，当初迫他离开所花的那些心思与牺牲，岂不都是白费了?

然而殷佑然又如何能知道他的苦衷！

他召子墨回朝，不止是为了眼前宫中蔓延的怪病，更多的却是为了找出当年事情的真相。对于端亲王，他已经忍了太久，多年筹划着想要给他雷霆一击，且一击致命！谁知竟突然发现了端亲王与殷太后之间的纠葛，若不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他绝对不敢轻举妄动!而子墨，或许就是那唯一知情的人。

这件事隐藏在他心中，如毒蛇日日噬咬般痛苦，却不敢跟任何人说。即使亲密如兄弟般的殷佑然，他也不敢！殷佑然是太后的侄儿，连太后身为自己的亲生母亲，都还有着那么多的秘密瞒着他，他还敢

相信何人？眼下铁鹰国内极不安分，恐怕不久后又是一场硬仗，联想起当年黄州之战的莫名惨败，他就不寒而栗。

莫怪古来今来的帝皇皆是称孤道寡，这把高高在上的龙椅，又岂是那么好坐的！

“微臣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龙承霄望着殿上正给自己行九叩大礼的子墨，突然觉得眼眶有些发热，心里涌出的情绪更是说不清也道不明。

“大哥快快请起！”他终是忍住了亲自将子墨扶起的冲动，“玉喜，还不去给睿王搬把软椅过来！”

“是！皇上！”玉喜一打手势，两个小太监立刻就将备好了的椅子搬进殿内。

龙承霄望着神色淡然自若的子墨，忽觉微微松了一口气。之前想起两人分别时，那平静之下暗藏着的波涛汹涌，便觉得颇不自在，更为见面而忐忑不已。而现在看来子墨并未有提起当日情形的意思，倒也算是心照不宣。

子墨谢恩后在椅上坐下，两人寒暄了几句，子墨忽的脸色一变，说道：“皇上，可否让微臣走的近些？”

龙承霄明白自己脸色极差，已被子墨看出端倪，当下点头同意。

子墨走到御案旁边，细细的打量了番，跟着出手如电，两根修长的手指已经搭在了龙承霄的右臂脉搏之上。

龙承霄挥了挥手，让殿内其余人等尽数退下，这才低声道：“大哥可是看出朕中了毒？”他这般说着，口气却是轻松，“不过朕直觉，那下毒之人，对朕并无杀心，只是朕却好奇，那毒究竟是下在哪里的！”

子墨心下微凛，他当然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是他也没想到，朱颜竟然给龙承霄下了这样大剂量的“黑泠环”，若不是龙承霄常年习武，身体强壮，只怕早就扛不住了。不过龙承霄居然会感觉出下毒之人对他没有杀心，倒是让人颇觉有趣。只怕不是没有杀心，而是时机未到吧。

“臣请求传召太医院各位太医列席，臣想为皇上用针。仅靠把脉观色，臣无法判断皇上究竟身中何毒！”

子墨平静的说着，没有错过龙承霄眼中一闪而过的震惊！

龙承霄沉吟了一会儿，才道：“朕的身子，朕自己心里有数，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倒是太后，恐怕中毒不轻。女子秉性柔弱，朕的后宫里不少人都中了毒，还要劳烦大哥先去诊治了。”

他果然不愿以身犯险，轻易试针！子墨连忙肃容道：“是微臣疏忽了，只是由臣替后宫女眷诊治，恐怕多有不便。”

“自家人又有什么不方便的？事不宜迟，就让佑然陪着大哥先去慈宁宫吧。”

子墨连忙应允下来，与殷佑然一起朝后宫走去。他的性子向来冷漠，偏又生的俊美无俦，从来都是后宫女子私下议论的对象，今日他身着蟒袍，额间饰以无瑕美玉，更显得贵气逼人，与成熟稳重的殷佑然走在后宫里，引得来往的宫人纷纷驻足观看。

两人不一会儿便到了慈宁宫前，然而远远的就见秦嬷嬷匆匆忙忙的迎上前来。

“奴婢给王爷请安，给将军请安！”秦嬷嬷满面堆笑的行礼，又对子墨说道：“太后主子一直念叨着王爷，说是怎么一去就是那么长时间，想念的紧。现在好了，终于又能见着了！”

子墨只是淡淡点头，不置一词，倒是殷佑然有些不耐，问道：“太后的身子可好些了？睿亲王是来请脉的。”

“哎呀！这可真是……”秦嬷嬷一下子嚷了起来，仿佛万般无奈的样子，“真是不巧！太后主子到底是上了年纪的人，今儿早上让太医刚瞧过，说是身子虚的很，不敢乱用虎狼之药，更别说妄动金石针灸了！只能先慢慢的调养着，先前刚用了燕窝，这会子正睡着呢！”

子墨心中冷笑，他早已料到殷太后是决计不肯让他来为她诊治的。然而照着朱颜的性子，殷太后中的毒想必也是不轻，却也只能苦苦熬着。不过他也没忽略秦嬷嬷的话——不能妄动金石针灸！他刚才

在勤政殿与龙承霄提议过的，这会儿她们就已经防备上了。慈宁宫的耳目还真是灵敏呢！

殷佑然闻言，面上也显出了悟之色。太后于子墨之间的纠葛，他虽然不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却也了解了个七八分。其实对于殷太后的有些做法，他心中亦是不以为然！然而太后终究是他的姑母，他既是晚辈、更是臣子，皇家的事情，他也不愿过多的参与其中。

不等子墨说话，殷佑然已接口道："既然太后在休息，那就不便打扰了。王爷，后宫里还有不少人患病，不如我们先去其他各宫看看？"

秦嬷嬷一听，忙跟着道："将军说的是，听说延禧宫的婕妤娘娘就病的不轻呢！奴婢愚见，太后娘娘的症状，和其他几个宫里的人也都差不多，不如王爷先替别人诊治，琢磨出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再来替太后主子瞧，总好多拿太后主子试针不是？"

她这话说的已是再明白不过了，更顺带着捎上了柳轻舞，摆明了是要从延禧宫先开始。

子墨当下点头道："秦嬷嬷的话说的有理。佑然，听说那位柳婕妤是皇上心尖儿上的人，既然她也患病，不如我们先去延禧宫吧。"

殷佑然自然满口应承，只是听到子墨说到"心尖儿上的人"那几个字时，却总觉得他带了些许讽刺，自己面上也尴尬起来。然而抬眼看他，却是俊颜无波，似乎他说的话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第五十四章 东风恼我，才发一襟香

延禧宫里里外外也是都弥漫着一股醋盐混合的难闻气味，来回走动的宫人们也都用手捂着口鼻。见子墨与殷佑然并肩而来，忙都放下手里的活计，纷纷上前请安。

两人在宫门外等着，自有小太监奔进去通报。不一会儿，就见一个姿容秀丽的宫女迎了上来，恭恭敬敬的福身道："王爷终于来了，娘娘这几日气喘的厉害，痰里也尽是血丝，那起子太医根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皇上说王爷医术高明，这就一直盼着呢!快请进来吧！"

突然受到与之前迥然有异的待遇，子墨与殷佑然不由面面相觑，也都好笑的摇了摇头，随着那宫女信步走入宫内。

"王爷、将军，本宫身子虚弱，无法下床见礼，还请二位见谅。"隔着一层薄薄的鲛纱帐幔，隐隐可以看见里面的榻上正斜倚着一名女子，虽看不清容貌，但光是听了那婉转柔美的声音，就足以让人魂销梦移。

殷佑然早已低眉敛目的坐在一边，子墨只是微一颔首道："娘娘言重了。还请娘娘将手臂露出些许，本王好把脉。"

"好……"

一只纤细素白的玉手，无力的伸出帐幔，十指宛若青葱，在绛红色的锦缎腕托上慢慢的舒展开来，如同莲花绽放，衬着一截新剥莲藕般的凝白玉臂，碧绿的翡翠玉镯顺势滑至腕间，让人不禁为之目眩。

这就是龙承霄的那名宠冠后宫的柳婕妤么？果然是媚骨天成呢！

宫女凌波用一块薄如蝉翼的绢帕覆在了柳轻舞的手腕上，子墨手腕悬空，双指并拢轻轻搁在绢帕之上。她的脉象隐隐缓散，如水浮物，然而忽上忽下，时有阻滞，倒是应了中那"黑泠环"的脉象，更昭示出不久前小产的事实。

子墨心中一动，一缕精纯无比的内气便悄然进入柳轻舞的体内，观她的五阴脉相，纤细微弱，几不可察，他用重指寻之，其脉宛然如

毛发，隐隐清滔，疑不可状，正是表明她气血严重亏损。此外，她脉间虚虚荡荡，倒是半点内力也无。

旁人见子墨把脉，个个屏息凝神，凌波更是头伸的老长，直到子墨将手缩回，方才徐徐透出一口气来。

“王爷，这病症……是不是很严重？”柳轻舞的声音依旧轻柔无比，如春风拂面般，听不出半点慌乱。

“娘娘不必担心，是有些许中毒，但却不深，只要吃上几副药便可痊愈。”

“啊！那太好了！”凌波在旁高兴的叫起来。

“不过……”子墨话锋一转，“娘娘之五阴脉，细弱难寻，且三部常微，主血滞而神不足。精血乃人之根本，娘娘平日千万要注意，切莫太过劳神，更可用些人参、首乌、枸杞等补血益气的补药。”

“唉呀，那么多药，我家娘娘最是不爱喝那苦的要命的药汤子了！这可怎么办？”凌波又按捺不住嚷了起来。

“凌波，不得无礼！”柳轻舞沉声道：“王爷医术果然是高明，本宫自小就有些气血不足，进了宫来，似乎更是不好了……”她的声音越发微弱了下去，像是想起了什么伤心的事，连殷佑然听了都不禁眉峰稍动，像是被她情绪感染，怜意大生。

“女子属阴，不足之症原是常有的，”子墨言道：“娘娘若不爱喝药汤，本王命人将药做成丸子送来，就不用再受那苦味了；至于补药则更为简单，回头本王写几个药膳的方子交给御膳房，娘娘换了花样吃亦不会腻！”

“多谢王爷费心了，本宫感激不尽！”

子墨一望殷佑然，两人同时站起身来，“娘娘好生养息着吧，等药丸做好了，本王自会遣人送来。”

“嗯，等本宫身子好些了，定要当面酬谢！凌波，送送王爷和殷将军！”

“是！娘娘！”

凌波满脸喜色，引着他二人向外走。刚到前院，就见一粗使宫女正蹲在宫墙根下，鼓捣着一把檀木篦子。

“小红！你怎么又在这里了！”凌波忽的冲着那粗使宫女嚷了起来，“见到王爷和将军，也不知道过来行礼，你眼睛瞎了么？”

她这样大声喝骂，倒把那叫小红的宫女唬了好大一跳，慌忙跑到三人跟前，“咕咚”一声跪倒在地，使劲儿的磕起头来。

凌波见到她手中的篦子，眉头更是紧皱，“你拿了娘娘的篦子做什么？几时轮到你进寝殿了？”

小红将那篦子伸到凌波眼前，怯生生的道：“是穗兰姐姐，吩咐奴婢将这篦子弄干净的。”

“哼！她倒是会躲懒儿！”凌波柳眉倒竖，劈手夺过篦子，“说了多少次了，娘娘贴身的东西，也是你们碰得的？还不快些滚远了，干你该干的事儿去！”

小红吓得脸色惨白，又磕了个头后一溜烟儿的跑远了。

殷佑然最是见不得这后宫中人欺下媚上的样子，咳了一声示意子墨与他离开，不料忽听子墨说道：“这把篦子倒是做的精巧，能否让本王一观？”

凌波显然也是一愣，忙将篦子递到子墨手中，嘴里还道：“这把篦子可是不一般呢，用的是上好的紫檀嵌以八宝，用它梳头最是疏筋活血的，皇上还在上面刻了娘娘的闺名呢，是娘娘最喜欢的篦子了，没想到竟让那粗手碰了！”

子墨像是对这篦子颇有兴趣似的，很是看了几眼，才露出一丝笑容道：“果然是极其精巧！”这才回头看向神情疑惑的殷佑然道：“走吧，接下来应去哪处？”

“凝华宫吧，虽说也没听贵妃娘娘提起是否也中了毒，但于情于理，都该先去她那里请安的。”

子墨双眉一挑，似乎心情极好的样子，“那就去凝华宫吧。”

他两人并肩离去，剩下凌波留在原地，还未刚才得见子墨唇边的那抹笑容而兀自失神，宫里人都说这位高贵的睿亲王性子最是冷漠的，没想到，他笑起来竟是这般好看的！

走进凝华宫，就见到两名小太监正扛着一个巨大的熏笼往外走，殷佑然没有多加注意，子墨却是看的一愣。

魏四德正对着一群粗使宫女呼呼喝喝着，见他二人来了，忙迎上来笑道："王爷和将军是来见我家贵妃主子的吧？真是不巧，娘娘今儿觉得身子爽利了些，说是去御花园走动走动，看看风景。"

"哦！娘娘既然没事，那便最好！"殷佑然也实在不想见这位贵妃。

魏四德见子墨只是看着那些来回忙活着的宫人，陪着笑解释道："天气越发热起来，屋子里再是烟熏火烤的，也怪难受的。早晨内务府来请旨，问要不要将熏笼都撤了，娘娘准了，这不，要将各个宫的熏笼都收回库里去呢！过几日还要换上新制的窗纱……"

这个颜儿，速度还真是快呢……

不经意间，子墨嘴角又漾起一抹笑容。没想到回京的第一天，就会有这么大的收获！

第五十五章 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

春日的御花园里，一派花团锦簇的繁盛气象，然而因为近日来宫中事多，人心浮动，也就没有人动那游春的心思，倒让朱颜主仆享受了几分清静。

“娘娘，你看，它们可真漂亮！”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被含烟的欣喜所感染，朱颜忍不住低低吟哦，却又引来含烟连珠价的赞叹，“娘娘，您说的真好听。奴婢听公子说过，娘娘不但会作诗，还会抚琴，书法……，连公子自己都说他比不上娘娘呢！”

含烟口中的“公子”，便是萧见离！他身性洒脱，最不耐烦别人称他为“侯爷”、“主子”的，连自己的下属，也只唤他一声“公子”！虽是失了上下尊卑，听了却让人心里暖暖的。

“会那么多东西，其实也没什么用！”朱颜略带了一丝羡慕的看着含烟青春朝气的笑脸，“我倒是羡慕你呢，轻轻一点，就能飞上那么高的地方去！”

“呵呵……，奴婢其实笨的很，公子总说奴婢只懂得舞刀弄枪的！”含烟不好意思的缩了缩脖子，她的动作实在是讨喜可爱，引得朱颜又轻轻笑了起来。

“含……”朱颜刚想说话，却被含烟一个眼神止住，只见她一双大眼朝不远处的假山望去，身子却附到朱颜耳边，“娘娘，那边假山洞里有人。”

“哦！”朱颜有些疑惑，果然含烟跟着又来了一句，“她们在说柳婕妤！”

两人轻手轻脚的移到那假山旁边，果然，从石头后面传来两个低低的声音……

“我们那个主儿，真是太难伺候了！小红，还是你舒服，听说你家婕妤主子都不太管你们，想干啥干啥！”

“哪儿啊！头层主子倒是好伺候，可是还有那二层主子呢！”

“二层主子？谁啊？”

“就是娘娘陪嫁的那个凌波呗！成天拿了个鸡毛当令箭，把自己当成是正牌儿的主子了！”那小红显然是气得不轻，“这不，我就在前院儿替穗兰姐姐把娘娘的篦子弄干净，被她瞧见了，又是一顿骂！”

“是吗？那她也太过分了！大家梅香拜把子——都是奴儿！她张狂什么！”

“可不是，一天到晚就知道支使我们，前几天又折腾着说是将宫里所有的薰香都换了，延禧宫里大大小小的几十个香炉，你说她麻烦不麻烦？之前也是，硬是要内务府去找来什么劳什子的‘白檀’，别的娘娘都使‘苏合香’，‘蜜合香’，偏偏她又出妖蛾子，我闻了那味儿，怪的很，倒像是在庙里！”

“你们娘娘也不说她？”

“说什么？没准是娘娘要她去找的呢？不过说来也怪，皇上倒是喜欢闻那‘白檀’的味儿，我听前头的小邓子说，连勤政殿里也点了那‘白檀’！”

“她既然喜欢，干嘛又换了，换什么了？”

“叫什么……‘黑方’的，古里古怪的，也不是内务府领的，不知道哪里弄出来的……”

“你家娘娘受宠，好东西自然多！”

“哎呀，我得回去了，二层主子打发我去摘柳枝呢！”

……

朱颜与含烟连忙走到一边，两人同时看到对方眼中的惊疑！

“含烟，我觉得这个柳轻舞很有问题，那个‘黑方’，又是什么？”

“也是一种香，但是很少有人用，但是……那香也没什么用啊……”含烟百思不得其解，“她倒也奇怪，之前还用‘白檀’，奴婢在宫里几年，还没见过有哪个娘娘用‘白檀’的呢！她说的倒也好笑，可不是像庙里么？”

白檀……

朱颜嘴角泛起一丝轻蔑，“是啊，那白檀，怎么比的上龙涎？”

“娘娘，奴婢不太懂这些药草、薰香的，但是大公子懂，这会儿咱们要是回去，兴许还能遇上他们！”

朱颜摇头道：“他想必不是独自前来的，我与他相见，反倒不好，不如避嫌！”她早料到子墨会由殷佑然陪着进后宫的，皆因殷佑然是皇上亲信，又是太后侄子，由他相陪最是合适不过。然而对于这位沉稳冷静的大将军，她却不太愿意遇见。毕竟在他府里住了那么久，万一露出什么破绽来，岂不是糟了？

当务之急，就是查出那柳轻舞究竟在捣什么鬼，依她的直觉，那个“黑方”绝不简单，光是她一个深宫女子，从哪里寻来这种香料的，就很值得人玩味了！她家世一般，父亲是黔州总兵，全家人也都随了她父亲在任上，只她孤身一人待在这皇宫里，无亲无靠的，也不可能有人从宫外给她捎东西……

“娘娘，”含烟仿佛想起什么似的，“奴婢觉得那柳婕妤，长得倒有几分您的品格……奴婢是指……”她瞧朱颜眉头微蹙，忙伸了伸舌头住嘴了。

朱颜当然知道含烟说的是什么！从她第一次看到柳轻舞，就知道她长得有三四分像自己!不管是脸型，还是身段。只是柳轻舞比她更活泼娇艳些，眼神也不像她那般迷蒙，柳轻舞的眼睛里，更多的是妩媚！她或许也可以有那样神情，但她现在，却一点也不想有！

“含烟，你走的快，赶紧回去告诉魏四德，让他去看看内务府收上来的熏笼都放在哪儿了，想办法让他们别急着清洗……要堵住他们的嘴……”朱颜有些情急，她实在是想不出什么理由让内务府不去清洗那些熏笼……

“娘娘别担心，内务府有我们的人！”含烟福了一福，跟着便飞快的向前走了。

内务府有我们的人！朱颜只觉得自己有些眩晕，子墨与见离的势力，竟然会深入到了朝廷的方方面面！难怪龙承霄对他如此忌惮。而反观她自己，她所谓的复仇计划，如果没有子墨，那就只是一个笑话而已！

这样的子墨，当年为何会放弃皇位，转而支持龙承霄呢?

他又为何肯这般帮助自己?

朱颜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这皇宫，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泥潭，她越想看清楚，就越是摸不到边际！